旅行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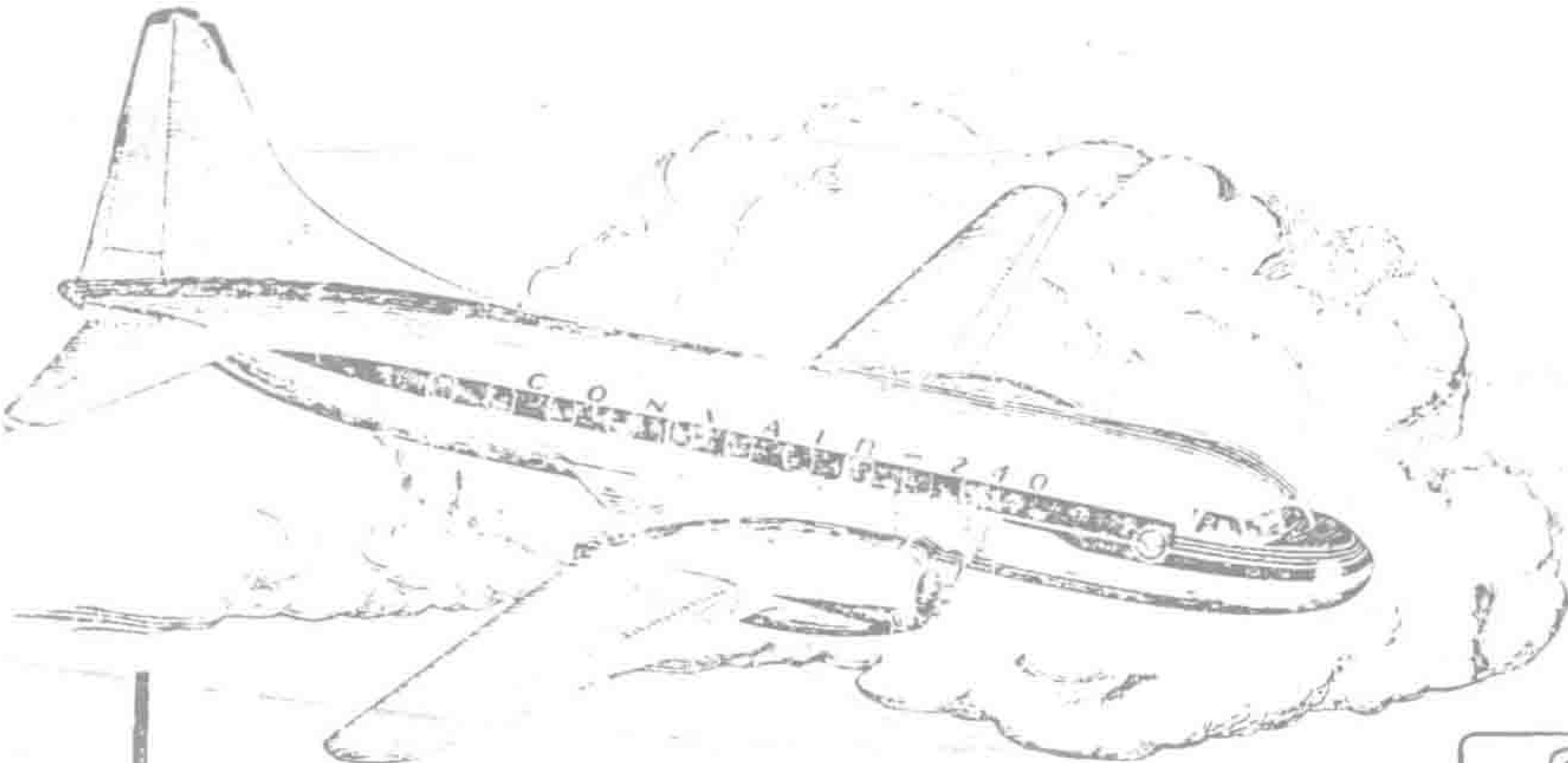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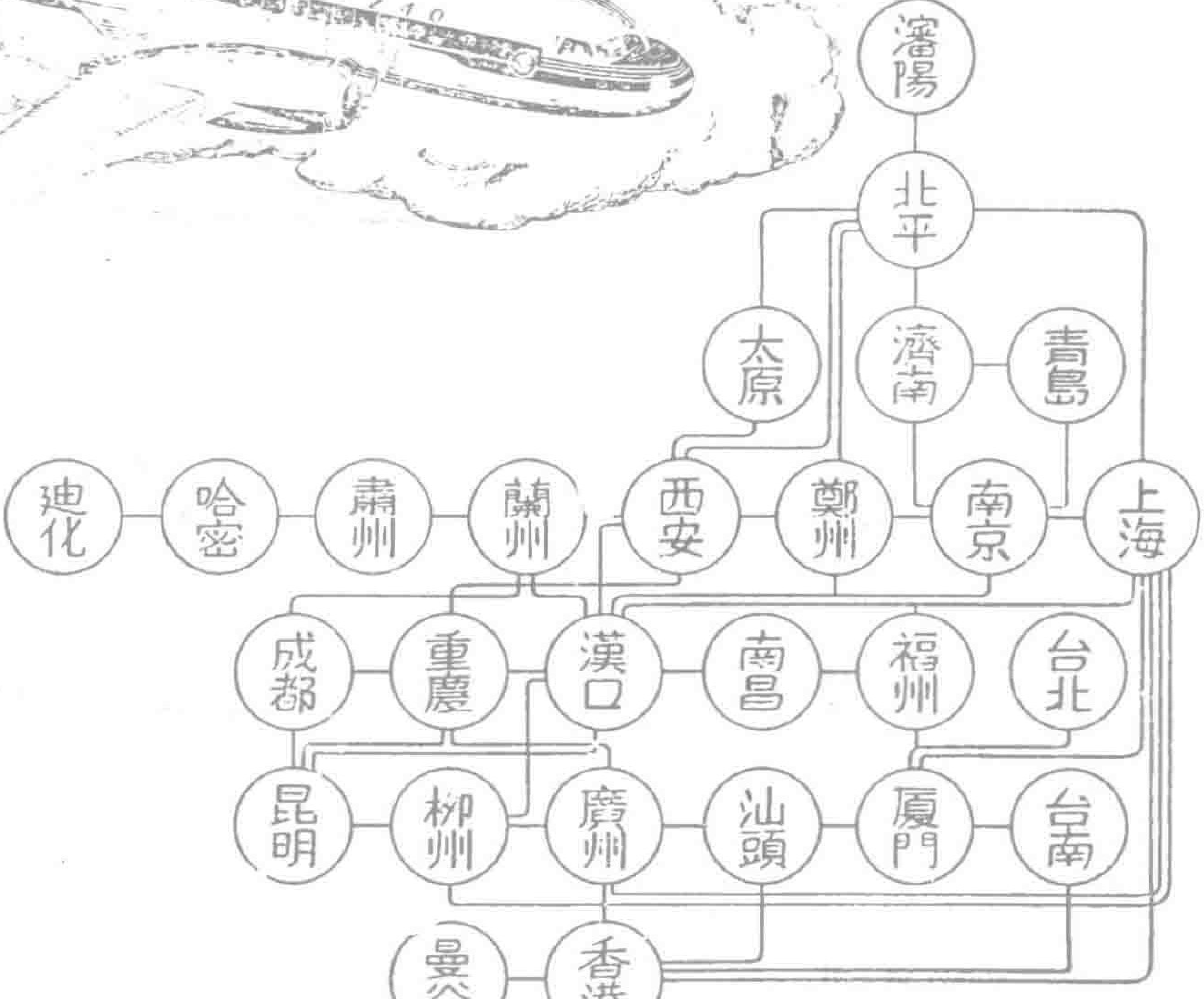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
第二十三卷・正月特大號

CHINA TRAVEL

Vol. 23, No. 1 · January 1949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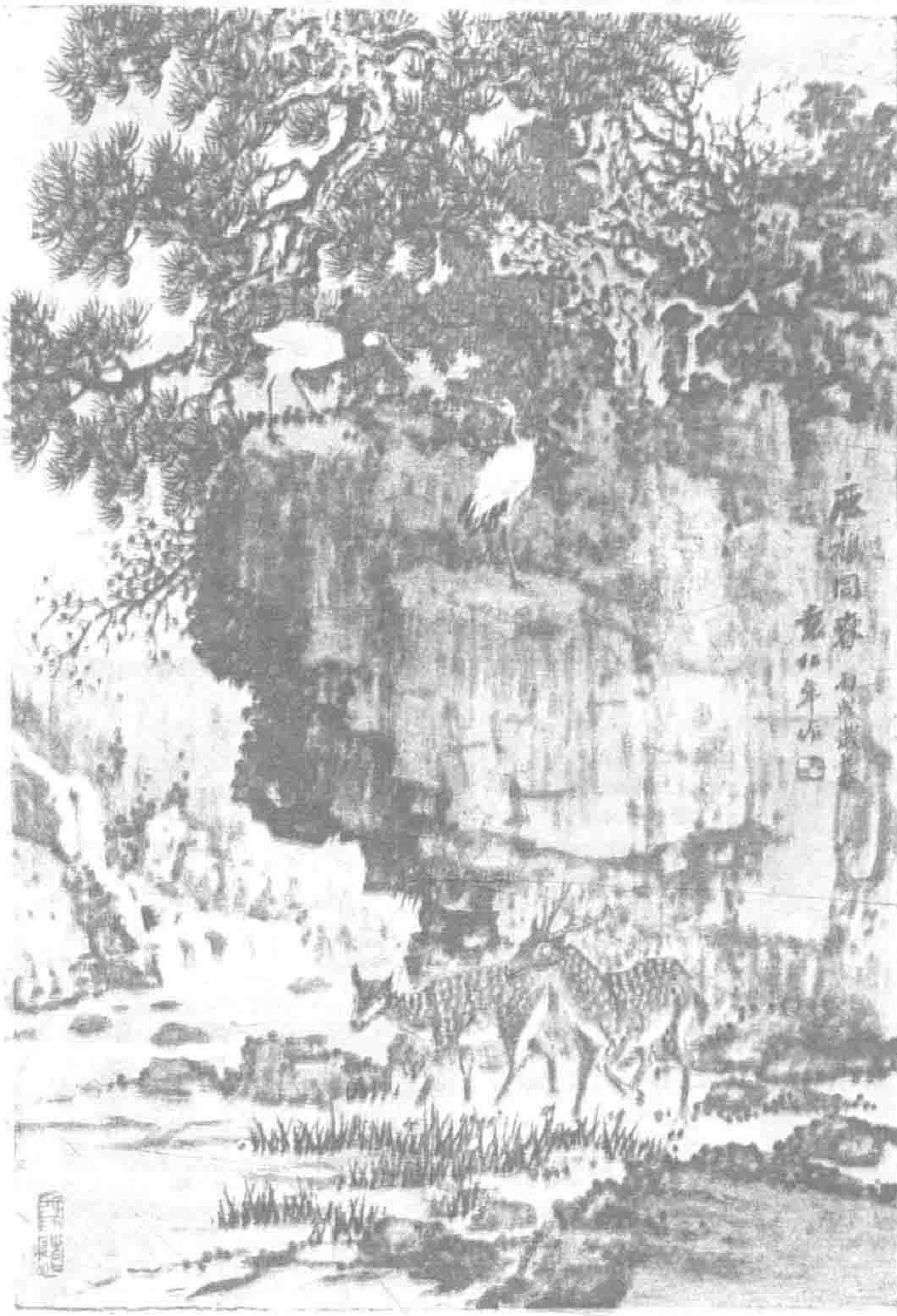
中央飛機
全國暢通





中央航空公司
Central Air Transport Corporation

恭賀新禧



中國旅行社同人鞠躬

民國十六年創刊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

出門旅行……應讀旅行雜誌

欣賞山水……應讀旅行雜誌

一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30	24/31	25	26	27	28	29

二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三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四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五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六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七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31	25	26	27	28	29	30

八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九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十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30	24/31	25	26	27	28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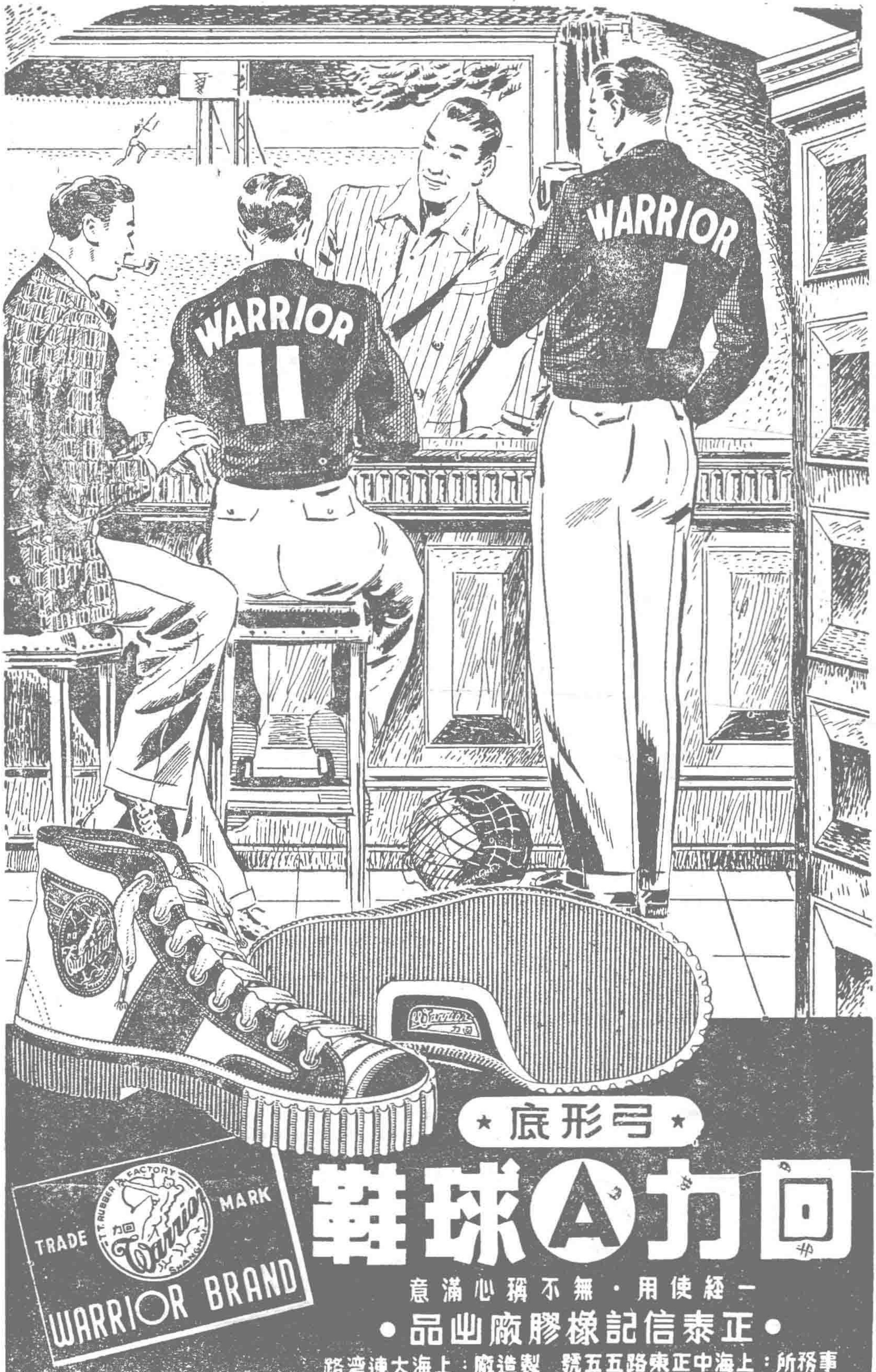
十一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0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十二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旅行雜誌是權威游覽刊物・旅行雜誌由權威作家執筆


WARRIOR
11
WARRIOR
1
Warrior 力回
TRADE MARK
RUBBER FACTORY
SHANGHAI
回力
Warrior
TRADE
MARK
WARRIOR BRAND
★弓形底★
回力Ａ球鞋
一經使用・無不稱心滿意
•正泰信記橡膠廠出品•
事務所：上海中正東路五五號　製造廠：上海大連湾路


香鐘牌球鞋
式樣新穎
柔軟堅固
到處有售
無敵牌自由車胎
上海
宏士橡膠廠
荣誉出品


絨線之王
高貴化絨線之王
雙貓牌AA絨線
柔軟溫暖·華貴大方
大衆化絨線之王
小囡牌AA絨線
經穿耐着·最爲实惠

上海

永安有限公司

THE WING ON COMPANY

FED INC. U. S. A.

推銷中華國產　　**統辦環球貨品**

郵政信箱　第五六七號

地址　南京東路



電報　中文掛號八二八二　英文簡碼　Wing on Shanghai

電話　九八二八二　轉接各部

永安公司為中國最完備之百貨商店，分類營業，包羅萬有，舉凡日用所需及珍奇物品，無不搜集美備，尤以貨色宏博，定價平準，務使顧客滿意。

附設

大東旅社　鸞鳳廳　西餐室　茶室　飲冰室　大東跳舞場　七重天咖啡室　永安月刊社　永安攝影室

本公司各部分列如下

·鋪面·

帽部　男裝部　女式部　毛衫部　襪部　手袋部　手巾部　化粧品部　藥部　水瓶部　文具部　花鳥魚部　墨水筆部　糖果部　伙食部　烟草部　五金部　燒青部　玻璃部　磁器部　茶葉部　酒部　南貨部　禮券部

·二樓·

綢緞部　疋頭部　毡被部　京蘇部　裁縫部　新裝部　皮貨部

·三樓·

照相材料部　永安攝影室　象牙部　鐘表部　銀器部　首飾部　眼鏡部　電器部　收音機部　運動部　玩具部　鞋部　音樂部　漆器部

·四樓·

傢具部　皮箱部

民國十六年創刊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旅行雜誌

第二十三卷・第一期・中華民國三十八年正月號

第二十三卷第一期目次

正月特大號徵文特輯

瑩潔光明……David Corson……〔封面〕

第一題：游子青春見故鄉

十里廬山半入城……温肇桐……一
家在何處……葉勁風……一
懷古思鄉共白頭……劉　榮……四
人云彼鄉樂於我何有哉……騁　陸……五
回到第二故鄉的西子湖畔……欽　文……六
我的「榮譽故鄉」……靜　園……七
故鄉的懷戀……巽　君……八
介紹鹽城……吳蜀江……九
我看故鄉……雷　霆……一〇
甜美辛酸話故鄉……孫福熙……一一

第二題：萬里長江一望收

長江寫景……張　晶……一二
揚子江上的倦游者……王平陵……一三
焦山絕頂望大江……朱　偰……一四

第三題：古寺樓台高避暑

太廟消暑記……景　葆……一五
鼎湖山逭暑……陸丹林……一六
北溫泉勝利之夜……阿　林……一六
從牯嶺到莫干山……胡山源……一七
老牛破車……沛　甘……一八
碧潭千尺絕塵埃……錢大成……一九
理想的避暑勝地……吳　庸……一九
戒壇消夏……陳貽先……二〇

第四題：青鞋踏雨尋幽徑

白下驅車竟日游……施翀鵬……二一
青浦行……趙景深……二二
雨中游屐……朱蘭客……二三
細雨聲中黃葉飛……岑　風……二四
沾衣欲濕杏花雨……方常瑞……二五

旅行雜誌直接定戶訂閱辦法

一、訂閱期限：暫以三個月為限期滿後再另行續訂
二、訂　費：自廿三卷一期（即本期）起至廿三卷三期止計三期金圓柒拾伍元
三、郵　費：除航空寄遞三期另加郵費五拾元國外另加郵費廿伍元外，其他掛號快遞免收郵費。
四、付費日期：本月二十五日以前（外埠匯欵以銀行匯出日期為準郵局匯票以郵戳日期為憑）逾期另按新價移作下月起訂
五、過期雜誌概不在預訂之例倘需補購作零購計費
六、來函及匯欵請書明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七、本辦法得隨時修正之

中國旅行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徵稿

徵求關於旅行範圍之一切稿件，附有圖片者，尤所歡迎，稿酬從豐。請寄旅行雜誌編輯部。

民國十六年創刊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旅行雜誌

第二十三卷・第一期・中華民國三十八年正月號

業山雨景……………………弘　賢……二五

第五題：奇絕平生此一行

探奇歷險紀平生……………陸丹林……二六
孟買的一個驚險鏡頭……………程志政……二七
鬼林行脚……………蕭雲厂……二八
西湖之夏……………雨　林……三〇
廣西行……………向培良……三一
薛濤墨跡在人間……………張蓮舟……三二
峨嵋山上的海市蜃樓……………許欽文……三四
遺留在分陝的古跡……………張契渠……三五
峨嵋金頂看佛光……………朱　偰……三六
含淚返國門……………何正璜……三七
青城天下幽……………楊　紀……三八
奇險旅程……………春　苔……三九
峨嵋誌異……………郭祝崧……四〇
英人食糧問題好轉……………若　華……四一

其他：清游片羽

屐痕五記……………王仲鄂……四二
旅行爲人生中一種優美生活……………賀天健……四三
文化古城〔美術圖景〕……………郎靜山……四七
銀裝世界〔美術圖景〕……………丁𢴾文……四八
觀光業在現代經濟之重要性……………張其昀……五一
冷眼看香港……………泰瘦鷗……五三
海天萬里歸來〔上篇〕……………羅宏瑄……五七
台游觀感……………徐忍寒……六五
南北四靈巖……………袁道沖……七一
雲南安寗的溫泉……………趙德厚……七五
橘子紅時憶福州……………王啓熙……七八
女帝御寢……………何正璜……八一
喇直浦坦那游展……………伍必熙……八五
巴黎散記……………朱　偰……九三
京滬綫行車時刻表……………九七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一日初版

發行人　唐渭濱
編輯人　趙君豪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三四六四號（旅）
重慶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昆明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昆明護國路二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本期每冊實售廿伍元

導游叢書

本社出版各種導游叢書爲旅客所必備已出版者有下列九種：

台灣攬勝
杭州導游
南嶽導游
常熟導游
無錫導游
南京導游
北平導游
盧山導游
嘉興導游
黃山手冊

中國旅行社啓

上海信託公司

財政部註冊　經濟部登記

民國十九年創設

辦理一切信託
及商業銀行業務

國內匯兌

本以往服務精神

竭誠承辦左列各地通匯

手續簡便　匯費低廉　交款迅速

昆明　北平　南京　廣州　杭州　長沙　青海

蘭州　天津　重慶　漢口　西安　汕頭　新疆

總公司：上海北京路四川路角
電話一九二二三

分公司：昆明　蘭州

旅行雜誌

正月特大號徵文特輯

以收到先後爲序

第一題：游子青春見故鄉

十里虞山半入城

温肇桐

「十里虞山半入城」這是故鄉父老相傳的一句詩，它告訴人家，一個小小的虞山，有一部分是在常熟城內的。虞山之所以被人目爲東南名勝，當然因爲它有許多足以使人留連低徊的景物，可是這入西城的一部山阜，也就構成了特具的景色，使人感覺了特異的美妙。

我近二十年來，完全是過着遊子的生涯，在蘇州住了二年，無錫住了三年，上海住的時間要算最多，就從日寇侵入的那年我流亡奉新一年以後算起，到目前爲止，十年的生活，完全是在上海。可以說：二十年之中，只有至多是四分之一的時間——寒暑二假，春秋季節——是在故鄉生活的。

我所依戀的故鄉，不是家，不是故交新知，而是在遙遠的回鄉途中首先突入眼簾的西城內的山阜，它最高處是聳立着辛峯亭，旁邊是乾元宮，下面，北邊是言子墓，仲雍墓，西邊是雅集亭，讀書台，游文書院……那一座一座的古典式的建築，朱紅的牆，琉璃的瓦，和古銅色的雉堞相峙，在太陽下射出絢爛的光彩，這所謂虞山十八景之一的「西城樓閣」，我看見了它，好像是親接了希臘雅典城山上的巴爾推農(Porthenon)，給人以壯闊的快慰。

巴爾推農是一座晶瑩潔白的大理石建築，是希臘藝術黃金時代的偉構，「西城樓閣」，只是畫棟彫樑，飛閣流丹的東方建築，兩者在文化的價值上雖然未可比擬；但，在懷着愛鄉觀念的我看來，至少它在虞山的文化上，也足以眩耀的了。

* * *

虞山的景物，可以分着北山和西山兩個區域，北山多叢林古刹，如常建所咏的破山寺，還有三峯寺，維摩寺等，它們是以清幽靜寂取勝的；而西山是以雄偉取勝的，特別像劍門，奇石嶙峋，絕壁數仞，層疊如雲，峻坂如削，危崖上有一石罅，下有一石門，可盤旋上下，相傳爲吳王所劍擘，故今名。假使登在石罅之巔，南望尚湖，水平如鏡，簡直可使人感到飄飄欲仙之概。

在三百多年之前，情逾手足的王石谷，惲南田二大畫家，曾在這裏留下了藝苑佳話。——康熙九年六月，二位都不過是三十八九歲的中年人，他們一同出西門，策杖循山而行，先在吾谷小憩，然後登劍門，高嘯絕壁之下，並各圖遊時所見。惲南田在五十二歲那年遊虎林的時候，簡寄石谷的詩中，猶有「千林黃葉劍門秋」句，可見劍門是藝術家最心愛的地方。

在都市住慣的人，泉石之勝是不容易接觸着的。因之，當我一回到故鄉，便想登劍門，好像在劍門之上，還可以體驗到王惲二畫家那年同遊時的元氣淋漓，解衣磅礴的超脫，空闊的氣度哩。

* * *

從劍門俯瞰，便是尚湖，這個湖，就點綴在虞山西邊的盡頭處，湖邊建一石橋，便叫「湖橋」，這裏，便是元末大畫家黃子久常來飲酒取樂的地方。方薰士山靜居論畫中所謂「一峯老人……日攜酒缾，坐湖橋，觀雲霞吐納，晴雨晦明，極山水之變，蘊於毫末，出之楮素，」魚翼海虞畫苑略中有：「黃公望……嘗於月夜棹孤舟，出西郭門，循山而行，山盡抵湖橋，以長繩繫酒缾於船尾，返舟行至齊女墓下，牽繩取缾，繩斷，撫掌大笑，聲振山谷，人望以爲神仙云。」都是有關大癡逸話的記述。

假使我是會喝酒的人，我回故鄉，一定要常到湖橋，舉杯邀月，領略大癡的遺韻呢。

「家在何處!」

葉勁風

引子

這個文題，須得筆者注釋一番：

題上的「家」，指的「故鄉家園」。題上加了一個引號，表示從某文借用。這個「某文」出在民國十二三年間的「小說世界」上；是一篇翻譯的科學小說。照理，從民國十二三年到目前，已經相近二十五度春秋了；筆者已從少壯，走入垂老境界，經過無數坎坷，嘗過多少辛酸，見過若干變遷；就拿讀過的中外長短小說，以及各類散文劄記等等來說，也無慮數千數萬種之多；然而何又把這篇無甚評價的短篇小說記得如此牢固？原因就在筆者與文中角色的遭遇，有這麼一絲大同小異，因而留下了頗深的印象。印象一深，當然不易磨滅了。

「家在何處!」的故事，記載着一位崇信科學的青年，抱着大無畏的精神，不惜親身試驗一位科學博士的新發明；「人體漲縮機。」人體上裝置了這副電子機，可把身體漲大或縮小：小，可小到原子，中子，之微；大，則大到充塞宇宙之巨。

不幸這位青年，上手就作漲大的試驗。僅僅一霎眼間，把一個六尺之軀，漲大到脚下這個地球乘載不住的限度，於是脫離了地球關係，沉浮於太空之間，與那些較地球還要大到數千數萬倍的星球，相與徵逐去了。（科學看法。）

尤其不幸的，這位青年，在太空運

行了些時日，忽然動了遊子他鄉的念頭，想起了故園風景，打算專程回家了。

回家？談何容易！頭一個解決不了的問題就是「家在何處？」試想，太空之間，僅僅太陽系，就有數十個之多；比太陽還大數百，千，萬倍的星球，也無其數。而且各星系的隔離，各運行軌道的錯綜複雜，眞是千頭萬緒。要想在這樣茫茫星海之中，探尋一個比芥子還小的地球，從何找起？

多情善感的讀者，對於這個故事，也許要發生感觸萬端。至於筆者却只有一個感想——故鄉何處？

釣遊舊地

人，豈能沒有一個故鄉？照籍貫說，凡祖籍所在，就是故鄉。就算寄籍，凡人生長之地，釣遊之鄉，也能說是故鄉。所以說人人都該有一個故鄉。

可是筆者對故鄉二字却有些說不上來。照祖籍說，聽說寒門祖上，在洪楊之亂前後，僅有三數代落在鄂城長嶺。然而筆者却是生長在晴川歷歷漢陽樹的那個漢陽；足跡從未到過鄂城。如此說，漢陽應該就是筆者的釣遊舊地了。然而不然；因筆者六七歲就負笈遠遊，先在武昌就學二年，隨赴潯陽住校八年之久，其後，一脚就跳到上海來求學了。並且一直混跡在此，直到今天。

漢陽的幾年，雖也登過龜山，上過晴川閣，訪過百牙琴台，隨喜過歸元寺，並且確確實實在月湖裏垂釣過數次。然而因其年限太短，而且又在童騃時代，懵懵懂懂，人事不知；對於山水古跡，當然不會欣賞或留戀。

話雖如此，童稚的印象，雖說浮薄，然却不易磨滅。惟其是兒時遊息之地，又是高堂和手足團聚的所在，所以每屆暑令寒假，如若可能，總得回家一行，一方面是省親，一方面也是重尋故夢；否則，必有多日的苦憶和低徊，方能去懷。這，大概就是「遊子悲故鄉」的所以然吧。

也許就因少年時期中的十來年間，回過幾趟家；每趟也住過三五天或一二月，漢陽就是當日魂夢中的故鄉了。也許就因這種維繫，其後雖在上海由肄業而進入社會，任職，組織小家庭，種種經過，前後七八年，在感覺上，總認爲自己是個遊子；寢食之間，脫不了還憧憬着二千多里外的漢陽，還有個老家。也就因着這一點，年年年頭年尾，總打算着回家探望一次。

歸去來兮

民國十五年春，多謝一位仁兄，把筆者一隻「吃不飽，餓不死」的鉄口飯碗敲碎之後，於是決計返里一行。此行，當然說不上衣錦還鄉，只是鎩羽而歸罷了。雖然，心上却按捺不住一片故鄉親情，預期的溫暖。連漢鎮碼頭上，那些兒神惡煞一般的脚夫，滿口「雜種」，「龜蛋」的海罵，都認爲十分親熱可愛。無論好壞，總是故鄉風味哪！

提起故鄉風味，最低限度，可以編成十萬字以上的導游錄。其子目，從山水，風景，飲食，人情起，到兒童的罵人口語止，可以列成天干地支之數，這本「旅行雜誌」當然容納不下；只可依約數陳一二：

記得兒時，最愛那座龜山（又名大別山）。近山頭處，禹王廟脚下，有巨岩一塊，平整滑潤。風和日麗時，半臥半坐其上，整個的縣城，都在鳥瞰之下。城外，一帶茫茫大水，風帆往來，那就是名馳萬國的揚子江。依着江，西盡頭可以看到「芳草萋萋」的鸚鵡洲，和對

三十八年徵文

編者

這一次的新年特大號徵文，我們眞覺得非常的滿意。在目下各個人不可避免的許多困難，和多些少些的麻煩之中，我們第一要向這次爲「旅誌」徵文執筆的朋友們致謝：感謝他們忘記了一切，把最寶貴的時間和精力，貢獻給我們，爲這個刊物增光！

二十年來，我們抱着發展中國旅行事業，和闡揚各地名勝古蹟的目標，以自己認爲最努力和最誠懇的態度，爲社會服務，總想竭其駑鈍，在上面所說的範圍中，供給讀者以絕對具有建設性，而比較生動活潑，讀之有益的材料。我們雖也曾一再聽到各方面的謬贊和推許，但是在「不進則退」的原則下，我們決不敢稍有自滿或疏忽。這一次我們能在如此時局動盪之下，徵文方面獲得從來未有的成功，我們眞興奮極了。覺得「旅誌」向來所抱定的宗旨並沒有不對之處，而我們這許多年來自認爲努力之處，也沒有白費。我們趁便在這裏，向幫我們的朋友——許多作家，讀者，和惠登廣告諸廠商，敬致最誠意的謝忱！

三十八年正月特大號徵文的題目，原擬五個，諸作家見惠的稿子歸納起來統計如下：第一題九篇，第二題三篇，第三題六篇，第四題六篇，第五題十二篇；此外具有綜合性的計兩篇，總數是三十八篇，眞所謂琳琅滿目，美不勝收。還有寄遞較遲的，我們這期已無法發表了。

新年特大號徵文的命題和說明如下：

第一題「遊子青春見故鄉」（宋：陳師道句）

在人生的過程中，遊子還鄉是最足以憧憬的一幕。我人雖不必抱着古人衣錦還鄉的傳統觀念，和炫耀的意味，可是故鄉總是使人戀慕的一個好去處。你遠遊他鄉，或須乞助於導游書籍，始能領會一切；若是談到故鄉，在你的心坎上，腦蒂裏，一定牢牢地，有個深切不能磨滅的印象。你正不妨像電影似的把它再放映一遍，在情緒上，一定可以得到一個甜蜜而溫暖的感覺！

第二題「萬里長江一望收」（清：顧湄句）

江水浩淼，萬里無涯，這磅礴的氣勢，從青海，而三峽，而武漢，而東海，蜿蜒而下，沃野千里，何等偉大。在任何江樓頭，極目遠眺，山川形勢，盡收眼底；正是作文吟詩的最好題材。

第三題「古寺樓台高避暑」（清：洪昇句）

暑天雖已過去，但一想到大伏天氣，炎威肆虐，鑠石流金的情景，還叫人有不「寒」

江的鯰魚套。東盡尾，可以極目滾滾東逝的大江，漢水的合流，和層壘堆聚的漢口碼頭。

長江南面的武昌，第一個吸人心目的，當然就是「黃鶴一去不復返」的那座黃鶴樓了。這座不平凡的臨江建築，經過古今騷人墨客吟詠，名句如林，不在話下。筆者沒有詩感，只聽說這座樓是個蛇頭，那蜿蜒起伏的崗巒，正是蛇身。這條蛇，據說是從虛無縹緲的空間飛來，要和江左這隻大龜爭鬥。何時爭鬥開場，武漢兩城，都得陸沉。兒時對這傳說，懷着幾分好奇的意念，頗想看看牠們眞個鏖戰一下才好。陸沉不陸沉，「干我鳥事。」

可是龜山頭上的晴川閣，雖不如黃鶴樓那樣惹人注意，從風景的評價上說，至少是一位千嬌百媚的小家碧玉。

從晴川閣向山頂的禹王廟走去，山北脚下就是中外馳名的漢陽軍工廠。憑高俯視，全廠的基盤建築，就像玩具模型一樣，都在眼前。從禹王廟延着山脊走，大概一二十分鐘，就可抵達山尾。這裏可以看見尾下的十五坎，裏外月湖；在武漢三個城市喧鬧嘈雜的情勢下，這片小型山水，倒是有些半城半鄉的幽趣。

下了山尾，經裏外月湖的一條小堤走去，其終點正是昔日彈出「高山流水」的百牙琴臺。這是筆者童年期內，最愛留戀的一個去所。臺內本有大廳，也有樓閣假山花石等建築；那「高山流水」的石碑，也嵌在入門庭院的牆內。比及民十五再去細心欣賞時，却被門口崗位攔住，已成駐軍禁地了。

由十五坎向縣城西門走去，近城邊有一不甚爲遊人注意的古蹟——魯肅墓。幼年每過此處，必在墓上撫摸一番；因此墓築成圓頂式，全體白色，遠望頗似饅首。據說此墓外殼，係糯米和白堊錘成，不易損毀。

以上這些，多半是就幼年印象所記而說；到民十五再去，大致都改變了。目前一晃又是廿餘年，更不知變到如何程度。要是再去，所聞所見，恐怕就要用到「滄海桑田」一類的字來描寫了。

漢陽，這就是漢陽，也就是當日憧憬中的故鄉。直到戰前，故鄉的一切，又在想像之中溫習了幾遍，却是無法找到一個回去的機會；連先人丟下的一些產業，也只能請託親戚代爲照料。可是戰後情形竟是突然起了轉變；這轉變的外在因素，由於產業被侵佔，佔得一掃而光。內在的因素，却是幼年曾聽的家長說過，祖上老籍，原是浙江金華的衢縣，武昌鄂城，不過寄籍，而落居漢陽，還是先君成年後的事；有了這段記憶，這當年憧憬中的故鄉影子，在我想像中，不覺逐漸模糊起來了！

如今，漢上的先人產業，大致無法恢復了；預計需要頗大的勢力，和一注頗大資財，才能收復到手。鄂城原有祖塋，只是斷了維繫，已經湮沒；家族早已分散；先母埋在鎮江，先母的墳，却在湖南。至於上海，雖說一住數十年，且已有家有室，却是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如何能算我的故鄉？說到金華衢縣，在地圖上，倒是一再的檢閱撫摸過，也曾一再想法接近當地的土著人士，却因交遊太少，簡直沒有碰見過一位。這麼說，衢縣又豈能作我的故鄉？

一個沒有故鄉的人，每一看到他人鄉下的祠堂，公廟，板橋，流溪，田莊，茅舍；聽見老人站在田壠堤畔上，相與絮絮問桑話蔴等等，這沒有故鄉的人，看了這些，不因不由，就要生出一片妒羨的心情來；而感到「少年子弟江湖老」的悲嘆。

唉，「家在何處」？何處又是我的故鄉呢！

三七、十二、十、上海

——這是眼前的相反環境——而慄的麼？想到那時候，在一個幽靜的古寺中消夏逭暑，雲木沉沉，濃蔭匝地；百尺樓台，北戶當風；午飯之後，在籐榻竹椅上小睡片刻，雖羲皇上人亦不過如此！際此冬日，負暄話夏，也是聊勝於無的意思吧。

第四題「青鞋踏雨尋幽徑」（宋：秦觀句）

出外旅行，天氣第一要緊。風和日麗，固屬理想之至，但是萬一遇雨，正亦不必掃興。在古畫中，我們彷彿也曾看見一個老頭兒，騎在蹇驢背上，零丁地走過山腰，或是小橋；最妙的後面總是跟隨着一個小廝，科頭跣足，撐着一頂破雨傘，面帶笑容。你要是看一看上面的題詠，不脫雨：：濛等字樣。你若有雨中遊賞的經驗，正不妨公諸同好呢。

第五題「奇絕平生此一行」（元：李孝光句）

奇人奇遊，我們聞之已久。但是所謂奇者，隨人而異，我之所謂奇者，在你或以爲平淡得很；你之所謂異者，在他或亦以爲不過如此。一個人的環境和經驗，各不相同，我們正不必去勉強。爲了引起讀者的寫作興趣起見，我們決把這個「奇」字範圍擴大些，意義放寬點。凡是你直覺上以爲某一次的旅行，在你看來是不同凡響，而包括有驚奇駭異之感覺；甚至只此一遭，下不爲例的意味時，我們都歡迎你把它寫出來。

當這期「旅誌」在諸位讀者的手中時，論時間大家正在歡度新年，也許因爲環境的關係，在情緒上或者不能和往歲相比。但是新年總是新年，我們丟開一切不談，總希望暫時的陰霾，或沉重的心理，定有開朗和輕鬆之時。在無可奈何之中，我們謹以這一期新年特大號，貢獻給諸位，一方面作爲諸位心靈和精神上的慰藉者，一方面敬祝讀者們的康健和快樂。

英詩人丁尼生(Tennyson)詠新年的名句云：

Ring out the old, ring in the new,
Ring happy bells, across the snow;
The year is going; let him go;
Ring out the false, ring in the true.

這大有我們爆竹一聲除舊之意味，而末一行的涵義似更深長。我們謹以此詩來作新年的頌詞罷。

最後我們希望愛好我們的朋友，在光明的民國三十八年中，至少有一次或數次的愉快旅行。我們的徵文執筆者，都是由旅行中獲得心靈上的啓示，和進一步的人生哲學觀念。希望讀者諸君也把旅行這件事，在今年的一年計劃中，先給以預備。

懷古思鄉共白頭

劉榮

十載萍飄，天涯蓬轉，從巴山蜀水的重慶，以至杏花春雨的江南，歲月冉冉，鄉思悠悠！「人生豈得長無謂，懷古思鄉共白頭。」每誦斯語，不禁感慨系之！

一九四三年的春天，我懷着滿腔美麗的憧憬，帶着無限崇高的理想和希望之情，在春風駘蕩，屋角桃花正開的時候，辭別家門，西行入蜀。取道長沙、衡陽、桂林、貴陽等處，沿途花鬚柳眼，觸緒牽情！壯思緜緜，情懷渺渺，「離恨恰如春草，漸行漸遠還生。」越水涉山，我便這樣地到了戰時的首都——重慶。回憶十年戰亂，兩度離家，均不旋踵而胡馬渡江，故鄉淪陷。前者為二十八年之湘北會戰，予正旅次湘西。而此次方抵渝州，而湘北又鼙鼓動地，直薄衡陽。烽火蔓延，魚沉雁杳，緬念家人，憂心如搗！其後黔桂戰起，震撼陪都，風雨如晦，國本飄搖！遊子心情，益難自遣。而一自家鄉淪陷，音書隔絕，情況莫明，輒欲間關潛返故鄉，一探家人消息，而親友多相勸阻。嘗慨然謂：「早知變化如此，縱使食祿萬鍾，亦不忍離家人一步」。蓋以高堂年邁，思子情殷，余妻奉母將雛，家累綦重，以我之念家人，知家人更千百倍之念我也。久之，局勢轉穩，郵信亦通，竹報傳來，合家無恙，喜慰之情，勝似萬金之獲。然猶時於嘉陵江邊，巴山高處，憑高望遠，遙睇衡湘，寄予無邊的懷念與祝福。

× × × ×

「塞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霹靂一聲，勝利來到，金甌無缺，國土重光。這一天大喜訊，瘋狂了整個陪都父老以及所有的人們，當時驚喜、熱烈、狂歡踴躍之場面，為畢生所僅見而歷久不能忘者。而余歷年憂思鬱悶，至是一掃而空，欣忭鼓舞之情，不減當年杜老。迨至三十五年初夏，我便乘中航機鼓翼東行，高空瞰視，衆山如拳，江流似帶，朝陽可摘，白雲入懷，而甫離巫峽，便抵漢皐，遙想列子御風，當不是過，要亦平生快遊也。在機上曾口占一絕云：「久有凌雲志，今朝始一飛，乘時而俯仰，逸興與天齊」。抵漢小住兩日，乘輪赴京而之上海，過京時曾作勾留，蓋以金陵形勝，嚮往久之。於是遊玄武湖，登鷄鳴寺，訪玄奘塔，逛秦淮河，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但見江山如夢，烟柳籠堤，殘郊廢壘，瘦馬空壕，付與盛衰感嘆而已。

× × × ×

水軟山温，江南古稱佳麗之地。「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雖然，應該說是「故鄉無此好湖山」吧！可是那兒時遊釣之地，青梅竹馬之場，那窗前明月，屋角斜陽，園中的老梅樹，牆隅的大芭蕉，那些關懷的親友，熟悉的鄰居；尤其是白髮蕭蕭，倚門倚閭慈祥和藹的母親的臉龐，那「香霧雲鬟濕，清暉玉臂寒」妻子的倩影，是多麼使人繫戀啊！多麼使人懷念啊！當我在上海度着第一個中秋，在虹口公園望着「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的天涯明月，我吟成了下面的一首調子：

流光冉冉清秋節，去年却對巴山月，北雁又南飛，他鄉人未歸！江南依舊好，禾黍秋風早；故國月明中，相思處處同。

人生，誰不懷古思鄉呢？然而「夢中不識路」，又「何以慰相思」啊！於是那年歲聿云暮的殘冬，我便踏上歸途了。

風物淒緊，急景凋年，時間已過陰曆的十二月半，黯黯彤雲，時有雪意，寒風凜凜，砭人肌膚。數千里的長途，衝寒冒雨，未免是一件艱苦的工作，可是在一個歸心似箭的遊子看來，這一切也就算不得什麼，而內心所燃起的家庭温暖的熊熊之火，是可以融化而克復任何艱苦的過程的。打疊行裝，我便乘京滬特快車而先到南京了。此行不從上海上船而轉由南京乘船者，因我尚有一個自己家裏的堂姪在京，約好一同回家度歲，同是天涯羈旅客，聯翩歸去，自然是更有意義的啊！惟此行出乎意料而最傷腦筋使人萬分着急的是在京候船。一天兩天，一直等了一個星期，直至過了小年（陰歷的廿四），才擠上招商局的江安輪，溯江西上。冬乾水淺，舟行頗慢，平常三天多的行程，費了五天工夫才到達目的地——漢口。那天已是陰曆十二月廿八日的黃昏了。年近歲逼，而歸程尚遙，眞是「歸心似箭，此心猶在箭之前」。急忙擠下船來，連夜過江，武昌街上燈火煌煌，一片過年氣象！我們在東站附近一個小飯店裏草草住下，以俟火車之來。待至次日下午三時始擠上開往長沙的特快車，讓它載着悠悠歸夢，駛向更接近家園的途程。大約三更時分，車已到達汨羅，這是我們下車的所在。在滿天漆黑，寒雨縱橫的深夜，僅有車站的星星燈火，和離站不遠的一家旅館門口懸着的燈籠發出烘烘的光，這在旅客的心情，無異在沙漠上發現了綠洲，黑夜迷路的人望見了熊熊漁火是同樣的喜悅！我們下得車來，便向那懸着紅燈籠的旅館投宿。主人殷勤招待，有賓至如歸之樂。室中爐火旺盛，燃着大塊的木柴，温暖而又親切，因為這一切的生活習慣，完全與我們家鄉一樣啊！

睡了大約沒有多少工夫，茶房扣開我們的房門，很客氣的說是老闆請我們吃團年飯，為着明天要趕早程，我們便睜着惺忪的睡眼，從床上一骨碌爬將起來，只見廳堂中燈火煌煌，擺着兩張團桌，酒杯羹匙齊備，如我們家鄉開酒席的場面。許多旅客都已起床，圍爐閒話，想不到歲暮年臨，旅館中依然客滿，可見風塵奔走，草草勞勞者大有人在。旋共入席，菜餚豐盛，主人殷懃敬酒，大家喜笑顏開，感到萍水相逢，團圞度歲，未免有緣。洩洩融融，飽餐盡歡而散，各奔前程。

須臾，天已微明，主人敬拜天地，香燭高燒，爆仗劈拍，遊子心情，益感過年氣氛濃重。而計程到家，尚有九十華里。如果天氣晴明，空手不帶行李，盡一日之奔走，猶可勉强於歲暮趕到家中。可是我們帶有沉甸的行李兩件，約計百斤左右。而是日已臨年三十，為一年最後之一日。因此力夫多不肯出門，而一日不能往返者更不願去。迨至天色已晏，有數力夫始姍姍來遲，經過多方的磋洽，及旅館主人的從旁拉攏，始雇得一中年力夫，挑着一肩行李，向着家鄉的大道進發。我和堂姪光華，換上草鞋，高紮衣褲，還有兩個包裹由他挑着，以分力夫之勞。我則空手而行。歲暮久雨，路上泥濘不堪，溜滑如油，偶不小心，即有跌倒泥淖危險！而天候寒冷，此一行程是多麼夠艱苦的啊！當早起時，我和光華曾下最大決心，今日無論如何，即算走到半夜，也要趕到家中。不料冬寒日短，行程異樣艱難，溜溜滑滑，力夫更走不動。我則於中途取

一梁棍，權當手杖，以支軀體，免墮泥塗。三人踯躅途中，狀至狼狽。然歸心似箭，一切艱苦均所不辭。行行重行行，暮靄漸合，四野蕭寒，邨落炊烟嫋嫋，行人寥落。然余猶無中途止宿之意。且曾在飯店休息時，討得火藁兩個，以備夜行之用，蓋已下最大決心，必須於今晚除夕趕到家中也。

　復前行，天色垂暗。余等恰行抵一三數人家之飯店門首，力夫在前，先將担子放下，謂欲稍事休憩，實則渠已力感不任，且天黑路爛，行程尚有數十里之遙，不欲亦不能再行跋涉也。余三人同入店中休息，室中爐火熊熊，溫暖如入另一世界。老闆娘殷勤招待，問到家答謂尚有四十華里，此處名顏家舖，不如在此過宿，明日再行云云。余等人困馬乏，力夫自然更不願走，光華至是已無堅持是夕返家之意念，余亦憊困萬狀，且經此憩息，惰性大發，屋外風颯雨瀟，戀此溫暖，再無餘勇可賈，於是三人便決定在此「鷄鳴早看天」之旅店中，度此「今歲今宵盡」之除夕矣。

　荒村旅店，度此殘年，實平生破題兒第一遭，其況味亦非筆墨所能描述。幸賴主人之賢，殷勤招待。余等飯罷少休，以精神困倦，即酣然睡去。中夜偶醒，時聞賭博之聲，雜以三兩聲爆竹，寒風震瓦，簷溜淅瀝，不禁有江湖飄泊之感，少頃即又入夢，不知東方之既白。

　旅店一宵，醒來已是獻歲發春之元旦，主人殷勤爲余等備飯，且謂今日天氣寒冷，又值年初，不如在此打住一天。時余開門一望，只見大雪紛飛，四野銀裝玉琢，一片混茫。然而歸思既切，誰復有心留此。餐罷打點行裝，襪子套以草鞋，衝寒冒雪，重上道途。私計今日下午可以到家，不禁喜心翻倒，而前塵往事以及意想到家情況，一幕一幕湧上心來，幾忘此身正踯躅於冰天雪地中矣。

　野曠天低，形雲黯黯，蕭然四野，闃無人踪，惟余三人踏着雪泥，如入圖畫，田園邨落，老樹人家，靜穆如在太古，意境高閒，迎眸寂樂。一水一山，漸入故鄉境地。則某處毀一屋，某處改一路，某處留一炸彈窟窿，慨然想見當年敵騎縱橫情況。陵谷丘山，不禁油然增感。「近鄉情更怯」，而道途寂寞，更無來人可問。及至行抵家門，心臟急劇跳動，步履如飛，全身血液循環似亦加快，斯時錯綜複雜之情緒，眞非筆墨所能形容。余方踏入大門，屋中即有人瞥見，大呼「×叔叔回來了」！余母及妻同小孩等聞聲，即從房中擁將出來，余斯時不記具何表情及作何語，在家人及滿屋裏的人圍繞歡呼聲中，我已坐在自家的火爐旁邊了。老母噓寒問暖，喜極而淚，噢咻如撫稚子。然而幾年離亂，兩鬢飄蕭，她老人家是顯得更蒼老點了。妻子喜笑顏開，忙着替我打水洗脚，收拾行李，預備飯菜，忙個不休。而竊其喜悅愉快之情，莫可名狀。兒女大者呼爸爸，小者不作一聲，而以奇異的眼光，睹此一陌生旅客。母親說：「瑾芳在爸爸未回來的時候，常常念着爸爸，今日爸爸回來，反而不做一聲了」。我用手去撫摩我這一四歲多的小女孩，她帶着羞澀，扭扭身子，不聲不響的一味怕生，在她的小心靈裏，當然不懂得這就是她親愛的父親啊！斯時房裏黑壓壓的擠滿了人，笑語喧譁，說道問那，我如武陵漁父，初入桃源。尤其是鄰家及上下幾個屋子裏的小孩子們，成羣結隊，咸以好奇的眼光，來看此一天涯歸來的遠客。隨後，我分給他們一些糖果，及至我的兩個孩子，拿着我帶給他們的皮球跑向廳堂，於是那些看熱閙的孩子們，才蜂擁而出，將興趣轉移至此一新鮮的事物上面去了。

　從午後抵家直至深夜，房中川流不息的客人，紛來慰問。除向我問些外面的情形外；大都談起別後幾年的離亂經過。日本兵怎樣打來，如何逃難，如何過苦日子，好久吃不到鹽巴，如何以雜糧度日，某一山上打過仗，某處投過炸彈，某家的屋燒掉了，某人被日兵開槍打死，某人的兒子檢了東西，以至日兵如何退却，我軍如何勝利……如數家珍，如白頭宮女說開元天寶遺事，令人不勝感嘆唏噓！最後歸結到如何託天地神明保佑，人口淸吉，屋宇無恙。在聆悉種種訴說之後，滄桑百感！有如丁令歸來。

　久出遠歸，心情異樣欣慰。無論在家庭以及所有的親戚朋友鄰居中，都受着特殊的尊敬和款待。況值舊曆新年，家家有酒有肉，請飯的一日數起，令人有應接不暇之勢。母親和妻子更是每晚要替我預備一樣我喜愛吃的食品，家少外多，就是在家人的心目中，我也成爲一個稀有的客人了。

　故鄉的新春，予天涯歸來的遊子以無限的溫暖和憶念之情。然而歷刦之餘，較之孩提時代的那種盛況究竟是兩樣了。在留家的半月中，除應接見訪的客人外，亦天天至親友鄰居家中拜望，所說多爲數年來離亂情景，人人娓娓不倦，繪聲繪色。最後總是說我有福氣，沒有受到驚嚇，且稱讚我「名利兼全」。鄉人眼光固屬如此，而在我實感到萬分慚愧也。

　春陽冉冉，麗日潛移，新年的寶貴時光，便在這酒食徵逐，親戚情話中匆匆消逝。迨至明月既圓，柳絲舒線，春山響動，綠水微波的時候，我又帶着沉重的心情，踏向遙遠的一方。然而「遊子青春見故鄉」這一幕人生的喜劇，永遠在我的腦海裏留下了溫馨的不可磨滅的回憶。

人云還鄉樂於我何有哉

騁陸

（一）我的故鄉

鄙人原籍是應接不暇的山陰道上，却生長在二分明月的揚州，是一個道地的江北老。揚州在隋唐時代，眞是盛極一時；即在前淸乾嘉之際，因鹽務發達，也很繁華；後來却是愈過愈蕭條了。鄙人即在這蕭條之際，來到了上海，天涯混食，一住便是四十年；所以上海也可算是我的故鄉了。況且揚州淪陷以後，所有舊存的一點書籍字畫，早已被日本人光復完了；祖宗墳墓，又因地方不靖，未能去祭埽；簡直可以說是：「脫離關係」了；然則，以上海爲故鄉，誰曰：「不宜。」

（二）如何還鄉

抗戰軍興，鄙人一肩行李，經香港，到了長沙；一個月之後，又到貴陽。那時滿以爲一年半載，可以回來了；誰知一住便是八年。記憶最眞切的，是動身時，老娘姨問我：「何時回來。」我說：「少則三年，多則五載。」我以爲說得遠了，那知還是短之又短；並且假如原子彈不幫忙，恐怕還有若干歲月呢！

　勝利之後，非要人不能飛，也沒法飛；再則，八年以來，依然兩肩抬一口，可是破書爛帖，倒也收得有一點；飛機上如何能帶呢？莫說沒資格坐飛機，即使有資格，我也不願坐。

六一—〇一六

回到第二故鄉的西子湖畔

欽文

如果逃難也可以算作遊，那末，從閩東而閩西閩北，我一直遊了九年。當抗戰開始，我不能再在西子湖畔居住時，來邀我的地方很多，在四川的親友最熱烈。不再入蜀，旅費爲難固然也是一個原因；終於去福州，爲的是不曾到過那裏，原是含着遊意的。邀我去榕的是郁達夫氏和王映霞女士；王女士說福州的三山很不錯，還可以登鼓山而望馬尾羅星塔。郁氏是有同遊武夷山的計劃的。武夷山未遊，郁氏已作古，在此是個遺憾；抗戰八年就勝利，人家復員還鄉，我又滯留高山一年，爲着旅費沒有。杭州淪陷，有家歸不得是無可奈何。家鄉已重光，無錢歸未得，更覺無可奈何。每從圖畫繡屏以及照片見到昂然突立的保俶塔，總要聯想到西子湖畔蓮花亭邊的家，不免一陣心頭重。以前在福州，登烏山而望閩江，恨不得立刻北返，立馬吳山第一峯，右看錢塘江，左觀西子湖。雖然重作難民，如今回鄉已兩年；過去遺憾，已可消釋。且在最後一年的滯留高山中，我爬了永安的桃源洞，玩了吉山的圍樓和水晶巖，又鑽了大湖的十八洞。這在遊的意義上是不無可記的。上桃源洞已無路跡可尋；雇了本地人的嚮導，還是弄不清楚方位。砍竹攀藤而進，時常見到老虎的脚印。山上叠石爲寨，大概原來是個綠林好漢的根據地；所妙的是附近的高巖間有一條深長的縫，尖端一直通到汽車路旁；彷彿豐子愷氏在赤心國的童話上所寫，從石縫進去，另有一天地的樣子。以前由集美碼頭坐汽車去同安城裏，路上經過一個村莊，總可以見到兩個槍樓；村頭村尾都有一個高高的豎着。兩村相近的地方，兩樓並峙，是儼然敵對着的。陳嘉庚氏的盡力辦教育，由集美學校而廈門大學，原爲「憫鄉人之械鬥」。以爲閩南民性特別强悍。可是吉山的村防更來得講究；前後兩個圍樓，都是大規模的。方圈子的走馬樓，到處可以向外射擊。規模這樣的宏大，圈子裏面造着許多排房子，可以住上百來份人家。原來永安這縣名，無非由於希望；一向多匪患，是很不安定的。因爲多着半透明的方解石，有點亮晶晶，這就叫做水晶洞。洞深而暗，要提着猛燒油松的鐵絲籃才可以進去。愈到裏面洞愈高大，而且上下分着好幾層；人羣在那裏走動，頗有「複道行空」之慨。洞底有空隙透進陽光來；可是不能從那裏出去，因爲隔着一潭水。水面照着稀有的陽光閃閃眩目；映着方解石，亮晶晶的愈像是水晶。大湖的十八洞可眞難遊。口子小，固然暗得很。而且高低不平，又淌着水，許多地方都有大石礅擋住，非俯着頭彎着腰不能爬過去。頭上要防碰出血，脚下又要防滑倒。鑽了一進又一進，爬上一層又一層，多彎曲，又多歧路；非有熟人帶領，大有回不出洞之虞。毫無透光空隙，伸手不見五指；轉輾多回聲，當面談天，好像對方遠立在別處。空氣沈悶，呼吸不免迫促，感受窒息的威脅。如果燒完了油松，看不見路綫的記號，是摸不出口的。要是弄錯方向，又有燒完了油松還是找不到路綫的危險。不想則已，一想就覺得彷彿障礙競走的正在惡夢中。往遊此洞，實在是受罪。但這並非只是好奇心的滿足，冒險的練習，鑽到洞的深處，心弦緊張起來，會激烈的鼓動不已。等到回出洞

（三）回到首都

三十五年早春時候，搭車離貴陽，經邵陽，到長沙；乘船過洞庭湖，到漢口，換船至南京。一路上風風雨雨，說起景色來，煞是好聽，可是行路的却苦了。一旦到了久別的首都，精神爲之一振；先試乘一下聞名未見的三輪車，又吃了江鄉的菜肴，沉重的心情，頓時鬆快了。

（四）踏進家門

同行朋友們商量說：「我們難得同來，難得乘火車，買了頭等票吧！」到首都的第二天，更不遲疑，一早便買了頭等票上車；一路上看看江南春色，心情很是恬靜。下午四時餘，到了上海北站，取行李的問題來了。抗戰前是在月台上取的，行李全公開出來，由各人認領，頗覺簡便；現在改由行李房發出，理想上是對的；可是諸多不便：（一）管行李人不認識行李，只能對號碼，認取費時。（二）旅客不能進去幫同辨認。（三）窗口太小，行李進出不便；結果還得請行李的主人翻窗而入，自認自取。這天鄙人等了很久，杳無音信，請教車夫，方知非自去交涉不可；最後還是請君入窗自找，等了久久，來了一車，沒有我的，第二車上，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件，第三車又沒有了，……好久好久！才找齊全，雇了兩部黃包車，往盧家灣。好在抗戰期間，無法搬場，八年前的住處，門巷依稀，還能記得。車子走後馬路，北西藏路，轉霞飛路；看到上海的夜景，眞是恍同隔世；聽到許多老路名，好像是久已遺忘了的熟書，一提便起；便是黃包車夫，也好像是老朋友似的。慢慢到了呂班路，一直往南，猛抬頭看見「大陸坊」的門額，忽然覺着「我快到家門了！」再轉了兩個彎，呀！到了到了！取下行李，敲門，在黑暗中，同住的親戚開了門，便說：「何以遲到今天才到呢？」我屈指一算，一路走了三十三天，今天才算到了！老妻和孩子們出來、忙着搬行李，給車錢；剛坐下來，許多孩子全望着我發楞，我仔細看看，全都不認識了；經過介紹，才認清楚。我的大孩子早到了後方了，大女兒也早嫁了，並且生了孩子了；可是我的女婿和外孫，還未見過呢！一時還說不到他們，老妻忙着燒粥給我吃；一些小孩子們，紛紛議論，他們說：「看見我穿的灰布大衣，還當我是黃包車夫呢！」我取出帶回的湖南毛筆，玉屏簫，玩具等，分給他們；帶的茅台酒，瓶子打碎了，只剩得一瓶，送給親戚吃了；破書爛帖，在衣箱裏，暫時擱着，慢慢再清理吧！

（五）回鄉以後

「復員復員！」說得好聽，像我這樣窮人，只有到家的片刻，心中喜慰一下；明日剛得休息，可是同時「生活問題」，又壓上心頭了！

以上所記，還是兩年前的事，自然是明日黃花；但在今日看來，眞不勝今昔之感；假若再逃難出門，不知何年何月，才得再回來呢？

到家一首　　騁陸

窮檐無鳥雀，月黑雲未開；門扉聞剝啄，問客：「何自來？」「我是夜郎客，八年住山隈；道路阻且長，兵退始得歸；邅陸逾半月，舟行復多時；衣敝鞋見踵，老醜面生髭。」家人驚且喜，兒童問爲誰；相將置行李，進粥如瓊糜。

自我歸海上，鬱鬱無好懷；牆壞屋又敝，窗戶生莓苔；圖書多易米，得米亦復佳；妻孥幸不死，憔悴可勝哀！商量辦饘粥，衣裳緩翦裁；敎兒還讀書，廢學寧應該？況當物價貴，一一費安排；人云「還鄉樂」，於我何有哉！

口，重見光明，則覺死裏逃生，做了虎口餘生，生死關鍵，萬念俱消，貪生之心卻加强。打算自殺的人，最好且到這種洞中去遊一下；得一生活的節奏，或者會改變念頭。在這十八洞的一邊有着天橋的景物。所謂橋只是聯絡兩個峯的石樑，下面並沒有水。從重慶去成都，山間有一座橋，汽車先從橋洞下面鑽過；繞一個圈子，再在橋樑上面經過。那是渝蓉的要道，這無非點綴風景。勝利後學生時刻防我忽然離棧返鄉，曾有一班學生邀我在那裏拍照留念。十個人沒有一個是永安本地人，其中六個原都是浙江人；避難在閩，萍水相逢，偶得一道研究。如今四散，各自東西，只是「鵲橋秋夕」的照片還存在這裏。



彌足珍視的「鵲橋秋夕」照片

立馬吳山第一峯，固然可以右看錢塘江，左觀西子湖。在韜光，正如唐朝的宋之問詠靈隱的詩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六橋三竺的明聖湖，原如宋朝的蘇東坡所說，「欲把西湖比西子」，是「淡妝濃抹總相宜」的。平湖秋月，蘇堤春曉，固然美妙可觀。其實呢，無論春夏秋冬，站在斷橋上面，看看銀灰色的湖光，望望雙峯插雲的山色，也是夠悅目的。蘇堤之美也不限於春曉；像明朝的袁中郞所寫六橋賞月之類，何嘗不夠爽神。如果登上北高峯，則西子湖和錢塘江就在同一方面可以並見，其間只是隔着一道不規則的堤岸而已。西湖的水以幽靜勝，錢塘江的潮頭因勇猛而可觀。兩者並列在一起，望去覺得並非不調和。國內有水的地方非不多，長江，黃河，閩江，四川我都看到過。跑了許多地方，才覺得家鄉山水的特別。在四川，我只見到成都百花潭的水好像是靜止的；其餘有水皆流，流得急迫，卻沒有像錢塘江潮的猛烈的。西湖的水靜而清，湖面常如鏡子。美則美矣。但在我，總覺得這只是一種點綴的裝飾品，是不像故鄉鑑湖八百里的來得自然多變化，老家所在只是一個村子，就有七十二個漊；其水之彎曲多變化可想。站在紹興城中的龍山上面觀望，所見無非是水，村莊田地，一片片的浮在水中，有橋樑聯絡着就是，所謂澤國，因此魚蝦多而新鮮，味自然美。八百里的鑑湖四通八達，聯絡運河；可以行舟，可以蓄魚，也可種菱。非僅觀賞，實在所以厚生，紹興老酒聞名，水好就是個主要原因。由宜昌溯江而上，所見峯巒既高大而雄偉，且多變化，閩西閩北到處是山，只有偶而走到幾個盆地，總覺得山高大而人矮小，於無形中被壓倒。故鄉的山，無論杭州和紹興，只是淡淡的背景。好比是一篇小說，注重在人物的言語，動作和表情，背景只是襯托，藉以增長色彩而已。淡淡的做着都市的背景，可以遠觀，也是可以過去近玩的。

我的『榮譽故鄉』

靜園

近來風尚，各地市政當局每喜以榮譽市民頭銜贈予有功績之人，去年，前杭州市長周象賢以榮譽市民贈張岳軍先生，而最近拋橋救人的金源利機帆船主張翰庭先生，也由吳國楨市長畀以上海榮譽市民的徽章。這是最近的兩個例子。在過去，上海市臨時參議會，亦曾由議長製了金鑰匙，贈予前市長錢慕尹先生。無疑地，張岳軍必以杭州為榮譽故鄉，錢慕尹和張翰庭亦將以上海為榮譽故鄉了。

且說在下並不曾接受任何地方榮譽市民的頭銜，但個人却認定了重慶是我的『榮譽故鄉』，因為八年抗戰，我始終居住在這爭取最後勝利的陪都，不曾離開一步，信念堅定，終始不渝，八年的時間，未可言其短促，庭園花木，在在怡情，所以我對於重慶，有無上的愛好，尊之為『榮譽故鄉』，似無過當，但不敢自居於『榮譽市民』之列，僅求當一名普通老百姓而已。

這幾天，如果在重慶，正當濃霧迷漫季節，早上起來，向遠山一望，如烟如夢，天地間一片鉛色，風是靜止的，並不覺得怎樣寒冷。倘若今天是晴天的話，則太陽為濃霧所罩，至晌午始徐徐漏臉，其大小和碟子一樣，我們可以向太陽直視，不覺其光芒刺眼，蓋太陽之上，被以重霧，光和熱無法透過也。但冬天霧多，時有細雨，路上到處泥漿，當余出門時，先將褲脚管捲上三四層，然後策杖下坡，毫無畏懼，至辦公室後，即放下褲脚管，拭去皮鞋上污泥，一切狼狽情狀，消失無餘。

我最初到達此『榮譽故鄉』時，生活起居，頗覺不慣，且因尋覓房屋，異常困難，偶居七星崗歸元寺後之小坡上，屋為新建，於泥土未乾時，即倉卒搬入，其困頓可知。有一天清早，臥床未起，忽聞竹編泥土牆有震動聲，繼以一陣嘩啦嘩啦之雨聲，驚而起視，則鄰家肥碩之豬，正在我牆角上擦背，而嘩啦之雨聲，即係肥猪放下之小便也。當時除搖頭、太息、慘笑外，毫無辦法。

第二年的新年，我已遷居國府路，在除夕晚上，書室中燃了一盆熊熊炭火，籐沙發上加了藍布厚墊，案頭供了兩盆山茶花，一瓶綠梅，和新自錫蘭島歸來的遠客圍爐清話，烹了立浦東紅茶，再進了幾片麵包，塗上蘭州友人送我的白脫，覺得又是另一世界了。

現在，又是圍爐的時候了，遍地烽烟，處處苦悶，我懷戀『榮譽故鄉』，欲歸不得。

故鄉的懷戀

翼君

故鄉，在我記憶的册頁上，佔了極大的篇幅，這記憶，是永遠不會被塵封掉的。我的出生地是湖南平江縣一個鄉村裏，這鄉村叫做「南江」，距縣城有九十多里路。那是一處山岳地帶，山嶺起伏，林木蓊鬱，不乏通幽的曲徑，有許多小溪，流注其間，有的像一條白鍊，從山腰挂下，發出粗獷的聲響，有的像一大塊白玉，在亂石上碰得粉碎，發出一種可怕的聲響，有的卻平平穩穩，快活地在康莊的地區流過，經過一個小小水潭時，忽然發生一種異樣的音調——一種樂器的聲音——並作一個舞蹈的姿勢，兜一個圈兒，然後蹦蹦跳跳的過去。小溪的水，永遠是那麼清澈，汲一桶水起來，當作飲料，不須濾過；也不必沉澱，保險你潔無纖塵，至於糞便之類的髒東西，更是絕無僅有，因為我們那地方的人，無論男女，小便用尿桶，大便上廁所，尿桶糞缸滿了就用之於澆菜，絕不會去溪邊傾倒或洗濯的。小溪的水，也永遠是那麼活潑，是那麼天眞，一路遇到亂石，它也毫不猶豫，就一頭撞過去；正因為這種地勢的關係，所以根本就無舟楫之便。

我們那地方，雖然多山，但在羣山環列中，也多一處一處的小盆地，大部份人家的住屋都是造在這種盆地的邊緣上的，即背山而居的形勢。每一所房子，大概都是很高大的，門前是一個大場子，場外繞一條小溪，或分佈着幾個池塘。從正中大門開始，一直往裏走，有四五進深，中間得經過三四個廳堂，最後一進的後壁，有一個高高的神龕，供奉着祖宗牌位，神龕的中央，貼一張大紅紙，寫着「天地國親師位」，或「天地君親師」位。這一所大屋的兩旁，還有左右橫過去幾進的房子。這麼一所大屋子，住着幾十戶人家，這幾十戶人家自然是同姓同宗。房子是以磚砌牆，以瓦覆頂，粗壯的樑棟，軒敞的天井，既偉大堂皇，又堅固耐久，一個陌生人走了進去，往往就認不得路出來。規模小一點的房子也都是瓦頂磚牆，如竹木編成的圍壁，茅草做成的屋頂，我們那裏是沒有這一套的。

屋子外面，就是稻田了。在盆地部分，一片片的稻田，一級級的緩緩成階級形，山地部分，稻田層層成梯形，高田內的水，流注低田內，低田內的水又流注到更低的田內，而高田的水源呢，則是仰賴更高的田，至於最高的水源大概是靠山泉的下瀉了。在雨水充足的時節，田田水滿，處處水流，水聲潺潺，禾苗青青，惠風中山歌四起，佳禽婉轉，此時身置其中，恍如神仙樂境。但是逢到天乾地枯的旱燥時節，田地龜裂，往往三更半夜，低田的農夫，肩了鋤頭，把田塍掘個缺口，讓高田的水流到自己田內，你掘我的水，我掘你的水，互相算計，免不了咒罵，厮打。

既然是山岳地帶，田地的總面積，自然不會怎麼廣，窄狹的田地面積，又沒有好的水利灌溉，出產量的貧乏便可想見了。老實說，我那地方的產米量根本就不夠本地的需求（湖南本是產米豐盛的省分，這裏云云，只是說我那一縣。）因此，當地居民的主食，除米而外，還有番薯。番薯大概分二種，一種是紅皮白肉，稱安南薯，一種是褐皮白肉或紫紅色肉，稱廣東薯。前者水分充足，肉質細嫩，從土內掘出，若多放置幾日，生吃時甜汁津津，如嚼雪梨，後者宜於熟食，甘美可口。番薯不種在水田，而宜於山坡乾地，如果是砂土，味更甘美。也有於割稻之後，在田裏插些薯秧，因而收穫些番薯的，但這一種番薯，味道要差些，大都是預備做「種」用的，或是用來晒「薯絲」。

按理，薯，這種甘美的東西，用做食糧，不能說口福不好，但是薯這種東西，不能存儲，過不了半月一月的，就要爛掉，農夫們為了留種，在山間挖一個洞，像一個小小的防空洞，把薯種封在洞內，明年開洞時，已爛掉大半。薯既是我們那地方人的食糧，當然不能任其爛掉，所以便把番薯鉋成絲，鋪在竹簟上晒，每一戶農家，每年總要晒上那麼一兩千斤。晒好的乾薯絲，生吃倒也有點味道，但也並不怎麼味美。正當的吃法是同米一道煮飯，通常是一半米和一半薯絲，這樣成分煮成的飯，味道當然不及純米煮成的飯了。但在我那地方，便是富人，飯裏也必混有薯絲，吃不混有薯絲的純米飯的人一定是衣錦還鄉的貴人，或者是最尊貴的客人。薯絲也因製造過程的精粗而有好有壞，在白米飯裏加入少量的好薯絲，飯香薯甜，倒也別有風味。我們一家人回到故鄉時，頗表現着吃薯的嗜好，故鄉人都覺得奇怪，甚至嘲笑我們為什麼喜歡吃番薯。有一次，我聽到一個農夫說：「我們是只有吃薯的命，要是沒有薯吃，我是一輩子也不想吃的。」

番薯除了做成薯絲充做糧食外，又可以搗碎和水，做成薄片，煮湯當菜吃。還有一種吃法更非常普遍，差不多家家都要做一點的是：把薯不削皮，鉋成片，在沸水內煮數分鐘，濾出鋪在簟上晒乾，是謂薯片，炒熟後當點心吃。講究一點的：把薯選那清秀者，削去皮，煮熟搗碎成糊，裝入做豆腐的木盒內，壓緊，過一夜，取出用刀切成三角形薄片，晒乾：是謂薯糕，炒熟或用油炸熟，是上好的點心。

在故鄉雖沒有餅乾，巧克力糖等都市點心吃，但另有幾樣好吃的東西，像上面說的番薯，以及番薯做成的薯片，薯糕都是好東西，此外還有花生、豆子、和炕豆腐幾樣最普通的東西。才從地裏挖出的生花生，又嫩又甜，才炒熟的花生，又香又脆，這是住在都市裏的人所吃不到的。豆子呢？有黃豆、紅豆、綠豆、黑豆、大豆、小豆，鄉人稱黃豆在八月收的為「八月爆」，九月收的為「九月爆」，顆粒肥壯，炒了吃眞香，紅豆煮了吃味鮮得很，炒了吃脆得很。吃豆子還有一種方式是把豆子放在甜酒內同煮，用這方式，通常是在冬季的夜裏，一邊烤火，一邊煮豆，一邊談天。農家自己既有豆子，所以連豆腐也是自己製作的，豆腐在我那地方當作「葷食」看待，平常客人來了，或是僱有幫忙的短工，少不得煎兩個鷄蛋，弄一碗豆腐，算是招待週到。豆腐除了充一碗「好菜」外，便是做豆腐乳和做炕豆腐。炕豆腐恐怕是我那地方的專門名詞，所謂炕豆腐就是豆腐乾，而又並不同於別處一般叫做豆腐乾的豆腐乾，這種炕豆腐的做法如下：把一大塊一大塊的白豆腐平鋪於一長方形平底竹籃內，表面撒以細鹽，挂在樓板底下，正對火爐，被火爐內的柴煙熏上十天半月的，熏乾了即成，吃時用沸水洗去塵垢、切成長方形糕狀片子，其味之美，無可比擬。

上面說的火爐是一種怎樣的東西呢？通常是在室之一隅，就地掘一淺凹，或圍以磚塊，我那地方多的是松樹柴，松樹柴是主要的燃料。室內每年開

六一｜〇一八

始燒火的時間，大概在陰曆九月以後，有一句俗諺是：「九月重陽，搬火進房」。燒火處上面的樓板下，照例垂下一根可以伸縮的鐵鈎，鈎上挂着一把銅壺，有時火旁還置有幾把銅罐或瓦罐，所以開水是喝不完的。來烤火的鄰人，都被奉送一大杯清茶，喝乾再加開水，同坐茶館一樣。晚上烤火，一家人圍坐着，插入幾個左鄰右舍的老少男女，這場面在我故鄉，算得是一種消遣或享受；這時候，吸煙的端着水煙袋，慢條斯理地文雅地吸着，吸了幾袋，照例是把煙裝好，把煙嘴用手擦幾擦，遞給另一個吸煙者，那人就雙手接過，照樣吸，照樣遞給人家。年輕的女人是手不離針線的，一針一針地做着鞋子。談話的資料也很豐富，老年人談掌故，年輕人談新聞，小孩子直嚷着要求講鬼……

這種燒火，目的在取暖，當然不需怎麼烈，而需要燒得持久，因此有計算的人家燒松樹根，一個大樹根，可以燒好幾個晚上，燒着了，熱量不會逼人，卻足夠取暖，尤其是在過年的晚上，是要大燒特燒的，松樹根在大年夜燃起了農家的熱情和興緻。

樓板底下除了挂一籃豆腐外，還挂滿了一條條的猪肉，這種猪肉是用鹽醃過的，在瓦缸或瓦鉢裏先醃上十天半月的，取出挂在樓板底下，讓柴煙薰黑，這叫做「臘肉」，「臘肉」的味道，可比新鮮肉好吃得多，而且可以儲藏經六月炎暑都不壞。這種臘肉，同都市裏賣的火腿差不多，但比火腿更好吃。此外，鷄鴨魚等肉，也有照這樣熏了吃的，熏好的鷄鴨，像板鴨，卻比板鴨味美。

正月裏，到別人家裏去拜年，照例是要請你喝酒的。酒必用罐子裝着就火邊煮熱。酒有燒酒和甜酒二種，燒酒是普通穀子製成的，甜酒是糯米製成的，嗜飲者喝燒酒，不會飲酒的人喝甜酒。下酒之物，最起碼也有一盤生花生，或一盤炒豆，講究一點的也許有四個盤子，例如一盤炕豆腐，一盤炒豆，一盤花生，一盤臘肉片。更講究的，叫做「湯酒」，到了招待「湯酒」的程度，通常就要正式擺起八仙桌來了，下酒的東西是六個菜，或八個菜，儼然是一桌筵席。

地方風氣極講究面子，款待客人是決不怠慢，有客吃飯，最少四個菜，多則六個菜，八個菜，十個菜，總要湊成雙數。客人去了，自已吃飯時，也許就只一碗臭豆腐渣，或幾塊豆腐乳，甚至就只一碗油鹽合成的湯。

地方上的糾紛，從不去驚動官廳，通常都是找地方上有點名氣或者專管閒事的讀書人，請他們吃喝一頓，然後就由他們發言處斷，有時縱使一場人命案子，也照樣解决……

現在正是故鄉吃薯的季節，花生、豆子也已收穫了，臘肉也開始在熏，但是，遠在異鄉的遊子，還是無法歸去。

介紹鹽城

吳蜀江

「蘇北」，向不爲都市中人士注意，尤其不是「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江南人士所樂道樂聞，其實蘇北是可愛的地方。

蘇北是江蘇的北部，也是長江的北岸，所以蘇北亦稱江北，「江北佬」，這是江南人士掛在口邊的口頭禪，其實蘇北，江北，也沒有甚麽愧對江南人士的地方，民性醇樸，不事奢華，習苦耐勞，崇尚儉實，這或許是被江南人士瞧不入眼，所以就從而輕之了吧！

筆者籍隸蘇北「鹽城」，我就來介紹我的故鄉「鹽城」，倒看鹽城有甚麽愧對人的地方。

鹽城位於本省東北隅，東濱東海，有鬥龍，新洋兩港，距城區約五十華里，出港航青島，烟台，交通極爲便捷，每年二三月間，成羣的取鮮船隻，紛向港外捕獲魚鮮，所謂魚汎是也。在魚汎期中，捕獲的鮮魚，海產，本縣人士固先快朵頤，其中以條蝦，鮮蟶，蛤蜊，味固鮮美絕倫，同時價亦極賤。海味當中，以條蝦味最美，所奇怪的，此種美味，不能過江，但凡運過長江，味固遜色，同時俱落頭失尾，以是江南人士，鮮有嘗到此種美品的。

東海之濱，富有燒鹽，燒鹽之灶，星羅棋佈，出產之鹽，以距城三十里之伍祐場爲集中地，鹽堆之高，有如埃及之金字塔，運銷國內，年獲巨金，直接利國，間接裕民，鹽城之名鹽城，顧名思義，出產之富可知。

鹽城西境，湖港分歧，水田麥隴，一望無垠，魚米之鄉，不僅邑人目爲樂土，卽外籍人士涖鹽者，亦莫不豔羨出產之富饒，爲他邑所莫及也。

鹽城交通，東出海，可通山東沿岸，直航更可達日本之濱海各地，西經西蕩，可通兩淮，南有鹽泰航輪，更有鹽邵快班，自鹽至滬，費時僅一日半，北通阜甯，汽車循公路往返，旣寬且平，無顚簸危險之虞，就因交通便捷，以是農隙之餘，紛往外埠以勞力覓取餘利者，莫不飽載而歸，民間富庶，大江以北，鹽城算首屈一指。

城區街道整潔，市肆繁盛，有耀鹽電燈公司，入夜萬炬齊明，城開不夜，西大街有如上海之南京路，小上海之稱，洵爲確論。

學校普及，堪稱文化之區，縣立私立中學，不下三十餘所，小學幾達五百所左右，本縣教育發達，固爲江北之冠，同時旅外求學者，更是隨處皆是，歐美畢業，供職各大都市者，指不勝屈，鹽城夙有三多之譽，求學學子多，三多之一也。

鹽城風景，以「登瀛晚眺」，「范堤春曉」，「文峯夕照」，「北沙甜井」，爲最名馳遠近。

鹽城有四大富戶，金、王、陶、張。諧者謂鹽城還有四大名妓，嚴，戴，高，江。四大富戶與四大名妓爲鹽城之八大家，雖云近謔，然亦屬事實，蓋四大名妓，的確有些像過去上海名妓四大金剛的排頭。

鹽城民間富庶者多，過去三五十萬的富翁，不算一回事，所以鹽城又有「金撲滿」的徽號，可惜在八年抗戰及三年烽火，已砸得粉碎無遺了。

但鹽城人的習苦耐勞，崇尚儉實，果能澄清有日，重新建設，創造，那是不難恢復舊觀的。但是澄平何日，那是不易找到答案的。

八年抗戰，三年離亂，鹽城人之流亡外埠，尤其上海，僅拉車和踏車的勞力，再加上工廠工人，以及各種大小機關從事工作的，其數不下五十萬人，有人曾戲云，上海但凡鹽城人全體罷工，就能使上海好像機器缺了煤和油一樣的停頓了活力，這句話倒也有相信的可能哩！

我看故鄉

雷霆

看到了本刊徵文第一個題目：「遊子青春見故鄉」；不禁也淡淡地勾起了鄉思，因而便決定粗枝大葉地把自己的故鄉描出一點輪廓。雖說在自己的記憶裏，這輪廓也和霧裏看花般一樣的模糊。

故鄉，在任何人心目裏，該是熟悉地，親切地，可愛地。即使是窮鄉僻壤，陋巷蝸居，但究竟是自己童年釣遊之地，往事儘管如一股輕烟，一陣清風般消散了，糢糊了，幻滅了，却依然有令人留戀的成分存在。可是因爲我是誕生在客地的，可以說一出生便成爲「遊子」，因此童年釣游的所在，該是異鄉而不是故鄉。

十多年前，偶然得了一個同鄉的機會，眞使我感覺到莫名的欣慰。因爲人事碌碌，世事無常，童年時代是自己做不了主；迨自踏進社會，又因爲壓綫依人，奔忙衣食，自己還是做不了主。但憧憬，大都是美麗的，因此直到我同鄉以前的故鄉，在我的思維裏也還是美麗的所在。

(一)廣州

我的眞正故鄉是廣東中山縣的某一小村落，我還沒有踏進這祖先們創業和發軔的眞正故鄉。下面要說的，是廣東的省會——廣州，和我家業已居住過三代而現在主權並不屬於我們自己的澳門。

提起廣州，誰都承認它是革命的策源地——是國父中山先生提倡革命的溫床，是北伐開始時的國民政府所在地——它該是我國革命史上最光榮的地方。市北的白雲山，是七十二烈士的叢葬之處；「青山有幸埋忠骨」，這又說得上地以人名了。同時，廣州又是和歐美通商的最早口岸之一，除却業已脫離我國版輿的澳門，在南方，廣州可算和外洋通商的最早的口岸。由於歐風美雨的東漸，由於地位的近水樓台，一般說來，市民的思想是比較前進的。加之又因爲近海的緣故，一般人更有冒險的精神，有向外發展的賦性，因而便很自然地成爲「南方之强」。所以它之所以能成爲我國革命的溫床，是因爲具備地利和人和的優美條件，它的成功，决不是倖致的。

有吸收和容納外來語的習性與勇氣，這又是廣東人所以能開風氣之先的一種特長。舉例來說，廣東人一般口頭語很多的是吸收外來語的原音的。例如：皮球叫「波」(Ball)，郵票叫「士丹」(Stamp)，抽水器叫「普恩切」(Pump)，保險叫「燕梳」(Insure)，諸如此類的外來語，一般人都運用得宛如土語一樣，不但婦孺咸知，而且甚至有許多人竟不知道或不感覺到這原是外來語了。一個能吸收或消化外來事物的民族，一定是進步的，蓬勃的，廣東人的能嬌然不羣，自然也並非偶然的。

這是廣東人賦性的長處。

至於廣州的建築，並不遜於號稱東方巴黎的上海。同時從完全由國人本身建設的都市說，可以稱得上首屈一指。巍峨的大廈，廣闊平坦的柏油路，遍植梧桐的人行道，處處都表現出清潔、大方的氣概。總之：新的現代都市的必備條件，它可以說應有盡有。矗立在長堤旁邊的愛羣大旅館，橫跨珠江直達河南（河南之於廣州，正和浦東之於上海一樣）的珠江鐵橋，和沿長堤一帶的酒樓茶室，當你所乘的輪船慢慢地駛進柔和的珠江的一刹那，你會不期然地感覺廣州的可愛的。至於和素心人一葉輕舸，在兩岸濃陰的荔枝灣裏任其容與，柔和的南國之風，眞可使你陶醉得忘却人生的苦痛，更能使你體味到東坡的「日啖荔枝三百顆，此身長作嶺南人」之句，並非欺人之談了。

這是廣州的人爲的和自然的優點。

說到廣東婦女，也說得上比較前進的。例如纏足的陋習，在我國作祟了千餘年，記得十多年前我在山東作客時，即使是通都大邑，如濟南、青島等地，還隨時可以看到十多歲小脚婀娜的女子；在廣東，即在民國以前，大多數婦女都是「六寸圓膚光緻緻」，早恢復了她們原有的天足了。

而這次在廣州，更使我這個等於「外江佬」的廣東人目爲驚異的：是踏上廣州的機場，便發現在卡車上搬運貨物的清一色的女搬運伕（廣東語叫「苦力」，是(Collie)的外來語。後來我在澳門上岸時，也見有同樣的女脚伕），其工作的迅速和穩健，並不下於男子。走到市中，又看見推挽貨車的女車夫。那種健步如飛，指揮若定的姿態，眞使我輩讀過幾本線裝書的弱男子望塵莫及。而更出人意外的，是在一天偶爾閑步街頭的時候，竟看見一個高踞在十多丈以上的女泥水匠，在那裏砌牆。我總算也跑過若干碼頭，所見到的女的勞作者，最普通的是種田割草和收穫；比較特殊的也不過是天平的女轎夫，上海的倒糞婆。像上面所述的碼頭的脚伕，卡車的苦力，貨車的推挽者，以及泥水匠，這在我的記憶中，還只是第一次。根據這種觀察，則廣東的婦女的勞力工作，不但不輸於男子，而且也大可和同地的革命婦女，先後媲美的。

這是廣東婦女們「力」的表現。

至於廣東的食，是舉國聞名的。眞可稱得上色、香、味俱全。而廣東人的嗜食，猶如江浙人的重衣，誰是誰非，那只在各人的觀感了。

(二)澳門

現在該說到我家業已居住到三代的澳門了。

澳門是我國和歐人貿易的第一個所在，也是我國喪失主權的第一個所在，直到現在，其主權還屬於蕞爾小邦葡萄牙。而葡萄牙的建設澳門，其經濟來源，則完全繫於烟、賭、娼，在這三者當中，尤以賭爲最著。因此澳門愈繁榮，其剝削榨取國人的程度也愈深，罪惡的範圍也愈廣。據說抗戰爆發國軍西撤之後，澳門曾一度繁榮，而今又在繁榮起來了。因此，澳門的繁榮正和我國的苦難，成爲一個相反的對照。所以澳門的又在繁榮起來，在我看來，眞有點不寒而慄！

踏上澳門，首先給你的是一種美的感覺。碧綠的海相映着沿岸精美的新型建築，層層疊疊的房屋，或隱或現地矗立在蒼翠的叢林中，眞說得上此景如畫。高下傾斜的馬路，却又整潔廣闊得那麼大方，又顯示出人力改造自然的偉大。這在一個徒觀外表的人，誰又體驗得到這深藏在美的外衣裏的醜。然而，事實是無法抹煞的，澳門是確實建立在罪惡上的。

同到老屋，一種凄涼冷落之感，便直刺入我這首次歸來的遊子的心靈。記得那時明哥還健在，他告訴我那裏是祖母慶祝八旬大慶的所在，某處是父親幼年讀書的書齋，言下頗有世事滄桑之感。我那時雖然也有點凄其的感覺，但

連不如何悲傷。因爲盛極必衰，是自然的道理，而一家的興敗，直接受到影響的只不過是這一家族的子孫，範圍很小。何況只要肯努力，又何嘗不能否極泰來。我怕聽的，倒是明兄一句無意的說話：「澳門現在又很繁榮呢」！

澳門的烟，因爲自己沒有親領過，說不出詳情來，但吸烟的人很多，而又很自由，不曾告訴我們那裏對於烟，當然是「徵」而不「禁」。娼，我只看見隆興街林立的妓院，旅館裏濃裝艷抹的少女，也川流不息地進進出出，大概也很盛。記得旅館茶役在我拒絕他的招徠時，曾說道：「不賭，不嫖，爲什麼要到澳門呢？」這眞是一針見血之談，可以作澳門的總評語。

說到賭，那眞說得上洋洋大觀。那時我寄寓的是澳門的第一流旅館中央大飯店。規模很大，設備也很精緻，推窗一望，橫在你眼前的是一片碧油油的海，環境是極美的。然而跑到三樓，却是一片設備齊全的大賭場：番攤，牌九，輪盤，單雙，古今中外的賭具，眞是應有盡有，美不勝收。賭客們是老少男女，濟濟一堂，鬢影衣香，到處皆是。女招待們奉烟奉茶，宛如穿花蛺蝶，使人有賓至如歸之樂。鈴聲人聲，更合成一片繁響，眞是猗歟盛哉。

賭場的下層，更有一所極華貴的餐室，一走進去，眞是酒香四溢，座客常滿。賭客們一方面狂飲着高貴的飲料，一方面在發揮自己的戰略，來博取不可知的幸運。那裏的設備是完備的，上面開出什麼，底層便馬上利用燈光報告出來，使賭客們一目了然。你要投什麼注，也可以一面有禮貌地細嚼牛排，一面從容不迫地吩咐僕役給你代勞。一句話：你雖然端坐在餐室，但却和親自在賭場裏無異，內心的情緒也許和你的勝負或緊張或鬆弛，但你仍可很紳士地保持你的儼然的外表。這裏沒有賭場裏的面紅耳赤的緊張局面，是紳士淑女們的理想所在。

除却上述的西式設備的賭場外，白鴿票也是極普泛的賭博。白鴿票的性質，頗和江浙一帶的花會有點相似，更相同的便是數目可大可小，販夫走卒也可碰一碰他們的幸運。因此它的勢力，是深入底層的。

至於白鴿票的總店，規模也很大。煌煌然的金字招牌，七八間大的門面，裏面一排陳列着三隻紫銅的圓形的搖彩器，牆面上佈滿了「天地玄黃……」的木牌字，一二十個夥計在忙碌地工作，眞是洋洋大觀。他們是每月繳納鉅大的稅款的，自然也該公開地演奏出來了。

澳門便是這樣地一個所在，在葡萄牙幾百年的統治之下，便一直如此。因此，葡萄牙人每年是滿載而歸，而寄居在那裏的國人，却日趨困乏。市面的畸形繁榮，是完全依賴外來的賭客們的消費的。

而今聽說澳門也成爲富豪們的目的地之一了，澳門的繁榮又是當然的。

我的故鄉是可愛而又可惡的，是前進而又落後的，是光明而又黑暗的，它的前途以及一切，是全繫在我們本身的傾向的。

還是十多年以前的故鄉情況了，現在如何？能答覆的當然只有事實！

甜美辛酸話故鄉

孫福熙

『故鄉』！這個甜美的名字，在我是感覺十足的甜美，但還帶幾分的辛酸！

抗戰時節，遠離家鄉，雖然做着自己以爲有意義的工作，經過許多有趣味的旅行，但當朋友間談論到：『有一天勝利了，你第一件先做什麼事』?我回答說：『第一件事是回家省親與掃墓』。

我不知道人家是否與我同意，但我以爲我們抗戰的神聖意義，就是忠於國家，孝於民族而已。我們不能忘本。這是宗教與藝術上的說法，但在科學上的因果律何獨不然。我們應該維護這種高尚的信仰。

勝利之日，我遠在雲南，回鄉甚非易事。第二年的春天，幸得起身回家。當錢塘江映照在我眼前的一瞥，心神盪漾，兩岸青山不改，而四顧荒涼，說不盡這滋味的甜美或辛酸。

回到家中，姪輩均已高大長成，花木小的都穿出牆頭或高過屋頂，老樹亦長大甚多，惟我們老母已棄世長逝了。

第一件事卽在祖先堂前跪拜，報告我家遠遊子孫已首批回來，好比大風險後的歸舟，我是回來的第一艘，而其餘都平安，不久均可到達家鄉。

當我叩頭着地的時候，我祖先的印象都浮現出來，而我自己宛然四五十年前孩提時一樣了。這個簡樸的儀式是八年來一切祭祀的總和，也就是抗戰勝利後對列祖列宗的報告與感謝。我不迷信鬼神，但相信儀式在宗教上與藝術上有極大的效力。

抗戰開始，杭州與蕭山先後淪陷，紹興屢被轟炸，且敵人隨時可到。母親病臥城中，不願遷移，我於二十七年梢歸省，每遇敵機轟炸之時，母親依聲音而計數，說敵機已投彈多少了，毫不以轟炸而恐慌，嫂姪輩與我亦奉侍在旁。至二十九年，因往雲南任職，不得已離開慈母與家鄉，途中經一匝月而到昆明，第二天卽得慈母長逝的電報。所以這一年的掃墓是離別母親後八年的第一次。以前離鄉至北京求學，後來兩次到法國，每次最長的時間沒有超過五六年，而這次竟是離鄉最久的一次。

掃墓時候，一切如舊，但墳邊大樹多已砍伐，僅留小樹在長大中。稽山鏡水，光禿無大樹的點綴，菜花豆莢間，一片兵荒馬亂的哀歎聲。

幼年時津津有味的食物，如豆腐腦與麵餑餑，嘗試幾回，不復以前滋味，物異我亦變了。隣近的小孩們及近年遷來者問我嫂嫂說：『你們來了什麼客人』?我實在變了客人了。


故鄉社戲臺


畫船簫鼓

第二題·萬里長江一望收

長·江·寫·景

張晶

勝利之後的一個月中，我們蟄伏在崇山峻嶺中的陪都，每日望着那東逝的長江，它像一條巨蛇蜿蜒在中國的大地上，在江的盡頭，就是我們渴望達到的上海。我們所缺的祇是船隻，最後，經過很大的努力，方才慌忙的擠上了一隻民生公司的汽船順流而東了。

因為我從來沒有旅行過川江，所以我整日的在船欄邊上朝外看，可是我沒有瞧見甚麼，祇覺得兩岸山勢漸高而已；不過，第一晚所歇息的地方，却是小說上有名的鬼城——酆都，寂靜的夜幕籠罩着這恐怖氣氛的地方，我們也曾踏進了「鬼門關」，祇有幾個小攤上的清油燈是這裏惟一的光明，有人指着山頂說：那裏有閻王殿，我朝他指的地方一望，祇望見墨黑的一團，彷彿有無數的鬼魅在那裏活動，我常晚確實有些輾轉反側呢！

隔日，那些氣魄偉大的景物完全驅走了陰森可怖的意念。船過奉節，三峽自此始，山勢更逼。本來山勢似乎向東傾的，現在完全筆直，聳入霄漢，尤其夔門一帶的峭壁懸巖更驚人，像是預備隨時吞噬了你，加以急流發出怒吼，滿山滿谷都起了響應，震得我的心弦好像就要斷絕，但它所給我的印象並不是嚇人的，而是偉大的，令我永不忘懷的；我從來，而且將來都沒有且不會看見比這再偉大的景物，假如每人都看見了它以後，一定能把自己平淡的胸襟變為奇兀的了。

此後，船行經巫峽，曲折的朝前駛，有時我看見一座山峯明明的擋住去路，然而船身一轉，却又望見平坦的水道，至此，我才眞相信「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句話了。在巫峽的許多山峯中，神女峯最出奇，我把我的頭伸出船外，才看見了它的全貌，低而陰的浮雲幾乎接近了它的孿生的頭頂，在半山上隱隱約約的可以看見有一幢廟宇，大概是神女廟吧，我眞羨慕住在上面的人們，上接白雲，下親江水，是多麼的逍遙自在啊！

途中又過了些怪山，如琴書寶劍峽，牛肝馬肺峽，都不知何所取義。漸入湖北境界，泥土由黑而紅，江水由急險的漩渦而變成了平緩的直流，終於在傍晚的時分到了宜昌。

在宜待船赴漢的十日中，我們又動了遊興，穿過了城市的廢墟，沿着江邊走到十八里外的三遊洞，據說唐時的元稹、白居易；宋時的歐陽修、蘇軾、蘇轍都來過，因此這個洞就成為了名勝古蹟了，再經過了傍山的小道，才到了萬山叢中的三遊洞，洞並不大，它已經顯得十分的淒涼和敗壞，殿上的匾額已經斜掛着，幾乎掉下來，佛像的頭都掉了，四壁的石碑半已湮沒，遍地都是草灰；我想蘇東坡老先生看見現在這種情形，一定一遊也不遊了。我也不想多遊，就乘船打槳而歸。

在三遊洞不遠的長江上游的地方，就是那位給中國帶來美麗的夢的美國薩凡奇博士所為我們計畫的YVA水電廠的地方，不但輪電範圍有五六百公里的半徑，而且計畫中長江可以不再為患，並可把灌溉的面積增加，萬噸輪船也可以從太平洋一直開到重慶，這是多麼使人興奮的一個計畫啊，有大半邊中國都在它的覆翼之下，假如這計畫成功了，中國大半都電氣化了，立刻會興盛起來的，可惜到現在還沒有動手！雖然在抗戰時薩凡奇博士曾冒日軍的炮火在這裏鄭重其事的測量過，勝利後反而把這計畫拋棄了！眼看着大好的機會錯過，江水照舊自在的流。

在宜昌好容易又找到了船，乘着「民聯」到了漢口，兩岸的建築物整齊的排列着，高高的江漢關峙立在江旁，冷靜的柏油路交錯的鋪着，這就非內地所能看見的圖案了。漢口並不像所想像的那樣熱鬧，路上的行人不十分多，店鋪上倒貼着X'mss Sale，反而顯出淒涼的景象；封條觸目皆是。偶爾看見有五六個日本兵優閑無言的用繩拉着一架鐵車在路上行走，那繩子不像是被用力的拉着，而是像被繫在另一端作圓弧形下垂，我不知道他在拉車還是在牽狗？是戰敗的兵士？還是啞劇的演員？



神女峯——巫山　張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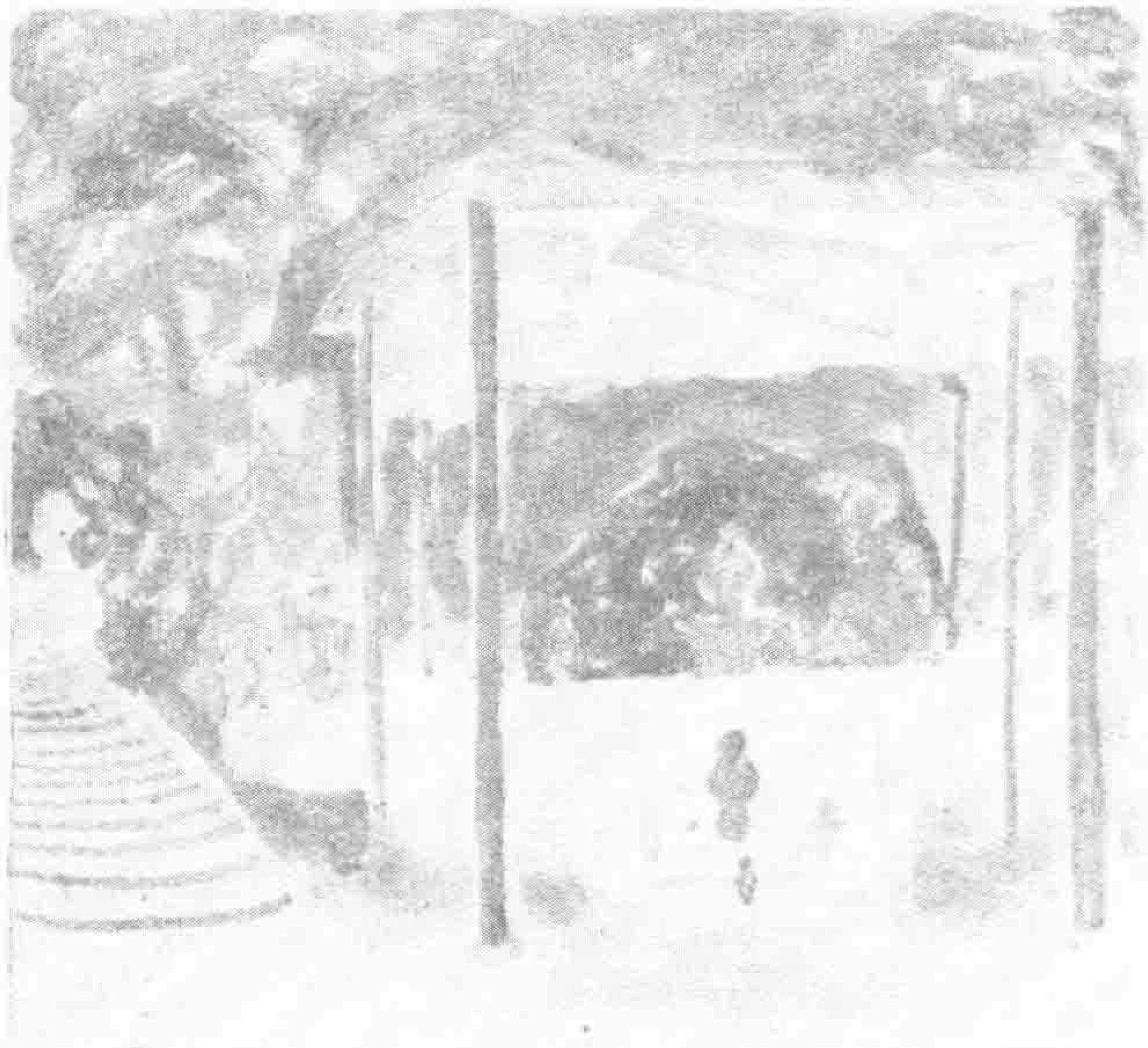
黃鶴樓如今已無樓可上了，只有一張照片供人憑弔。抱膝亭却下有清茗上有閣，俯瞰武昌，完全一片廢墟，殘破不堪，遙望漢陽也僅剩些房架子和空牆，一派火燒過的焦黃色彩，反照在落日滄波之中，有「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之感。

由漢到滬是乘的「江安」輪，長江下游江岸愈漸開闊，兩旁平原無涯，極目而望，不知所終，與三峽的神奇另是一番風味。江南的景物也遠非窮山惡水所能比擬。

鎮江的甘露寺，久聞其名，在三國演義裏，這裏眞是一個鬧忙的地方，而今祇有江水的聲音陪伴着。爬上了江邊小山的山頂，踏着石級，就走進了窄狹的正門，門邊有刻着甘露寺三字的石碑，褪色而變成灰黑色的殿宇就呈現在前面，牆脚長滿了綠苔，顯示已很久沒

有修葺了，穿過了曲折的房廊，到了面臨深淵的石欄旁，又復見江天一色的奇景，開闊已極，江風陣陣，就在這裏享受了一時靜中之趣，直到夕陽西下，晚鴉歸林，方才信步下山，隱沒在山脚的小樹之中。

最後，我們轉乘京滬路的火車由鎮江直抵上海，在未到北站之前，我非常的興奮，因爲闊別八年的上海如今重逢，如何不高興！但是當我進了市區，四周的環境頓時使我覺得這不過是重新被投進了煩囂的都市而已！（十八歲追記。圖畫均十五歲時速寫。）



宜昌三游洞　張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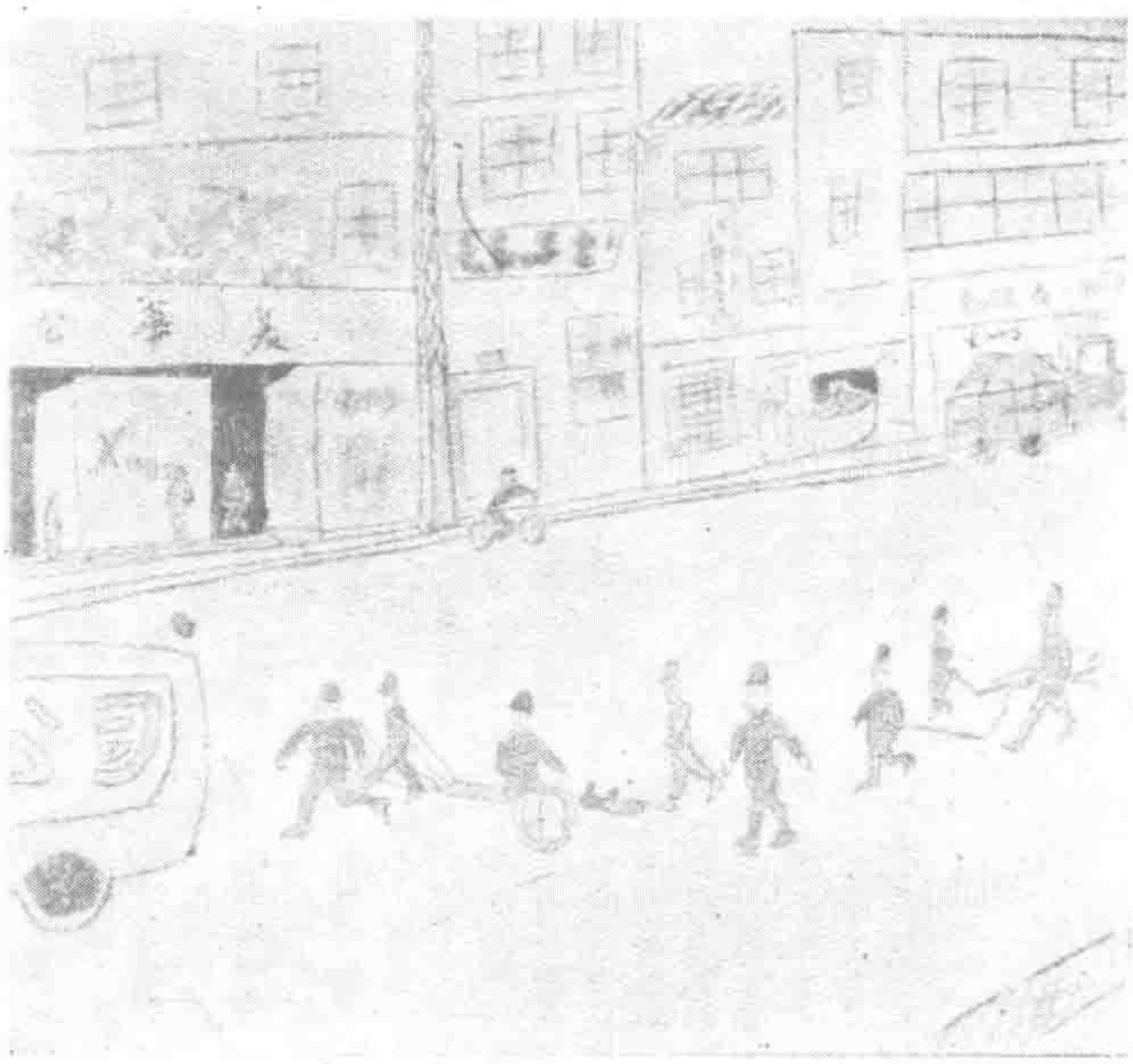
揚子江上的倦遊者

王平陵

堪與美國密士失畢河東西媲美的揚子江，不知有多少韻事豔跡，可歌可泣的史實，爲古今來的騷人墨客增添詩情，畫意，啓發心靈的活泉，如果把關於描寫這一條活泉的詩詞歸納起來，我相信足可建立一個小小的圖書館吧！因爲牠擠出的乳汁，灌溉了沿江七省的田畝，遂使這一塊豐饒的土地，挑起了歷代野心家的覬覦，而爲一般好漢們耀武揚威的角力場，揭開血腥的歷史，無量數好漢們的雄圖，都已隨着他們不可遏制的鯨魚一般的貪慾，埋沉江底，到如今那些殘堡剩壕，點綴在秋風落照中，僅成爲後人憑弔的資料，誠如東坡詞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這日夜向東流的江水，在人類未闖入世界前，就已同長蛇似的橫貫東西，也許到了人類的末日，牠還是存在着的。不盡長江滾滾流，不知到何時才能流盡了人類的野心與貪慾，想起關漢卿寫在『單刀赴會』中關公的台詞：『萬里浪濤，悠悠東流。周倉！這不是水，是歷代英雄豪傑的血！』誠令人感慨萬千，傷心流涕！

我是揚子江上的倦遊者，自廿六年初冬，被暴悍的日寇追逐着，使我不能不泣別江南的故園，星夜出奔，擠上停泊在蕪湖江濱的輪舟，逃到長江上游去，在抗戰的艱苦歲月中，含辛茹苦，年復一年，忽忽滑過了八年，好容易等到勝利，滿以爲可以朗誦杜工部『歸舟返舊京』的名句，重返故園了，誰知內亂的烽火，又燃遍寰宇，燃燒到江淮，可嘆我三十流浪今白髮，當年豪情暗向愁裏消盡，重重的烟水，障隔故國山川，江南的風光，早就逃出我的『意識之域』，久已夢不到家園了！讀放翁詞：『縱有楚柁吳檣，知何時東逝，空悵望，鱠美菰香，秋風又起。』這一位流浪蜀中的老詞人，那時心情正是我此日的感懷呢！

猶憶當年泊舟潯陽江頭，時間已近子夜，江濱灰暗的樓屋，像張開翅膀的母鷄，衛護亂離飄泊的旅人，在敵機時來夜襲的恐怖中獲得片刻的安甯。初冬的浩月，如明鏡高懸，照見雲霧籠罩着的匡廬，像一座漆黑的屛風，銜接天際，模糊一片，不識牠的眞面目，一切都呈靜寂，祗有夜風撥動江上的濤音，爲這寥寂的都市，添了些單調的鬧聲。我懷着去國離鄉的愁思，殊不思睡，獨自爬上船首，憑欄遙矚，拋出淡越越的視綫，追隨婆娑的月影，從江上浮遊到江口彼岸，待掠開朦朧的眼神，恍如點亮一盞智慧的燈，那橫臥在月光下的大江，正在用牠動盪的呼聲，輕切的言語，訴說綿長的歷史，向遙遠的將來伸出牠永不肯縮回的手。面前一望無邊的原野，是幾千年來嬰兒們的搖



漢口俘虜的做工　張晶作

艦，他們都被牠所哺育，吸取牠的血液而成長，又在無情的時光中變成衰頹的老人，來者不拒地安息在牠的懷抱。江上茫茫一片白，風力激動浪頭，浪與浪擁抱，彷彿數不清的白衣鬼魅，在波上舞踏，放聲歡笑；但這笑聲是鬼魅的獰笑，是野獸在捕獲了足夠温飽的獵物以後所發出的得意的長嘯，這聲音竄進我的耳際，使我心悸。因爲在兵荒馬亂裏，隨處可以聽到冷月偷窺的江濱，傳來悲戚的流亡人的號哭，還雜有小兒女的嚶嚶啜泣，湊合江滸乾枯的蘆葦，在夜風中混成悼唁這世界就將走向末日的葬曲。本來是繁榮的江村，現在凋零到如秋冬的寒林，僅有幾隻遠去的木船，靠着江邊，時有星星孤火，白篷窗中射出，隱隱約約，似明似滅，可以想像到船上人的愁悶，而荻花蕭蕭，培增淒切，所謂『江楓漁火對愁眠』者是也。

我從揚子江上輾轉流離，由京而漢，而來到重慶，快到十五年了！華髮星星，驚壯志成虛，惟有杜康，可以解憂。酒呵！我的好友，我實在感到生之厭倦了！全仗你加强我掙扎的勇氣，增添我在悲慘的人海裏游泳的活力。我在渝時，曾寄寓江南黃桷村，有一天，正值秋季明月夜，我駕着一葉扁舟，夜渡長江。記得我從冷酒店喝得醉醺醺的出來，走着，走着，一會兒就走到過江的渡頭，待緩步踱下層層的石級，到揚子江邊，那清朗的圓月，爬到竹竿高了，江上閃鑠着銀色的月光。

船開行了，江上吹來清涼的夜風，我面對叢林深處的彼岸，計數從屋簷下漏出的燈光。船在漫漫地前行，燈光，月影，伴隨兩岸的蟲聲，江心旋轉的急濤中，山樓上憑窗彈奏的琴音，交織成夜之韻律。忽然，夜風裏飄來一陣桂花香，呵！那映照在碧浪上的銀輝，已是秋天的月色了！這美麗的揚子江上月，又使我把發霉的靈魂亮了一亮，照見我流水一般消逝的年華！我想起如許刻劃在流水上的往來，在蕭疏寥落的人生裏，還能容許我捕捉片刻的閒暇，重温冷却的爐火，在月夜的揚子江上，回憶過去的痕印，誰能說不是人生難得的幸福呢！

這時，年青的舟子，半閉眼睛，習慣地打槳，打起平靜的浪花，撕碎江底的雲影，夜空更寂靜了，我也疲乏得闔攏了眼皮，眞不以爲就在沿江一帶寂寞的叢山外，正是人頭攢動，華燈照耀的鬧市。我與鬧市，漸離漸遠了；但當月光斜掛在對岸的山峯時，我又靠近了另一個岸邊，岸上的喧嘩，煩擾，口角鬥毆聲，無情地粉碎我畫似的回憶，我被迫着必須奮勇地衝入可怕的現實。

月光下，抱着無限蒼茫的情愫再回一回頭，那對岸的山峯，揚子江上的明月，在明月下泛一葉扁舟，却是我新添的回憶中的畫，畫一般的回憶。

在今天，故鄉在變亂中，我怕聽到從江南傳來的消息，每一個消息，都是使人驚心動魄的。我們原都是隨波的水鳥，到晚上，都在揚子江邊尋覓自己的歸宿。這一條江流，眞好比是一條長蛇，你們在『吳頭』，我們在『楚尾』，雖也有一段距離；然而並沒有超出蛇身的長度，吳頭楚尾，息息相關，我之不能忘懷江南，正如關心住在江南的朋友們是一樣。

噯！冬天快要消逝了！讓我們充滿着無限的希望與熱忱，來迎接一九四九年的春天罷！我誠懇地禱祝中國乃至世界的一切罪惡，災難和不幸，都結束於一九四八年最後的一天，那普照人寰的曙光，就將顯現在我們的眼前，願大家長久埋葬在灰暗中的靈魂，突然掠過一縷歡樂的紅霓，歡喜得睜開眼來，看見新生的希望，新生的光明，新生的幸福！



武昌抱膝亭

張晶作

焦山絕頂望大江

朱偰

滾滾長江水　西來勢欲浮

橫穿摧白帝　直下瀉黃牛

氣挾三巴雨　聲吞萬里流

怒濤奔不竭　長震海門秋

平生游蹤，遍長江上下游。我曾從長江口起航，航行二千七百公里，直溯長江上游宜賓；我又曾旅行康藏，到過金沙江上游。我曾登巫山十二峯，望三峽之急流；我曾登岳陽樓，望洞庭之浩渺；我曾登黃鶴樓故址，望雲夢之浩瀚；但是所得長江的印象，皆不及焦山偉大；因爲焦山雄峙京口，鎖鑰長江，千帆出沒，一氣青蒼，其浩浩蕩蕩的氣勢，確非他處所可企及。

記得是三十七年的暮春，我偕同游六七人，第三次來游焦山，直上焦山絕頂。此地有吸江閣，戰前因爲要塞關係，禁止游覽。此次登閣游覽，還是第一次。但見金山西峙，象山南來，是日天陰，雲羅四合，長江一瀉千里，從西方天際流來；又復浩浩蕩蕩，向東方大海流去。眞是江天萬里，一瞭無餘，令人心神俱曠。

焦山之西麓是枕江閣，望長江來路，最爲大觀。登臨其上，潮聲若雷，驚濤駭浪，直走舄底。記得淞滬抗日戰役（一二八）以後，我曾登枕江閣，有詩一首：

仙鄉樓閣擬蓬萊　榥閣潮聲隱若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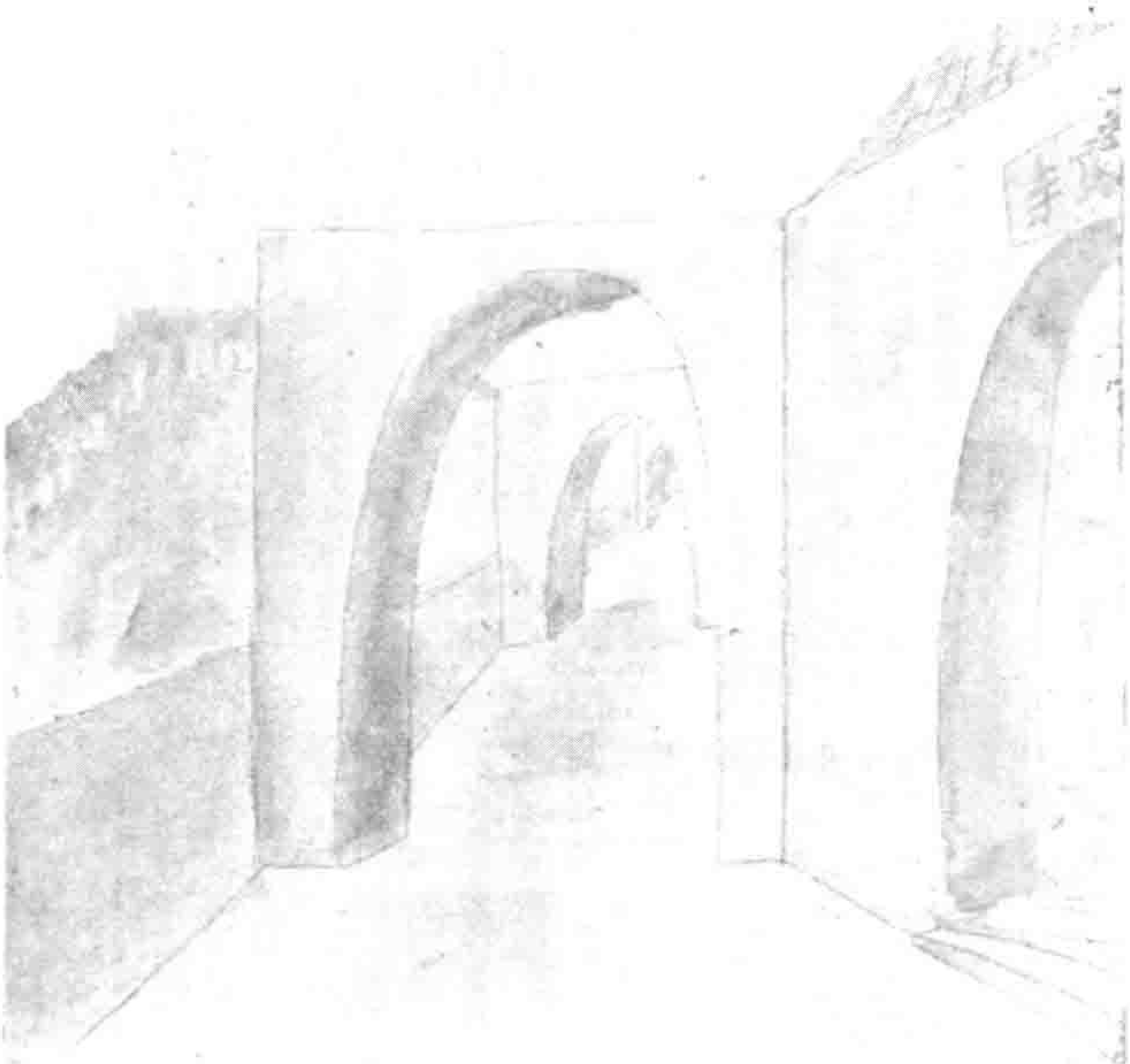
千疊驚濤奔檻底　一江帆影入窗來

氣吞蒼海連雲合　煙斷金山帶雨開
歎息艨艟飛鳥渡　中流砥柱使人哀

焦山東麓牛山爲大觀臺、東昇閣，遠望海門縹緲，若隱若現，每當明月上升，水天一色，在浩浩蕩蕩之中，別有一番幽深澹遠景象。我也有詩一首，記當時的印象：

浩浩長江落九垓　奔流到海勢如摧
千帆出沒雲邊去　一氣青蒼天外來
眼底江流流浩蕩　樽前月影影徘徊
水天一色東昇閣　風月雙清大觀臺

長江中游風景，和焦山彷彿的，還有小孤山，也是石筍磷砌，兀峙江心；但是局面無京口一帶開展，而氣勢也趕不上鎮江一帶浩瀚，所以登高望長江，當以焦山爲最勝。



鎮江甘露寺

張晶作

第三題：古寺樓台高避暑

太廟消暑記

景葆

從報紙的字裏行間，從朋友的通信之中，知道現在的北平，正是「風聲鶴唳」，有錢者預定飛機，額位已到了六月才能翺翔乎天空；無錢者惶惶不可終日，不知未來的局勢是吉是凶。在這情形之下，又是人們富者圍爐飲酒，貧者縮頸啜粥之時，我這一篇蕪作，不合天時，不合地理，自然也不會合人和了！若是刊行，難免「災梨禍棗」之譏。然而，我寫述一些經歷的直覺，人們因之而憧憬北平，或者認爲故都故宮，也該付之「楚人一炬」，另建茅屋新村。「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不過發表我經歷的直覺，人們因我的經歷的直覺而發生了些什麼高見，我那不管了。

每一個人，都說故都是好地方，有電燈、自來水、抽水馬桶、電車、汽車……一切都市的物質文明可以享受，又有圖書館、古物陳列所、公園、各種的學術機關……一切的精神文明可以享受。那裏的人，不像上海人的只重衣衫不重人；那裏的生活，恬靜而不像上海的紊亂，所以誰都認爲生活於北平是幸福的。冬天，北海的冰儘不妨結得二尺厚，但在北海中的五龍亭內，喝着龍井，嚼着蘿蔔、小白梨以及山裏紅，融融的火爐，正燒得如暮春和初夏一樣的溫煖。夏天，北海泛舟，中山公園納涼，既有西子湖中的優遊自得，並無上海屋頂花園之俗不可耐。你看，這古老的北平，還不夠你憧憬留戀嗎？

我，雖已鬢毛斑白，但自認尚有一股稚氣，一部分的朋友，以貌取人而稱我爲「過時貨」，好吧！我自認，我且來在這冬天裏談談太廟的消暑，免得那班以貌取人的朋友說我「投機取巧」，「黃熟梅子賣青」。

北平的避暑勝地，首推西山，這是誰也不用說的。不過，我認爲西山是有閒階級的避暑地，因爲離了城郊很遠，到那裏必須租屋而居，自己在城內的屋子出了租金而不住，再到西山去出金租的屋，試問，平民一天不工作一天不得吃的，能不能如此做呢？避暑不是有錢人的特權，自然，平民要找平民的避暑處了。「古寺樓台」，這是避暑勝地，有錢人可以在那裏兜一轉，騷人墨客可以在那裏吟哦題壁，普通平民可以到那裏打一個午睡，所以，我以爲談到「避暑」兩字，這「古寺樓台」，確是一個好地方。

北平的太廟，我認爲是一個絕好的平民避暑處。因爲，北海是公子哥兒，帶了美麗的姑娘，操舟喝茶，人很擁擠。你如果要飽飽眼福，不怕喧囂，那你不妨在海邊一角，找到一處上有綠楊，下有青石的處所，孤獨地坐在那裏，作着冷眼旁觀，當然人們當你是一位紅塵中的高士，不會理睬你，但也不會輕侮你的。中山公園祇有夜市面，晚上有着上千的茶客，坐在廣場中的籐椅上，有大學教授，有公務人員，有學生，有商人，高談闊論，茶役東奔西走，手巾包像打排球似的在你頭上拋來拋去，自然，你要出神冥想一下，那是萬萬做不到的。我認爲這處所是大家在納涼，不是避着中午的溽暑。祇有太廟，和這裏的地方不同。

太廟，是滿清皇家的宗廟，滿清當權之時，誰敢到那裏去躑躅一下，這就褻瀆了皇家宗廟，便有殺頭的危險。滿清傾覆，到了民國二十一年的夏天，這所謂神聖的宗廟，也就闢爲公園而任人玩耍了。不過，裏面並沒有花草，祇有廣大幾十畝的參天的柏樹林，愛好紅紫的人們，這地方是不大願意到的；爲的人跡少，地方空曠，說不定滿清皇帝的祖宗鬼魂出現，嚇壞了公子小姐，因此，日落便要關門，日間也祇有數十人，異常清靜，可以小憩，可以暢談，可以吟哦寫稿，可以倚椅午睡，誰也不會來干涉你的。你在柏樹林中選了一張桌，這桌子是一隻輕靈的籐的小圓台，四面配上四把籐椅。因爲遊人不多，如果你嫌四張籐椅不夠，不妨自動的從別的桌旁拖幾張來。如果爲了日光關係，你所坐的地方本來很好，後來有日光從古老的柏樹枝幹中漏到了你身上，你感到討厭，那也不妨把茶桌任你自由向別的方向去移動，就是移動出去幾十丈也不妨，反正這幾十畝廣大的柏樹林，中間祇有一二十張茶桌，而且這一二十張茶桌的生意，也不會到了半數的。所以，你這一個自由，誰也不會來干涉你的。

有一年的夏天，我正飄泊在北平，住在西城的一個朋友家裏。這朋友的家是一個四合院，正屋是他的臥室，南屋是他的書齋，東屋爲了下午的西晒，所以他特地給我住西屋，爲的我正失業着，可以寫些稿子騙些零用錢。他的主張不錯，可是西屋在上午照了半天的太陽，下午雖然太陽照不到，但上午晒得相當的熱了，下午還是坐不住。再加上朋友的兒子，時時要來騷擾，我若告訴朋友，朋友勢必責打兒子；我若不告，我實無法安坐；要是搬走，想不出適當的不傷朋友感情的措詞，這就夠我的苦了。我發現了太廟可以避暑，於是，除了下雨之日，太廟便成了我每天必到之所。

午飯之後，天氣異常炎熱，我每把稿紙及幾本正在觀看的書籍以及日報塞進了皮包，冒了驕陽，踏着像香爐灰鋪地似的街道，匆匆走進了太廟，在柏樹林中自己認爲最好的處所選了一張茶桌，放下皮包，脫去外衣，茶役送上茶和手巾，便把手巾擦去了額上的汗，開始休息品茗，閱書看報，看到疲倦之時，拋書倚椅而睡，一覺醒來，太陽已經西斜，茶役望到，即將手巾送來，擦臉看書，或是寫稿，精神分外清爽。若是感到有些肚飢，可以通知茶役，弄兩碟菜，半斤白乾，一面獨酌，一面看看四圍景色，也有一種特別風味。待到酒醉飯飽，東方的月色將升，夜色也慢慢地從柏樹林的四周爬出來，那出去遊玩的灰鶴，也呷然長鳴而歸巢了。這就告訴你，太廟即將關門，中山公園的市面，已將慢慢地波動了。於是，收拾書報，穿上衣服，挾了皮包，踉蹌地踏着月光而歸去。在庭院之中，和朋友納涼談天，我覺得這生活是相當的有意思，因此也時時縈繞在我的腦海之中，不知這過去的生活，何時再能實現呢？

鼎湖山逭暑

陸丹林

居住在廣州二十多年，每年的暑季都想找較清涼的處所去住一兩個月，如莫干山、廬山、青島、北戴河、秦皇島等地去。無如爲了校課或職業所羈絆，那能夠如願以償！有「暑」無「假」，眞是一件沒得辦法的來解決小休。因此，只可在較便利的地方，找一個用費小而又比較清涼的所在，去度過一月的盛暑了。

舊肇慶府屬的鼎湖山，佛家所謂洞天福地之一，由廣州乘廣三鐵路火車到西南市再轉火輪船去，只有數小時的行程，便能夠到達。它是深藏在萬山之中，由羅隱涌登陸，步行或乘轎子到慶雲寺去，要二小時的行程，即可到寺。華南的樹木，一年四季，多是蓊薆，而鼎湖山因爲是屬慶雲寺所管理，漫山都是森林，寺的周圍，有幾百年的古木包圍着。在那山徑澗邊，仰望天空，只有一線天般透露一些光線，許多地方，簡直萬綠叢中，不見天日。如此環境，自然是暑氣全消，逭暑勝地。有一兩年，我們約了幾個朋友，便在慶雲寺度了兩個暑期。

寺的房屋有數百間，每一批客人到來，他們都好好的安頓招待，不問來踪去跡，一天三頓，供給豐富的清齋，飲食起居，異常安適。僧侶既不計較客人所付膳宿費的多寡，更沒有向旅客談禪說教，往來自由，居處適宜。這樣的招待與好環境，心理上早已不知道是酷暑的季節了。

與寺相隔不遠的飛水潭，羣山擁抱，百丈白練，自高而下，震動山谷。水氣給風吹動，一點一點的撲人眉宇，如像在水晶宮裏的雪花紛飛。潭底澄清水淨，我們赤身裸體的下潭游泳，無拘無束地盡情享受，不時的有幾隻小鳥在樹林中飛來飛去，清趣的鳥聲和澎湃的瀑布聲，混成一片。而我們呢，却在潭中隨意的戲水。當時我們聯想亞當夏娃當年在埃田園的生活，恐怕也不過如此。

潭邊的洗心亭，有章太炎篆書的「滌瑕盪垢」橫額，潭畔的山石，又刻着蘇東坡的「鳶飛魚躍」，從這兩句成語看來，如此好環境，眞是「別有天地非人間」了。

「高處不勝寒」，中午也好，晚上也好，雖在三伏天，也不感到一些暑氣。暑天裏的深秋，正是這裏的氣候。我們每天在遊山玩水的餘暇，早上是讀書寫作，中膳後，是拿了鐵扒到山上各處去發掘何首烏，雄黃精，或採摘山茶，紫貝天葵等藥物。山上的蝴蝶有數百種，不同的樣式，我們也撲得不少。這些，都是我們在山上逭暑的玩兒。

這是夏季逭暑的好所在，沒有如廬山、莫干山等的富貴氣，也沒有秦皇島、北戴河等的西洋氣，它是充滿自由自在地的平民氣，豐富的山林氣，這是很可愛的名山古刹。雖然它缺乏沙灘的游泳處，但是住在那邊，除了目的在水上運動的游泳之外，是用不着游泳的。溫度既低，汗水也沒有一滴，那麼，游泳處所有沒有那有什麼關係呢。

山下的幾里路，氣候便不同了，土地如龜殼般裂痕，農夫的汗珠，一滴一滴的流下，耕牛也頻頻的喘氣。兩相比較，眞是兩個世界似的。

我曾在漢口度過兩個夏季，在重慶度過三個暑天，而和鼎湖山逭暑的兩年比較，漢渝兩地是大輪船的火爐間，鼎湖山却是人間清暑殿了。記得民十七、八在漢口，晚上的房間整夜開了電風扇，睡覺也睡不着，樓椅床牆，都是發熱的，好似燒鐵一樣的燙，冰凍汽水，儘管的飲，而汗水直流而下，辦公無精神，吃飯沒有味，坐不安，睡不着，這種苦味，實在難嘗難受。這樣，教我怎能不長憶那古寺樓臺高避暑的鼎湖山暑期生活呢。

北温泉勝利之夜

阿林

重慶的夏天，熱得像火爐一樣，夜間汗出如漿，無法入睡，回想匡廬和莫干的清涼地界，眞有如同隔世之感。三十四年夏天，山城熱浪襲擊，無法再住居下去，只得和家人們到北温泉去小住。

北温泉是一個名勝的所在，距重慶八十公哩，乘小汽車前往，約三小時可達。其地在嘉陵江畔，野花含笑，炎威稍減，我們住在中國旅行社的招待所中，起居有度，飲食精美，漸漸忘却重慶悶熱的苦悶。

每當月明之夜，攜幼子徐步江邊，見縴夫拉縴過灘之驚險狀態，輒目迷而心悸。

猶憶八月十三夜午，忽然聽到一陣爆竹和譁笑之聲，從前面傳來，片刻之間，整個北温泉頓時騷動，人們都雀躍得如發狂一樣，原來日寇投降了，大戰結束了，我們終於獲得最後勝利了。

這一夜，我們簡直沒有睡，第二天一早，顧不得重慶的酷熱，全家乘車同城，去迎接勝利的來臨。

如今事隔三年了，北温泉勝利之夜，記憶猶新，爆竹聲和歡笑聲好像仍在耳邊。

從牯嶺到莫干山

胡山源

民國七年夏天，我從牯嶺到莫干山，兜了大大的一個圈子，迄今三十年，各事猶在目前，現在有便寫出來，也許可以作為將來重遊的參證。

那時我二十二歲，舊制中學畢業後，當了二年小學教員，美國教士李德理先生，要我到杭州之江大學去讀書，我說我沒有錢，他說他可以設法，不使我出錢，我又說我要扶養祖母母親及妹子，他說他可以仍舊給我薪水，這樣我就成了拿薪水而讀書的眞正「職業學生」。入學之前，適逢暑假，他照例作避暑之遊，便邀我作伴，不必說，一切費用都是他的。他對我的好意，當然我沒齒不忘！

我們從上海動身時，乘的是日本輪船岳陽丸。在船上遇見了余日章、余日寅、謝扶雅、羅文光諸位先生，他們是到牯嶺蓮花谷去敍會的。後來我入青年協會作事，就是這時和他們相識了的因緣。

在到九江之前，遠遠地就看見前面羣山之上，有一條高嶺橫亙着，而其東端有一個缺陷，很像獅子大開口。我問李先生，那是什麼什麼山，是否廬山，他也說不出，因為他最近這幾年，都在莫干山避暑，牯嶺已好幾年不來了。後來一到九江附近，才知這果然就是廬山。但在九江看看，它雖然還很高，形狀却大不相同了，成了瘦瘦的尖尖的一個高峯，才知「橫看成嶺側成峯」此句之妙。

九江登岸時，已在下午，等於現在旅行社的招待機關招待我們上長途汽車，直達山下蓮花洞。在蓮花洞坐山轎上山時，已是暮色蒼茫了。為了李先生的身體重，轎夫一定要添一個人，所以他的轎子走得快。李先生只好將我們應到的地址告訴了我，走在頭裏，漸漸遠離了我。

我到牯嶺，天已墨黑，轎夫藉口不知道我所說的地址，不肯再抬我，我只好自己去找旅館住，因為我也不敢在這黑夜去找那個陌生的地址。明天一早我按着地址到住宅區去找，七轉八灣，問了好幾個在路上遇見的男女西教士，總是找不到。最後，我只好離開那住宅區，回到街上去閒蕩。我彷徨若定，眞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那邊李先生在叫我了。我大喜地奔過去，告訴了一切。才知他所說的地址，在最近，多數已經改過了。他知道我找不到，所以一早便到各旅館來找我，已找到我所住過的旅館。接着我就跟他一同到了所住的地方。

我在這山上住了二星期，就名勝而說，我到過三疊泉、黃龍寺、千佛岩、蓮花谷、含鄱口這許多地方。都是我獨遊，僱一個嚮導陪着我。因為李先生已五十歲，不能和我一樣地會步行爬山，而他又正有許多公私事務羈着他，不能陪我。這樣的獨遊，却也正合我意，我得到了絕對的自由與暢適。我曾寫過「睡」，詳述我遊黃龍寺和三疊泉的經過，被收在魯迅編的「新文學大系」的「小說」裏，此地不贅。

不過我每日並不完全遊玩，我還是讀着英文，因為李先生和我同遊的目的，於作伴之外，還要幫助我的英文，他說，尤其要使我的會話「說得和他們美國人一樣」，可惜我根基太淺，口舌又拙笨，沒有如他的期望。然而在牯嶺讀書，的確再舒服也沒有，如果各大學都能夠來這裏開辦暑期學校，那就再好也沒有了。

山上天氣，正如中秋以後，早晚都須穿着夾衣，夜間也非蓋棉被不可。只在午間，略感到熱。但這熱是容易忍受的，因為總帶一些爽適之意，不像平地上的夏天，熱起來只感到悶，悶得不耐煩。要是眞正大熱了，馬上又會來一陣雨，將熱氣沖洗得乾乾淨淨了。

雨似乎要比平地多些，往往「秋陽」皜皜之下，突然一片雲蓋上頭來，雨便傾盆而下。但雨決不會長久，我在山二星期，似乎天天有太陽，並且每天有太陽的時間也佔其大半。我懂得它的究竟。原來山很高，所受的太陽熱力，容易發散，所以雖在盛夏，也很涼爽。平地上則不然，熱力不易發散。熱力蒸晒着水，水汽飽含在空氣中。這種空氣，遇冷就會興雲作雨。這裏多雨，就因為平地上含水的熱空氣時來接觸之故。

有時不雨，看看某團熱空氣的變雲，也眞有趣味。例如某峯已被雲霧所籠罩，成了一大堆，而這一大堆雲霧被風飄出去，却漸遠漸輕，漸輕漸淡，以致於消失。在平地上看來，一定要說某峯在出雲了。但為什麼整個山頭，就只有某峯出雲呢？這就因為某團熱空氣，飽含水份，其進路恰正經過某峯，某峯的涼冷，使它的水份凝結，成了雲霧。它一離開某峯，涼冷已失，凝結分散，乃恢復了透明的原狀。

黃山的雲是著名的，還有雲海這個奇觀。其實任何高山，都是一樣的，不單是黃山。我在「睡」中曾說，「有時風來，將遠遠山谷中忽然結成的雲塊，吹向我來；我預備跨雲，可是它到足旁時，又被山石撞破了，只像柳花，一朵一朵，四散飛去。我用手捉了一朵，是的，明明的捉牢一朵了！沒留心，不知如何，又從我的手心裏滑出，抹我前胸，穿我兩腋，向杳杳冥冥，無所底止的青空飛去了」。至於雲海，在我下山的那一天，我盡量地賞玩了一下。

我最喜歡步行，而下山究竟不比上山困難，所以我堅決拒絕了坐轎子，獨自步行下山。這是雨後新晴，空氣格外澄鮮。頭上有太陽照着，滿山發生着光輝，可是當我走出牯嶺街，初上下山之途時，不覺自己也稱奇起來！我現在究竟是在那裏呢？

不錯，我現在在山上，但這山已變了一個島，和往常所見的迥別。它的根已完全不見，已沈沒在一片大海中。海平面大約在原來山的高度的四分之三處，因此這島還相當大。然而那海却尤其大，比洋還要大，大得無垠，一眼遠望出去，海平面就與遙天相接，再也分不開來。大海中更不寂寞，正有許多島嶼，如星羅，如棋佈地矗峙着，不必說，那都是和廬山高度彷彿的羣山。看起來它們似乎就在指顧間，可以跳躍過去，其實却相隔着千百里呢。

造成這個海的是雲。在地上看雲，雲的高度似乎都是一律的，並沒有特別下垂的地方，在山上看雲，也是如此，其高度似乎也並沒有什麼差，沒有一朵雲會離開了它的羣體，飄然獨踞在羣體之上。不過這羣體，也並不光滑如鏡，是有些凹凸和高低的，只大體看來，其凹凸和高低，都相差甚微，正如一片平原，莽莽蕩蕩，不知終極，其間也不乏一些邱陵溝壑起伏着。不，正如一片大海，浩浩淼淼，雖然沒有風，波濤的翻滾，終於是不能消滅的。稱之為雲海，再確當也沒有！

當時我一步一步地走着，心裏便很

爲得意，覺得我是住在雲端裏，天上。地上有許多人，想像不出天上的情形，我却不必等到乘飛機，就有了這個實際的經驗。我又想，書畫中所謂海上或海外仙山者，其情形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山在虛無縹渺間」，上有雲霞繚繞着，下有波濤簇擁着。那我今天竟是「羽化而登仙」了！

我又要說到這時的太陽了。太陽照在海中各個山峯上，山峯份外顯得清楚，凡在我立身之東的山峯，個個更成了燈塔，發着燦爛的明光。太陽照在波濤上，雲片、雲塊、雲層、雲堆上，使它們晶然、瑩然、膩然、綿然，變成了透明體，半透明體，都耀出熒然的光來。在西方的，更有幾處，在陽光之下，燁然，灼然，炫人眼目，好像有返光能力的雲母石，大理石，甚至白銅鏡。

這組成大海的雲，沒有一片是重濁的，烏黑的，所以它們更像海中的波濤，也更容易感受陽光。它們雖然由於自然界的物理，輕薄而光明者上浮，而在我看來，却又不能不說，這是造物者有意要這樣做，以便將這難逢的雲海供給我。

可惜我不能多所賞玩，我今天，此刻，必須走下山去。我一步一流連，一步一舉首，慢慢地下山，慢慢地接近海面，慢慢地投入海中。一入海中，我就什麼也看不見，只有數尺之外的磴道，還可以辨認得出。其實我在雲中，我已成了「雲中君」，我已居於「雲間」，我已在實行「騰雲駕霧」。漸漸，我已不覺得可惜，而只覺得可喜，可喜我在這臨別的一天，還可以欣賞到這難逢的雲海。

雲愈降愈薄，薄成了空明的大地，我從海底漏了下來。溫度愈降愈高，一到平地，只叫我熱得不耐煩，回首牯牛嶺頭，眞正如在天上！

李先生和我回到上海後，並不就擱，馬上乘車往莫干山去，因爲他在那裏有必須出席的敍會，而我則就此往之江大學去。我們先到杭州，從杭州乘小火車到拱宸橋，然後叫了一隻小船，搖我們往山下的三橋埠去。搖了整整一夜，幸而時近初秋，夜間已不太熱，否則我這個有暈船病的人，就要受不住了。在船中，李先生叫我吹着隨身帶的笛子，以作消遣。夜航野外，笛聲抑揚其間，似乎還成個景兒。

上仙還是坐轎子。因爲山雖然沒有牯嶺高，而由三橋埠到山脚，却還有幾十里路（？），這一段路還沒有長途汽車通行，可以代步的，就只有轎子。坐在轎上，遙望莫干山，比了牯嶺，另是一番景象。滿山一片蒼翠，幾乎看不出什麼有所界劃的痕跡來。那是竹，滿山都是竹。便是道上相近諸小山，也滿山遍是竹。竹天竹地，我已進了竹世界！

我在莫干山上，也住了將近二星期。它比牯嶺要單純得多，不但高度及牯嶺的四分之一。所有的名勝，幾乎在一天之內就可以走到，而且大都簡陋淺薄，顯豁呈露，沒有什麼看頭；更不足以流連。不過滿山的竹，還是挽救了它，使它成爲江浙一帶避暑的勝地。我曾寫過「莫干山之竹」一文，其中便有這樣的話：「中午日光雖然很强烈，竹葉雖然很碎小，（毛竹葉比庭園中的竹葉更加碎小）却因爲竹葉重重疊疊，上下相接，組成了無窮的防線，日光被阻，終難漏網而近地面。一處如此，處處如此，所以全山就成了一個可以安居納涼的愉快之地。」

不過莫干山有二千餘呎的高度，也不算低了，除了竹以外，凡是因高而涼，因高而可以望遠的美點，它也都具備着。有一個傍晚，我到李小姐地方去讀英文時，她就將西方重重的長嶺指給我看。

是李小姐，不是李先生了。李小姐也是美國人，到中國來教書，還只有一年。在這一年中，我在她教的班上，補習着英文，並且每天課外，總要和她在一起二三小時，她要知道一些中國事情，我則藉此學習英語談話。我到了莫干山。李先生落得不再教我，我就在她的地方讀。

她指給我看時說，那一重重的長嶺，天氣清明時，可以看到九條。那時我只能看見五六條。每條只是一條長線，淡淡地、青青地、隱隱地，若有若無，並且也是參差地，若斷若續地，每條與每條之間，並沒有嚴格的分界。原來向西方望過去，就只有山，重重疊疊的山，擁擁擠擠的山，山佔遍了大地，山塞滿了天空，山外沒有水，沒有田地，更沒有平原。因其自然之勢，在這高高的莫干山上看來，它們乃形成了一重一重的長嶺，有如一夯一夯的長城。一重與一重之間，看看是黏牢的，貼着的，其間當然還隔着不知多少里，以避暑而論，如果不能至牯嶺或其他較高的山去，莫干山的確很可以去得。不日間要比牯嶺熱些，有時竟和平地差不多。但時間很短，而在竹蔭底下，也不使人難過。夜裏當然涼爽，不必說。我想，我們江浙一帶的人，尤其暑期學校的學生，如果不能遠達牯嶺等處，就不妨到莫干山去。何時天下太平，人人安居樂業，都會享受到這種避暑清福呢？

數年之後，李先生在一個暑期裏長住在莫干山，曾爲我在他的住宅裏留下一個房間，要我去過一個完全的暑假，我起先打算去的，後來到底沒有去。實在沒有這筆錢，而我那時已是正式賺薪水的人，再要叫他負担我的一切費用，自己也覺得難爲情。

但我重遊牯嶺和莫干山之心，却一直沒有丟掉，我不知到底要到幾時，才可以重溫我這個三十年前的舊夢！照我們現在的境況，只要時世太平，我們，我和我妻，還可以勉强成行，不致感到十分拮据。時世太平，曷勝企予望之！

老牛破車

沛甘

在陝北旅行過的人，常會想起「老牛破車」這四個字，在紙面上是何等的富有詩意：可是在我的腦蒂中，每一迴想這牛和車時，便不禁慨喟繫之了！

一次我坐在大卡車中，在宜君附近的山區裏行駛。車正當駛下山坡時，看見前面有一對老邁的村農夫婦，趕着一輛牛車，車上馱了些土煤。那牛，一眼望上去，眞叫人奇怪，好像它除了身上只剩一副骨骼之外，已一無所有了。但是它還在努力 還在喘着氣，還在和山坡掙扎。

不用說，車子是舊的，舊得超過了「破」的界限。老牛後面所挽着的破車，除了等待「軸崩輪折」的命運之神，隨時蒞臨之外，已沒有法子形容其破舊到何種程度了。

當時的緊張情緒，我無法描寫。只覺得牛車和卡車中間的距離，比了上海到舊金山還遠。那兩個老農，已用盡了體力，想盡了方法，想把他們所視爲唯一的寶貝——老牛破車——從機械的威脅中解救出來。他們的額角上，淌着汗珠，他們倆的脚，陷入了黃土。叫喊：……驅策：……鞭打：……

每當吃着「腓利」牛排，或「梅隆」肉絲時，我迴想到那頭牛，總很奇怪的要問着自己：「牛肉是那裏來的？」

碧潭千尺絕塵埃

錢大成

常熟興福寺，（亦稱破山寺）齊梁舊刹也，在唐代已稱古寺，常建詩所稱：「淸晨入古寺，初日明高林」者也。（通行本常建詩作「初日照高林」，茲據寺中米襄陽眞跡石刻更正）。在明萬曆間，吾家侍御公（諱岱，字秀峯，邑人稱爲錢半城者也）。曾爲重建大雄寶殿，吾家遂忝爲山主。吾祖母又勤修白業，恆往禮佛；余少日常隨侍入山，破龍澗畔途多我足跡，寺僧對我亦殷勤備至。因於此古寺之文獻，搜羅稍備；遠客來虞山者，過我談破山掌故，頗樂此不疲。今旅行雜誌不棄葑菲，遠來徵稿，因述昔年避暑破山之樂，以當遠客之導游錄。蓋時賢之作虞山導游錄者，固恆及破山，然未嘗有及避暑古寺者。遠客之游虞山，亦僅在春秋佳日，隆冬炎夏，則絕少游屐。實則破山之所以足稱天下勝境者，純在一靜字，四面皆山，深藏不露。錢梅溪詩所謂：「樵帶雲歸寺，僧同月上山，泉聲聽樹杪，燈影見松間」。酷暑入山，始得其冷雋之趣。民國二十五年六月，舅氏曾世英先生方自美國歸來，擬挈眷入山逭暑，先令余往商諸寺僧葦乘，葦乘一諾無辭，因共入山。錢氏王氏二姨母亦時來山中作竟日游，親戚笑語之樂，於斯爲極，但憾吾母之早逝耳！

舅氏入寺後，居「雲會堂」樓頭，此樓都五楹，四圍松濤送響，鳥鳴山幽；朝夕聽梵唄之聲，幾亦隨之入定，「雲會堂」之東即「空心潭」，潭上一亭，亦曰「空心」。明季汲古閣主人毛子晉嘗爲重修，且賦詩徵和。彼時又新修，通以九曲橋，修竹千竿，隨風作響。淸初寺僧元璣嘗有詩云「碧潭千尺絕塵埃，潭淨心空一鏡開。相對了然無物我，獨輪明月夜還來」。境地絕相稱。其南則「戒壇」，有降龍伏虎二尊者之造象。前有唐桂宋梅，唐桂今尚作花，宋梅則枯槁久矣。其西則大雄寶殿，金身丈六，寶相莊嚴。余雖不佞佛，然到此塵念亦爲一捐。其北循山徑曲折而上，旁有「君子泉」。蔣文恪詩有云：「徑隨千竹遠，門對一泉深」。翁松禪所書「通幽」兩字，即在於此。上有「日照亭」，登此而望，遠近山峯羅列眼底若兒孫，上下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立安得不懼？炎涼之感，固無所動於中。復誦吾家遵王先生游破山寺詩「莫取琉璃龍眼界，舉頭爭忍見山河？」之句，俯念家國，又難自爲懷。寺門外有「破龍澗」，雨後泉聲潺潺，蔣文肅過此有詩云：「淙淙一夜除煩熱，草履紗巾稱早晴；五里青山三里郭，籃輿肩得好風行。科頭赤足脫蕉衫，仰面看山日半銜；鐘鼓初停午齋罷，碧牀雲影落松杉」。此時此境，如爲我咏也。澗上有「臥龍橋」，橋南有二石幢，齊梁間舊物也。寺中石刻林立，涉於吾家文獻者尤多。但牧齋先生之名，俱爲剜去，想當淸代文網繁密時所爲也。

舅氏恆偕予淸晨登山，或坐破龍澗觀瀑。予不攜一書，不作一事，盡棄文字，時誦遵王先生詩「省得浮生俱幻泡，山光潭影即前身」之句。綺語未忘，則又結習未能盡除也。返顧寺僧，晨鐘暮鼓，赴應繁忙，亦爲衣食而已，固知入山之難，吾曹僅能「偷得浮生半日閒」而已！舅氏以繪全國輿圖，享天下大名。入山之後，尙復披覽圖籍，寡言鮮語，默坐而已。寺僧某談吐殊健，頗閱新書，然於學問之道，究不甚了了，漫領之而已。予彼時年事尚少，有時聞之幾失笑，舅氏目止之。今乃知老氏「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之理，多言繁辭，終爲饒舌之豐干耳。然寺僧中頗有深通唯識者，但其人默不作語，或其修持之功耶？

寺中屋舍修潔，又四無人聲，殊耽冷趣。所藏古今書畫亦不少，康有爲所作立軸，尤多雄拔奇秀之致。昔稽瑞樓主人陳揆藏入救虎閣之邑人箸述數百種，則惜在太平天國時盡佚去，今尚傳有興福寺書目。明季程孟陽嘗爲作寺志四卷，有崇禎刻本四庫全書入史部存目，余亂中嘗在書鋪得一見；寺中今有鉛印本。續志二卷，清許進益魏啓萬合輯，吾友曹菊生先生藏有乾隆蕉抄本，予嘗倩麗生振遠通錄一本。述破山掌故頗爲詳備。寺中僕役悉彬彬有禮，侍應殊週到，且都識字。寺中昔嘗設有華嚴學院，今已停閉，然尚有稚僧入中小學肄業者，則其寺規之開明可知也。

寺中素齋至雋妙，菜蔬豆腐，各具眞味。夏日茹素，洵衞生之道也。金病鶴先生有詩云：「白玉筍鞭翡翠豆，銀絲蘿菔象牙薑」。亦夏日素食妙品也。肉食者饜足膏粱之餘，盍有意一嘗香積廚乎？但吾輩連年低首十丈紅塵中，爲衣食奔走；今又世亂如麻，何處是家，追論入山出山，在家出家？舅氏亦眼花齒脫，老境日增，言念昔日山居之樂，竟渺不可復得。古詩有云：「事後追思總可憐」（憐訓作愛）今惟有夢繞於「墻頭翠聳千層嶂，屋角紅餘一點春」之間而已！（王應奎詠破山寺詩）

理想的避暑勝地

吳庸

法國文豪雨果說過：「到了冬日我們才知道太陽的可愛。」他說這話，無非是聖賢須在亂世始顯出他之所以聖所以賢來的意思，其涵義似乎相當於我國的「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這句話。只是以太陽本身論，冬天的太陽誠然可愛，夏日的太陽實在是並不怎麼可愛的。在赤日當空的時候，如天能賜幾陣寒風，倒可受人們無限的歡迎。

冬日與夏日，比起春秋二季來，都不怎麼好過，只是說也奇怪，我們但聽得人們到了夏季便想避暑，到了冬季，國人並無「避冬」的風氣。據說夏日要解暑氣，但須設想身處冰天雪地中，便會暑氣頓消。際此隆冬，筆者且把夏日理想的避暑勝地寫出，也算是消寒之一法吧。

却說在夏季火傘高張的一天，筆者身處鬧市，熱鬧異常，乃乘滬杭火車到杭州，在錢塘江邊僱舟溯江而上，擬於西溪登陸，奈江風緊急，波浪滔天，只得離目的地十餘里處上岸，繞道東嶽，山行四十餘里，始抵東山靜舍。舍在坡上。此時俗世煩囂都已棄在後面，跨進了那理想的避暑勝地。

入山之次日，東山寺僧參寥師即來迎余住院，辭以有瑞方同來，恐有未便。師本可人，答稱：「何妨？」但亦未堅邀，談二小時，略用素點辭去。

山居飲食給養均產自南麓山園。園之近湖岸處，種稻十餘畝，棉十餘畝，靠山植蔬菜瓜果畝餘。沿坡而上，楊梅樹百餘棵，雜以松杉。楊梅叢盡，矮松數本。松北即爲靜舍。舍之西南角修竹成林。沿坡通舍山徑，位於坡接西山之低嶼處。徑之兩旁，花草雜樹叢生。徑

盡，轉入竹林，拾級而上，則靜舍在望矣。坡不甚高，惟頗具曲折幽靜之美。靜舍面向西山之麓，麓上桃樹千株，時已結實。舍前草坪一方，四週雜栽東青，枇杷，海棠之屬。舍後古松參天，東嶺起伏。舍之所在蓋卽東西二山間最低之一縐摺也。

舍作阿拉伯數字之7字形。東西二間，南北三間，無樓。西端一間爲廚房，北端往南二室爲書齋，書齋隔壁充客室，客不常至，姑備之而已。客室之南爲臥室。書齋旣有二，乃名之爲北齋南齋。北齋列經史子集，東壁置經，南壁置史，西壁置子集。北壁有窗，窗下置書桌。

啓北窗外望，江浪接天，窗下爲峭壁，峭壁之下，卽爲滾滾江水矣。遇江風緊急，波濤拍壁，開窗便浪沫上濺，入室而來。初來時，瑞方揭幔開窗，江水飛入，疑爲微雨，然斜陽夕照，江天作淺紅色，固無雨意也。當山外熱浪滔天，無可奈何的時候，此室宜於午後面對大江，手披古史；有倦意，則拋書就桌邊籐椅斜躺，江風吹來，情怡性適，疑身已離人境。是時臥眺窗外，江水猶如淺溪，但見布帆點點而已。

山居無事，一日讀經，一日讀史，又一日讀子集，又一日讀西籍。西籍置南齋，計十餘架，約千餘册。南齋雖無江天之勝，然亦自有佳趣，蓋於午後披閱西書覺倦，便在齋內午睡片刻，睡足撑幔，隔囂之山，浮青潑翠，貢媚送妍，光滿一室。此時瑞方頭戴草帽，手挽竹籃，自山園採果歸來，乃或與共剝桃，或剖西瓜，閑談山中雜樹野花，或山麓牧童樵夫，雖無冷氣設備，暑氣自然全消。

臥室有窗二，西窗對西山，南窗面南湖。陰天晨起，倚西窗眺西山，嶺中雲霧幻變，遠處半山亭忽隱忽現，時在若有若無之間。晴天推南窗下望，湖光山色映面而來，水平若鏡，湖邊倒影着山峯行雲，湖心三二漁舟橫斜。湖之東南角是東山鎭，也有三四百份人家，到了晚間，敞開南窗，可聞得東山鎭絲竹笙歌之聲悠然渡湖飄來。這種情趣與都市無線電收音機的鬧擾之聲自有天淵之別。

山居的某夜，月色甚佳，乃偕瑞方訪東山寺參寥師。寺離舍約半里許。師正倚石佛唱梵唄，乃在院中月下恭候片刻。師晚課畢，邀入靜室。禪師德行高潔，百無掛礙。瑞方戲詢禪師個人對於「色」字持何見解。余以目阻之，已不及。師絕不以爲意，反爲暢論色空禪理。閑談了一小時，向師借了一册德文禪理書，乃告辭乘月而返。沿湖見落月掛柳，大魚急竄，萬籟寂然。拾級上坡抵舍，瑞方已感疲憊，先睡。余於燭光下翻閱禪師借予之書數頁，隨卽亦吹燭就寢。是時竹林篩月上東壁，舍後風穿松林，濤聲如湧，遙聞北窗江水拍壁，松濤江濤混做一片，竟分辨不出何爲松濤，何爲江濤來。不久就不覺懵然睡去。

× × × ×

山居十餘日，終不能長期享此清福，乃重返鬧市。按上文所說的「勝地」，並非什麼眞正的名勝，只是窮壤僻鄉之一角而已。故而所謂「理想的」云云，亦無非筆者個人的理想耳。而且所記是多年前的事，雖說不上「滄海桑田」，以久未重至其地，今日狀況如何，固不可得而知也。

戒·壇·消·夏

陳詒先

民國二年六月的一晚，（約在端午節前後）余與二三友人在韓家潭西口春華樓吃了松鼠魚，生敲（生敲係一種鱔魚做法）後，步行到大外廊營一號譚老板處撩天，在煙榻旁聽老譚言明後天擬往京西戒壇寺住些時，大約在一二月內無戲。

北平的夏天，中午雖熱，一到太陽下山，各家將棚拉開，在大院子中擺幾張籐椅，晚飯後家人隨意閒談，冰箱中有西瓜，香瓜，藕，桃等物，大人小孩都有得吃，身上無汗，實在可以不必往深山或海濱避暑。民二端節後的天氣，熱得異常，夜不能睡，與南方相仿，爲旅京數十年老人所詫見。余弟覺先提議一游戒壇，余亦同意，卽日出發，清晨坐火車到長辛店，下車打尖，雇兩驢，由驢夫引路，向西北行，約二十里，漸漸入山，千盤萬轉，不見廟影，再行十數里，在兩旁松林中，忽見前面發現一山門。下驢小憩，回視來處，饞削皆成平庸，北京城郭可見一線，渾河在下如一帶。由山門到廟，相距尚有二里光景，余游各處寺觀，規模之大，無如戒壇者。凡名山名刹，如寧波之天童寺，杭州之靈隱寺，山門皆據一山之勝，戒壇尤然。人稱西人善於開闢名勝，以爲牯嶺，莫干，非西人經營，不能有今日，其實和尚開山之力尤偉。張之洞游戒壇詩，「彼法有人知何晚，善踞靈奇爲棲止」。卽余此意也。

北平的藍天，爲西人所豔稱。郁達夫在其短篇名小說「薄奠」裏有言：「北京的晴空顏色，的確與南方的蒼穹不同。在南方無論如何晴快的日子，天上總有一縷薄薄的纖雲飛着，並且天空的藍色，總帶着一道很淡很淡的白味，北京的晴空，却不是如此，天色一碧到底，你站在地上對天注視一會，身上好像能生出兩翼翅膀來，就要一揚一擺的飛上空中去的樣子」。戒壇寺在山門與正殿之間，有一廣臺，登之高連蒼穹，在上望藍天，好像就在頭上一樣，又勝於在北平城內地上之對天注視。戒壇之松皆爲數百年物，廣臺旁據一松，出土下垂丈許，忽旁出約十丈，不上聳而橫生，勢極夭矯，此卽有名之臥龍松也。在戒壇聽松濤爲一奇景，余兄蒼虬有一詩咏戒壇臥龍松，傳播人口，茲引於下。

「戒壇之松天下奇，尋常所見皆十圍，一松據台獨下垂，橫出十丈猶蹣跚。健鵬探爪風在下，渴蛟飲澗鱗之而。縋幽欲引陰蟄出，承欹力負蒼崖危。萬鈞壓空不危殆，反走滑根疑過倍。凍雨洗幹未濡足，眼底渾河犯高墻。雲開穿枝落日黃，萬里暮色浮孤觴。欲憑咫尺精靈意，貫入冥搜百怪腸。」

和尚招待余等住於寺之西偏屋，正午溫度從未超過七十五度，早晚尤涼，不足七十度，非蓋棉被不能睡。在寺七日，有兩事最足令人懷念，至今不能忘者。（一）和尚晨起吃粥，爲小米稀飯，極糯稠，另以小磨廠油炸麻花（北方所謂麻花，卽南方之油炸燴。）以佐粥，我等得此兩味，美不可言，勝於珍羞。余曾到其廚房一觀，其煮粥之鍋約有圓桌面大，另有一更大之鍋，幾與上海之亭子間，客堂樓等大，此鍋平時不用，專爲求戒時來人而設。寺觀之粥，除戒壇小米稀飯外，寧波阿育王寺

六一一〇三〇

第四題：青鞋踏雨尋幽徑

白下驅車竟日遊

施翀鵬

這是前年雙十節以前的回憶，勝利以後第一次因爲公務去首都，同時訪晤一位十五年沒有見面的同學王簡芳逸梅。於是在公務辦妥之後，利用星期日休假，便和逸梅作竟日之遊。

那天早上氣壓很低，大有雨意，可是我們遊覽的計劃，却不能輕易放棄的。我們從成賢街動身，公共汽車擠不上，僱了三輪車向中山陵靈谷寺出發，沒有多久時間，果然下雨了，一出中山門，更是漫天烟雨，三輪車向上坡路踏去，非常遲緩，我們在車中靜靜地聽着車聲轔轔，樹葉飄搖，細雨敲着車篷，斜風拂着臉兒，遙望紫金山頭，已是一片模糊，無從指認，這種幽閒的情況，似乎和春明日麗，或者秋高氣爽的遊山玩水的情緒不同，而別有一番滋味的。逸梅笑着對我說：君近來不是很喜歡做詩麼？我們冒雨遊覽，正和古人踏雪尋梅彷彿，而所謂踏雨尋幽，饒有詩意麼？是啊！我所說很喜歡做詩，倒不是無病呻吟，憑空地尋章摘句，而是要有實際資料，和實際體察之後，才發生一種靈感，然後可以吟詩，可以作畫，我們今天在此時此地，此景此情中，或許可以哼幾句打油詩呢！

斜風一夕便成秋，沐雨驅車白下遊；雲霧滿天烟滿谷，紫金誰辨數峯頭？

逸梅又微笑地說：君底詩相當輕鬆，和易近人，有些白樂天的格局呢？豈敢！我不過忠實地描寫眼前情景，而借此發抒一點澹宕優遊的胸臆，留作將來的回憶，白樂天云云，我則豈敢？這樣地談笑了一會，車子已到中山陵，雨是經常地不大也不小的滴着，我們一鼓作氣地直上靈堂，謁了國父遺像之後，便在堂前瞭望，但見四週山色，都在烏雲繚繞中出沒，這批烏雲似乎繼續不斷地在製造雨源，準備大量出籠，在一般人看到了這種山雨欲來的氣象，必然憂讒畏譏，而有去國懷鄉，滿目蕭然的感觸了，我們反而對此感覺特別興趣，似乎我們已經置身於米南宮的烟雨圖中了。如此體味了一會之後，便去靈谷寺，靈谷寺古木參天，偶有小小池塘裏飄浮幾點殘荷，雨在陡壑密林中滴下，吹縐了池水，這些鳥語花香的幽美境界，確是可遇而不可求，更不是沒有身歷其境的人所能想像。

古木千秋夾道環，花香鳥語自幽閒；峯巒已入米家筆，一幅天然撥墨山。

進了靈谷寺，什麼都沒有注意，逸梅只介紹我看寺裏有名的「宋梅」，老幹紛披，似虬似鶴，雖然不是放花時期，而料得來春疏影橫斜，鐵骨冰肌，可稱標準的古梅，當然不可無詩：

疎枝古刹舊花王，簡逸高風百世芳；合羨孤山林處士，梅妻佳話句留香。

出了靈谷寺，向陣亡將士紀念塔去遊覽，「塔」，在釋氏經典中的七級浮圖，都給僧侶們做紀念，而今利用宗教作風來紀念陣亡將士的豐功偉蹟，更值得憑弔。塔裏有于右任等手抄總理遺教的壁碑，極爲名貴。我們逐層上去，逸梅脚力較差，到了三四層中止了，我則鼓其餘勇，單獨上最高層，假使在雲淡風清的晴朗天氣中，自然可以極目千里，江陵景物一覽無餘了，今則咫尺莫辨，四周樹木淋漓，峯巒雲霧之外，一片茫茫，什麼都沒有，在往昔我們看到米元章父子，高房山，董思翁輩的烟雨名畫，總覺得他們古名家把烟雨山川過分剪裁，有意誇張，今天體驗了實際景物之後，瞭解他們的作風，並沒有杜撰，也沒有改造，的確忠實地以造化爲師。我又聯想到詩人陳三立散原老人，送給蕭厔泉老師：「如今藝苑歸能者，造化應呼作小兒」的詩，眞是妙絕秋毫的名句。

此日遊山興不賒，淋漓衣屐盡斑瑕；登樓猶欲窮千里，無奈峯巒罩碧紗。

自從紀念塔下山，原道原車，回到城內成賢街正是午後二時，吃了午餐之後，略事休息，依舊冒雨出遊城北鷄鳴寺。

本來；天氣好，預備泛舟後湖的，如今攜帶了雨傘去上鷄鳴寺遊覽，鷄鳴寺附近古蹟甚多，所謂金粉南朝，極多香艷淒切的故事，可是山路泥滑，不良於行，只好直上「豁蒙樓」，豁蒙樓背山面湖，我們在烟雨中憑窗眺湖，平湖十里，散布着幾道柳塘堤岸，雖然隱約模糊，而樓台亭榭，掩映於烟雨漂渺中，充滿着詩情畫意，至於平堤的湖水，忽然漣漪汩汩，忽然驚濤拍岸，我們沉浸在湖山烟雨中我們陶醉了，我們的胸臆，是寧靜了，我們的塵念，是消失了！

好景不常，四周的晚烟暮氣，加强地襲擊了古台城路，我們不能再留連了，六時許，便繞道胭脂井而下山。

莫恨無緣一放舟，扶笻且上九霄樓；山光雨裏青浮廓，蓮葉風斜綠滿洲。

縱然未入水雲鄉，十里烟波翠蒿張；六代豪華留恨事，胭脂井水尚餘香。

霏霏陰雨動懷思，金粉南朝無限悲；幾陣寺鐘寒更急，歸途又賦紀遊詩。

之豆粥，亦爲一絕，耆虬兄有一七絕咏之，再引於後。

「育王寺裏分豆粥，何似戒壇風味新？儻入山中徑披薙，眞能康濟自家身。」

（二）譚老板率眷住於另一偏院中，帶一廚子自開伙食。余與覺先晚飯後到其房中撩天，榻上一燈熒然，聽老譚譚戲，偶以小嗓哼數句，其味無窮，至一點光景銷夜，此夜譚與早粥，乃住戒壇時之兩樂事，今相隔三十餘年，回環舊事，恍如夢寐。

寺中駐有德兵二十餘人，少數人能說北京話，每日下午見其轟引啤酒，在山中設有探照燈，夜間時與北平東交民巷通訊，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中國參戰後，駐山之德兵始撤往青島。

近日平津戰事已達高潮，戒壇附近之石景山，正爲國軍之據點。余記此篇，回憶前游，不知臥龍松尚無恙否？不勝懸念之至。（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於上海）

六一—〇三二

青·浦·行

趙景深

終日筆耕和舌耕的我，是不大有機會出遊的。湊巧平聲曲社預備在三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到青浦去做「旅行同期」，我便很高興地加入了。清晨我就到了孔家，已經有不少人先到。等到我們包定的汽車到後，我們便一同上車，一共擠滿了四十幾個人，連「場面」在內。沿路所見，無非田隴茅舍，一片平原，不大看得見山。每一個顚播，彷彿地低下了一點，車子似乎向下行；像這樣有四五次。也許青浦的地勢比上海低得多吧？等到我們看見佘山的時候，車子已經快到青浦了。

「護城河前一片雉堞，這是青浦。進城門沒有幾步，就是中山公園，那就是我們唱曲子的地方。一進門便是一個可愛的院落，兩旁種着樹。庭前兩株經過人工的樹高過屋簷，雖是彎曲，却極美觀，眼睛舒服得像是看一幅圖案畫。那大廳名叫凝和堂，正有幾個鳥的愛好者在那裏展覽各種的籠鳥。我在心中暗暗喝采：「這眞是一個好地方！」



中山公園唱曲　宋維嶽攝

穿過凝和堂，就到了曲水園。踏上石橋，可以遙看兩面的三個亭子，掩映在綠樹叢中。繞過長廊，便看見一座頗大的假山，我們就在假山後的一座小廳上唱曲。廳後還有小池和狹長的石梁，石梁背後被籬笆圍着的，是兒童樂園，裏面有孩子們在玩蹺蹺板和滑梯。廳左假山旁是別有洞天，可以看見一排花架，近觀一座亭子，湊巧亭頂塑有八仙，朝着我們的一面是呂洞賓和何仙姑，彷彿在演一齣「掃花」。

汪仰眞正唱着正旦，我過橋還聽得見他那嘹亮的歌聲，正如長廊上的石刻「曲水園紀遊詩」所說「偶颺清吹叶宮商。」我來不及多聽曲，匆忙地登上假山，湊巧遇着兆覺夫婦和他的女兒以及王子揚歸平夫婦也從對面走上假山。我想不到他們會到青浦來，他們對我也帶着驚奇的神色。歸平數年前曾與我在金都大戲院合演「佳期」，我便請他倆去唱曲。不一會他倆已經下山，社友有認識他倆的，也請他倆唱。轉眼之間，他們這一羣已經不見，後來纔知道他們已到佘山去玩，在青浦用過午飯就回上海去了。

我在假山上遇見張賡麟夫婦和朱維嶽王文光。我對賡麟說：「那邊亭子上塑得有你的像呢！」賡麟笑着說：「想不到趙先生也會說笑話！」後來我們一同走到鐘樓邊，我說：「那邊塑得有掃花，你不是演過何仙姑麼？」賡麟的太太李曦忙接口說：「我說呢，趙先生怎麼會跟你開玩笑！」賡麟說：「我還當你說我是門口的那條哈叭狗呢！」李曦的表弟文光說：「我替你們拍一張照吧！」於是我和賡麟立在矗立的假山石上，拍照留作紀念。這時金式圭已經在廳裏唱「刺虎」了！

孟達成是青浦人，也是我在安徽立煌所遇到的一位曲友。聽完了他的曲子，我便到街上去玩。在街頭遇見吳濟川，正在請周尊軒和柳萱圖小姐立在店門前吃酥糖，這是青浦有名的土產。他們一面吃一面笑，彷彿這是穿長衫的從來不曾做過的事，還稍微帶一點羞澀。濟川請我也來一塊，不知我是否肯「放路燈」，殊不知這是我「老吃老做」的「家常便飯」，很快的就拈了一塊白的酥糖來吃，果然味道不錯，便也去買一盒，想帶回去給五哥和孩子們吃。

青浦熱鬧的街只有一條，其餘都在戰時被炮火毀掉了。石板作 Zigzag 形，彷彿平劇蟒袍上的水波浪。我們用午餐時，堂倌是戴眼鏡的圓臉，帶一點鬍髭，聲若洪鐘，說話如平劇道白，倒有一點像歐陽德，只是缺一根煙袋。

我有午飯後大便的習慣，便走到街的那端，過橋到公廁裏去。公廁有小樓，並有可坐的便桶，我大爲得意。地方也乾淨。因爲我沒有氣力，最怕蹲着大便。據說參觀學校須注意廁所是否清潔，那末由於這裏廁所的清潔，也可以推知青浦公共事業的一般了！

街上鄉婦用白布包頭，以代冬帽，在我看來，也是別致有趣的。

我剛回到中山公園，就遇見夏煥新。他問我要不要到佘山去，我是「正中下懷」，連忙滿口答應。於是與一部分曲友仍坐原車到佘山去，約半小時卽到。閉着的鐵門，頂上有雕刻極精的小聖母像。從側門進去，拾級而登。石級極多，據說朝山的人是一步一跪地上去的。上山頗爲吃力，李曦說：「背着身體走幾步，換一換姿勢，可以好一點。」我照着做了，果有靈驗。山旁多竹，煥新對我說：「春天這裏的筍很好吃！」好容易走上空場，山腰有一座小禮拜堂，大胖子朱維嶽已經走不動了。佘山他是來過的，便不再上去，在下面等我們。

我們很幸運的在山頂看到大禮拜堂和天文台的內部，除了十四盤灣的十四座土地廟似的耶穌受難的浮雕以外。禮拜堂據說可容千人以上，小神父告訴我們，聖母像剛舉行過加冕禮，這冕現在是一頂假的，但可亂眞；須遇舉行大儀式時纔換上眞冕，上面鑲有眞金和玉石。我最喜歡彩色的玻璃窗，上面繪有聖經故事，據說那是孤兒院孩子們的手筆。

在天文台看到日月蝕的各種照片，又看見望遠鏡。可惜當時陽光被雲遮沒，所以鏡子裏只看見一片白，什麼也不曾看到。

回到青浦，已經在唱「卸甲封王」，快要結束了。他們等我唱「小宴」，不料我已經開了「小差」。我想，曲子隨時可唱，遊山却是難得的事，所以甯可犧牲唱曲，不能不抓住難得的遊山機會。

回到上海，正如小學生作文簿上所說：「歸時已萬家燈火矣！」

第二天晚上，沈琢如女士覺得我不曾唱曲，很不過意，還特地請我們夫婦倆到她家去便飯，她與李太太合演了一齣「琴挑」，又陪我合唱了一齣長生殿「密誓」。

雨·中·游·展

朱蘭客

我生平對於雨景特別的愛好，這大概是受了「移情作用」的影響，譬如一個人在高興的時候，彷彿山川草木都在揚眉含笑，悲傷的時候，風雲花鳥都在憂愁嘆息，惜別時蠟燭可以「垂淚」，興至時青山亦能「點頭」，桃花有時「輕薄」，柳絮有時「顚狂」，對着芳潔傲霜的菊花，便立刻會想到「悠然對南山」的靖節先生，看到疏影橫斜的梅花，自然會記起隱居孤山二十年的林處士。因爲我喜愛當靜恬淡的環境，所以對於雨景發生了「移情作用」的好感。我覺得雨中的景色最能將文章中「冲淡」二字的好處表現無遺，在雨中看風景，就如同在欣賞一幅大米的淡墨山水，若隱若現，濃淡咸宜，看的人會被引起一種超然物外的心情。我既愛李義山「紅樓隔雨相望冷」凄清優美的境界，同時也愛帶經堂「西風忽送瀟瀟雨，滿地槐花出故關」中富有神韻的詩情畫意。還有，下雨天是遊山玩水最好的時機，因爲這時，遊人稀少，四野闃靜，大自然都投入了我一個人的懷抱，既遇不着面目可憎的俗客，也沒有敎人敗興的催租人，峯巒樹木，經過一番雨水冲洗之後，更覺得鮮妍萬端，倍極蔥籠，「花含宿雨柳含烟」，非身歷其境者，不能領略其中妙趣。有了這兩個原因，所以每逢出遊，總愛在下雨天前往探幽尋勝，雖然有時是偶然適逢其會，却反而格外增加遊覽的情趣。

舊遊似夢，記憶猶新，人生旅程的變幻，正好像雨絲一樣，舊絲剛才消滅，新絲又接上來，然而新絲却不是剛才的舊絲，舊絲雖逝，仍有餘味可尋，同時分外覺得新絲的令人珍惜，我願永遠懷戀着逝去的舊絲，而珍重這密接不斷的新絲……

厭倦平凡，似乎是每一個人的通性。玩膩了日暖風輕的山水之後，假如換一換口味，欣賞一次雨景，會使人立刻感覺到別是一種滋味，正好像在喝膩了祁門紅茶之後，給你掛上一杯雨前一樣。最使我不能忘記的，便是三年以前一個秋天，與本元在杭州冒雨遊九溪十八澗的一幕。記得那次乘三輪車前往，駛抵六和塔時，天氣還很晴，過了六和塔，才綿綿的下起雨來，因此，得飽覽了錢塘江的雨景，但見江上時時浮現出一重重銀灰色的山影，忽隱忽現，若有若無，道旁的山嵐樹色，青翠欲滴，空濛可愛，如同加上了一件深綠色的外套一樣，遠處有幾匹水牛，脛蹄沒在悉蔓的水草叢中，石橋邊水塘裏波圈的幅度，隨着雨點的大小而震盪不定，經過了無數的重山叠水，到達九溪十八澗的茅亭中，大雨傾盆而降，我們坐在茅亭裏，品了一會茗，聽了一會怒號的雨聲，雨勢漸漸轉小，於是披上雨衣，冒雨到茅亭後面探尋所謂「九溪」與「十八澗」，仰視烟雨草樹凄迷，俯聽溪澗流泉嗚咽，一片水氣與泉聲的交織，茫然而不遠，昏然而同歸，體驗到一種大自然最神祕的美，我們在濘泥與亂石裏艱難前進了約半里多路，既分不出路的東西南北，也辨不明那裏是「九溪」，那裏是「十八澗」，一直等到身上的雨衣被滲透了的時候，才狼狽的回到茅亭裏。離去時，天色漸晚，經過錢塘江邊三輪車忽然斷了鏈條，只好由車夫拉着前進，偏偏不凑巧，我的雨衣又撕破了，這時雨勢變本加厲，車篷又淅瀝下漏，大家都變成了落湯雞，路上幾經艱辛，結果好容易拉到了南星橋，已經鐘鳴九下，這次出遊，可謂「樂極生悲」，「探幽尋勝」結果成了「飢寒交迫」，實非預料所及，至今思之，還覺得有些心悸。

還有一次在杭州，也是一個秋天，已經買好了下午三時半西湖號回上海的車票，午飯後細雨霏霏，我仍然留戀着湖光山色，情不自禁地，披上雨衣，獨自一人，沿着湖濱緩步走去，經過蘇小小墓，對着「桃花流水杳然去，油壁香車不再逢」的楹聯憑弔了一回，過去沒有多少路，已經走到斷橋殘雪，這時湖上空濛似夢，橋上細柳拂垂，輕烟籠堤，橋下殘荷半存，水珠點點，身邊的雨是絲，遠處的雨是霧，濕翠連接的四周，竟沒有一個遊客的影子，我在一塵不起的堤邊，往來徘徊了一些時候，才發現橋下碧草叢中有一個人在垂釣，橋上一個我，橋下一個釣者，點綴着這一角湖山的烟雨，眞是美麗極了，「斜風細雨不須歸」只有這時才能眞的體會出這句詩的妙處來，要不是時間催迫的話，我眞願永遠在橋邊徘徊下去，所以等我匆匆的趕到車站，距離開車只差五分鐘，不能說不急促了。

我在遊覽風景的時候，時常抱着人棄我取的態度，有的名勝古跡，實際上未必見得就佳，如南京的雨花台，北平的陶然亭，無錫的惠山，蘇州的虎邱，不過是徒具虛名而令人不屑一顧的。反之，卽使不是名勝古蹟，而的確具有特異的美點，往往倒使我不辭跋涉之苦，探訪尋覓，留連忘返。我不愛在玄武湖中盪槳划船，却愛借鷄鳴寺樓上一角遠眺玄武湖及鐘山的雨景，我並不愛看諸葛武侯臥龍崗崗巒起伏的臥龍之形，而願意雨中徒步四十餘里去欣賞豫西鎭平縣菩提寺神似江南的山色嵐光，我永忘不了桐柏山雨中的秀色與桐柏縣環城荷花帶雨的嬌豔奪目，我尤其緬懷於湘粵交界雨中奇秀的山色，我不喜瘦西湖平山堂的道貌岸然，却愛在雨中偷看它後面曲徑幽處的幽趣獨絕，我這一生算是不曾虛度的，只有這山水怡情心靈愉快的一刹那。

古人說：「金山宜遠觀，焦山宜近視」，我却以爲金焦二山在雨中觀看，實在最美。回憶十年前，泛舟江中，冒雨登金焦二山，烟波浩瀚，水氣空濛，「樓閣朦朧烟雨中」，這一幅淡得不能再淡的畫面，十年以來，老是留在我的心目中。現在金山寺的廟宇已經遭火焚掉，如果舊地重臨，恐怕一定面目全非了吧！

論氣魄，則金焦二山還不及黃鶴磯的雄偉闊大，黃鶴樓矗立在黃鵠山上，樓有三層，畫棟飛檐，倚城屹崎，面臨漢江，與漢陽晴川閣相對，唐人詩「晴川歷歷漢陽樹」卽詠此。二十七年，我在武昌，曾冒雨登臨過好幾次，憑欄俯視大江，只見怒潮滾滾，江雨紛紛，不禁體會到宋人詩「滿川風雨看潮生」語氣的豪俊，偶而在巨浪之中，看到一葉小舟，往來掀播，驚駭萬狀，時有被吞沒的危險，敎人什麼名利之心都置之度外了。

莫愁湖是一幅殘破不全的六朝淡墨山水，也是秣陵風景最冲淡的地方，尤其是在雨天，有詩情，有畫意，格外顯出它沒有絲毫烟火之氣，別人愛玄武湖的儀態萬方，我却愛莫愁湖的風韻淡雅，在南京時，曾經在這一片荒寒寥寂之地，靜靜的領略過它的煙雨之美，只記得它的好處是比「斷橋殘雪」的雨景還要淡，淡得和夢境一樣。

昔人論詩，每主神韻，就是說，作詩要抓住靈感，乘興寫下，有玲瓏飄逸

細雨聲中黃葉飛

岑風

> 「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陸游：劍門道中遇雨

到杭後，久思一遊「靈隱」「玉泉」與「岳墳」，奈爲「俗務」所羈；再加上「幽靜成癖」，天晴氣朗之日，仕女如雲，遊人似鯽，盛則盛矣，却不能欣賞「幽靜之美」。是以遲遲未果。

「重陽」後十日，秋雨瀟瀟，秋風淅淅，偶然在「粱谿漫志」上看到東坡先生的雅趣：『東坡鎭餘杭，遊西湖，多令旌旗導從出錢塘門。坡則自湧金門，從一二老兵，泛舟絕湖而來，飯於普安院，徜徉靈隱天竺間，薄晚則乘馬而歸』。不覺「遊興」勃發，乃約「同志」吳王兩君出遊。戴笠帽，着草鞋，大有『青蒻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之槪。

預定行程如下：先乘「永華公司」汽車至「靈隱」，再「踏雨」遊「玉泉」，「岳墳」；然後循「白堤」返校。

（一）山林遙隔白雲外，細雨聲中黃葉飛。

車到「靈隱」，首先接觸到的景緻，可以『山林遙隔白雲外，細雨聲中黃葉飛』一詩槪括之。夾道兩旁，古木參天；細雨聲中，黃葉飄飄墜地。『秋來風雨多，落葉無人掃』，「多愁善感」的王君首先讚歎着：『眞是別有風味』！

寺內「四大金剛」「十八羅漢」丰姿依舊，但香煙繚繞中却缺乏「頂禮膜拜」的善男信女。如果說「晴朗」之日的「靈隱」是充溢着「莊嚴」「宏偉」；則在「秋雨中」的「靈隱」却顯現出「肅穆」「幽靜」。記得厲鶚賦『靈隱寺月夜』一詠中，有云：『夜寒香界白，澗曲寺門通；月在衆峯頂，泉流亂葉中』。此情此景，堪與媲美。

我們又去瞻仰「一線天」，由於陰雲密佈，幾乎連「一線光明」也斷絕了。王君似乎又在「觸景生情，徘徊踟躇」我向吳君使了一個眼色。善於「捉狹」的吳君，忽然大喊着：『走！走！還兒曾發生過慘案呢』！

（二）衰草滿山寒寂寂，溼雲似夢雨如塵

爲了領略『青鞋踏雨尋幽徑』的雅趣，我們決定「抄山路」到「玉泉」。經過「天曹廟」，卽爲「羊腸小徑」。右邊有一道小溪，溪邊是蒼翠的竹林，在秋雨下簌簌作響，頗合陸游：『山雨瀟瀟過，沙泉咽咽流』之詩境。左邊則爲連綿起伏的邱陵，衰草離離，寒烟縷縷。王君正在高吟何中詩：『聊隨碧溪轉，忽與白鷗逢；小雨數十點，淡烟三四峯』。吳君又來「煞風景」了：『詩獃子，還兒曾發生過刼案呢』。

路旁時有茅舍兩三，在細雨中「領受洗禮」。王君忽然慨歎着：『將來能在此休養餘年，也就心滿意足了』。我默然不答，腦海中却「浮現」了一幅「幽美」的圖畫：『門徑俯青溪，茅簷古木齊；紅塵飛不到，時有水禽棲』。（裴度：溪居）

（三）水清石出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

「清漣寺」雖然比不上靈隱寺的「偉大莊嚴」，但「幽靜」却足超過之。秋雨下之「清漣寺」，更使人恍如置身常建之詩境中：『……竹徑通幽處，禪房草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餘鐘磬音』。

在往日，方廣三丈許的「玉泉」，幾乎擠滿了「觀魚」的雅客，但今日却「冷落」非凡。「雨滴」和「池水」相遇，變成小小的水珠，有似「曇花一現」地就消滅了。池魚似乎也有「雅興」，依然遊騁唼喋，使清澈的池水激起一個個漩渦。

寺內有三四株「桂樹」。「木樨飄香」雖已過去，但仍是「餘芳不絕」。庭階上盡是潤濕的蒼苔，我笑着向王君說：『紅樓專家，還不是瀟湘妃子：「點蒼苔白露冷冷」的情境麼』？吳君也湊趣着：『還不是你的曾祖父「空庭生秋陰，蘚苔長寒色」的詩景嗎』？

王君不答。過了一會，却高吟：『雲滿湖，樓台明滅山有無，水清石出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蘇軾：遊孤山）我也不覺有點「飄飄然」起來。

（四）青山有幸埋忠骨，朽骨何辜鑄奸人

走出玉泉，就是一條可通汽車的「碎石路」，「遊興」也由「最高峯」而漸趨下坡了。

但當我們站在「精忠柏」前，瞻仰「岳鄂王墓」時，「勇氣」突然又振奮起來，雖說「鐵像」們仍是「臭氣撲鼻」。

『這眞是「流芳千古」與「遺臭萬年」的「對照表」』，吳君首先發高論。

王君却在墓道前徘徊，低吟趙孟頫：『鄂王墓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此時天忽陰沉，雨聲亦似在飲泣。

我暗暗埋怨吳君：『都是你不好，又勾起他滿腹滄桑之感了』。

『天將晚了，詩人也該賦「歸去來辭」吧？』吳君不容分說，拖着王君就走。

（五）荷盡已無擎雨蓋，葉少難藏覓宿鴉

經過「秋風秋雨愁煞人」的「風雨亭」和「鑑湖女俠墓」，我們又在「蘇小小墓」前盤桓了一會。

湖中「田田」的荷葉早已枯萎了，我不禁叩問王君：『詠殘荷詩以那幾句最好』？

王君不假思索的回答：『就當前情景論，以蘇東坡：「荷盡已無擎雨蓋」；李義山：「留得殘荷聽雨聲」最佳』。連「頑皮」的吳君也表示首肯。

白堤上闃無行人，但王君「雅興」迄未少戢，又在高吟了。

載歌載行，返校時，早已「萬家燈火近黃昏」。但如今回想起來，「靑鞋踏雨尋幽徑」的風味却仍然使我神往。

的氣慨，含蓄不盡的餘韻，所以要字精詞新，深入淺出，陸放翁的「細雨騎驢入劍門」，就是這種富有神韻的作品，同樣遊覽風景也需要這種富有神韻的境界，我們可以想像，在細雨霏霏之中，一個老頭兒，騎在蹇驢背上，慢慢的在蒼翠的山腰間行走，是多麼饒有詩情畫意的境界。我生平也有過一次這種經驗，記得三十五年春天，在南京與友人自中山陵騎驢往靈谷寺遊譚墓，再由譚墓騎驢到明孝陵，一路疏雨濛濛，杏花如錦，遠山近林，盡入畫面，當時神態的蕭散飄逸，並不遜於放翁的入劍門，此情此景，宛如昨日，如今屈指算來，已是三年了。

沾衣欲濕杏花雨

方常瑞

在細雨溟濛中，在儀態萬方的西子湖濱，靜靜的領略湖光山色，和往日風和日麗中的嘈雜眞是天壤之別。

春雨中和蕙冒雨踏着靈隱幽徑的一幕，老是縈繞在我的心頭，這美好溫馨的印象，至今還在眼前一般：

是一個雨絲飛舞的星期日，我倆與緻勃勃的張傘向湖濱走去。

遊人寥寥，我們會心的相視而笑，但見一層薄霧籠着波光，猶如一襲輕紗，山巒烟合，忽掩青螺，樹杪雲蒸，頓迷翠黛，若隱若現地一片迷茫，引人入勝，斷橋邊的江亭更濃豔無比，堤旁垂楊含烟帶霧，濯濯飄搖。

放鶴亭後的小徑最爲幽靜，踏着軟軟的泥沙，落紅成陣，蕙頑皮的搖着樹，清涼的水珠滴了我一頭，隔岸望孤山後面，朱欄依水，翠幕垂窗，眞是「萬家掩映翠微間，處處水潺湲」，小徑旁綠草潤澤，落花依依點綴，豔冶已極，綠楊影裏，晃朗一片湖光，柳蔭下繫着小艇，也有舟子安靜的躺着吸煙，也有無人橫着。

信步又到了柳色春藏蘇小家，這是蘇小小「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的風流遺跡，美人終成黃土，不勝奈何之概，幾株松柏，却青皮溜雨，黛色參天。

雨還是絲絲交織着斜飛，衣髮微溼，雨中的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況味，在目酣神醉中，我想像着陳思王夢見洛川神女的豐姿。

飛來峯在雨中更覺蔥翠空靈，稜層分明，玲瓏嵌空，足使米顛下拜，亭亭玉立，可惜壁上被元僧楊璉刻着不少佛像，微覺觸目，無怪袁中郎要斥爲美人面上瘢痕，奇醜可厭了。朱彝尊却說「雕鏤精緻，非六朝人不能爲。」

石上被雨水冲洗得紺碧膩滑，有仰有俯，有似鳥的，也有似獸的，千態萬狀，不雜土壤，勢若浮懸，瘦藤古木，蒼翠欲滴，蕙吹着口哨，回聲響亮無比。

冷泉澗猶似一根玉帶，環流到靈隱寺，雲霧蒙羃，儼如水墨畫中，一路青壁碧流，曲徑更幽，澗底小石清澈可見，淙淙水聲，如鳴佩，如琴吟，叢蘭芷草散着淡淡的清馨，冷泉亭依澗而立，山樹爲蓋，岩石爲屏，左宗棠曾有聯云：「在山本清泉，自源頭冷起。入世皆幻峯，從天外飛來」。亭後西栗十餘株，可惜那時不是秋初，張岱曾譽爲：「大若櫻桃，破苞含之，色如蜜珀，香若蓮房。」

望着靈隱寺在雨濛中，丹垣綠樹，蓊鬱陰森，蕙攜着我輕聲吟哦張祜靈隱寺詩：「峯巒開一掌，朱檻幾環延，佛地花分界，僧房竹引泉。五更樓下月，十里郭中烟，後塔聳亭後，前山橫閣前，溪沙涵水靜，洞石點苔鮮，好是呼猿父，西巖深響連。」

興奮驅走了疲勞，我們又在草香雨漬中踏上了韜光的路徑。

樂山雨景

弘賢

樂山縣志內說，蘇東坡曾有一首打油詩讚美凌雲山，詩云：

「生不願封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荊州，但願能作漢嘉守，攜酒時作凌雲游。」

在樂山的全景而論，以凌雲烏尤二山爲勝，而凌雲山尤有氣魄，且易於攀登，江岸有一個凌雲寺，寺旁的山崖有一尊大的坐佛，因此亦俗稱大佛寺。

我在樂山先後共住了二年有餘，在凌雲山上便住了一年有餘，經常的上山下山，那溼黏滑膩的山徑，在這多雨的樂山季節裏永遠是蒼苔滿徑，在石級的周邊上、角稜上、孔隙上都點綴得青翠欲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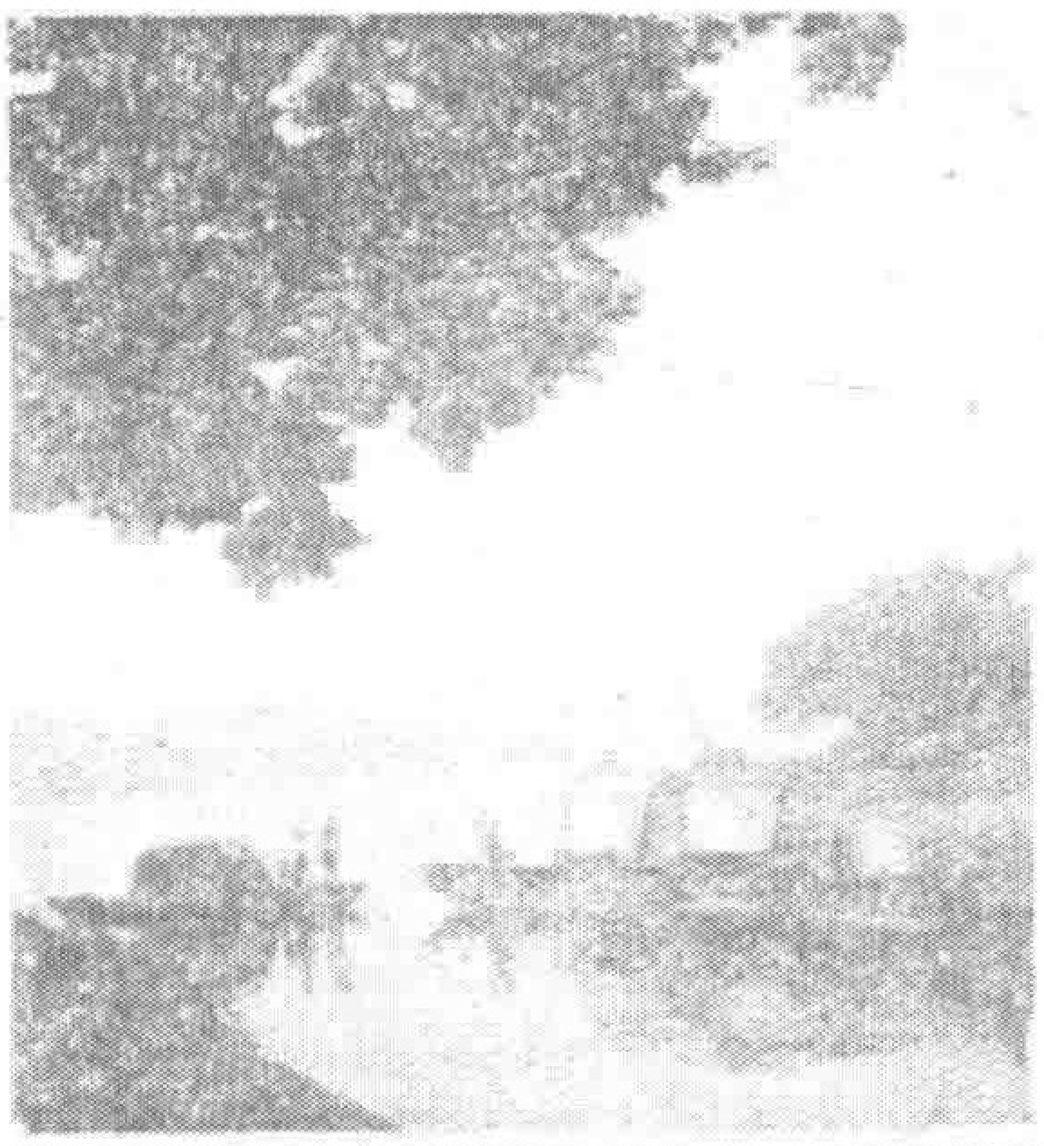
我也常在細雨濛濛中在江邊漫步，聽着縴夫、船夫、打石工人在發出勞工的歌聲，也時常的在雨中爬到山上去尋找楓葉和橡實，從濕漉漉的竹竿旁招呼着同遊的伴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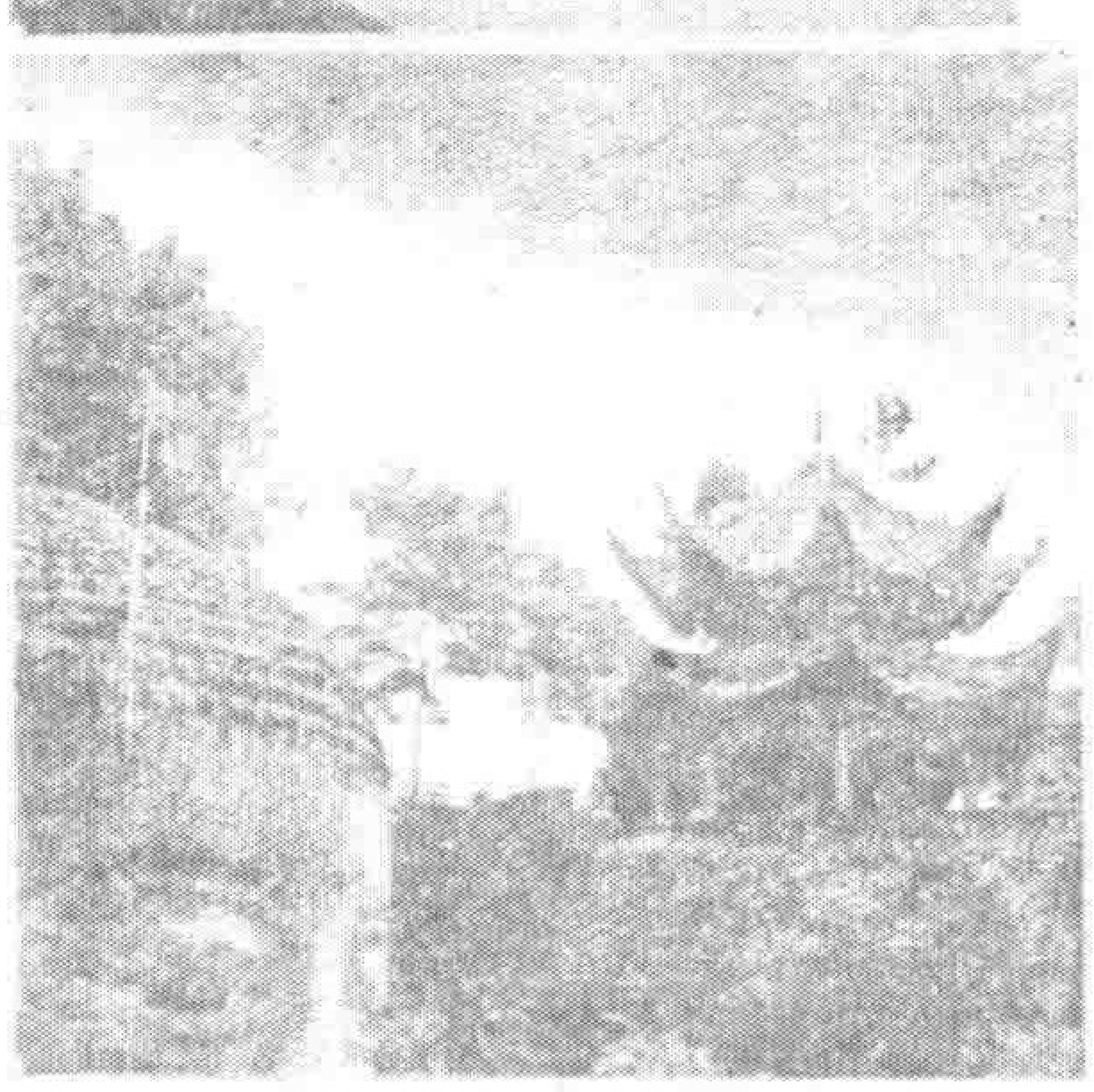
記得在雨中欣賞那長約十丈的大佛眉毛，訪問那供奉東坡牌位的東坡讀書樓，在衣履盡溼而雨點漸大之際，便跑到大佛旁的八角亭裏去喝茶，在茗茶之間遇到了同伴，便大談上下古今，當時也寫了一些詩文，有一首大佛像便發表在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的西北日報上，現重抄於此，以表我對樂山的懷念：

「大佛像矗立在江邊，面對着來往的木船，船上的人向它膜拜，它身旁不斷的香煙。

「佛香不知已焚燒多少，而且是繼續焚燒，江裏也不斷的漲水、漲水，急流在下面怒號。

「行船的人仍得小心，江水是時淺時深，潛伏着石灘一片，那江流也永不饒人。





（左圖）港頭望凌雲（下圖）大佛眉眼

「不聽的聽說翻船，就在那大佛的面前，大佛仍然是枯坐那裏，眼睛是向前呆看。

「呆看鎮壓不住江濤，可惜這雕刻的辛勞，還可惜人民的虔敬，更可惜人民的禱告。

「不斷的聽見江聲，大佛是呆坐不動，它頭上已生了青草，它身上已爬了蔓藤。

「看見它臉上的白灰，使它減少了好的面色，如果它要是有靈，對江濤也要有懺悔。

「江水打擊着石岸，遊人們來此遊玩，我聽見少女的歌聲，我看見老婦的禮讚。」

第五題：奇絕平生此一行

探奇歷險記平生

陸丹林

生平的旅行，驚奇駭異的事件，是可遇而不可求，容許別人的經驗與自己的所遭遇，雖然是同時同地也有不同的感覺，這是屬於各人的所受與處理的相異了。

有一年，東南攬勝，我們同道到浙東的有十多人。當我們到諸暨遊覽的時候，那邊的奇岩怪石，異峯深竇，所謂七十二峯，二十五岩，三谷十石等名勝，都不算得千奇古怪特異。而所謂五洩的，就是五個瀑布。這五個瀑布，是由上而下，經過幾折山岩，斷斷續續的分流下來。第五洩在永安禪寺的後邊山脚旁，容易看得清楚。而四洩三洩二洩一洩，那就一洩比一洩的難以攀登了。一般遊客千辛萬苦，披荊去棘爬到三洩的已經不容易，爬到第一洩去，自在地瀏覽第一洩的全景，眞是「歎觀止矣」，造物主的奇妙，宇宙的大觀。到了此地，使人有無限的欣慰，欣慰這一遭眞不負此一行，無怪徐霞客，王思任們所寫的遊記，對它特別的稱揚了。

金雞嶺，是在粵北的粵漢鐵路坪石車站旁一座嶙石的壁立千仞般孤立的山。在山下四週看它，好像一隻倒轉來的玻璃杯子，沒有一些痕迹可以到頂上的。但是如果有當地的鄉人做嚮導，從荒僻的山徑樹叢中，蜿蜒而循着獨有的狹仄的小路〉紆回曲折地登山。要行四十分鐘左右，纔可以到達山腰。在那裏，有人工用石塊築成的城門樣的在路中，過了城門後，又要轉幾灣，跑兩三段曲折的路纔能到達山巓。

山巓是別有一個境界，它是有可站立數千人的廣坪，有石臺，有禾田，有菜地，有魚沼，有樹木，有水源。若果沒有登山實地觀察的，誰人知道山巓有這樣的奇跡。山頂最高有一塊大石，從遠處望去，好像一隻母雞蹲在石上。頭部向湖南，尾部向粵東。土人說是這隻雞是吃湖南的米，而生蛋在廣東，這是當地土人神乎其說的民間傳說。但是他們還傳說洪秀全的妹子洪宣嬌在此練兵。清軍在山下圍困了幾個月，沒有方法登山進攻。山上太平軍築壘守衛，寓兵於農。有一天，在山頂擲下一條鮮魚，清軍見着，知道山上兵糧充足，且有水源，只得撤兵而去。這一個故事，有些與史事不符。但是這一座石山的天險奇奧，在我遊歷了十多省的名勝中，它是有它的奇異處的。

普陀山的千步沙，水清沙軟，確是夏季游泳的好沙灘，可惜沒有適當的設備，風濤甚大。要是一個大浪滾來，任你怎樣的游泳能手，也無法應付。十五年前，和友人們到三門灣去攷察，歸途順便到普陀去遊覽。我們帶備了游泳衣，見着如此好沙灘，豈肯放過，大家便下水游泳。怎知突然間來了幾個大浪，把我捲到離岸三十多丈遠，浪花四濺，一個浪頭去了，接續第二個又來，那時我只有順着浪勢任它捲來捲去，好在不到五分鐘，浪也停止，那時用盡了平生力量，向着岸邊同游。而我們幾個同伴，在第一次浪濤來時，卽急急的登陸，眼見着我在海面忽沉忽浮的樣子，沒有方法援救，同時也無從呼人來救，只是睜着眼睛看結果而已。這一次算我生平在遊歷中所遇最危險的一幕。

而在別一次的旅途中，經歷的危險，也值得追憶的。護法之役，我參加軍政府朱執信所主持第二軍的招募民軍活動。有一天，我由廣州乘輪渡到順德縣屬的勒流市，主持一個會議。怎知道船到三洪奇的河面，有內河兵輪在此游弋，放汽笛知照我們乘的船，停止聽候檢查。未幾，卽有武裝士兵十多人上船。我是在尾樓間，坐在帆布椅上。兩旁門口站有士兵，不准乘客自由往來，而另由幾個士兵循着乘客次序，逐一的搜查。先摸索身體，其次是查行李。當兵士到來檢查我時，我卽照樣的站立起來，任他摸索。但我兩手先把西裝的外衣兩襟揭開，表示沒有什麼藏匿。而那時的搜查身體，還沒有要被查者高舉雙手的一套。士兵見着我坦然的態度，又見我椅旁的茶几上，放着一部「新舊約全書」，估量我是基督教的宣教師，只是輕輕的在我的褲腰間順手的一摸，便順着檢查我的隔座客人去了。我爲什麼把這件事列入驚險的經歷呢，原來我這一天的外衣左邊裏面的上袋，藏着一枝實彈的勃郞寧手槍，兩邊的外袋藏着幾張委任狀，和軍事內國公債。在這時的環境，統治廣東的桂系軍閥粵督莫榮新，對於軍政府的招募民軍，是視做敵人，甚至指爲不法份子。身攜手槍及委任狀公債等件，就是物證，要是給他搜查出來，結果是不堪設想。加以這一天的兵輪突然在半途截查客船，就是因爲昨天晚上在勒流破獲了我們的一個募兵辦事機關，知道今天有主要人從廣州來主持會議，故在河面把由廣州開往的各客輪，嚴加搜查了。幸好這一天搜不着什麼，士兵便也同兵輪去。而我呢，在那極度緊張的關頭，不慌不忙的異常鎮靜，處變如處常一樣，故能夠安然的渡過難關。要是那時我的臉色有點蒼白，

蒼松傲睨，霧樹相引，風烟披薄，雨中聽泉，幽韻獨絕，看水宜近，看山宜遠，聽水宜高，羊腸小徑中，與蕙上下相依着，眞有武陵世外之感。

峭壁峻削，清泉從綠竹中宛轉而下，兎絲女蘿蔓延衆生着瑩淨可愛，幾聲鳥鳴，山色更覺清幽，再向上幾步，梵音從寺中傳出，是那麼悠遠，那麼冷靜，聲若金石，穿林度木而來。

韜光庵懸崖結屋，勢若凌空，庵旁有金蓮池，相傳是韜光引水種金蓮之處，峯巒夾峙，篁楠交翠，異草流馨，秀石森峭，一種窈窕深奧，似非人境，入寺門，老僧正在閉目趺坐，我們忙跑了出來。

庵後綠竹猗猗，兩人攀援上了小丘，全湖湛然在目，南北二山環抱，波光滉漾迷茫，使人神思飄逸，錢江洪波縹渺，空濛際天，諸峯秀色，迫在眉睫之間，世稱韜光觀海，確實不誣，相傳唐時駱賓王亡命爲僧，匿跡寺中，宋之問自謫所還到江南，偶宿于此，之問在長廊索句，吟：「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寥」。後句未續，思索甚苦，有老僧點長明燈詢問行客爲何不寐，之問答以欲題此聯，得上聯而下句不續，老僧頷之，卽詠「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不勝驚訝，後知老僧卽賓王，此二句遒麗入畫，非登韜光者不能領略，與蕙倚竹少息，嚼麵包數隻充飢。

雨聲已止，風散溪雲，遠山迴抹着柔藍，近岫瀅翠似拭，更覺娟秀鮮妍，林樹零瀼宿雨，峯巒吞吐斷烟，水色山光，四照蕭爽，咏：「一路松風長帶雨，半空嵐氣自成雲」之句，二人愉快歸來。

失態發抖，給他們看破，當場搜出所帶各件，那就雖有雙翼，也無從逃出魔手了。事後回思，確是死裏得生的經過。

由貴陽到重慶的公路，必需要經過兩段最險要的路，一是花秋坪，二是烏江橋的山邊。花秋坪附近有釣絲岩，釣絲岩又名吊屍岩，顧名思義，便知道它是危險地帶。車輛在此地每年失事釀禍的很多。當我由貴陽乘車到重慶的時候，恰值大雨多天剛停止的一天，車多路滑。車到花秋坪時，司機小心翼翼鄭重地通知各乘客好好地安靜的穩坐。他是聚精會神的駕駛。因爲這段是回旋山路，如螺絲般的曲折，轉來轉去，由上而下。突然砰然一聲，前車翻了，客人被壓在車下，救命呻吟的聲亂叫。我們的車立即煞住，而後面駛來的車由山上直衝下來，竟把我們的車推進了兩三丈。可幸給在路旁的欄石阻着，不然，也如前車一樣的翻身，那時也不知如何的結果了。大家下車把前車的客人救出，分別安放在幾輛車上，再續前行。受傷的沒有救傷藥品，只好等待到有道班的地方，向修路工人找些東西救急藥品來包紮。又有一次，車到烏江橋邊的山脚，我們下車休息散步，霎時間，轟然一聲。原來山上滾下一塊大石，距離汽車所停的地方，只有兩尺闊左右。要是汽車停側一些，全車必定壓碎，或是在遲十分鐘車經此地，石頭恰值瀉下，那就人車俱毀了。渝筑公路的危險，是以花秋坪，烏江橋附近爲最。而我所經過先後遇險，都能夠安然無恙。一生一死，似有定數，雖然我不是宿命論的信徒。

孟買的一個驚險鏡頭

程志政

記者二十年來，萍踪所至，遍及宇內，雖然探勝尋幽，各地的觀感不同，但是遊罷歸來，總是充滿着愉快的心情，惟有在印度孟買的那一次，却幾乎因遊賞而送掉一命。旅誌編者新年徵文以「奇絕平生此一行」爲題，我不禁回溯到那一幕死裏逃生驚險萬狀的「奇絕」鏡頭。

那時正在抗戰的後期，中國政府派遣了一個軍事聯絡參謀團到印度去，主任參謀馮衍將軍邀我隨同前往，担任該團的祕書，當時我在重慶九龍坡交通大學任教，在「軍事第一」的口號下，我就由軍事委員會向學校「徵用」了！同時赴印的還有海軍參謀曾上校。

首先到了加爾各答，再往新德里向東南亞總司令部報到，接着就由總司令部派人招待到印度各地參觀。到孟買時，我們受着當地長官和僑胞們的熱烈招待，一切都進行得十分順利。

豈知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有一天承孟買港務局長之邀，參觀船塢，在戰時，船塢原屬禁區，不許外人參觀的，這次是軍事當局的特許，我們自然也十分高興地前去觀光一次。

汽車把我們由一個碼頭送到另一碼頭，突然遠遠地看見一艘貨輪正在着火，港務局長解釋：這種小火在碼頭上是狠普通的，一會兒就可以撲滅。但是他因職務的關係，又表示要親自去看看。我們原是無可無不可的，祗好陪着他同去。

汽車在離開着火的那艘貨船一百碼左右的碼頭停下，我們也下車來「隔岸觀火」，火勢正旺，烈焰上衝，看熱鬧的人也不在少數。那時馮將軍曾上校和我站在一處，港務局長和另外一位總司令部亭特少校站在前面。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船裏發出了輕微的爆炸聲，我向曾上校望望，他也露出驚異的神情，誰知就在這一刹那之間，轟然一聲，全船的幾千噸軍火爆炸了，我這時祗覺天昏地黑，不辨東西，將身體蹲下來縮作一團，約摸五分鐘，漸漸可以看清楚了，碼頭上已變成了人間地獄，樓房正在火燒，海水受了巨大的震動，湧上來把碼頭全浸濕了。我左近有幾個印度人躺在水裏，顯然是已經死了！環繞着我的是火，是水，是一堆的死尸，是破碎的鐵片和迷漫的灰塵。

在這種危急的情況之下，我幸而還能保持着相當的鎮定，我想：除了趕速離開這個地獄以外，沒有更好的逃命方法了！於是在水火交織，死亡恐怖的氛圍裏，不顧一切的向前逃，隨着一些失魂落魄的人，跨過「禁區」的鐵絲網，向大街上奔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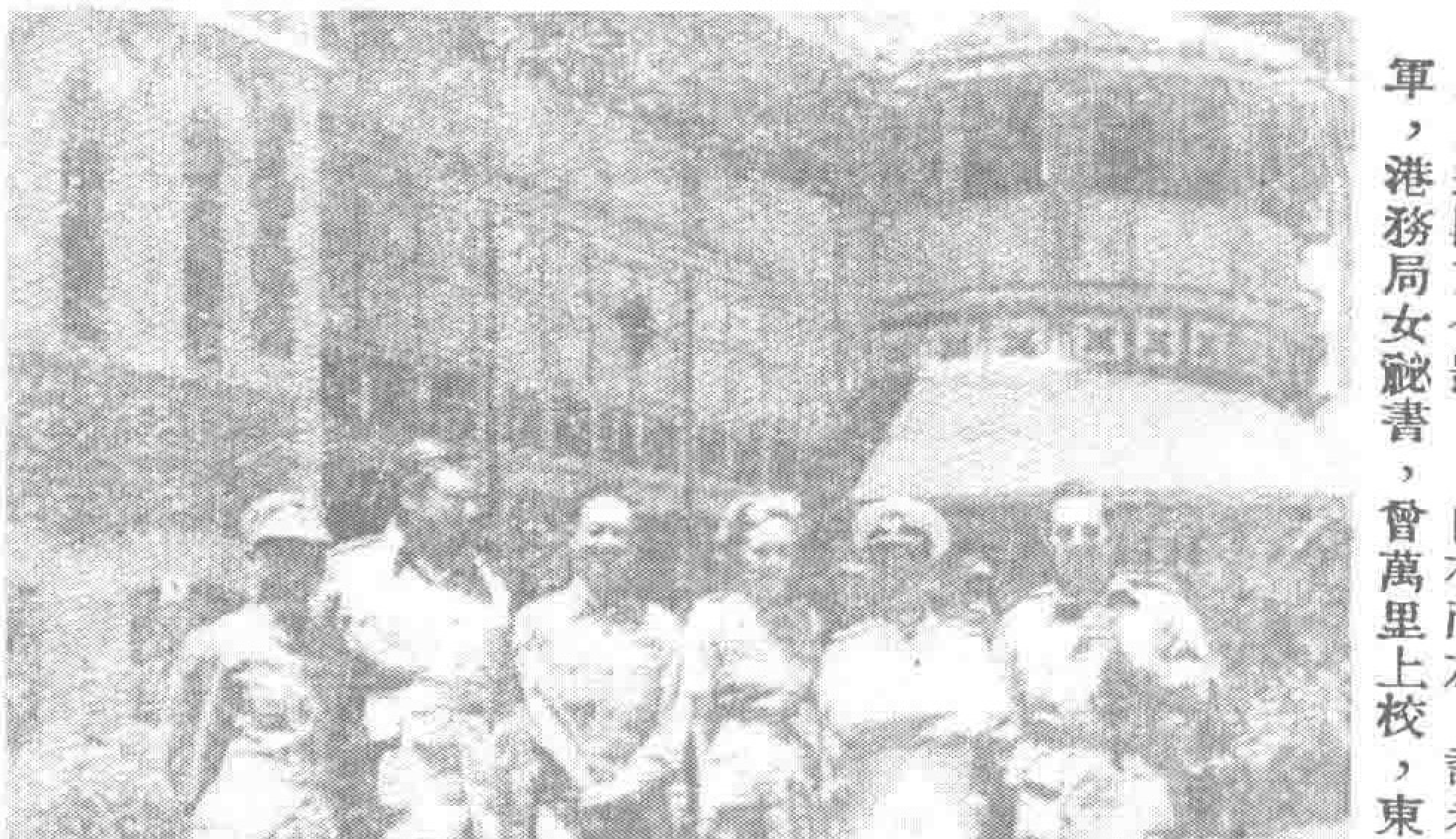
大街上血跡斑斑，扶老攜幼的，紛紛逃難，一路上祗是哭聲，玻璃碎片鋪滿了街頭！

漸漸地我走到比較安全的地帶了！路上的人們帶着驚訝的神情望着我，我急於要雇一輛汽車回旅館。但是在秩序大亂之中，何處去覓呢？結果幸而雇到一輛馬車，送我平安到達了「太姬馬霍」大酒店。

自己對鏡子一看，滿臉盡是灰塵，幾乎變成道地的印度人了！全身的軍裝，染着油污，眼鏡也早已不知去向，再細一看，軍褲已有幾處被燒的破洞，而自己的左手，也痛不可忍，原來在昏黑中誤觸了彈片，手掌已滿起了水泡了！

由此推斷，可知彈片那時已飛到我身邊，假使它再飛近一寸，我便會和四週的印度人遭受同一命運！

經過了兩小時，知道馮將軍和亭特



孟買遇險前合影——自右而左：記者，港務局長，馮衍將軍，港務局女祕書，曾萬里上校，東南亞總部亭特少校。

鬼◇林◇行◇脚

蕭雲厂

用最不講衛生最骯髒的方法，來保存了自己的生命。用最迂慢而最緊張的步伐，來度過一百十四里的遙遠行程。用最屈膝最野蠻的手段，來塡滿餓火如焚的饑腸。這便是我半生以來最奇最險最恐怖最可紀念的旅程底一頁。

自幼就喜歡旅行的：九歲時爲了不願穿一件花條子短褲，就和母親吵翻，逃出家庭過了一個短短的街頭流浪生活。十二歲跟隨父親浪遊於南洋羣島及澳大利亞一帶。十三歲到過印度錫蘭。後來又浮海到安達曼羣島去，和獵頭民族的野蠻人住過一個時期。然而，無論那一番的旅行，事後回想起來總是平平的。當時所謂緊張驚險的一些遭遇，也不外是庸人自擾，或神經過敏而已。祇有「鬼林行脚」，才算半生中獨一無二鐵硬的眞「奇」眞「險」的旅程。雖然事隔十五年，至今追憶所及，仍有談虎色變的情緒。



拉加寺的西番（對面爲積石山）

漫天濁霧 絕無陽光

「鬼林」，是青海番語的意譯名稱。地位在青海省東境，積石山中麓。北離瑪楚河三十餘里，南距黃河上游——瑪楚河之一段——五十餘里，東去拉加寺約百餘里。位處經線一百度左右，緯線卅四度以北。

提起積石山，我就想到美國雷諾的笑話。雷諾借了探險爲名，到我國來大做原子筆的廣告。國內許多地質學家，人種學家及一般科學家爲了積石山上了雷諾的當不小。其實積石山並沒有了不得的高度，到是積石山中的霧海及荒林使人可怕。鬼林在積石山中麓，是山麓中一塊廣大的高坡，遠看去陰鬱的綠樹，掩映於霧海流雲之間，後面屏障着銀色的積雪山頭，景色頗引人入勝的。可是踏進了鬼林，却如掉入十九層地獄裏，使你要生要死都不能。

鬼林的樹木陰森，彌密處掩蔽了天日，遍地荒草荊棘，高與人齊；尤其是濁霧滔滔，地起青霞。人處其中，不寒而慄。

睡在皮筏上軟如「席夢思」

我到鬼林去是民國二十二年春末，那時我在蘭州作客。一天，朋友林子如君，談及積石山産發光石。林君是甘肅人，但隨父經商在青海省的循化，他對於積石山，當然不會太過於門外漢。恰巧那時，我迷在鐳錠的研究上。我明知鐳錠的前身鈾鈉石的發光，是肉眼所不能看見的。不過，既有肉眼可以看見的發光石，說不定它含有一種較鐳爲强或弱的放射線。所以我當時就提出意見，要集合一些人到積石山麓採取放光石去。

林君，第一個贊成，也第一個決意參加。此外，任何人聽了積石山這個名稱，都搖搖頭就走開了。

於是祇有林君和我，乘了汽車，由蘭州經過臨夏，到了循化。林君在循化找了一位番人，名叫搭木干的，僱了一排皮筏——土名渾脫，沿着瑪楚河——黃河上游——溯江而上，日行夜宿，實行到積石山麓去，我的「中國居利」——發明鐳錠者——之夢，遂大大展開了。

皮筏，是把牛皮吹漲了氣，緊緊吹氣的口，一個一個的連絡起來，上下互橫以竹竿而成的。每排皮筏約有牛皮二三十隻，人坐的一面，或鋪以木板，或架以竹排，逆着江流，慢慢的撐去，並不感到過份的顚蕩。雖然有時皮筏撞到石礁上，亦絕不會船破人沉，這實在是「以柔制剛」的合理方法。

有時，我喜歡懶洋洋地直接睡在皮筏的牛皮上面，牛皮濕了水軟綿綿，筏又逆着江流帶點顚蕩，滋味比躺「席夢思」還勝一籌。

旅行時，對於目的地的到達，往往心急如箭，總希望交通器具像飛機一樣快；可是乘皮筏眞有點使人啼笑皆非，江流既急，撐夫一失手，皮筏就會被水沖得團團亂轉，一瀉便倒退了數十丈，這種蝸牛式的前進，眞是天曉得！我祇好拿出最大的忍耐性，躺在這原始的「席夢思」上，看看天，看看兩岸黃土巉岩的岸邊，聽聽搭木干敲破竹筒似的歌聲。

大便洗屁股 小便祭江神

我們的皮筏上有四個人，一是我，一是林子如；其餘兩人爲嚮導搭木干和撐夫阿巴晉。皮筏上載有我們四人的食糧和飯具。又棉墊子一條，羊毛氈三張，衣服數事。每天我們就在皮筏上燒煮飯食，燃料隨岸都有，毋需載備。此外，我們還帶了兩把刺刀，一枝鳥鎗，還有一包白礬，專用以澱清河水來供飲料的。

在皮筏上飲食都不成問題，最傷腦筋的就是肚裏排洩物的出毉。西寧的番人，一向有個奇怪的風俗，就是在行船時不能隨便朝着河流大小便；他們說，在筏上隨便大小便，會衝突河神而遭到船翻人亡的報應的。搭木干和阿巴晉兩人本是西番，所以他們在大小便時，必須先唸一回咒語。譬如大便，在唸過咒以後才拉開褲子把屁股撓到筏邊去。小便自然也一樣。

西番土人，大便不用草紙，在山上是拾些葉子來揩屁股，在水面便醮點水來洗一個乾淨。苦的是我和林君兩人，既不會唸咒，又忘記帶草紙，不得已就用冷水和貴臀去親吻，解決這一件人生日常必需的小節目。

筏行十六日 大雨十二場

我們乘筏走了兩天，到了貴德縣，忽然天上烏雲四佈，雷電驟來，滂沱大雨，傾盆倒下。我們急忙捨了皮筏上岸。由林君領

少校也平安歸來，港務局長受了重傷，那位靄然可親的曾上校却白白地犧牲了！

自從這次歷險以後，腦神經因受震而劇痛了多時，聽到了任何細微的爆炸便會吃驚，直到在錫蘭島休養了幾月，才漸漸的康復。

＊　＊　＊

事情已隔了四年了！曾上校葬身異國，馮將軍本年也病逝滬濱，當日同遊孟買船塢的，祇餘記者一人尚在人世，撫今追昔，眞令人感慨萬千！

六一一〇三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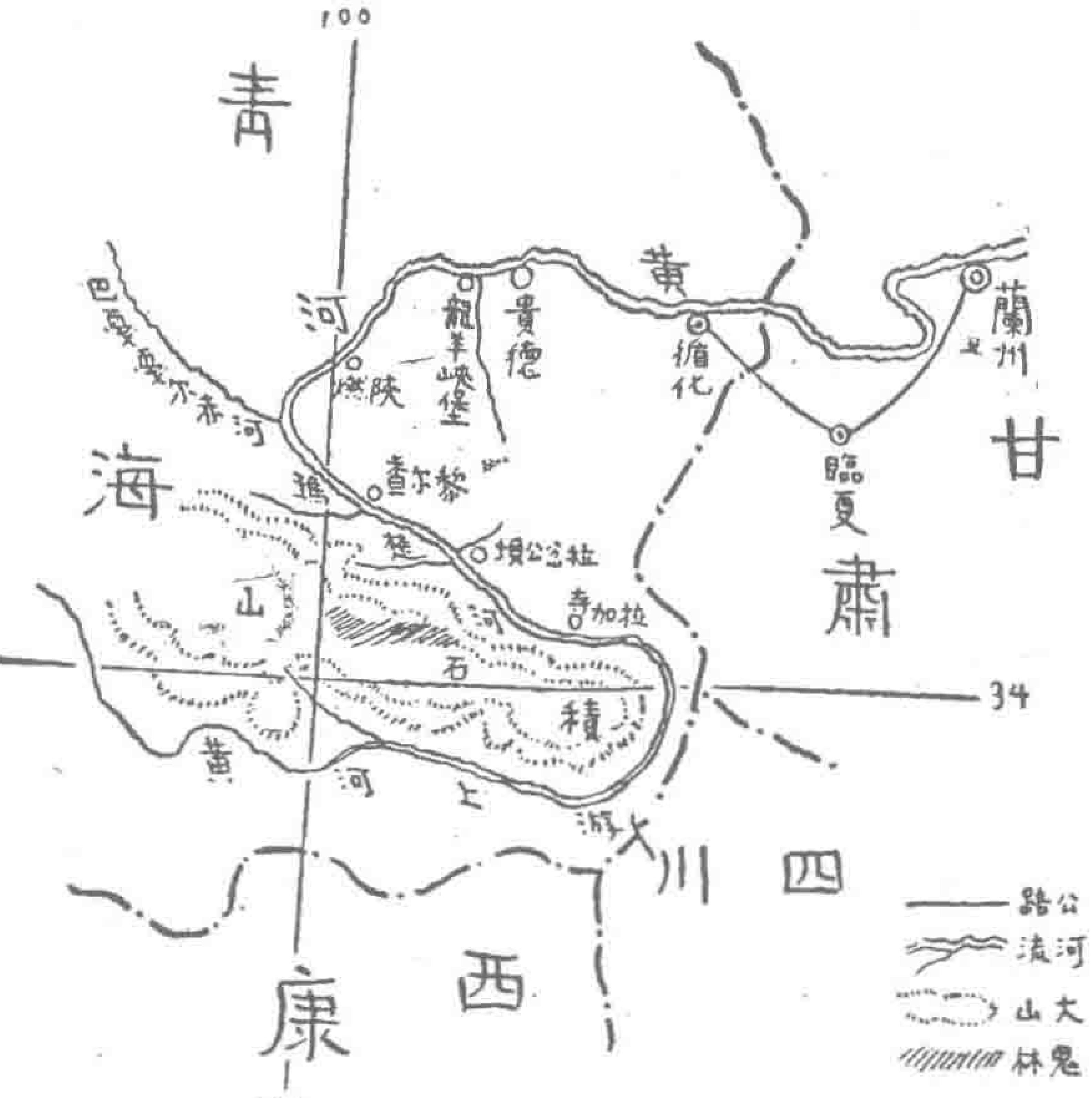
導到一家漢人所辦的羊毛廠裏，躲了半天雨。天晴之後，林向廠主借得土番帳幕一堂，擱在皮筏上，作爲旅途中防雨的準備。

在這時候，我提出了南至鐵瓦寺，再捨去水程攀登山嶺跨越大西傾山，向南直達拉加寺。但是却爲同行的三人所阻，他們的意思是轉運糧食不便，將會有餓死山頭的危險。於是重行大增糧食，並多僱了一名西番作爲撑夫的助手。筏向西行，水流愈加湍急，約十數里，經龍羊峽堡，江流中佈滿漩渦，水道突分爲兩，一自南來。阿巴魯說：「在秋天水漲的時候，卽使用皮筏也不容易走過這一段水路的」。

我們的皮筏依然向西撑去，河流曲曲折折，再經過兩天半的水程，才轉向南行。又一天，經陝燃漸轉西南向；又四天，至巴彥戛爾赤河的匯流處，我們的皮筏幾乎被激流衝翻了。河道漸窄，方向轉至東南，兩天至黎爾查，這裏已入積石山北麓的地域了。再一日餘，泊拉岔公壩，補充糧食後復啓椗，積石山的雪頂已橫亙於南。我們加緊撑筏的工作，且水流亦迂緩了許多，以三日的工夫，趕到了拉加寺。

由循化至拉加寺，途中遇大小雨共十二場；有時三日不雨，有時却一日三雨。落雨的時候，我們就把番幕張起，蜷縮帳中，雨止幕撤，煩苦不堪。

此行除了由蘭州乘車到循化的旱路不計外，由循化至拉加寺的水程，約五百數十公里，竟走了十六日之多，邊地旅行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呀！



迎賓入幕 野花多情

我們水程的最後目的地便是拉加寺。拉加寺雜居着蒙、藏、回、漢等民族和若干土人，地頗熱鬧，來往旅人及居民多以布匹、糧食、鹽爲交易。我們在這裏歇了一夜，住的地方是一個土番的家裏，共有大小番幕四座。林子如和我共占一幕；搭木千、阿巴魯和那中途僱來的撑夫布勒衣占一幕。入夜，一個懂藏語的番人來對我說：「這個幕子沒有好的地氈，請遷到我們那裏去睡吧」。我就問他是誰？他說是幕主的兒子。於是我和林君跟着他走入隔壁另一個帳幕中去。幕裏有番男三人，一是主人，我們日裏見過的，他們正圍坐地上烤羊肉吃，見了我們，都彬彬有禮地站起身作招呼。互相照例地客套一囘，我和林便做了入幕之賓，大嚼其具有野蠻風味的火烤生羊肉。並飽嘗了土製的麥酒。

我帶點燻醉了，林還在舉缶豪飲。不久，主人吩咐我們就睡在這個幕中，其餘番男三人——一是招呼我們來的——便跟了主人退出幕外。在這時，僅僅的數秒鐘，隨有兩個番女掀開幕帳入來，她們也懂藏語的。據她說：是服侍我們而來。林君向明白土番的風俗，他以「旣來之卽安之」的態度毫不客氣地摟了一個入懷抱中。另一番女也坐到我的身旁。我也知道這是當地土人的風習，他們每以家人來伴旅客，一夕風流換些財物。不過番女天生多情，繾綣之下，往往使旅客留戀忘返。在我身旁的一個番女，名叫娃莎娜，眼目傳情，談吐風生，可是，我醉了，七八缶的麥酒，使我辜負了她的一番「盛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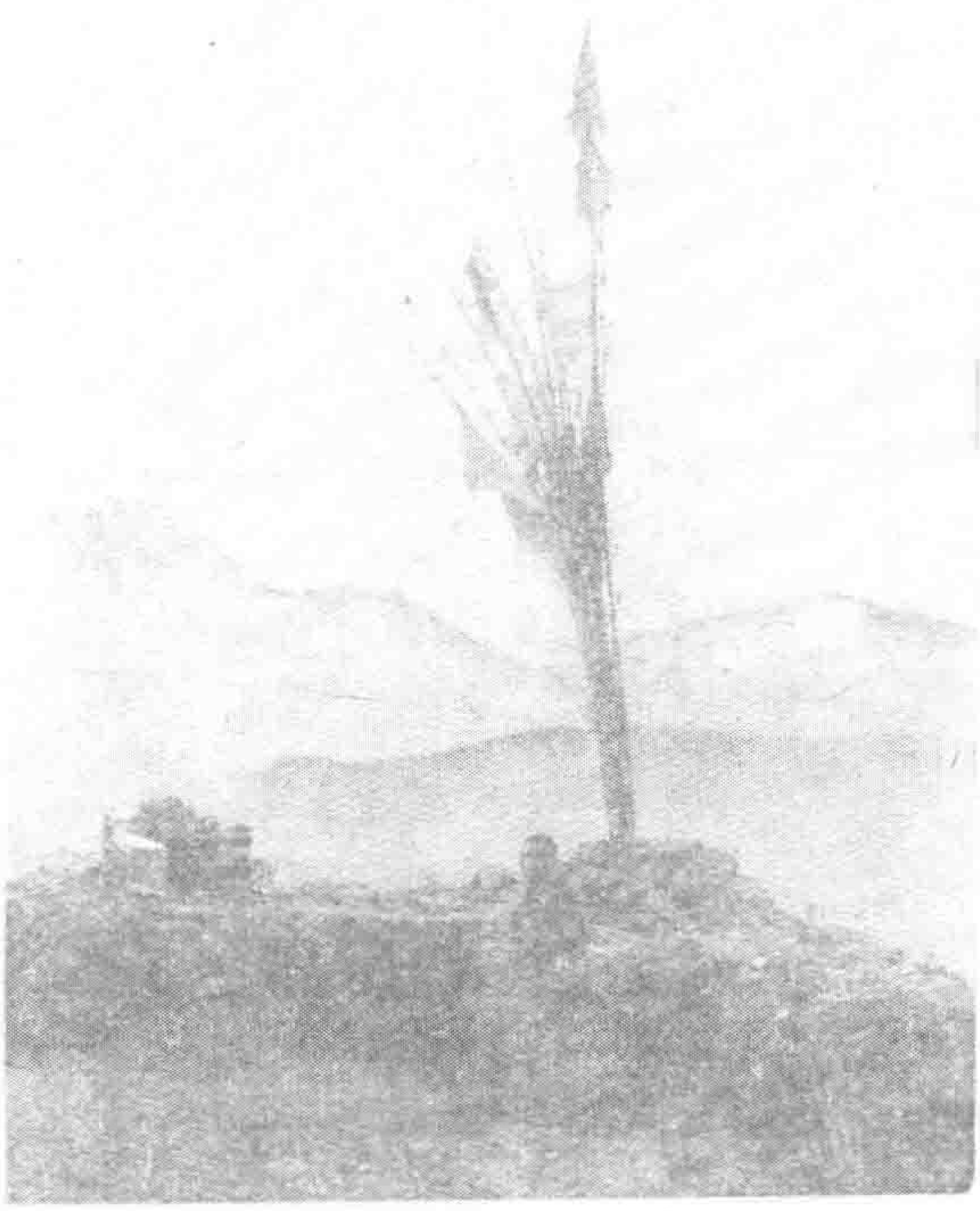
黃泥路滑如脂 森林裏人似鬼

次日，我們留下阿巴魯在拉加寺，一早向土人賃了一頭驢子，馱了行裝，渡過瑪楚河；便捨水路而登山道。這裏的泥土，忽黃忽紅，草木青葱點綴於其間，若是大好晴天，景色自然幽絕。可是初夏雨季，山道上泥滑如脂，大有「行不得也哥哥」之概。西行數十里，直抵積石山麓，路愈前進愈是險峻了。



一行四人僱了驢子向積石山進發

六一一〇四〇



積石山到處可見的山神神位

積石山土名阿尼馬卿山，全是荒無人煙的巒嶺。有時在若干森林地帶之中，突然有路過番人出現於草莽之間，陽光既黯，瘴氣繚繞，遠看去眞有點似是鬼影幢幢。我們又前進二十里，已經是離海平線四千公尺的地帶了。林君說：「再進七八十里便是發光石的產地」。不過天近黃昏，我們就揀了一塊較平的山坡，豎立起帳幕歇息起來。

搭木干對於這一段旅途曾經走過兩回的。他偷偷地對我說：「絕對沒有看見過發光石」。布勒衣也附和着搭木干的聲明，我的心中好不懊喪；不過，像林君這般的誠實，絕不會騙我吧。

叩五個响頭 打一隻山鷄

日輪逐漸西沉，把積石山巔的雪映成黃金色。我背着鳥鎗和布勒衣及搭木干兩人走入森林中去狩獵。一隻山鷄拖着長尾巴在山澗亂草叢中覓食，給我一鎗打中了。布勒衣看見我打的是山鷄，竟嚇得面如土色；他急忙叫搭木干拉了我，走到一堆插有布旗的亂石旁邊，强迫我叩了五個响頭，他和搭木干也跟着各叩了五個，才走返澗邊代我捉住那受傷的山鷄同去。我問搭木干這是什麼理由？搭木干說：「山鷄是山神的小兵，打死山鷄，山神會發怒的。因你是漢人，不懂這裏規矩，所以去叩頭向山神贖罪，就可沒事了」。

入夜，我們在帳幕外燃起熊熊的火，烤了山鷄大嚼；搭木干布勒衣兩人，亦各啃着這可憐的「山神底小兵」的腿。

我們的野餐，計有山鷄一隻，羊肉乾一磅，羊油麥餅一盆，酪酥一盆，非常豐盛，較諸皮筏上吃灰麵條，實有天淵之別了。

屍骨觸目 腐葉難聞

又是一夜過去，天剛亮我們已捲起了帳幕整好行裝步履於深山之間。有頃，山道始盡，眼前展開了一片廣大的樹林。走入林中，路尚平坦。然而荊棘遍地，古木參天，野草高與人齊，這便是鬼林了。再進數里，樹木密得幾乎走不過人。而煙霧陣陣，濃濁得伸手不見五指。搭木干說：「大家拿毛巾出來，撒一泡尿在毛巾上，縛着口鼻吧。否則，會中瘴氣而死的」。初時，我不肯這樣做，可是林君和搭布兩人，早已忙着小便，把毛巾紮着嘴鼻了。我又怯又怕，性命交關，不得已也如法泡製。唉！又騷又辣，氣味眞難聞，大概是近日來羊肉吃得太多吧！

「行行重行行」，滿地腐葉敗草，雖有「尿布」勒住呼吸器官，腐氣仍然觸人作嘔。我雙手撥着野草前進，忽然踏着一具死屍！我驚了，拉了搭木干來看。搭木干說：「這不算什麼，多着呢？他們都是中瘴氣倒死的啦」！果然，走了不遠，人和犛牛驢馬的屍體不斷發現，有些已經變成枯朽的白骨了。

這一塊恐怖的山坡，下是草原，上是蔽天的古木，中間充滿如煙如霧的瘴氣，遍地枯骨，水泥交濺，眞是一步一驚，兩步一落胆。

由瑪楚河登岸，至此已走過了一百十四里。我們一行共四人，大家都累得好像死了一半，那頭代我們馱行裝食糧的驢子，也開始垂頭喪氣。可是發光石依然全無踪跡，林君至此，也沒有話說了。

放射線沒有 淋巴腺增大

當夜，我們又在森林中睡了六小時。一天一夜之間，所有的小便都撒在毛巾上，尿汁裏的阿摩尼亞氣味，也盡量吸入自己的肺葉中。當天將亮時，林君大驚小叫地把我們從夢中吵醒。他說他看見發光石了。我們跟着他所指的視線看過去，果然有三四點綠光在閃動着。於是大家興奮地依着光源尋過去。天哪，衫褲盡爲荊棘拉破，整身纏滿蛛網，兩脚盡染泥漿，而所謂發光石的東西，竟是帶燐的枯骨。

我們不敢再領教了。中國「居利博士」之夢醒了，就在天亮中堅决地主張回程。

歸途中，鎢鈉、鐳錠、放射線的實物研究與新發明的幻想，依然澎湃於腦海之間。但是，一切都如夢了，卽使向積石山中再進一百里就有放射線的礦石，我也不敢再領教了。

對於放射線的研究是全無收穫，而林君的淋巴腺却出人意外特別豐大起來。他步履艱難，咬緊着牙關，怨天尤人地度過這一段恐怖的回程。據他自己說是「水土不服」。而搭木干却背面向我笑着他，是拉加寺一夜風流的代價。

西湖之夏

雨林

西湖不宜於夏，以地勢既不高，離海又遠，薰風赤日，乃爲遊人所裹足。遊湖如入蒸籠，悶而不散，此中狀況，過來人多能言之也。

戊子六月，余自浙東歸，途經杭垣，因作三日勾留，探訪親友之外，兼以領略湖山之勝。一日，侵晨遊靈隱寺，以爲時尚早，乃登韜光觀海焉。止於寺，憑窗遠眺，但覺蒼翠撲面，湖光山色，盡入眼底；松濤篁韻，起自耳際。雖不似江上清風，起於兩腋，而北窗迎涼，飄飄然亦有羽化而登仙之感。乃知西湖不宜於夏者，指遊湖而言；若深山古寺，蟬曳殘聲，固亦逭暑之勝地，別有情趣者也。

廣西行

向培良

離開廣西，又三年多了，就省界講，這是我行踪最廣的一處。北自全縣，西達宜山，南極邕寧，東盡梧州，並曾深入腹地。從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其間約有三分之二的時間，都在廣西。抗戰期間，我最活躍最平靜和最艱苦的日子，都過在那地方。

堅毅樸實忠厚的民風，是廣西所長。在那地方，可以深切地體會到我國文化的優良。祇是一般民間的生產技術，頗爲落後，出產也不很豐富。加之交通困難，瘧疾流行，使廣西成爲較貧乏的省份；祇要開發交通，普及醫藥，提倡生產教育，則以廣西人民的素質，儘可以成爲我國的丹麥和瑞士。

從湖南入廣西，先到全縣。此地原屬湖南，風土人情，恰恰是兩省的中介。廣西風景最特殊的石灰岩，初露頭角，還不大引人注意。這是無量壽佛的故鄉。湘流始大，從城中北行，在距城不遠的江邊，有無量壽佛的遺跡。春末杜鵑盛開，往往有一兩丈高，繁花數百朵。遍野紅霞，平生僅見。

稍南興安，湘灕在此分流，其實這是秦時史祿在此處鑿了一條運河，引湘水通灕江。這是世界維持最久的一條運河，我國先民極偉大的工程。分流處離城數里，餘水南行。沿途建閘，調節水量。從城到分流處至今稱爲秦堤，兩岸桃柳榮茂。興安是廣西風景極勝地之一，兼有石灰岩和土山的長處，又雄渾，又秀麗。距桂林祇有幾個鐘頭的火車，是極便利的遊覽區。

我第一次到桂林時，恰值黃昏，夕陽初下，我簡直給那變幻無窮的山色迷住了。無量數拔地獨起的石山，依約成行，在夕照中像初春爭妍鬥豔的繁花，比花有着更變幻的色彩。假如要我說桂林最勝的風景，則我以爲還不在山嶺的奇秀，洞壑的幽深——那是在別的地方還可以找到的——祇有旭日和夕照中的山色。我在無錫國專九閱月，校址是桂林西郊穿山，每早每晚，我都眺望着山色，而每一次都給我以新的畫圖。

陽朔的風景在山，比桂林（或者任何一處地方）更多更奇。每一座山都像一個盆景，每一座山都勝過江南的奇峯。缺點是山太多，眼界不廣，使人有局促的感覺。但是月夜靜臥，從窗頭看山形，卻是平生得意的眼福。陽朔城極小，卻是清潔宜人。

平樂荔浦一帶，稻田肥美，村衆富庶，頗有江南風味。榕樹初多，木蘭花高三四丈，經年着花，濃香醉人。荔浦芋長盈尺，略煑便軟熟。史記載蜀中蹲鴟，蘇東坡記黃州大芋，都與此相同。如今卻祇能讓荔浦專美。從平樂經龍虎關入湘，經八步入粵，都是兵家捷徑。從龍虎關經平樂荔浦修仁到柳州，不過步行四五日程，從龍虎關到梧州，約三四日程，是從前販私鹽的主要路途。

入廣西以後，要到柳州纔可以看到較廣闊的平地。可惜田野荒蕪，農村凋敝。城裏有柳子厚衣冠塚，令人懷想這偉大的藝術家的平生和他的政績。柳侯公園多紅蕉，花瓣厚一分，長五六寸，在柳州可以看到最原始的牛車，湘桂黔鐵道貫串柳州，又從此南去邕寧，直達鎮南關，與安南的鐵道相接，是我國國際通道。那一段的路基已鋪到賓陽，二十八年邕寧失守以後又加以破壞。

二十九年邕寧克復，我率教育部第一巡迴戲劇教育隊自宜山前往勞軍，時距寇退纔半個月，平生行踪，以此爲最南端。這是廣西四大都會之一，曾一度成爲省會。市區繁富，略同梧州，而勝於桂柳。所謂南國情調，大抵是香釅色穠，花木豔異，終年不絕，都吐着醉人的芳芬。因此影響到人們的情緒，也熱烈激動，又較多樂觀。祇或者因爲刺激太豐富，容易令人疲倦。在邕寧的時期忙於職務，不及遊覽，城郊風景，極少領略。這是全部廣西行程中的一種遺憾。

從邕寧浮江東下，到桂平稍住，又從那裏轉柳州。廣西少佳茗，少可登踄的山嶺，少精緻寺院可供憩息。桂平西山卻兼有數長，西山幽深秀絕，眺望空闊，古木凝煙，時有流泉。景色最像江南。

三十二年我辭去劇教一隊職務，到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書，使我又在廣西再住三年。半生光陰，消磨在廣西的約略和在江蘇相當，僅次於故鄉湖南。然在回憶中，江蘇卻不及廣西親切，因爲在江蘇始終停留在京滬線上的大都市裏，而都市卻很少予人以親切之感。重留桂林，祇度了九個月安靜的教書生活，便遭逢湘桂大撤退的變局。從三十三年六月直到三十五年二月間復員，轉徙流離中，使我縱貫廣西腹地。那是平生最艱苦也最奇橫的一段生活。

那一年暑假，我避居荔浦，借寓學生廖君澤深家。纔三個月，桂林失守，又南逃蒙山。在蒙山停留兩個多月，日寇從平樂橫絕廣西，攻柳州，不久又侵入貴州。我和無錫國專師生二十多人，逃入金秀設治局，即古大藤峽地。金秀徭山，縱橫三四百里，恰在灕江、柳江、西江之間，廣西四大都市的中心。太平天國起於桂平金田，以通常交通來說，到蒙山（永安）要經過平南藤縣，至少有六七日程。但自平南馬練入徭山，出蒙山水秀，不過兩日。烏蘭泰便因此敗死。那是太平天國的第一次大勝利。金秀在將來可以成爲華南最佳的避暑勝地，風景不下於廬山，或者比那裏更雄峻更多天趣，可以遊覽的區域也會更廣。祇是風景多依人傳。金秀自古荒蕪，未經名人登臨，韓雍和王守仁兩度用兵，都不曾深入山裏，所以絕無古蹟，不能引起國人的注意。

在徭山住了四個多月，於三十四年春離開，時當農歷正月，山花初開，鳴泉四應，雄峻的山嶺裏處處有極幽秀的境地。雖然在逃難中，也不得不時時停步，欣賞自然的美景。據稍後出來一月的人說，山中幾於樹樹繁花，裝成一幅最穠豔的畫圖。假如時局平靜，我眞想再到那裏面安住一個時期。

以後在平南大旺墟住了兩個月，四月間越過淪陷區到北流。沿途荔枝著花，初見這南國的珍菓。到北流後，住山圍村，無錫國專又正常授課，有學生兩百多人。在山圍九個多月，爲抗戰八年中我停住最久的地方，和平親切，人與人之間無有隔閡，令人夢想太平勝世的景像。從桂林避難南走，歷時一年半，我深切感到物質的窮困並不是人世間最壞的事情：祇有人和人之間的猜忌爭奪殘殺纔是的。

復員時，我從梧州乘船北上，溯灕江由平樂轉桂林，這樣，使我自湘灕分流處起，走遍了這兩條水。

廣西風景，除金秀外，我最愛興安，宜山，桂平。興安兼有湘桂兩省風景的長處。宜山是典型的廣西味，以奇崛的石山擅勝場，却比陽朔開闊。

以一個異鄉人的身份說，則廣西之可住，决不下於他自己的故鄉。

薛濤墨蹟在人間

張逢舟

成都名勝之一的望江樓的清婺室內，原來有一家照相館兼賣碑帖的，最近幾年他那裏忽然賣起薛濤寫的單條來了，這幅單條是寫的薛濤自己的七絕一首：「凭闌却憶乘雲上，把酒臨風手自招，細雨聲中停去馬，斜陽影裏聽鳴蜩。唐校書薛濤題。」許多人豔羨這位中古美人而遊望江樓的時候，看見這幅廉價的單條豈有不買之理？一位美國 Miss Genevieve Wimsatt 在她寫的那部 "A Well of Fragrant Waters" 裏還把這幅單條作爲薛濤一書的插圖。

抗戰後期我回到故鄉重遊江樓，看見這幅單條後眞是又氣又笑，氣的是誰搗的這個鬼？後來也被我査明白了的。笑的是搗鬼也搗得不高明，第一：薛濤如果寫自己的詩，還能夠在二十八個大字裏寫錯五個嗎？薛濤這一首詩題目叫「西巖」，原文是「凭闌却憶騎鯨客，把酒臨風手自招，細雨聲中停去馬，夕陽影裏亂鳴蜩。」「乘雲上，斜，聽」全是錯誤。第二：下款竟會寫成「唐校書薛濤題」，「題」已不通，「唐校書」尤其荒謬。薛濤雖被韋皋推薦爲校書，事情却並沒有成功，她自己決不會如此無恥的冒充官吏。而且薛濤二字之上加了這一道官銜，於薛濤這個人更是不倫不類。最可笑的是這筆字完全想學何紹基，但又不像。一個唐朝的小姐竟學清朝人的字，豈非天大笑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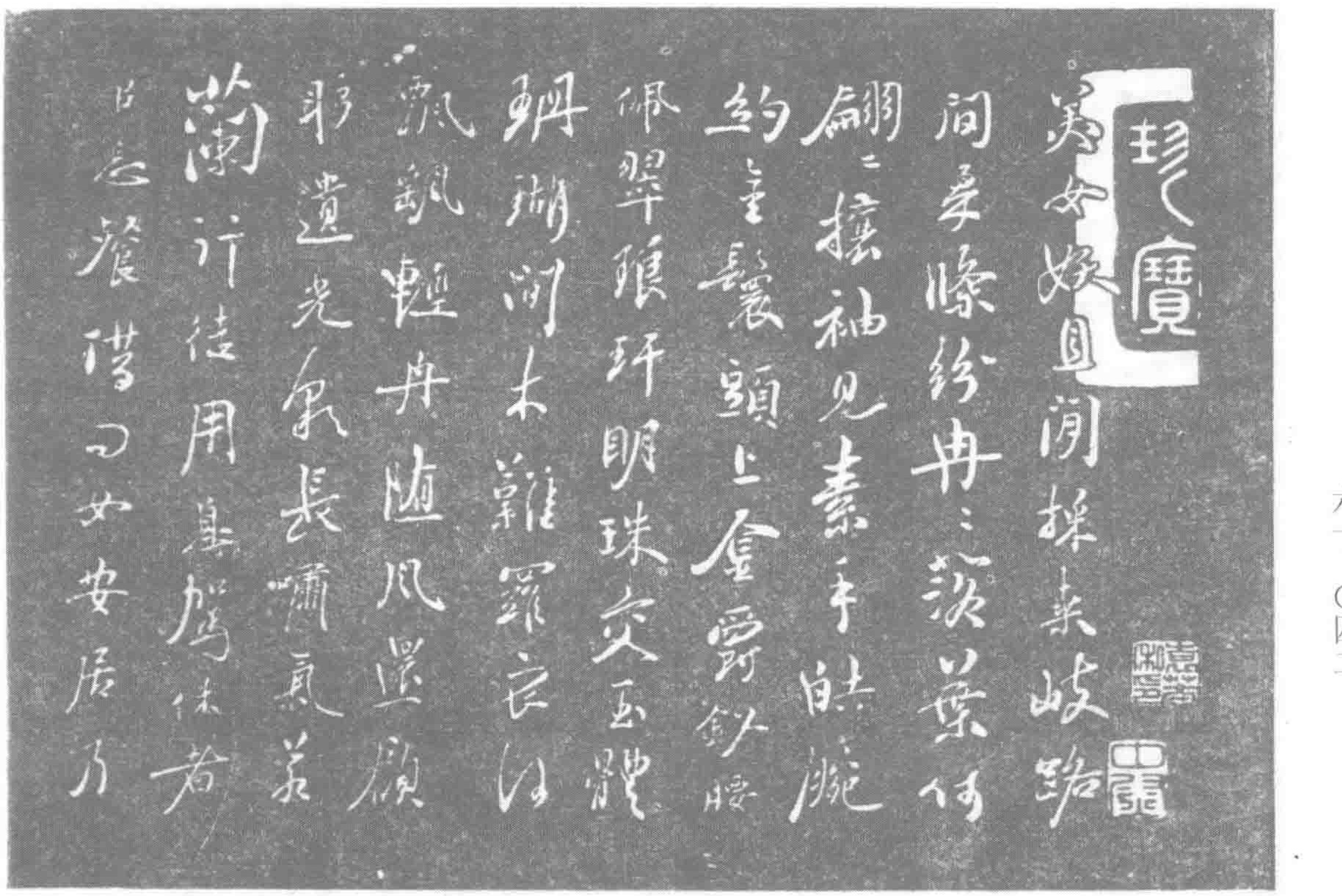
我把這件事向許多人解釋，人人都歎惜這位天才女詩人竟無翰墨遺留人間！我再解釋：我買過一本「女子習字帖」，又名叫「玉臺名翰」，那上面全是收集歷代若干名女人的翰墨，薛濤的一幀是寫的陳思王的「美女篇」，全文是「美女妖且閒，採桑岐路間，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鑿，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颻，輕舟隨風還，顧盼遺光影，長嘯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錄陳思王美女篇，薛濤。」這本帖是文明書局於十一年九月初版而由中華書局發行的，可惜抗戰後期的大後方買不到，成都，西安都找過。

「美女篇」固然情文並茂，尤其暗合薛濤的遭際，難怪她要愛這首詩而寫下來了。唐朝的人寫魏代的作品，當然不會成爲宋版康熙字典。

當時雖然買不到這本帖，幸好我在十八年出版的一部「浪漫二詩人」中有這一幀字的縮小插圖，足供鑑別，也就不由人不信。勝利復員我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到中華書局買這本帖。

有一天我同錢瘦鐵兄談起這件事，並且把字帖給他看，他當時若有所思，後來對我說這幀字的墨蹟他是見過的，但在那裏見過的？當時他却想不起來。過了幾天他打電話告訴我，說是在他的朋友徐小圃醫生那裏見過的，我聽了喜歡得了不得，立刻要求他介紹我去看。

徐醫生是位收藏家，他在給我看薛濤的字以前，還先給我看他收藏的懷素的字。我不是研究寫字的，懷素的草書雖有名，這個和尚雖然也和薛濤同朝代，我祇是草草的看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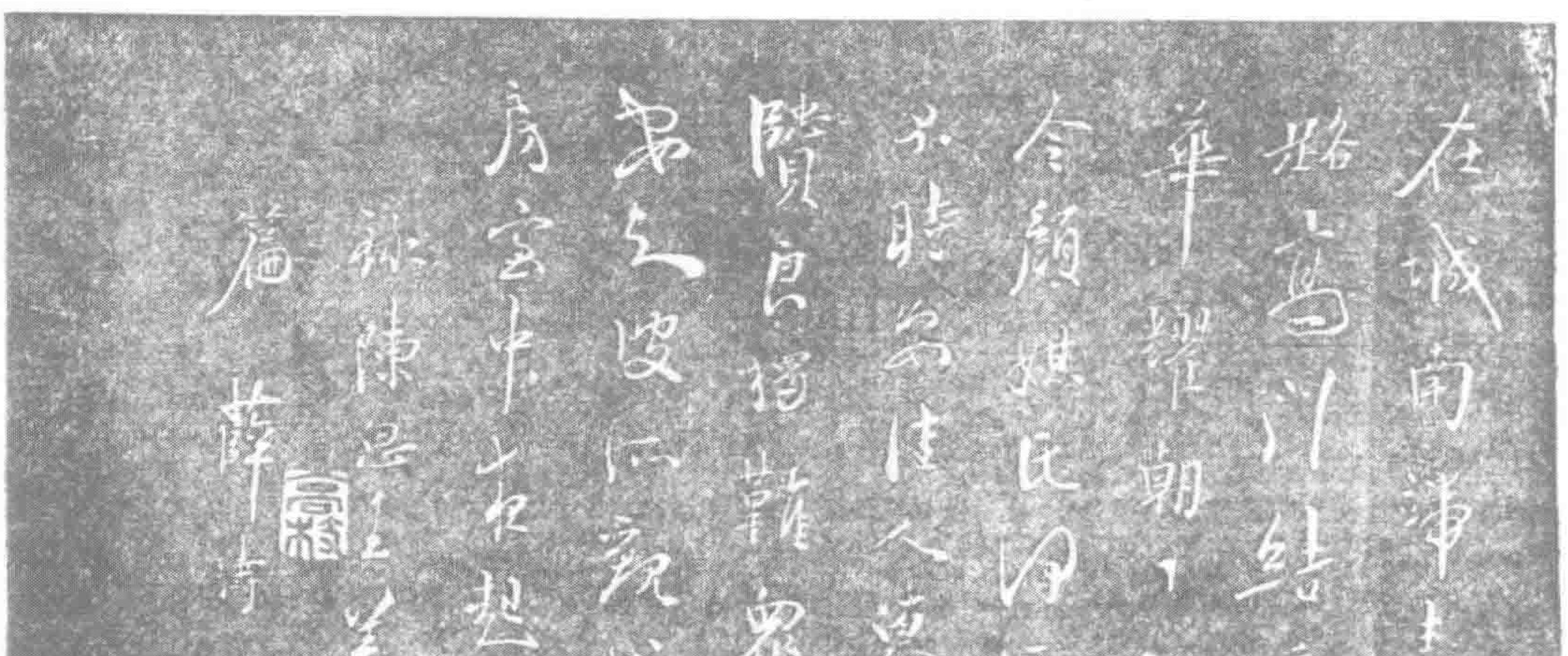
薛濤的墨蹟展露出來了，那是一幅精裱的手卷，上面並有晉衛茂漪；唐薛濤，吳采鸞；宋胡惠齋，張妙淨，朱淑眞；元管仲姬；明柳如是，葉瓊章的墨蹟。這些都是清代嘉興徐範小姐收藏的，徐小姐自己寫得有篇跋：「古來名姬傳於史册及稗官野史所載：或以淑質麗藻，或以節烈文才，不可勝計。綠窗閒靜，間一寓目，令人擊節羨慕，低回讀之，不能置之。至於能書者，代不數人。往歲從嫂氏過吳興，得獲管夫人仲姬，比玉曹妙清及自然道人張妙淨三紙，讀其詩與尺牘，想慕其風采，恨不與此人同時也！於是留心蒐討，計得數紙：吳采鸞之機清筆秀，沈清友之妙趣入神，朱淑眞秀骨天成，風華蘊藉，大爲快意！是謂世間無其匹者。今春聞吾邑項氏家藏衛夫人一幀，長孫后一幀，爲絕代翰寶，百計購求，終莫能得。因託至戚致其夫人，夫人憐範一段苦心，從更轉贈，遂不惜傾橐酬之。噫！世間之勝事難全也。嗣後復承嫂氏贈余薛濤一牋，惠齋女史『月到風來』四字，始滿夙願。乃命工裝潢，彙爲一卷，得朝夕展對，生平之志畢於是矣。吁！前代名跡，世不恆有，況閨中賢媛乎！後之覽者，幸勿輕視之可也。檇李徐範記於淨香居。」

千年以來的薛濤的手筆展露在我的眼前，紙光墨色雖然黯澹，印章雖然與拓本間有不同，墨蹟較之字帖自然纖毫畢露，妙到毫顛！我不批評字，我祇欣喜於這幅墨蹟的發現，而且是意外的發現。

字帖上還有兩篇跋，一篇是刻石的程璋，一篇是馮登府。程跋是：「此卷爲檇李女史徐範所藏墨跡，其長孫后，沈清友，曹比玉三家已失，卷尾尚有當湖沈彩一跋亦殘缺，餘俱完好，神采弈弈，極簪花寫韻之妙，非後人所能臆造。夫古今石刻多矣，未有裒集閨媛名跡者。昔歐陽文忠謂，婦人書惟房嶙妻高氏『石壁寺頌』，與安公『美政頌』爾。他如武后『昇仙太子碑』，貴妃楊氏『心經』，久不傳於世，斯卷不重可貴歟！而徐氏集古之苦心，尤不可沒也，爰從雲伯太史借勒上石，**非第柔翰之可寶**，，



薛濤畫像有三：一爲馮協中繪像碑，立在成都望江樓清嬰室中，馮爲清末人，所繪衣履不類唐代，張大千畫家頗非之。此圖爲乾隆朝粵東顏希源所刻「百美新詠圖傳」薛濤像，未經大千畫家鑑定。顏箸偏重事蹟，詩證，文字雖經袁簡齋爲之鑑定，但並圖像者之名亦不傳。一爲張大千畫家敦煌返蜀後爲舟所繪，曾由「中國生活」畫報以原色橡皮版縮印爲該誌封面，知者必衆矣。張逢舟附記



峨眉山上的海市蜃樓

——萬盞明燈朝普賢

欽文

遊四川的峨眉山，到了半山的九老洞，就可以見到許多奇怪——至少在我們可以說是新穎的景物。在三步一小變五步一大變的山路上，到處長着桫欏樹。這雖然是有點像楊梅也有點像桂花樹的喬木，在夏秋之間卻開着像藤本牽牛的喇叭形的花朵；紫紅和白的都有；最妙的是一串串許多朵並開在一起。遠望醒目，近觀是很悅神的。更妙的是水荔枝，高大的木本，卻像曇花一現的花朵開在葉子的上面；而且結果實，也就在葉子的上面。一粒粒的好像是荔枝，亮晶晶的多水分，所以叫做水荔枝；是猴子所愛吃的。在曠山上，紅花綠葉之間，猴子們從容來往，自由自在的隨時可以摘得鮮果吃。這在既無毛而得不到禦寒的衣服，凍餓於饑荒的社會中的苦難者看來，彷彿所謂仙境的不非可以羨慕的呢！還有叫做巖瓢的，寄生在一棵古老的枯樹上；薄薄的好像是荷花瓣，一隻隻的又像是調羹，直接綴在樹皮上；姿態玲瓏，色澤鮮豔，分不出什麼根莖枝葉花果之類，自然也是原始植物的一種。所謂曇花一現的和水荔枝，花朵開在葉面上，都是原始植物。水荔枝的原始植物，卻是高大的木本。

登上洗象池，可以看到大羣的猴子。大大小小，似乎也是男男女女的，不但隻數來得多，而且顯着聚族而居的精神。中猴子，三三兩兩的隨意玩耍，在草地上跳來跳去，在樹枝間爬上爬下；母猴子，帶領小猴子遊戲，幫同攀着樹枝翻筋抖；老猴子，在有人來往的路口蹲着守候，睜大着眼向各方探視，儼然不可侵犯的樣子，見了行人就吱吱叫着打招呼，走近以後伸出手來要食物。如果給牠肉類，嗅一下就擲還，因爲是吃素的。據說這種猴子會計算初一月半等日子，屆時結着隊到寺院裏去討豆腐滓吃，因爲這日子和尙照例推豆花。在相近的時候，搖着包穀喚起來，就會跑過來接受。

在雷洞屏相傳不能高聲說話；聲氣一響就會下雨，因爲多雲，一經震盪，雲就化雨。這同轟轟的戰場上多雨，和以飛機載着冰塊散在雲上製造人工雨的原理相同。

峨眉山上一日之間的氣候，好像是北平一年之間的；日間可有攝氏十九度，晚上會冷到攝氏負十九度。高山原是大陸的氣候。日熱夜冷，忽晴忽雨；初次去遊的人自然容易傷風。晚上又得烤大盆的炭火，所以總是流鼻血。據說金頂上面的木料房屋，至多不過二十年就得改造，因爲時刻浸在雲霧中棟樑椽子滿長蘚苔，是容易腐爛掉的。也因爲寒冷，動物除畫眉似的佛現鳥以外，見不到什麼走獸；竹竿只能長到一尺多高，細簇簇的滿地生着，看去好像是青草。所謂寒杉，因爲長得很慢，枝節的距離很近；該是數十丈高的形態縮小得只有五六尺，而且隨時壓雪，枝子都向下垂，這就成了特殊的樣子。

「睹光」「睹燈」，在和尙的口中，算是峨眉山上特有的景象。睹光在日間，上下半晝的時候。所謂光，也稱佛光，因爲光圈中現着影子。照和尙說來，佛光出現以前有鳥先來報告，「佛現了！」所以把那種畫眉似的鳥叫做佛現鳥。其實無非是虹；不過平地上所見的虹，大概只是個弧形；峨眉山來得高，站在那頂上看，虹是形成整個的環的。陽光從身背後射來，把觀者自己的影子映在虹的環中，這就成了所謂佛。兩個人去看，就出現兩個佛；男女成着對去看，就出現夫妻佛。至於鳥的叫，只是偶然的巧合。反正山高附近多雲霧，隨時成虹，鳥原來也是常常啼叫的。

睹燈在晚上；燈指佛燈，也叫做萬盞明燈朝普賢，一知道我要去遊峨眉山，就有許多朋友都來告訴我佛燈這特殊的現象，說是黃昏時候，一盞盞的有無數燈光從山下出現，慢慢的升騰、漸漸的移向金頂。相傳是許多菩薩各擎着一盞燈到金頂來拜見，所以叫做萬盞明燈朝普賢。我的朋友並不迷信傳說，或者以爲附近有着發光的鑛物，或者以爲山上枯樹含磷質，或者以爲有像螢的蟲類在飛行；叫我留意考查。和尙把睹燈這件事看得很重，說是要福氣大的人才看得到，福分小的，往往接連留住山上個巴月，仍然看不到一回。到了黃昏，派小和尙專門探望佛燈，一經發現，當即趕來報告。我們第一個晚上就看到，樣子確如朋友所告訴。不過，細觀察，我們三個人用兩個望遠鏡輪流探望，認定現着光亮的區域恰巧是個秋海棠葉形；光亮雖在移動，卻是所有光亮集合着整個的動盪，並非各個光亮各自的移動；譬如四點成着正方形的，始終是正方形；三點形成一直綫的，始終一直綫。第二天早晨一看，有着光亮的秋海棠葉範圍以內，原來都是水田。正當春末夏初，田間積水滿滿的。一目了然，所謂萬盞明燈，無非是天上星星的倒影。北斗星，扁擔星，位置顯得很清楚，確是天文的現象。根據經驗談，月光明亮的晚上睹不到燈，有雲的時候睹不到燈，冬季天旱的時候也睹不到燈；旁證同樣是對的。至於動盪、升騰和移近，無非因爲山高，空氣稀薄了，同地面濃厚的空氣，發生了折光的關係。平常我們仰望空中，有時見到雲朶，一層往東行，一層向西行，同時交流着，因爲空氣分着好幾層，密度不同，動向各異；由上俯視景物，就有動盪情形。升騰怕是由於一種假象的增加，好像海市蜃樓。三齊紀略載「海上蜃氣，時結樓臺」；史記有「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句。空中出現山木房屋等影子，原不限於海上；無非由於上下層空氣密度不同而生折光的作用。不過所謂海市蜃樓的景物大概是倒影，峨眉山上所見星星的影子本是圓圓的，就無所謂倒順了。這種現象只有峨眉山上才容易看到，自然還有個特殊的條件，就是峨眉山臨水田的一面是陸如壁立的。所謂朝普賢的移近金頂，只是有了成見視覺的錯誤。

抑以修玉臺故實式。道光壬辰花朝，陽羨程瓊跋於四明官舍。」馮跋是：「徐範爲我里白榆先生女兒，跛足不字，自號蹇媛。夙工八法，禾城西『關帝廟碑』，其手筆也，樊榭『玉臺書史』曾載之。此卷爲其所集，凡十家，已遺其三，名跡流傳，久爲藝林珍品，莫能效也。程期岑大令見而愛之，爰假鈎上石，亦石墨快事云。由拳舊吏馮登府用宋女官徐靜之硯，跋於四明窗。時壬辰花朝。」

從看了徐藏薛濤墨蹟後，我以爲足以抵償抗戰時我在上海南市宿舍所損失的半屋藏書了。當我第二次邀同虞懿小姐去看的時候，我要求徐醫生能夠把這幅墨蹟給我借印，徐醫生慨然應允了，這個喜訊我連忙報告遠在華盛頓的Miss Genevieve Wimsatt。

遺留在分陝的古跡

張契渠

引言

長江黃河雖然同樣是中國的兩條巨川，但江岸與河干的民情風俗却絕然不同。卽以河南的婚禮而論，也和江南的習俗大不相同。在生長在南方的看來，也許認為河南的風俗有些「奇異」，然而，我們翻開歷史看看，在中古以前，中原實在是我華夏民族的文化政教的中心。今天河南所存在的習俗，說不定正是中國的「國粹」呢！

為了抗戰，我在黃河南岸的陝州住了一個時期。陝州古名分陝，是三千年前周公和召公分治之地。東隣澠池古城，西接貴妃楊玉環的故里——靈寶，北面緊挨着奔騰萬里的黃河。對岸便是漢壽亭侯關公的侍衞長周倉將軍的故鄉。

可疑的金石

這是一個充滿了歷史性的古城，隨處可以發現許多古蹟。不過因為缺乏整理和攷據功夫，有些古蹟雖然巍然矗立，至今還不知是什麼出處？而若干「言之鑿鑿」的古物，却未必眞是不折不扣的古董。例如在陝州城內鼓樓下面左右各一座在那裏當守衛的鐵人，相傳係始皇帝收天下兵器鑄為金人十二的「金人」。此「人」原在咸陽，後來秦祚覆亡，武帝欲以這十二金人移置洛陽，遂由潼關搭皮筏出發，不料黃河水急，到三山門地帶（在陝州下游）皮筏碎裂，金人落水。急忙打撈，祗撈到了兩個，就是現在這裏服務的二位鐵人。

可是細考秦代兵器，既非金質，也非鐵質，那是銅器。十二金人，實際是十二銅人。況始皇帝收「天下」兵器，數量一定很多。所鑄金人，一定很高很大，而這裏兩位鐵人却祗有三尺多高。並且冠履服飾，頗像唐代在長安做生意的外國人。所以我認為可能是唐代官員坟墓前的「守墓人」，如明代的石製的翁仲般。日久墓荒，好事者將他搬來了通衢要道。因為像身並無文字記載，便訛傳為秦代的東西了。

還有一顆肥猪般大的石頭，蹲在召公祠的甘棠遺蹟下面。石有裂痕，好像蘇州虎丘山上的「夫差試劍石」。

有裂痕的石頭，本是隨處都可以看到的，可是這顆石頭却確確實實地刻着「關壯繆試刀石」六個大字。刻痕猶新，足見是近人的手筆。因和專員公署中人談起他的來歷，才知道這顆石頭原在北門城門洞內，一天，專署中有一位朋友任君在北門經過，偶見此石，因為陝州附近全是泥地，石頭很少，任君見此巨石廢置不用，便問附近居民是何緣由？居民中有人答稱：「這是關爺爺的磨刀石」。任君因見石上有裂痕，便更名為試刀石，命專署公役將它抬到了作為民衆教育館的召公祠內，親筆題額，於是成為萬人景仰的古蹟了！

召公與甘棠

在召公祠內，左邊有一座八九尺高的石筍，青灰駁色，看去好像半株鬬開了的古樹。但質堅如鐵，分明是一大塊年深月久的化石。石上有篆書，曰「周召分治處」相傳是周公和召公分治時的界碑；右邊有矮牆一圈，廣約丈餘，中間圍着一堆黃土，牆上鑲石刻有「甘棠遺愛」四字，其旁題詠的碑石甚多。三千年來，人們由愛召公而推及甘棠，由甘棠而推及這堆亂草叢生的泥土。其中意義，已不在「三千年前此地是否眞有一株甘棠」的問題了。

周公的婚儀

也許因為中國的歷史太悠久了，若干文物古蹟難免日久失眞。倒是那些舊禮俗，却根深蒂固地埋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反比那些古蹟更可靠底保存着若干中國古代的文化面貌。

雖然有些比較開通的人家，舉行婚禮時，新郎官也有穿中山裝戴銅盆帽的，但在手續上，問名、納采、選吉、迎親等都得按周公之禮，步步做到，不敢或缺。除了江南也有的那些規矩之外，更有許多「特異」習俗，略述如下：

跨馬遊街——親迎之日，新郎官例須乘騎高頭大馬，頭插金花，身披紅綢，裝做「狀元及第」模樣。那匹坐騎，也在兩耳之間，額頭之上，點綴着一顆大紅的彩球。前面有人嚮導，後面有人扈從。威風凜凜，招搖過市。樂隊多雇本地吹手。這班吹手的主要樂器是一隻土笛。這土笛可以吹出許多河南或陝西的土梆子，模仿生旦淨末的唱詞音調。好像單絃拉戲中的絃子，再配以笙、喇叭、鑼、鼓等樂器，頗為悅耳。他導着新郎官遠遠地走來，早已驚動了附近的女人和小孩，漸漸地將這一隊迎親行列圍着了。那些音樂欣賞者，不單圍着樂隊走，而且可以用一包香煙或相當代價的「喜封」，攔住了去路，要求停在大街上「再來一個」。吹得愈好，被阻的地方愈多也愈久。樂隊本身和新郎官，非但不敢顯出不耐煩的顏色，而且還要面露笑容，表示歡迎。可是，這時的新郎官，雖然可以在馬上按轡休息，却要特別提防惡作劇者的突然襲擊。他們往往乘新郎官不防之際，把醮飽了墨汁的毛筆，突然向新郎抹過雪花膏的臉上塗去。遇到戴眼鏡的，便給他的眼鏡片也塗上黑墨。新郎既不能下馬抵抗，又不可大發脾氣，祗有乾着急。隨後，又有人暗藏着麵粉，迎面洒去，雖然有眼鏡片擋着不致損及眼珠，但，黑墨加上白粉，髮上流下的油和額上流下的汗混在一起，其狼狽之狀，也夠叫人好笑的了！

特殊的鬧房——鬧房的風俗，各地都有。南方有若干地方鬧起房來也不十分文明。尤其在浙江某地，新娘子當花燭之夜，必須穿着許多條褲子，以備賀客將她一條條的剝下來。陝州的鬧房，雖然沒有那樣缺德，其花樣也非常新奇。比較溫和的是用一條棉線，令新郎新娘各啣一端，雙方各用嘴唇吞吃這根「紅絲」。愈吞愈近，直至嘴唇相接為止，名為「吃麵條」。其次是「磨麵粉」，令新娘高坐桌上，伸腿作磨桿，以臀為磨盤。新郎持桿推磨，愈推愈快，直至新娘頭暈摔倒為止。此外還有隔牆探花，海底撈月等穢褻動作，配以穢褻的歌詞，由賀客臨時出主意，要新郎新娘唱和或行動。倘若新人拒不遵行，賀客可以施以「膺懲」。相傳附近某鄉，有一新郎，因為不肯吞食一隻曾經撈過月的饃，以致被賀客將他綁在門外樹上受罰。任他哀求，大家不理，並且相約不去睬他。其時門外冷靜異常，新郎獨自在黑暗中被困着，决無逃脫之望。因此大叫「狼來了！狼來了！」繼之以號哭。賀客們在新房內祗顧跟新娘調笑，依然不理。後來好久聽不到叫聲了，才有人偷偷的出去一看，祗見新郎眞的被狼咬死了，於是不歡而散。

烟薰新房——新人進了洞房之後，

峨眉金頂看佛光

朱偰

余平生好游名山，其中堪稱奇絕者，惟峨眉金頂與黃山松石耳。今但言峨眉金頂，其奇有二：一曰佛光，二曰佛燈。皆名聞中外，傳稱古今者。玆先言佛光。

金頂祥光，爲峨眉十景之一，世稱峨眉寶光，或稱佛光。余二登金頂，皆得親見。初見銀濤萬頃，滉瀁似海，上窮碧落，下臨白雲，飄飄然非復人世。須臾『兜羅緜雲』，平鋪下界，盡大地作琉璃海，巖岫漂流，若沉若浮，匡廬雲海，無此偉觀。少焉光從巖吐，彩乍上升，五色絢爛，儼然一輪。日愈斜，輪愈上，而圈愈大，即所謂佛光是也。自來得覩佛光者，以宋范成大所見爲最多，記亦最詳：佛光初起，謂之『小現』；繼成大圓光，偃臥平雲之上，外暈三重，每重有素黃紅紫之色，光之正中，虛明凝湛，觀者各自見其形，現於虛明之處，舉手動足，影皆隨形，謂之『攝身光』。及雲霧既散，而此光獨明，謂之『清現』，最爲難得。日漸西，光亦漸大，色狀俱變，謂之『金橋』，則已變爲垂虹矣。

按峨眉佛光，近世稱曰『峨眉寶光』，其成因全與日月華相似，蓋由於折光與反射作用也。考日月華之成因，由於天空佈滿冰針或六角形之冰晶雪片，日光經過時發生折光與反射作用，遂現彩環。其唯一差異之點，則爲光之方向，蓋日月華多爲直射，而虹與佛光多爲斜射。夏日雷雨時，平地所見之虹，色帶之排列，日光之來向，與佛光正同。觀於范成大所記，佛光初現，爲攝身光，外暈三重，每重有素黃紅紫之色；繼爲大圓光，橫亘諸山；既愈變愈大，『飛行過山外，至平野間』；終變爲金橋，即雨虹也。范氏所見，詳見佛光變虹之過程。惟須有微雨，空中多水蒸氣，方可見之。其理雖無足奇，然光景奇麗，范氏獨得遍覽，亦可謂『得天獨厚』者矣。

金頂之奇，晝在佛光，而夜則在『佛燈』。該處地臨峨眉絕頂，向有『萬盞明燈朝普賢』之稱，即所謂佛燈是也。余嘗夜登覩光臺，以觀佛燈。天風凜冽，寒氣襲人，身披重裘，猶不能耐。須臾明燈一盞，縹緲山阿；既而數點若螢，愈散愈多，至於數十數百；最後明燈萬盞，滿空閃爍，與一天星斗，爭光競輝。其中有光頗强者，移動亦速，瞬息百里。寺僧高聲讚頌『南無普賢光明菩薩』，梵唄之聲，每至深夜不絕。

自來對於佛光，解釋不一：或謂古木葉發光；或謂千年積雪，精瑩凝結；或疑燐火；或疑星辰倒影。然古木葉安能發光？千年積雪，峨眉無之。若謂燐火，則游移之區頗廣。若謂星辰倒影，則佛燈所到之處，依余所見，多在懸崖絕壁之中，既無水田，安來倒影？近西人稱之爲螢光，傳峨山中有大螢長寸許，能發此光；但山頂高寒，天風凜冽，甲蟲安能生存？且光强率速，更非螢光明矣。總之峨眉佛燈，尚待證實既非附會所可解釋，亦非憑一已印象所可決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宇宙間萬象紛紜，人間所不能認識者正多，作爲一自然現象而欣賞之，斯爲得耳！

還有興緻猶濃的賀客在門外包圍着，用農作物中易於發烟的東西，燒成烟霧，灌入新房，藉使新人嗆咳流淚爲樂。有一次，又發生了慘劇：

一對新人上床之後，賀客們佯裝散去了，其實，他們埋伏在附近，準備了大批薰草，等到夜闌人靜，新人睡熟之後，他們把房門密密的堵上了，隙縫也給封閉了，然後把紙窗輕輕的挖了一個碗大的漏洞，將這「流淚瓦斯」用扇子從洞口灌進去。灌了很久，不見動靜。大家都笑這兩位新婚燕爾的胡塗蟲睡得太死了，於是儘灌儘灌，直灌到外面都是烟氣，搧扇子的人也嗆咳不已時，才將洞口封閉，欣然散去。次晨，家人起來，側聽房內寂靜無聲，近午還不開門，叩門也不應。情知有變，破扉而入，房內氤氳未散，一對新人已直挺挺的嗚呼哀哉在床上了！

不過這種慘劇，也並不多見，尤其在城市中。

祖宗的殘跡

據歷史家說：古代婚姻制度，在買婚之前，盛行一種略奪婚。男子常常成羣結隊的襲擊或到隣近部落中去略奪女子，作爲自已的妻子。奪到之後，便用鎖鍊將她管住，以防她脫逃。直到那妻子已爲你生子育女，諒無逃亡危險時，才恢復她局部的自由。這種略奪工作，大半在黃昏時出動，所以「婚」字一半從女，一半從黃昏的昏。又因爲怕略奪時被女方看出眞面目，所以出發之前，男子都要將面孔塗黑，裝成蒙面大盜模樣，以免女方找到線索，乘機奪同。今天遺留在陝州一帶的新郎遊街，黑汁塗面，也許正是古代英雄出襲前的耀武揚威和化裝奪美時的遺跡一斑呢！

假使上述的推論是有因的，那末鬧房的習俗也可以得到結論了。蓋「出襲」之時是要衆人幫忙的，「獲得」之後却是一人獨享了。觸景生情，那些「幫手」不免有些嫉妒。鬧房者，嫉妒之發洩耳！

再者，略奪的結果，不一定勝利。萬一被女方擒獲，結果當然很悲慘的。即使幸被女方看中，留爲髮婿，實際上其地位也與奴隸彷彿，女方的親友對他當然有「非我族類」的歧視心理，因而乘新婚之夕，予以報復、虐待、膺懲，以圖一快。今日遺留在各地的各種形式的鬧房，可能也是膺懲、報復、虐待，或者是嫉妒心理的殘跡。不過在這一帶所表現的，也許更古典化一點而已。

重穿嫁時裝

在南方，婚禮以「三朝」爲限。行過婚禮三天之後，便沒有什麼節目了。至多到「滿月」，和新女婿一同同門，稍稍熱鬧一番。可也不必再把結婚時的禮服穿起。陝州的新娘却不然。在同門那天，新娘必須把全付行頭穿戴齊全。胸前掛上鎖鍊銀鈴，頭上戴着奇怪的花冠，騎着毛驢，由新女婿牽着走回娘家去。然後仍舊這樣打扮着回到夫家來。同來之後，這件嫁時裝還不能從此收起。到新年初一，祭祖宗的時候，還須穿一次。過了新年，在元宵那天，還得整天裝扮起來，任人參觀。那時，房中佈置，也要和新婚之夜一樣。新娘端坐房中，低頭不語，任人品評。

據說：凡是新結婚的，度第一個元宵，必須如此裝扮一番。即使是去年正月十六結的婚，當晚有了孕，九十月間便當了母親，到今年元宵，她還是新元宵，照規矩還要當一次「複習新娘」。

這種風俗，在別處我還沒有見過。書上也沒有發現這種風俗的由來之痕跡。這祇好怪我腹儉，少見多怪了！

含淚返國門

何正璜

十二年前，七七事變初起，我正求學東京，雖尚未畢業，但因不願續留敵地，特作歸國之行，此行雖無何奇遇，可是正如旅誌擬題上所釋，是只此一回下不爲例的旅行，玆此日本戰犯猶在人間，而我個人却更被烽火迫遁西荒的今日，回憶起當日的遭際與心情，不論是悲是喜，總是不大平凡的，當我在戈壁大漠上乘駝夜度時，常將那次印象鮮明的展開，視爲沙漠中自造的海市蜃樓，一切雖已是明日黃花，但確係個人平生旅行中最令人感動的一次。

〔二十六年八月十日」情勢終於更趨强化了，街上的號外鈴聲，終日不絕，人們都敏感的像在等候着一幕名劇的演出，町會在通知應徵在鄉軍人入隊，整個的東京像沸了一樣的在騷動，連我所住的這郊外鄉下，也迅速的被波及了。

寬子今晨來小坐，她一向是不主張我回國的，但今天忽然說：「朋友是朋友，國家是國家」，我當然懂得她的意思，笑了一笑，並在她請我留紀念的簽名簿上，沉重的寫了一句：「希望友誼能超過國界」。

家中錢尙未匯到，用什麼走呢？于是我檢點可以換錢的東西，行李和書都賣掉，也不夠一張船票，決定將母親給我的金戒指也加入變賣。

午后，進市內去找同鄉唐君，到神田路口恰好遇着了，他說：「大使館正造備忘錄，清理歷年文件，一俟政府再來命令，卽行下旗歸國，那時可能由大使館帶走我們這些青年學生，但二三日內恐還不能成行」。這已經是很圓滿的結果了，可是我住在荻原家，他們的態度令我一天也過不下去，與其花錢搬到市內來等大使館的船，還是不如設法自己走的好。

和唐君告別了，一個人站在街頭，望着車羣和人羣像水一樣的流來流去，自己却像是立在荒島上，看着看着出了神。

一羣白衣女人走過，肩上斜掛着紅字的布帶，上寫「國防婦人會」五字，每人手中搖着一面小日本旗，不覺煩上心頭，一口氣跳上了電車。

在銀座下來，走進伊東屋的四樓，想用完寬子送我的禮券買一點文具，不料四樓上正開着「北支土產展覽」，華北的各種出產，都一行行的陳列着，壁上懸有一幅極大的地圖，冀察區已繼滿蒙染上同樣的淡紅色，和黃色的祖國脫離版圖了，旁邊是說明，旣詳細，又醒目，一羣日本人津津有味的指畫笑談着，我當時呆在一邊，雖因身着制服長裙，並未被注意，可是我自感非常難堪，像受了極大欺侮的力弱孤子，也無心再挑選文具，滿心懊惱的走了出來。

走上白石的日本橋，憑欄小立，八月的天空異常明靜，高大建築物的影子，都倒映在水裏，一街都是木屐聲，拖拖的響，黃昏的風吹拂着我的長裙及頭髮，引領瞭望西方天末的白雲，眞令人百感交集。

橋東朝日新聞的大廈中，忽傳來收音機明朗的播音，斷續的聽到幾句：「……支那執迷不悟，我皇軍決採斷然處置，……爲了大東亞的和平，對於頑固的×政權，決不能再事容忍，堂堂英勇的皇軍武士，已決心肩負起此神聖之膺懲任務……」。

我被狂妄的播音所氣憤而走到候電車的街心站台上，搭上回目黑的電車，經過二重橋皇宮時，幾個全身新武裝的軍人從座位上站起來默致遙敬，那種虔誠的表情，使我心中有種說不出的滋味。下午的號外又出了，小鈴在人行道上瘋狂的搖着，車中的人不覺都同向鈴聲響處望了一眼，目黑是市內電車的終點，全車的乘客都下來，我也擠在人叢中，抱着滿腔的刺激與懊惱，由目黑再乘電車回到大岡山鄉下。

〔八月十一日」清早，荻原太太到我房裏來說：昨天派出所的巡警來過了，問他們關于我的行爲等事，並到我房中來檢查了一下，爲了恐怕以後發生麻煩，希望我能喬遷。最後，並很委婉的退給我三個鎳幣，那是我家中在一個月前寄給我新改的法幣輔幣的半圓一角和五分，當時，她們覺得好奇向我討去的，想不到今天竟拿來還我，其意義或卽等于二國絕交，我覺得這行爲很無禮，很幼稚，也很可氣，但是我很快的接了過來，並且告訴她，我卽日買票走，叫荻原不必躭心。

到校中去要成績單，因爲放了暑假，鈴木老頭不在，旁人不負責，空跑一趟。操場上有幾個一年級的新生，在樹下做什麼，看見我走近，忙舉起一條白布，要我縫一針，上面一端寫着「武運長久」，一端寫着「多摩川第八町婦人會獻」，已經有許多人在上面縫了許多的一針，我才明白這就是所謂的「千人針」，我笑了一下，拒絕地走開了，這使得那幾個女孩驚訝的將眼睛睜得極大。

下午，將戒指拿到質屋去換了日金五十四元，又叫了舊貨店人來，將我那四年來相依爲命的小桌子和籐椅換了二十元，手表換了十二元，算算路費儘夠了，便到西小山去約胡小姐，竟是意外的順利，她決定明天走，我們都欣喜有了伴，晚間她請客，和我到昆谷公園去散步，並到松屋第八層露天屋頂上吃點心，爲的是明天旣乘小汽車直駛橫濱，不能再經過東京市了，特地進市內一逛，以與相處四年的東京告別，松屋八層很高，不僅能瞰望帝國大劇場，淺草神社，日本銀行，上野美術館及動物園，更可以望見麴町首相官邸內的燈光。除了麴町外，這些我所熟悉的，愛好的處所，似不能都因是敵國而毫無留戀。尤其是帝國劇場中寶塚少女歌舞團的螢之曲，那水袖，那團扇，那閃亮的螢，那輕甜愛嬌的古典型的舞姿及歌聲，不覺都驀地憶上心頭。其次，淺草的舊書攤，拍賣香蕉的小販，叩頭如儀的軍人，日本銀行中每月我去領錢時的那個和藹熟悉的面孔。上野美術館更不用說，那是我在東京留連最多的所在，館內陳列，一閉目卽清晰的數得出來。至于動物園中，那偉大的河馬，那會聽人命令的大象，那行動滑稽的長頸鹿，那一躍幾十丈的水獺，和那剛出世的一對乳獅，無一不在我的繫念中。它們竟分佔了我那時毫未經過憂患的心，稚氣的對之發生無限的依戀。暮色沉沉了，胡小姐的一聲歎息才使我清醒，我用匙攪着冰豆，掩飾住幼稚的離愁。

〔八月十二日」早晨，又到學校去拿成績單，算是取着了，不過校長的名字不是親筆簽的。鈴木老頭還說：「回去了嗎？還沒有畢業哩」！又說：「你的畫掛在成績室裏的，不能發還你了，算是送我吧」！又問：「你覺得日本人親切嗎」？我胡胡塗塗的哼了幾聲就走了，因爲時間已不寬裕，但是一出校

門，不覺又頻頻的回首好幾次。

順路到寬子家，告訴她我今晚走，她沒有說什麼，沉默而沉重的握着我的手，我在含淚向她說再見時，看見她的眼中也充滿了淚光。

我和胡小姐都仍舊穿上各人的制服，兩人行李都極簡單，雇了一輛小汽車直駛橫濱，在車中胡小姐說：「我們還可眞是回去了，你有什麼不捨得嗎」？我搖搖頭。她却歎了一口氣。窗外正看得見富士山的銀峯。

黃昏，抵橫濱碼頭，亞細亞皇后號像一座山似的高聳在目前，燈火通明，船身雪亮，人擠得不通風，海浪在近處嘩嘩的響。

會見了很多的中國學生，一高的，帝大的，高師的，奈良女師的，各種校徽及制服擠在一堆。山東話，浙江話，廣東話，在船中響成一片。我眞高興得要命，我感覺到這些聲音眞是親切。

很久，差不多已經夜間了，船才準備開，學生窮，十分之九是乘的四等艙，各人安好了行李舖位，我們也都換上了中國衣服，大家快樂得又跳又笑又叫，似乎都更年青了十歲，在船上吃了晚餐，爲了想一見日本最後的一瞥，許多人都上到三等艙的甲板上。

船叫了幾聲，馬達吼起了，紅綠的紙帶，一捲捲的拋拿在行者與送者的手中。船慢慢離岸了，我感到說不出的愉快和說不出的惆悵。正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中迷惘，忽然幾個穿軍服的人在岸上掩面哭了，他們都剃的是光頭，哭得很傷心，最後竟高喊起「中國萬歲」來。旁邊一個學生告訴我，才知道他們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學生，由國內保送來的，別人可以自由歸國，而他們却不能，就是大使下旗歸國，而他們恐因是軍校學生也仍會被禁止返國的，所以現在他們眼見船載着我們走向祖國時，不覺就非常傷心了，這情況更添了許多黯然的成分。

船走得很快，一刹時，他們的影子和日本的國土，都消失在夜色中。只望見橫濱市的萬家燈火，在海浪洶湧聲中燦爛的閃爍着。

（八月十三日）昨夜通宵未眠，因爲橫濱的東邊是太平洋，浪比內海大，船震盪得太利害，十分之八的人都嘔吐了。昨晚笑語風生的飯廳，今天只有幾個茶房在大嚼，學生們都再不敢去問津了。

躺在床上不能動，綠色的海水有旋律的冲激着我床側的圓玻璃窗，使我的小窗一白一綠的交換着顏色，我嚼着口香糖，心裏充滿了矛盾的留戀與希望，胡小姐却堅持要我起來到船尾上去玩，不得已隨其前往，至則全係中國學生，吸煙，閑談，雄辯，沉默，一切悉由尊便，完全是一個校園的縮景，令人頗感自由的舒適。我和胡小姐二人反坐在船舷上，兩足懸在船外，幾丈高的浪花飛濺在我們臉上，脚下是碧藍的海，頭上是碧藍的天，天與海緊緊相聯，使天地成了一個透明的藍色圓球，不知道在那天地當中，正藏着一個複雜而短暫的人間，目前，人世隔絕了，浮雲與海浪昭示我們以大自然無盡的美麗與偉大，我暫時竟忘了國家的恩仇，自身的榮辱，也像海鷗一樣的悠然忘機了。

晚間，船已駛離長崎領海，而入於黃海了。船上的學生便立刻活躍了起來，許多人參加大廳中的晚會，結果通電擁護七七抗戰，擁護政府對日的國策，每人都捐一塊錢，連茶房廚師伙夫都自動加入了，情緒熱烈得不可形容。正在討論議案，播音機中忽然放出上海中日軍隊已於今日正式開火的消息，一時全體學生簡直沸騰了，我們所盼望的一天，終于在今天實現了，有笑的，有哭的，全艙像是一所瘋人院，沉默的人目中放着異樣的光，交談的人在聲音特大之外還加涶沫四噴。一切一切，興奮得無以描畫。

這艘巨大的郵船，在海濤中排浪前進，船上載着多少中華兒女奔向祖國懷抱的熱心。

（八月十四日）上午，我正在床上剝橘子，胡小姐一把將我拉起，她口裏不知嚼的什麼東西，一時說不出話來，只將我拉了就走，拉到船邊，才發現隱隱的有一條黑線，在天與海之間，逐漸明顯起來。大家不知什麼時候已不約而同的靠向了這船邊，全神滙聚的對那條黑線行着不瞬目的注目禮。一個頭髮花白的華僑，低頭向他僑生的孫子說道：「孩子！你看！那邊有一條黑線，那就是大陸，那就是中國」！話未說完，老淚已滴在孩子的髮上。

憑欄西望的人，面上都露着聖潔的微笑，朝曦射在千百個中華兒女的臉上，照見許多人的眼中都閃着晶瑩的淚光，海浪嘩嘩的響，亞細亞皇后號加速的向黑線的方向駛進！駛進！

青城天下幽

楊紀

「劍閣天下雄，峨眉天下秀，離堆天下險，巫峽天下奇。」這是公認的四川山水四絕。後來又經吳稚暉加入了個「青城天下幽。」

青城山又名赤城山，在灌縣西南三十六里，相傳黃帝封青城山爲五嶽丈人，因而馳名宇內。杜光庭說：「岷山連峯接岫，千里不絕，青城乃其第一峯耳，高三千六百丈，周匝五千里，靈仙所宅，祥異則多：於是有瑤林琪樹，金沙玉田，甘露芝草，天池醴泉之異焉。」（玉匱經）。楊愼列舉青城共有一百八景。號爲道教的第五洞天，是一個幻想中的神仙都市。

不但神仙，還有美人：前蜀的大小徐妃都是灌縣人，小徐妃初曾被封爲花蕊夫人，王衍繼立後，尊爲順聖太后，大徐妃進翊聖太妃，姊妹倆在青城山的聯句很多。楊貴妃也是灌縣出生的，妃子池，覲鳳樓都是她的遺迹。後蜀的花蕊夫人費氏，最爲孟昶所寵。夫人才貌雙絕，百多首宮詞和牛嶠「醜奴兒」（葭萌驛題壁），固已豔傳千古，尤其是她那首對宋太祖詩：「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是多麼的富於正義感。

三十四年的秋天，忙裏偷閒的合着幾個友人重遊青城山。從灌縣上山本有兩條路：一條路是出灌縣西門由二王廟過索橋，經玉堂場到長生宮上山；一條路是出灌縣東門過鎖龍橋，再乘竹筏過馬家渡，經玉堂場到長生宮上山。

我們是走後者，在馬家渡過竹筏的時候，想起三十三年馬家渡中正橋在清明節舉行落成典禮的盛況，短短的一年橋便給冲壞了，現代工程反而不及原始的竹索橋耐用！當時我很牢騷，寫下一篇古風：

我久不登山，今朝赤城闕。出灌三五里，外江不可涉，惜哉中正橋，經年即毀滅，竹筏濟行旅，駭浪瀾其逆，大波沒我髁，洪濤動我魄，中流對橋墩，浩瀚過其缺，憶昨開橋禮，甫值清明節

奇險旅程

春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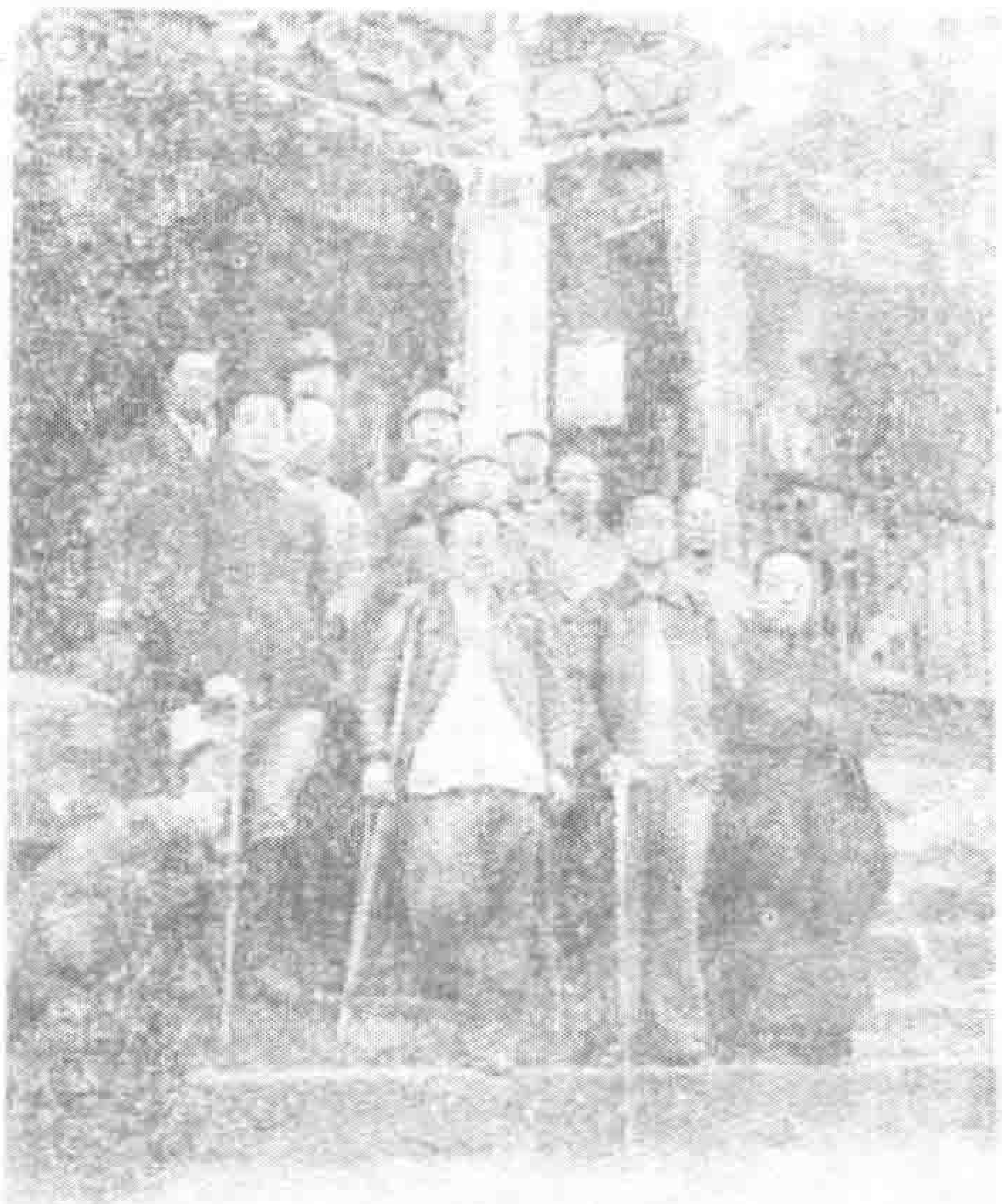
如果說旅行的奇險，在我的生平，要算是大理之行爲第一了。

另有一次，是護送國立東方語專的三個學生，到越南去作繙譯官，參加遠征的中國軍隊去工作。小汽車由玉溪縣到通海縣去，剛出玉溪縣境，是一個關隘，過了嶺，就是下坡路，忽然遇見橫截的小溝，是有意破壞路面，以阻止車輛隨意交通者。汽車下坡，速度頗大，或者是因爲煞車不靈之故，急驟的跑過了這一條小溝，但前後輪兩次跳躍，車中很感到震撼。不料前面就是一個急轉彎，而方面盤失了作用，路是彎的，車是直行，筆直的向馬路邊走出去了。天呀，馬路邊是三四丈深的斜坡，汽車如飛機的『俯衝』下去了！當時大家很鎮定，雖然頭頂碰了車篷，又碰了車窗，再反動了碰他人的頭面，但還是用和緩的語調叫司機煞車。一直到汽車被小樹阻擋住，大家在混亂堆中爬了出來，知道人都活的，但人人都受傷了。車中靠背與坐墊彈簧都已翻轉，倒在一邊。司機撞了方向盤與前窗玻璃，玉溪示範縣李縣長與尹祕書分別撞了側面門窗以後，又交互的來擊撞坐在中央的我。尹祕書澤椿傷頭與腿，李縣長悅立滿身鱗傷，最重。同學余嶽宗，譚國屏、陳學正，各輕重傷。一車七人，有如重生。

至於大理之行，並非車險。

由昆明至大理，車行三天，雖有羊老哨與天子廟坡等高峻險地，而汽車與司機均極穩妥，只是拔海過高，多數人覺耳鳴而已，並無驚惶經過。在大理有軍事委員會主辦的「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我們於講學之餘，特往雞足山遊覽。正值舊曆年初一，無法雇山輿（即所謂華蓋或滑竿），只有一乘，讓給不能步行的潘光旦先生。第十集團軍總司令部有的是軍馬，於是大量的牽出來應用。軍馬，背高超過了我的頭，上馬時必須踏石或請人扶助。渡洱海，日間風大，故晚間上船，連人帶馬，一夜到了彼岸。集團軍總司令兼任了大學教授遊覽團的總司令：展開軍事地圖，決定了最簡捷的直線路程，大家騎上馬，浩浩蕩蕩的出發了。

我經兩位武裝同志的扶持，上了馬



雞足山游

，衆口誦諛詞，以爲能永逸，今歲山溪漲，水標十八則，澎湃奔橋前，東端遽已折，何如仍長索，騾馬供搖曳。

過渡後走十二里到玉堂場喝了一碗茶，再前十里過雙鋪寺，又一里到了長生宮，這是蜀漢時范寂隱居的地方，范活到一百三十多歲纔死，所以稱爲長生。再兩里到建福宮，這就是黃帝封青城山爲五嶽丈人而立的「丈人觀」。大殿後丹嶂千仞，聳立山口，名叫赤城崖。由此上山，五里到天師洞，原名延慶寺，唐改常道觀，後因張天師到過這裏而被稱爲天師洞。這裏是全山第一大廟，食宿均便。觀外近傍有降魔石，聽寒亭，六時泉諸景。

天師洞的當家甯理正（號松亭）是個年高有道之士，退休當家易理輪（號心瑩）治學最力，著有「道教三字經」等書，正在努力寫作「道教歷史年表」，是全山公認學問最好的一個。他輕易不下山，每年成都花會的時候則必去二仙庵講道。那天他和我談得很投機，表示戰後願意出川訪道。他說道教纔是中國的國教，創教最早，宗派亦繁，一炁三清，十宗九派，三乘十二部，系統複雜，但用一句話可以說完：道家所謂修眞養性，是要性命並修。

我們聽說馮玉祥住在眞武宮，第二天就冒雨去訪他，眞武宮在天師洞和上清宮之間，是上清宮的脚廟，規模甚小，這裏原叫白雲溪，因宋朝張愈隱此而得名。我們會見馮氏的時候，他正在害回歸熱，養病期間他在跟李萬雲學彈七弦琴。我們要求他撫一曲，他就彈他新學的那闋「山高水長」，全奏毫無巍巍盪盪之意，僅作斷斷續續之響，當他撫完的時候，我們還以爲他在調琴正音呢。後來是他的琴師李萬雲彈了一曲「顏子陋巷」，這纔有些意思。

離眞武宮五里，我們到了上清宮，這是全山的第二大廟，爲唐明皇入蜀時所造。宮內有鴛鴦井，麻姑池諸勝。張大千畫的麻姑，花蕊夫人像碑都在此地。

這裏遇見很多朋友，馬思聰、王慕理夫婦，葉淺予、戴愛蓮夫婦，馬正在埋首作曲；戴愛蓮見我們來了眞是興高采烈，當晚特爲我們開一個舞會，沒茶點，沒音樂，飯廳裏點着一盞清油燈，幾個人用雙手拍着狐步的拍子，居然派對起來，這可以說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跳的原始性的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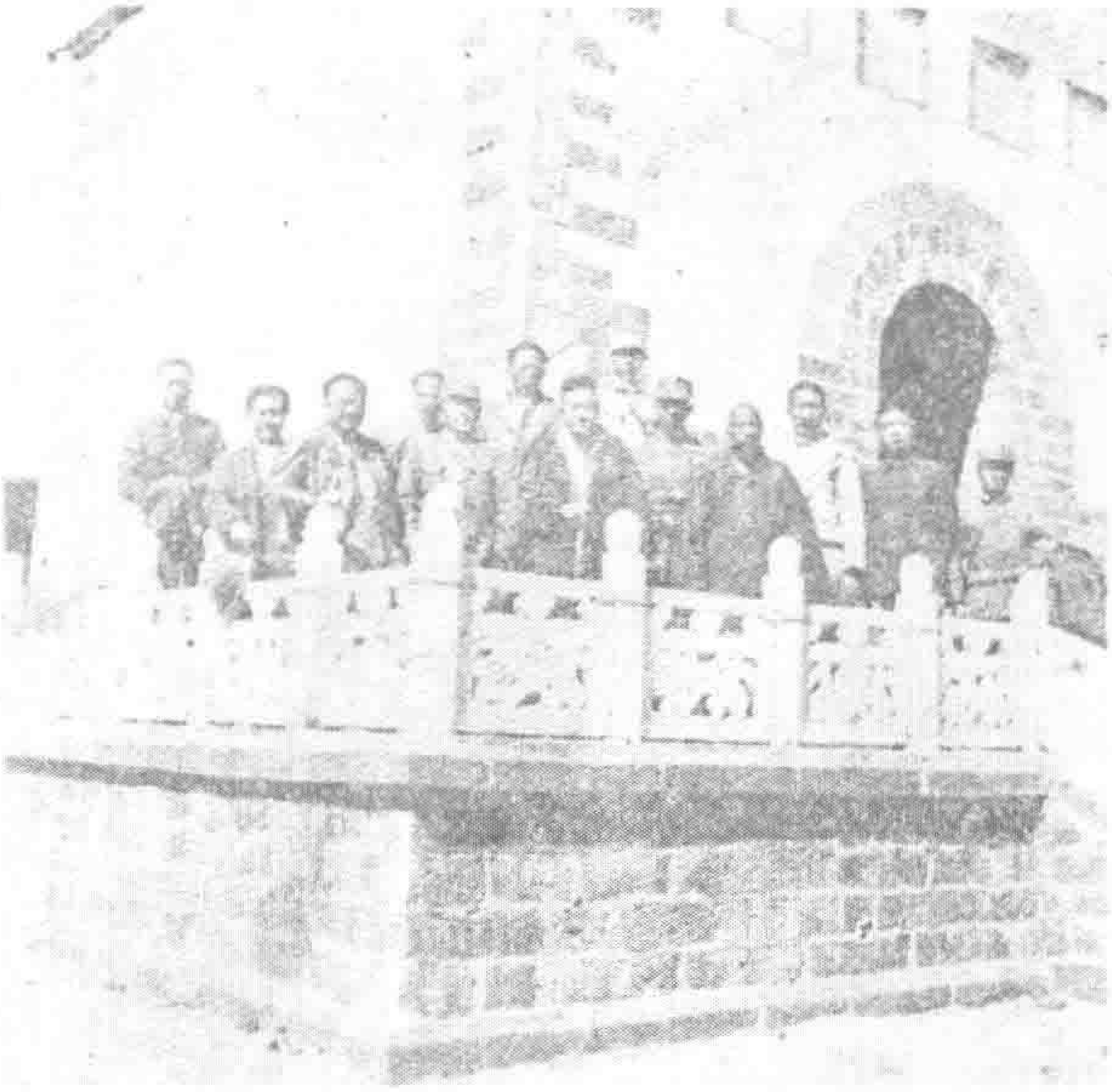
由上清宮再上里許，到了青城第一峯，原名高臺山，現在已無高臺，有坐茅亭，登亭四望，諸山在下，村郭當前，可以看見陸游名句的「山如翠浪盡東傾」的奇景。

青城山有兩大特徵：一是山色最美，一是山勢最奇。「山如翠浪盡東傾」應作兩層解釋：

（一）「山如翠浪」是形容青城山的顏色。

（二）遠望青城羣峯，定會發現一派東傾的姿勢。「東」，是因青城爲岷山支脈，岷山南下出峽，結爲衡山，禹貢說是「岷山之陽，至於衡山。」山以南叫陽，可見岷山是南下兼東傾的形態，透過四川到湖南。「傾」，因四川是盆地，外圍的山向內傾。所以青城山是旣東且傾了。

我們下山到灌縣車站的時候，纔知道日本已在昨天投降了。奇倒奇在這件事：眞叫人體味到這是「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雜足金頂塔下：左起孫福熙、潘光旦、宋希濂、羅莘田。

背，軍馬體大，我的兩腿夾不到馬肚的一半，我騎馬雖下，不得不向前開步走。要跌下來是很容易的，但下來以後就無法再上，兩位武裝同志早已馳奔前進，無人扶助了。這一條路既非柏油，又無石板，偶有樵牧經踏痕跡，而斷續不定，六十里不見有屋，亦未遇一人。上山坡處，斜度超過五十度以上，手足並行，尚以爲險，何況騎馬！每至山頂，馬必停步喘息，馬肚一張一落，使我兩腿隨之起落，如蟹鉗的開合。我始悟『立馬吳山第一峯』的威風，不過如此而已。一個山峯剛過，第二個更高的山峯又來，稍稍下坡以後，繼之以更險的上坡，於是再來一次立馬山峯的『威風』。老實說，我對於上坡不算很怕，最怕的是下坡，所經本非道路，馬蹄所踏，都是嶙峋石尖，要我步行，絕非可能。但到雪線處，積雪成冰，馬蹄有鐵，遇冰即滑。在一個下坡時，馬蹄一滑，連馬帶人，直瀉而下。我非常鎮定，考慮跟了馬滑下數丈深谷，決非幸事，所以立即把雙脚脫出踏鐙，跳離馬背，然而人已隨馬勢俯衝而下，頭向下而脚朝天。離頭一丈多遠的下面是一塊大巖石，所以我張開兩手推護；但身體力重，終於側過頭面，在左頰上稍稍擦傷。兩手接觸到巖石與冰雪的稜角面，數處鱗傷了。馬呢？滑到巖下深谷中，站着吃草了。我就學馬的從容，立在巖石上搖動四肢與頭部，使項頭與關節的痠痛舒展。居然生命無慮，就坐在巖上，取雪洗刷傷口的血跡。

後來是天黑了，馬是不能騎了，於是暗中摸索，經過數次欲墜削壁的危險，於晚間八時到達山巔的金頂寺。

但一夜不見潘光旦先生到來，猿聲四吠，寺中生炭火多盆而寒冷欲抖。潘先生於次日正午始到，聽他報告，始知他的輿夫雅片癮發，不能抬行，他自己以雙杖支持步行，天黑了，不能再走，幸遇搬運我們的被鋪馱夫，砍了樹枝，生火以警戒猛獸，并以取暖，馱夫保衛了潘先生，而馬羣又在外圍保衛了人。萬一野獸來襲，馬可饗飽其欲。總計二十六小時的旅程，潘先生只吃了路邊的雪一團，充饑解渴，都在其中了，經過如此驚險的旅行，我們特別覺得快樂。

別的教授如羅莘田曾昭掄費孝通三位，各有各的下馬的『光榮』歷史，我手上面上的傷痕並不能算爲第一。

使我覺得最窘的，還要算京滬火車旅行的一次。去年本刊新年號上，徐叔授仲年老弟已爲文報告，十分精彩。我現在僅兩點要補充：第一，這一次的旅行是爲了華林老兄的小舅結婚，請我證婚，我無法請假，就想辭謝，但顧慮結婚證書上必已填寫，無法更改，故臨時只得成行，而臥票不可得，於是買了普通的頭等票。車中人雜，以致皮袋被偷。第二件是皮鞋與背帶均不翼而飛，脚上有一雙拖鞋尚可勉强走出來；寬腰的短褲沒有背帶，經幾次的緩步試驗，均一動即掉下來。這是無法出站的了。一條針線也沒有，一條麻線繩索也無從找到。後來想到了僑務委員會的徽章，於是，穿了拖鞋，肚皮上掛了徽章，出了站，速忙叫車。

回到家中，太太大爲驚奇，說完這故事，大家大笑了一場。

峨眉志異

郭祝崧

峨眉山自大乘寺以上，地勢遠較高寒，除去荊棘蔓草，以及遍山叢生的杜鵑花，同一些高聳的特種冷杉外，四處都顯得空曠，沒有洗象池華嚴頂洪椿坪九老洞那些地方的樹木翳鬱，幽深綿邈。儘管地面的空闊，可是雨霧時興，煙雲變化，頗令人起神祕之感；事實上也有着不少的使人難以置信的傳說在那帶地方發生了，在這裏我要敘述兩件比較有趣而又不太詭怪的故事。

金頂祥光

提到金頂，就會令人想起佛光，在迷信的善男信女看來，這正是神祕的代表，正是他們所認爲奧不可測的佛法的顯現，正是他們不遠千萬里來瞻拜的聖像。實在說來，這仍不過是海市蜃樓一樣的東西，它在德國的布洛堪山上出現，在非洲的般般馬拉加山上出現，在五台山出現，並且一度在南京的北極閣出現（時爲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據科學家說這是折光作用，但是如何折射而成的，他們又未能明白的說出來，所以到今天我們這些不懂光學而又不願迷信的人，只有一概不管，專心去仔細的看那佛光的出現就得了。

佛光出現的地點是金頂的捨身岩中。捨身岩是峨眉山奇絕佳勝之一，峨山當岩一面，由平地壁立而起，峨山有好高，它就有好深，三頂就是它的五座山頭。岩山叢生喬木野草，深邃黝黑，今日除冒險採藥的人偶爾攀葛越樹上下外，根本就沒人的脚迹，但是唐朝的遊客據說多是由這岩壑上升，領略驚險的況味。

佛光出現的時間是正午，太陽當中下射的時候。出現的先決條件是晴明而山腰以下有所謂「海底雲」者。這佛光不像是前述若干地方的「光」（如北極閣寶光，布洛堪光，登州海市，青島蜃樓）每年或多年偶然一現，它乃是一年要出現五十次以至一百次，出現日子最多是九月，戰前有一年同月出現過廿七天，最少的月份是一二月同遊客最盛的六七月，但至少也有三五次或一二次。所以只要在金頂住上半月就可以瞻仰到

佛光。從宋朝以來及至今天的前一點鐘都還有人在寫出描述或討論佛光的文字，據說佛光有若干種類，有所謂清現，水光，辟支光，童子光，攝身光，仙人掌光；……最最了不得的叫做普賢光。峨眉山是普賢菩薩的道場，菩薩親身示現，自爲一班善男子善女人優婆塞優婆夷比丘比丘尼所誠心禮拜，叩頭如搗蒜。志書上的記載，佛光將現時，必先有青鳥傳信，鳴呼「佛現了，佛現了」的青灰色小鳥在人前人後飛繞不已，直到光現卽不知所在。

我看見的一次最大的佛光，不知道是那一種光，問和尚也不曉得，那天早上，和尚來對我說，今天的霧氣不是雨霧，可能散去，若是半山腰留下雲霧，那麼佛光就有得看了。約摸到十點鐘光景，果然晴空如洗，一輪耀眼的太陽點綴在很深的藍色的天空中。一小時前還重裘烤火猶覺寒冷，此刻在陽光下脫衣亦恐其遲。我們爲了看光心切，跑在覩光台鐵柵邊去探望捨身岩中的情景。很幸運的雲霧竟佈滿了整個岩壑。這岩的深度與山一樣高，山高是海拔三千三百公尺，除去四五百公尺，由山下平地至頂也有七八千華尺高，雲必須下降二三千尺纔會有佛光看。此刻離光現的時刻也不久了，大家坐在小和尚送的小椅凳上負暄談天，等待着或許可能到來的那一件好事體。

十一點過，「海底雲」已經形成；所謂海底雲者，只是面平如鏡的雲海。雲海我看過若干次，大都洶湧萬狀，從沒見過靜若止水的。因爲它太平坦，所以只是一片白色，而無耀眼的閃光。有時在很遠的地方，會有一股氣流捲起許多朵雲塊，或是挑起幾縷雲絲，終未能影響這谷中起半點波動。

不久，在平如鏡面的雲海上，似乎覺得有一個模糊惝恍的光影在浮動，圓的，慢慢的顯得比較具體些。和尚說佛光開始在形成。那圓影中間開始現出一段段的暗橙色的，後來連成了一個光環。光環快聯成的時候，色彩也多了些，直到完全與虹霓一樣具有赤橙黃綠青藍紫七色的光帶纔止。所異的是虹爲長風的弓形，或橫跨在天空，直吊在天際，這佛光却是圓環一枚平放在雲端而且在我們的下面。光環的外面是白色的渾茫的，內面也是渾茫。我經同伴的提醒，似乎覺得光環中間那片白雲上有一個微帶暗黑的影子，聽說那就是攝身光所攝取的人影，換言之就是自己的影子被太陽光投射在上面去的。而且人動影亦動，各人所見各爲其人，決不能看見別人的。的確光中間是一個像人頭同上身一樣的黑影，可是雖然相當的大，但我仍分辨不出是否究爲人影或是其他的光影。

佛光也與虹一樣，顯現不了多久，就褪色消散，大都是雲海起了變化，而化爲烏有。人說見了佛光，可消災解厄，延年益壽，還大吉大利，得意外之福。我見佛光多次，結果還是一樣的被山上和尚敲竹槓，一點也未得到便宜。

象池聖燈

「萬盞明燈朝普賢」，多麼的神奇。多麼的光輝。

每天黃昏時分，洗象池的和尚在院中大聲的招呼遊客，喊着「居士們，請看燈」！人們相率去到寺外看那普天之下燃供在普賢菩薩像前的神燈，一一的飛到峨眉來。

洗象池寺院在二千三百公尺處，背面靠山，面臨深谷，谷中孤峯聳秀，便是華嚴頂。寺外杉樹參天，門前有一石坪。石坪之左有一六方形石砌小池，傳爲普賢到此，洗其所乘之象。池旁有一刊「岩谷靈光」字樣的石條，名叫升象石，就是洗象後，普賢用以踏升象背的。石坪前的山谷，叫大雲壑小雲壑，因爲谷中常常都佈滿着白雲，華嚴頂就好似海中孤島。華嚴頂的側後是一條黑森森的山脈——蓮花峯山脈。聖燈就藉這條山脈作背景，襯托出它們的光亮來。

天空漸漸的昏暗，對山也愈見陰森，人們的注意力也更加集中。於是有個人在大叫「看！來了！」這大叫的人也許就是你。因爲在那石坪上坐着等待聖燈出現的人正在四面搜尋。有那個幸運兒首先發現了，必定會大叫一聲的。所有的人順點他指點的方向望去，就會看見一點星子，在山谷的入口處，冉冉的飄浮進谷，也像星星一般的，一會兒明亮，一會兒暗澹的閃爍不定。等你一霎眼間，第二個第三個以至數不清的亮點都出現了。一上一下的，一明一暗的飄向谷中來。有的游動得快，有的慢慢在移動。有的由遠而近，因此也就由小而大，有的由近而遠，也就由大而小，有的突然一度奇亮而消滅，有的又分爲兩個三個十多個四面散開去。只要不是大明月夜，這些聖燈都是要來的，少時熒熒數點，一過便了，多時「熖影連天」，如「萬斛珠璣」通宵不散。

據筆者所知，青城首峯亭及靈岩前面山谷中也偶有聖燈出現，依古人的記載，南嶽、廬山、闔侯寶山，廣漢三學山等地都是有的。

關於聖燈的成因，其說甚是奇趣，自然佛徒所稱是非常光怪陸離的。佛徒說那些星點是天下事佛人家在普賢菩薩座前燃供的燈火，自然不足信之。近人所譽甚至比這更荒唐。總計近人的說法，約可分爲下面諸類：認爲一種特別的螢火蟲在發光；特種礦物在發光；採藥者的燈光；縣城及農家的燈光，星球的光；水田中反射的星光；甚至還有說是和尚在對山帶着燈籠跑。記得有一位作者爲證實他的論點——水田中反射的星光，就把任何黑暗之夜改成繁星之夜，把動的光點，定在一處不許他動，把聖燈出現的山谷命名捨身岩，把視燈的地點移上一千公尺由洗象池遷到金頂，這豈非奇事趣事。我決不信這些星點是供佛的燈，我也無法求得解釋，但是我也不信上面那些解釋。因爲沒有足以四季不死而飛動得很久很遠的螢火蟲；可以自行放射光線的礦物不會在天空中飛；星球不會在山谷中；山坡森林中沒水田；縣城在另一面；採藥的人沒有千百個；至於說和尚們擎起紅燈在山間跑，那眞是空前絕後的偉大的演出了。

今夏傳西和尚等邀去峨眉，後彼此以事未果行，頃間過我復訂明夏之約，因話及峨山怪異十數事，適旅行雜誌徵文之函至，因記不涉怪誕者二則以報命，亦足資嚮往峨眉避暑而不得者之談助。卅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英人食糧問題好轉

英倫來鴻：英國人的食糧問題，現在已經大有進步了。除了兒童和病人，向受特殊配給品之外，目下普通一般的食物，就滋養成份而論，也遠較其他外國爲優。戰前，英國人的食物熱力規定爲三，〇〇〇，而現在已能增進到二，八〇〇之多，所以食糧問題的情形，決不會像一般人想像之壞云云。（若草）

其他：清游片羽

屐痕五記

譚厂

故鄉

離鄉背井日久，對於故鄉無不懷戀，我常常會在夢中夢到自己的故居，故居中舊時的人物，以及圍繞於我們故居週圍的小橋流水，古塔蕭寺。這一種經驗也許不止是我一個人有，大家都在甜夢中曾經溫過一次回鄉的夢。總之愈是離鄉日久的人，愈感到對於故鄉的可愛。也許人生的最大樂趣，便是寄託於一件想達到而不可達到的事情上面，游子之思鄉情切，該是這種心理所造成的。

於是我趁了一個休假的機會，回到故鄉去巡視一次。一小時多的火車旅程，便望到了蘇州古舊的城堞；北寺塔安詳地矗立於城牆畔，城河的流水，永遠是這樣青青的，和灰色的城牆恰好成爲年青與衰老的對比。一進城，的確有「近鄉情怯」的感想。故鄉的父老，歡喜聽人家衣錦回鄉的故事，然而我是風霜滿面，這幾年來兵荒馬亂的歲月，多少使我們額角上的細紋增加了幾條。當你聽到了一路上熟習的鄉音，看到自己落拓不羈的形容，對於這一片撫育長大了我的鄉土，該感到怎樣的慚疚！

城裏的交通工具，原有公共汽車在幹路上行駛，聽說因賠本而停駛，唯一的交通利器是人力車與少數的三輪車。

此外則在我們兒時曾經喧赫一時的馬車，還是以它敝敗的車輛馳騁於大道上。偶然有汽車絕塵而逝，則與城內的居民並無關係。小孩子聽到汽車聲音，在旁邊吆喝着，歡呼着，當作奇蹟看待，就知道汽車在城內是屬於怎樣一等人物的交通工具。

踏進自己的陋巷來看一看，大部份傾倒的房屋都沒有興建起來，隔着一條小河，對面包圍着一個冷落庭院的花牆上，長着的薜蘿愈來愈盛，望過去的陰森的氣象，同兒時所見一樣。這條小河本來是溝通城鄉物資的小動脈，春天的上坟船，夏天的西瓜船，秋冬的稻草船，以及風雨無間的糞船，水船等都是往來於這條河上的，現在看去，不但冷落，而且日見淤塞，原來有的一個石碼頭也傾廢了。十年前我返故鄉，記以小文，稱之謂「遲暮與冷落」，十年後竟沒有什麼變化。「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當晚踏上火車回來的時候，不免「離鄉情悒」耳。

大江

到南京第一天，上午游了陵園區，午後本擬休息，忽然覺得餘勇可賈，游興飆發，便駕車浩浩蕩蕩，直奔燕子磯。

從新街口到燕子磯，這一段路程之長，使我難以想像。汽車先駛到「頭台洞」去游覽。這山洞完全被江水衝擊而成。初跑進去時黯黑無光，石級之上，承以木梯，再由木梯懸攀上去，還有石級，步盡石梯，豁然開朗，到了山崖之上。復幾經曲折，達到危樓一角，這樓之好稱「危樓」，眞是貼切得很。樓上的窗格都沒有了，迴文欄杆七零八落，人踏上了樓，地板會吱呀吱呀發響。樓上供着一尊彌勒，看樣子塵封已久，香火斷絕，偶然遇到一個虔誠的游客，對之崇敬禮拜而已。

從危樓極目東望，便是浩浩蕩蕩的長江，一望無際，所謂山川形勝，到這裏可以約略想像得出這四個字的意義。在樓上望去，不由得你不想到蘇子美的滿江紅詞：「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到了樓上，萬籟俱寂，聽到的祇有是嘩嘩的江水拍岸之聲。我想如其駕一葉之扁舟，泛棹在長江中，未必能看到長江的勝景，祇有居高臨下，縱目四望，看江水蜿蜒來去，才知道長江的偉大！

玩過了幾個石洞之後，汽車便駛到燕子磯去。燕子磯的石級零亂而陡削，幸虧不甚高峻，一鼓足氣便可以爬到頂上，臨江的一面，用鐵絲網圍住，這是防止有人投江自殺的設施，但未免煞風景一些。我從鐵絲網裏望下去，只見山脚畔全是赭色砂泥，便是不留意翻下去，未必一定可以致命，或者前幾年的情形不是如此，然而在這等地方投江自殺者，一定是壯懷激烈，具有相當勇氣，胆怯者倒也不敢冒險嘗試。

這裏有一座御碑亭，乾隆的題詩是：「當年聞說繞江瀾，撼地洪濤足下看，却喜漲沙成綠野，烟村耕鑿久相安！」撼地洪濤，今猶如昔，漲沙倒是日積月累，成爲水利之一大患，也未始不是「烟村耕鑿」的威脅。

滔滔江水，一面固然在造福人羣，一面也在向人類挑戰，但是人類總是可以憑藉他的智能改變自然，解除威脅，自然是偉大的，人類更其是偉大的。

蕭寺

光福是一個小鎭，以春間的梅花得名。這小鎭隱蔽在太湖一角，交通原不便利，照例不應爲騷人墨客，游春仕女所光顧，但因爲滿山遍野，多的是梅花，所以在早春時節，這冷僻的鄉村裏突然會熱鬧起來。游客自大清早到光福，自香雪海，司徒廟，走馬看花地兜一個圈子，便坐了汽車上木瀆鎭吃午飯了。

其實這種游程是不會發現光福的好處的。至少你得在光福住上一夜。費整一天的時間上玄墓山，在聖恩寺裏隨喜，假如興緻好的話，便在聖恩寺住上一宵，那才是：「偶然笠屐來游，便覺山中無歷日；靜聽鐘魚互答，不知門外有波濤。」可以獲得這幽靜環境中一時的隱逸樂趣。

戰前一年的夏天，我因事到光福鎭，曾經於暮色蒼茫中乘了一肩筍輿，專誠到玄墓山游玩。向晚的夕陽照在太湖裏的遠山邊，湖水泛出粼粼波光，涼風自湖上吹來，恨不得飛身到湖畔，赤了脚在湖灘邊走一趟……

聖恩寺的大門口，有兩棵參天古柏，樹幹大可四圍，斑斑剝剝，顯得年份很常久了。這裏的柏樹，雖然沒有司徒廟出名，其實年代之久，不亞於「清，奇，古，怪」四古柏。到了寺裏，被知客僧招待到寺裏最精彩的一座樓上，名曰還元閣。閣上四面有窗，前面正對太湖，只見暮靄中的歸帆，緩緩移動，像是剪貼手工中的一幅圖案。落日光照在湖上，反映到天空，成爲絢麗的雲彩——由紅到朱，由朱到紫，由紫到藍，以至烏灰，正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時候。

臥室便在還元閣的兩廂，晚上需要擲被障身，竟然連蚊蟲都沒有騷擾。這寂靜的晚上，使我得到一次酣暢的甜睡。

晨間起身，樓下的荷花缸，送來陣陣花香，晨曦裏的波光山影，都沾染到

夏日特有的清新氣象。我不暇爲此隱名的避暑地描寫它的優點，但假如有人要在「世內」選擇桃源勝境的話，我想應該指出玄墓山這未經人們注意的地點。

秋雨

某年，我從海甯觀潮以後，想搭車返杭，因爲游人擁擠，交通車輛太少，所有的大客車都已擠滿了人開走，只能搭了一輛敞蓬卡車回杭。上車之時，天氣已經變化，濃雲密佈，大有山雨欲來之勢。及至車行半途，果然大雨傾盆。試想我是站在一輛沒有遮蓋的大卡車上，其情形之狼狽，恐怕不是僅以「落湯雞」三個字可以描摹盡之。

其時我穿的是一件大布長衫，淋得「慘無人道」，通身都濕，當然連內衣都淋濕了。同伴說，譬如洗冷水浴，又以吾鄉俗語來解釋道：「冷雨灑背心，愈灑愈開心」。以此互相調侃。車抵旗下，驟雨方歇，趕快到旅館中去沐浴，換衣服，幸虧是八月裏的天氣，尙是十分燠熱，不致受寒。但爲防意外起見，特到知味觀去喝白乾，想起方才冷雨中馳回杭州的情形，覺得又氣又好笑。

到了明天，天氣仍舊不好，淅淅瀝瀝，像是秋雨連綿了。我們便在旅館附近的店家各買了一柄油紙傘，冒雨游葛嶺。杭州的油紙傘薄而明亮，擎了游山，別有情調。到保俶塔畔，望到西湖裏一片迷濛，蘇堤上的楊柳枝葉還沒有完全辭枝，在風雨中搖曳生姿。我們一而撐了傘，一面還要預防路滑，小心地一步一步走着。幸虧左手裏還拿着一枝手杖，可以防止滑跌。

從葛嶺翻到黃龍洞，中途遇到一個鄉下人，挑了一担青菱喚賣。我們便在山坡邊坐下來，買了一大堆菱，一面吃，一面等雨勢可否稍停。果然吃完了一堆生菱之後，秋雨已停，於是步行到黃龍寺。

走進黃龍寺，聽到泉聲潺潺，只見裝飾在山石上的黃龍口中，泅湧着雪白的泉水。其時游人並不怎樣多，我們便在迴廊裏泡茶稍憩，欣賞這雨後的景色。坐了半小時，天氣還是沒有好，秋風挾着秋雨又洒了下來，可是並沒有阻止我們的游興，我們帶了這柄油紙傘，站起來便跑，預備走回樓外樓，去欣賞西湖的雨景了。

荒庵

一九四七年盛夏，我們有一個機會到嘉興去，大熱天乘了火車南行，幸虧是清早，並不十分熱。到了嘉興，跨上預定的大船，在渺小的南湖裏打一個圈子，便停下來，上烟雨樓觀賞。也許這是炎日當頂的晴天，在烟雨樓頭極目四望，一覽無遺，鴛湖未免太狹隘了，小小的一個圈子，西邊是菱塘，南邊是人家的白粉牆，那末單調。祇有盪漾於湖上的幾隻小船上的划手，一翻身便跳到了水裏去游泳，顯出一股潑剌的青春的活力，足以爲鴛湖生色。我想烟雨樓應該在烟雨迷濛時候去玩的，下的是淅淅瀝瀝的細雨，寂地無聲，望到湖上，一片蒼涼，這才可以引起騷人墨客的詩意。

這且不在話下，我們爲了坐在大船上悶熱難堪，三個人合僱了一隻烏蓬，請一個當地著名的船娘作爲引導，泛舟傍岸，去參觀在嘉興豔稱一時的尼庵。

人力車穿過大街，沿着羊腸小徑，曲曲灣灣到一處冷僻所在。據船娘講，引導我們來游尼庵的稱爲「松子庵」，但據我觀察所得，在低矮的瓦房上面所挂出的匾額，似乎另有一個莊嚴的庵名，現在已記不清叫什麼名稱，並非如當地人所叫的松子庵或送子庵。

走到庵裏，冷落異常，大殿上一邊是卸下來的長窗，正在僱工修理明瓦，揩抹桐油；另一面是兩張方桌，幾條長凳，作爲招待「大護法」，「大檀越」等游客憩坐之需。有一個醜陋的老婦，慌忙除去了老花眼鏡，招呼兩個十三四歲婢女模樣打扮的人張羅茶水，捧出菓盤。看她們的樣子都很嚴肅，整靜，絕無盛傳的輕佻成份在內。

後來我們探詢伴來的船娘，據說這兩個婢女模樣的使女便是小尼姑。但是她們留髮，不穿袈裟，從種種跡象上看不出她們是尼姑，從而要想在這個偏僻，破舊和「幼稚人物」的圈子裏發展爲豔異的聯想，那是萬萬不可能的。

也許我們根本沒有發掘豔異的「道行」，然而像這樣一所庵堂居然成爲游南湖者獵奇的對象，未免是奇上加奇也。

旅行爲人生中一種優美生活

賀天健

（一）四時皆宜

（二）雨雪陰晴晝夜皆妙

余之年齡，六十不足，五十有餘，回想過去之生涯，惟覺旅行爲最快活優美之生活；尤其在此十一年間蟄居一隅，偶然追憶前塵昔夢，其情懷思致無不低徊不已，縈行如絲，然而墜雨難拾，落花如夢；備覺矜惜與珍貴也。

旅行，本爲人類之天性；當其原始生活時，逐水草而行而居，初無一定之部落，終年終月常在自然界中，盍獲得天地間眞的自由；無任何之管束，無任何之拘牽，下洎人事日繁，文化日進，而此種自由乃漸漸剝削殆盡。惟天性則仍在也。以故久蟄思動，積忙思閒，每到春花秋月之際，任何人必須出門旅行；此人類天性用事之時也。

雖然。旅行亦有道矣。倘惘惘出門，信足盲行，則其結果無不有乘興而往敗興而返者；以故必先有準備：（一）風景之選擇，（二）時序之配合，（三）體力之斟酌，（四）情懷之適宜——憑此四項而更能通歷史識古蹟識道路則尤爲佳妙。今有旅行社之設備，可告無問題矣。

夫人情之與旅行，每每以春秋爲最適宜；頁以氣候溫清，舉足無礙；實則四時何一不宜，要之，視其如何配合耳。其如太湖之烟波，西湖之雲月，長江之風雨，淛江之潮汐，東西汎與剡溪之雪，黃河與淮河之勢，水之大概，如此，僅舉一例耳。若夫山嶽之足取者，則黃山與衡山華山之雲，雁蕩與陽朔武夷之雨，泰山與天台之日，武當與終南之嵐靄，太行秦嶺蜀山大別雖足等長山太嶺固各有其所宜，即塞上諸山亦無不與天時相合所患吾人未予以領取也。

至於領取之如何，約而言之，有下列之三種——

（一）詩境之美

（二）詞境之美

（三）畫境之美

關於第一項——如風急天高，鳥飛木落，長江滾滾，巫峽猿啼，在此時以詩人之眼光對之，則無有不懷想到杜甫之登高詩——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而體味其情境領略其寥曠

宕逸之趣。此因境因時而懷想古人之詩也。如到姑蘇楓橋但見蕭寺荒村毫無佳景，但一懷張繼月落烏啼霜滿天詩則無不幽，興忽生，雅致欲流，此因詩而美其境也。如一讀米芾之斷雲一片洞庭帆，玉破鱸魚金破柑，欲把新詩寄桑紵，垂虹秋色滿東南詩，則無不欲到其地一味詩中之景色情趣；此因詩而欲遊也。夫詩之感人，原匪淺，而人之觸景生情亦不小。可知境與時之關係於詩，蓋爲自然情調之感應而生也。此種詩境之美，凡旅行者無論知與不知皆能在意識上得到情感之愉快，初不必詩人獨有之也；惟旅行者而能到一境地並領略出詩之美趣，則尤爲有味。

關於第二項——詞與詩在體裁上是不同，而在自然的時與境中則其區別，實亦無有顯然之判；但一讀柳耆卿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之句，則自覺其境其時較詩爲美：吾之喜畫楊柳涼月卽因此耳。再余少時每喜扁舟夜行遇到明月柳岸使低唱此詞，雖極尋常之境遇亦覺瀟遠幽倩之至；此柳詞感人之深亦柳能把握自然美之旨趣也。至於讀蘇長公之大江東去，則益覺長江之雄邁可愛，而登金山一望長江則無有不一唱其詞以洩胸中之鬱陶者。復讀吾家方回之——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句，——誰不欲雨中一尋江南烟雨中之景色哉。詞之誘人，而人之愛境與時如詞中之情趣者，似覺與詩不同；但欲以境地分之者，則詩之着眼處大，而詞之着眼處小，顧亦惟有意會之耳。不過有某一時某一境似爲詞境之美，此由於人之心靈上感應來也。

關於第三項——如見到古木寒鴉，一彎流水，必曰：此境能入畫者。又如青山綠水必曰：此天開畫圖也。總之：此種畫境之美，必非都市中所能見到，必須郊原山郭，雲壑烟村，一杖逌遥，所謂身在畫中行矣。

以上之三項美，其實卽一種美，所謂三位一體者也。不過要領略到而後欣賞之；則非有此三種美的條件不可。

余之旅行，每每一人獨往，因爲結伴之事，常不能貫澈己之主張；甲東乙西，丙行丁止，戊好己惡，此最難堪者。記得有一次風雨中泛淮河，友朋皆阻之；致不能如願，使擬遊洪澤湖亦中途而止；余之好奇，因南田翁曾登吳山第一峯脫洪澤湖泛濫之厄故也；引爲平生憾恨。故以後出行，必獨身。黃河之奔流，曾在孟津風雨中，得浮渡其上，遠上白雲，衡激中原，頗盡其概。天台之觀日，黃山之觀雲海，一丸跳躍，長空浩瀚，引爲樂事；是皆未結伴侶也。不過一人獨行，其困苦自非意外；如：有事無人商量，有話無人談講，踽踽涼涼！實爲寂寞；奈同心之伴難得何!?倘得到同心伴侶，其樂自固非言語可喻！

本刊此次徵文中第一題——遊子青春見故鄉——余於三十七年春間返鄉，頗領略此題之樂趣——余之家在梁清溪之畔，西神山之麓，五里香塍，原有一株楊柳，間株桃之春景；自日寇侵陷，芟伐殆盡，但千隴青麥，十里芳草，菜花如黃雲細地，流水如碧油繞郭，依然未改也。外此，五里湖之寶界橋，長虹臥波；黿頭渚之滃濛烟波，盪心躍目，故鄉景色此春最佳者也。余遠則八年，未歸，近三年則僅兩往還耳。久客疏還，況更值青春之際；此時但覺題中之見故鄉見字，在青春的是體驗得其最有神也。余鄉九龍山有一險徑，蘇東坡所吟——石徑縈紆九龍脊，水光浮動五湖天——卽其地也。其地在九龍山脊，攀頭亂石，巉屼天空；此山爲京滬間之最高者。登其上可小三吳。天將雨，其上卽蒙雲霧，天將晴，則一二日前巉峭全露；余家其下，祖母常在窗中憑以占陰晴，絲毫不爽，亦一奇也。；而外客來遊，鮮有知其勝者。余曾有律詩四首以詠其概，及余之事今將錄後。——

上九龍脊

亂石攢天呼吸通。狂風掀我白雲中，湖山足底沈沈寂，今古心頭瀉瀉空。尚有鴻濛眞氣在，此來涵泳上仙同。拍肩挈袖原多事，不問浮邱世外翁。

不同矮李上山忙，衣上塵埃猶未深。墳土南陲親骨在，干戈四野亂烽侵。已無薇蕨隨心種，儘有詩歌懷古吟。此日白雲倚遙望！一時涕淚洒高岑。

少時仙俠此間尋，坐向矮松林下陰；孺子空因黃石待，(余幼時求仙常到此地)。蒼顏今更白雲臨。石難呼作羊堪牧，湖却看來杯可斟。亦欲矜誇天下小，人間歲月太駸駸。

祖母窗中晴雨占，龍峯雲外有無天。人間何世今難問？心上此時悲忽添；寸草乾坤春浩蕩，（余三歲母歿由祖母鞠育成人）。高崖風日路危阽。吾家老屋茫茫裏，滄海渾如一粟潛。

以上拙吟，自以爲描寫題中之見字最備；不知讀者如何？

本刊第五題——奇絕平生此一行——余於卅七年秋間獨自赴杭適值重九日，以爲平生亦一奇遇，曾賦詩詠之：

西湖中度重陽

天若憐人無好懷，重陽此日倍晴佳。湖心誰問層層翠？山意惟欣處處諧。頭白看秋秋不管；葉紅如醉醉無涯。十年前事何能忘，一棹簫聲載越娃。我亦騰騰逐人笑；西風猴鶴更何猜。非關就菊抽身起，本不憐蛙特地來。蘇小隴邊楊柳月，岳王墳上紙錢灰。低徊舊夢逢佳節，破例湖山獨舉杯。

西湖秋

夕陽紅，紅到岳王墳上紅更紅。衰草秋，秋在秋墐隴邊秋更秋。紅是血，秋是愁。林逋梅花蘇小車，東坡楊柳樂天堤，風流莫說西泠路，一般零落到頭齊。半間堂，水雲詩，游人到此知不知。西湖湖水年年碧，西湖湖山歲歲春，撞鐘伐鼓幾人醉，殘月曉風幾人醒？一舟來泛湖中央，山不識我我識山，頭顱如雪性猶頑，十年前曾處處攀。西湖一大鏡，人人來照看前身；湖神山鬼偷眼笑，笑煞世人太苦辛，紅粉骷髏，衣冠骸骨，弄巧作僞忘其眞。我已止酒一千日，此日何能不澆酒百杯，一杯五杯無疑猜，十杯百杯無樂更無哀。北山一片雲，南山半輪月，保叔塔，楚陽台，落木蕭蕭秋兀兀；雷塔隤，南鐘動，遠水粼粼秋忽忽。燈火閃閃妖星張，湖上歌舞興方發；越娘蛾眉不可近，有刺能揭猿公隱；越娘有屧響如雷，能沼吳王百尺臺。西湖之歲歲幾何，一笑我來放高歌；高歌之日是重陽，一朵菊花黃未黃。

總上所述，旅行的爲人生中一優美生活。余今欲更爲讀者詳告者，皖南之黃山與浙東之雁宕，一以高勝而尤以境界開展奇麗；一以深勝，而尤以邱壑幽邃詭險；實擧國爲最也。東坡謂家鄉無此好湖山，洵不我欺。太行之汗漫，秦嶺之滃渀，亦不可不去一遊。至吾鄉之太湖，杭之西湖，乃一大花園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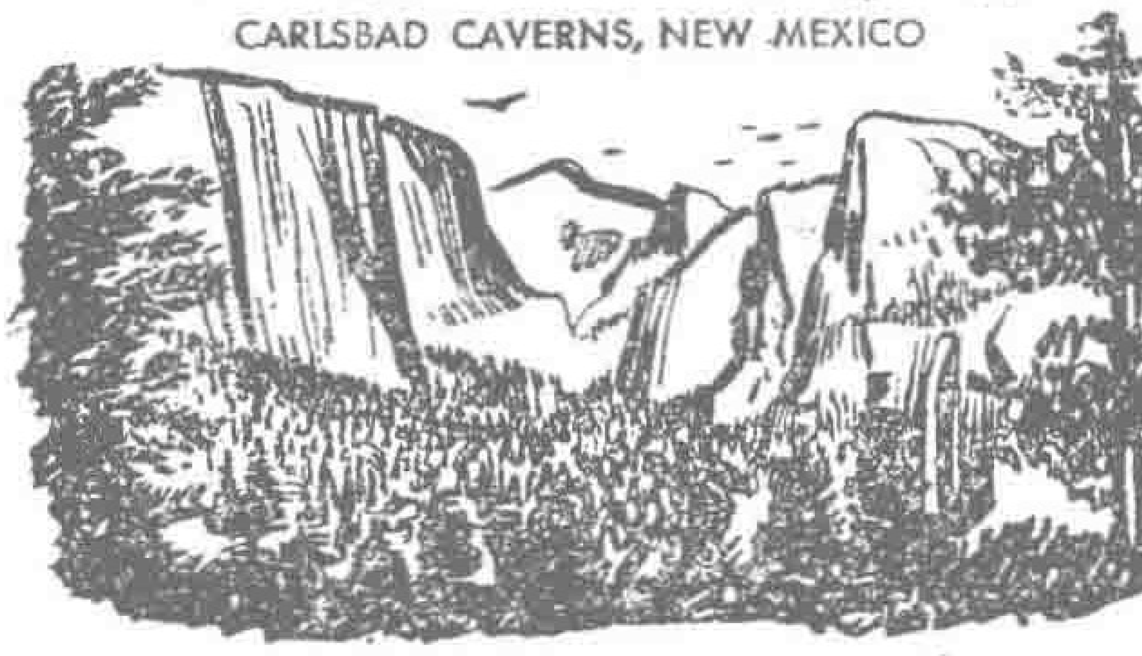


One of the wonders of the entire world is the Grand Canyon of the Colorado River, in Northern Arizona. Words cannot describe its scenic grandeur.

When you visit the States be sure to see this vast wonderspot. A deluxe Santa Fe train will take you there. And, via Santa Fe, you can also visit Yosemite, a national park of waterfalls, giant trees and glacier-fed lakes. Carlsbad Caverns, the world famous underground fairyland in New Mexico. The Indian Southwest with its age-old Indian pueblos and prehistoric cliff dwellings.

Remember—when you travel Santa Fe, you get the best. The best in sleeping-car accommodations, famous Fred Harvey food and courteous service. Don't miss the Santa Fe wonderlands, your next trip to the States.


CARLSBAD CAVERNS, NEW MEXICO


YOSEMITE NAT'L. PARK, CALIFORNIA

北安利重納，科羅杜河之大峽，爲世界奇蹟之一。景色旖旎，迥非筆墨所能形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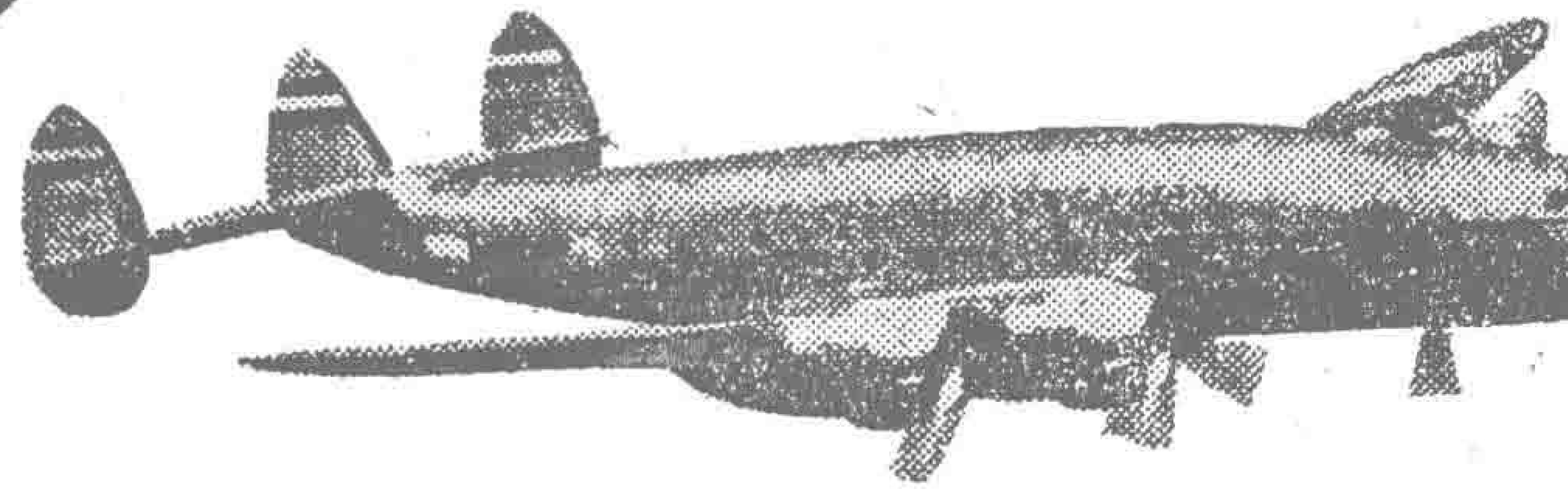
諸君如漫遊美洲，允宜搭乘設備豪華之聖太飛火車，一臨其地。兼以探尋郁斯梅脫國立公園瀑布，古樹及冰川湖澤諸勝。而新墨西哥著名之地下勝蹟卡爾斯拔特巖穴，以及西南印地安土人之村落，與史前之岩居，尤爲膾炙人口。

尤須記取者，諸君如取道聖太飛，一切享受，可操左券。臥車設備，卓越異常，名廚哈維之膳食供應，久著盛名，服務則尤屬週到。諸君下次赴美，聖太飛沿途奇蹟，幸勿交臂失之！

Santa Fe

write: R. T. Anderson, General Passenger Traffic Manager, 80 East Jackson Boulevard, Chicago, Illinois, U. S. A., or C. C. Thompson, Passenger Traffic Manager, 121 East Sixth Street,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 S. A., or L. R. Everett, Western General Passenger Agent, 235 Geary Street,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 S. A.

Santa Fe Agents meet all steamers on arrival to assist with travel arrangements.



荷蘭皇家航空公司

星王號

二天半內可達歐洲

K·L·M

ROYAL DUTCH AIRLIN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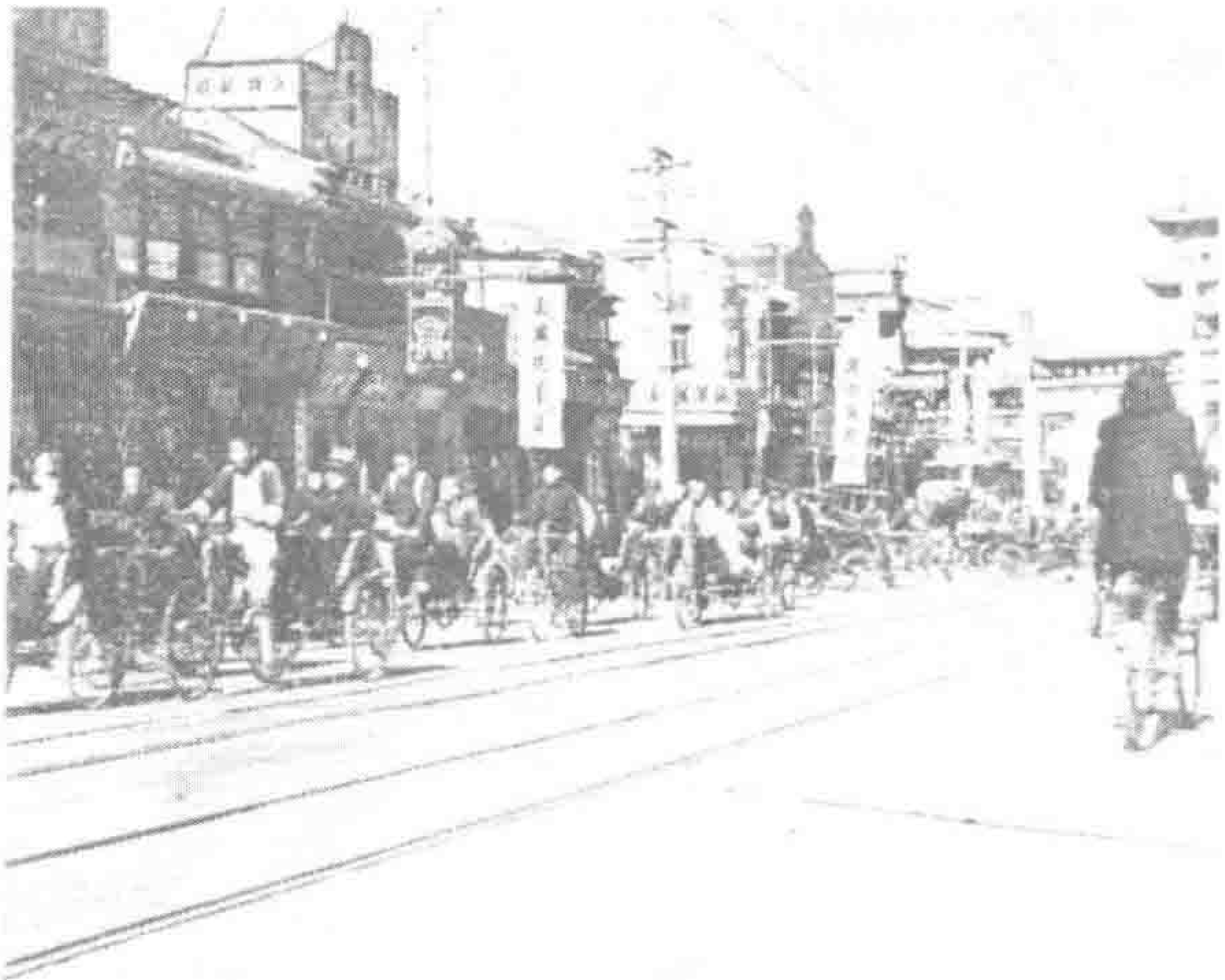
每星期晨君可駕乘荷蘭皇家航空公司之華貴巨型四引擎 **星王號** 航機，在一天半內可達爪哇，二天半可達歐洲各國，三天半可達紐約。

乘 **星王號** 可享受每小時三五〇英哩之速度飛超二萬公尺之高空雲層，平穩舒適，不受風雨之侵襲與震盪，艙內裝有氣溫及氣壓調節機器，無論高低疾徐，舒適允推全球第一。如承定座或垂詢請向各大旅行社或駕臨沙遜大廈十八至十九室本公司接洽電話一四三四四。

文化古城

邵靜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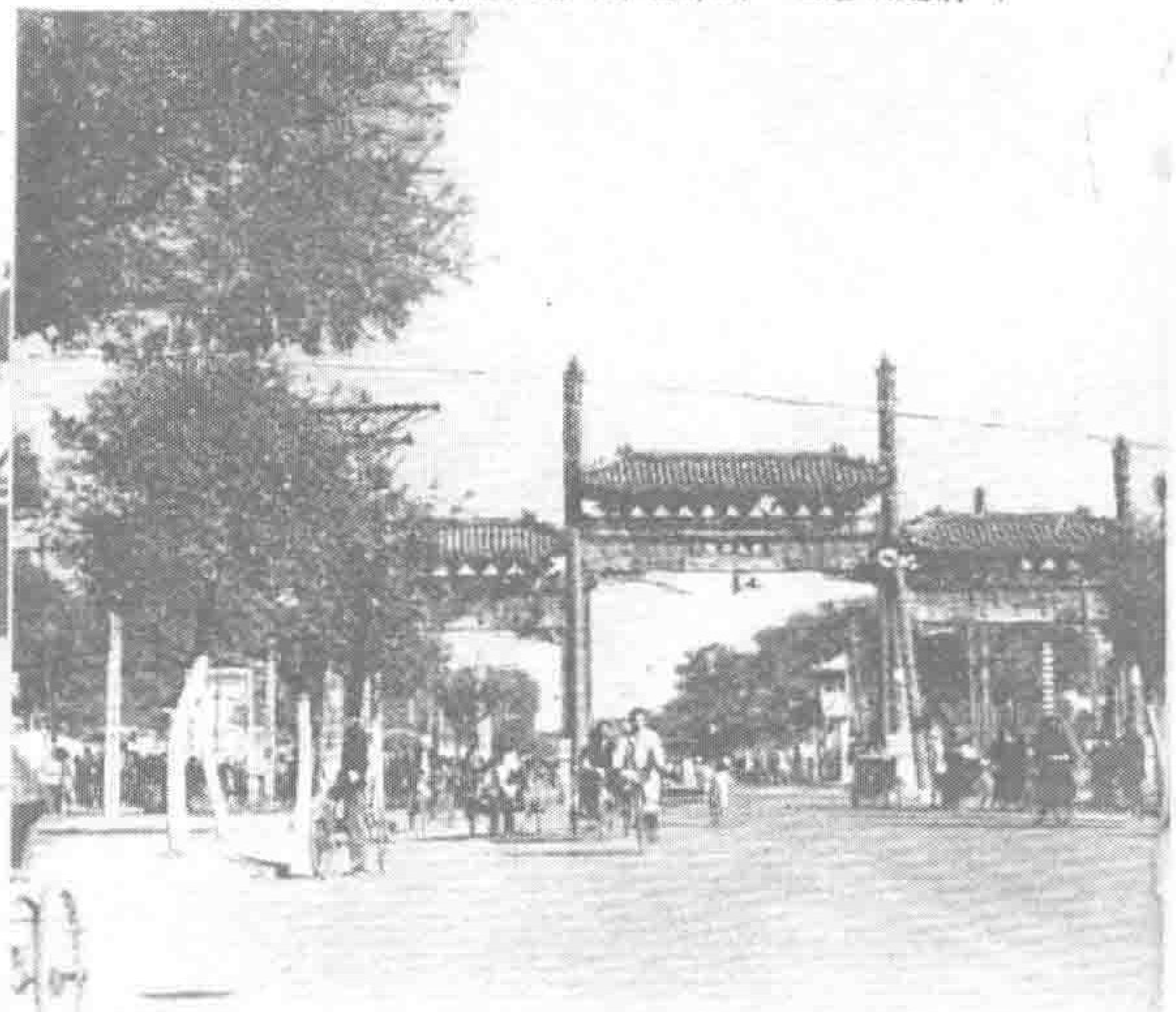
故都北平，是我國文化古城，迭經滄桑，屹然無恙。它蘊藏着剛毅，靜穆的氣氛，能忍受一切災難，而加以克服，從歷史上來看北平，它永遠是光明燦爛的。



⇧進了前門，便是前門大街，道路平坦寬廣，爲我國各大都市之冠，商肆綿比，行人踵接，車水馬龍，熱鬧異常。平市的大舖子差不多都在這條街上。



⇧前門門樓，爲平市高大建築物之一，氣勢雄偉，中外聞名。遊平人士，對於這「前門」的印象，總是很深的。



⇧東長安街爲衙署所在地，別有寧靜氣氛。

⇩西直門外富田野風味，這裏羣羊咩咩，極見閑適之致，可是一想到它們現在的四週環境，便令人起一種憂慮了。



⇩天壇古木參天，多爲數百年前物，此開壇闢機場，悉遭斫伐，殊可惋惜。



銀裝世界

皚皚白雪之中，包括着無限的詩意；大地上，一片粉裝玉琢，無非是高尚、最純潔意境的表現。這裏所刊的幾幅雪景，都是世界攝影名作，得我們低徊欣賞。尤其是住在都市裏的人，難得和大自然接近，看了這幅畫面，在心坎上自有一種愉快和靜穆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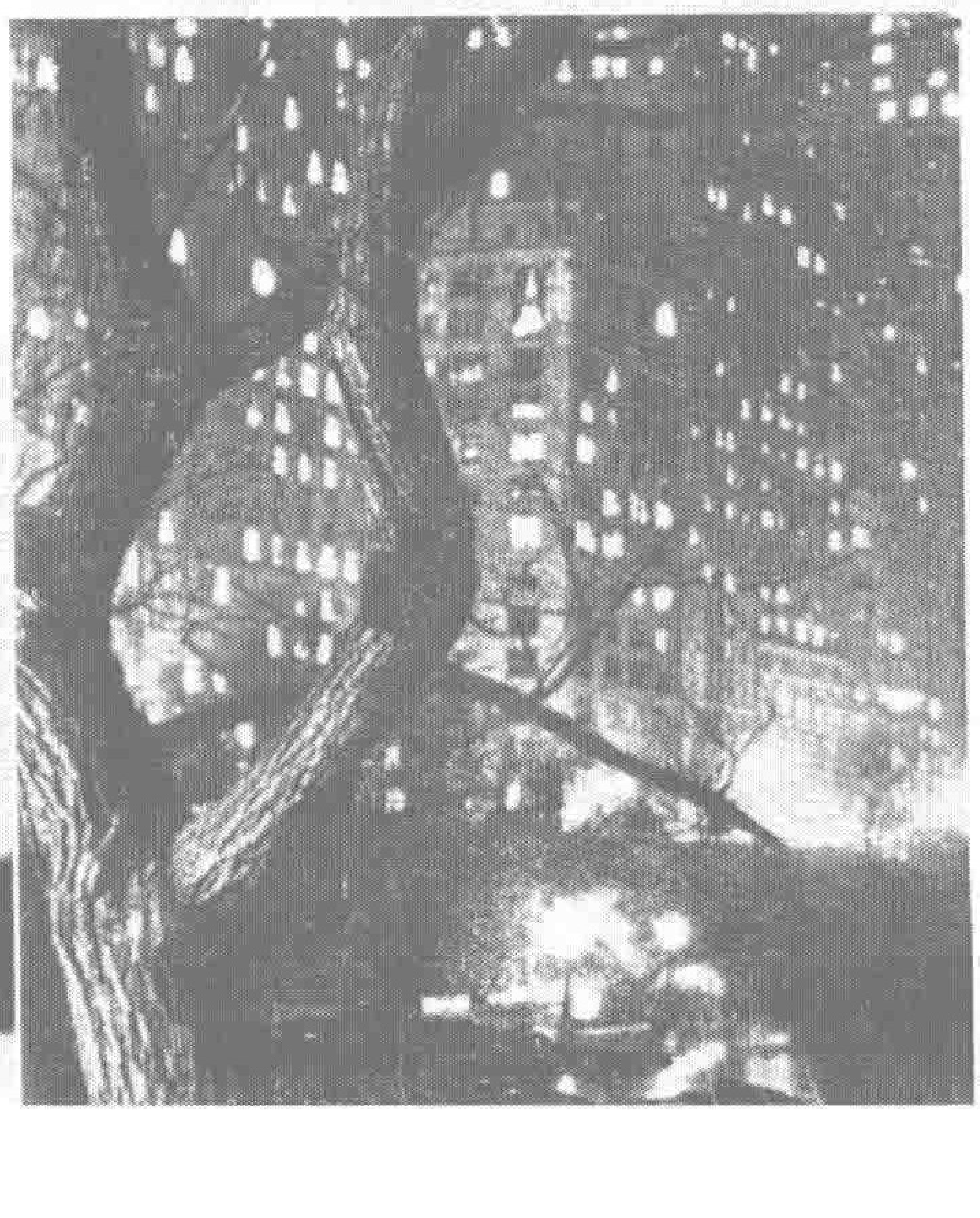
⇨滑雪是冬天戶外最饒興味的運動，著名的瑞士雪山中，遊人常年斷、許多人不遠千里而去，在厚厚的雪地上，利用雪橇，飛馳奔突，以險為樂。這比了我們擁裘圍爐，高興了酒杯，在窗隙間窺「撒鹽飛絮」悠閒情緒，似乎別有一個境界了。



⇨孩子們沒有一個不喜歡雪的，這三位小天使的快樂，堪說「千金不換」！



冰上堆了棉絮似的厚雪，用長竿子敲着，不但叮噹有趣，且也增長體力的⇦運用。的是冬天消寒良法。



⇦這是雪天的夜景，華燈像天上的繁星，從窗戶中發出光來，閃閃爍爍，炫人眼目；而且我們想到屋子裏，爐火熊熊，一室如春，多少的叫人憧憬呀！



⇨「冰清玉潔」，這是我們形容婦女們用的字眼。這畫面多少美麗，多少神秘？一枝珊樹上，堆滿了白雪；她的雙目緊閉，一片心，好像神遊在太虛之中。此影實不可多得！

大成紡織染股份有限公司

行銷國外市場之四大出品

征東府綢

蝠鼎元布

蝶球細布

飛熊細布

總管理處：上海山東北路48號　電話 98374

一廠：武進南門外　三廠：武進東門外

美麗牌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先出十支庄

華成煙公司出品

觀光業在現代經濟之重要性

張其昀

一國之風景，在現代國民經濟與國際經濟上均居於異常重要的地位。以美國而論，美國國民收入總數現達每年美金一千五百億元。而全國人民每年消費於國內旅行者達六十億元之鉅，又消費於國外旅行者亦年達十二億元以上，兩者合計幾佔國民收入總數百分之五。美國人每年在歐洲遊覽所耗費的金錢，其數額之大，目前僅次於馬歇爾計劃所規定之援歐經費。不但美國如此，加拿大之實業，首推紙漿與紙的出口，第二位便是旅行業。英國人要從外國人來英觀光方面，每年得到美金二億元的進欵。日本向來極力吸引外國遊客，戰前這一筆收入爲美金四千萬元，現在有一龐大計劃，希望能增加幾十倍。從此看來，觀光業(Tourist industry)實在是一個平衡國際收支的重要項目，學者稱之曰無形的出口。(Invisible exports)中國多佳山水，尤萃於東南沿海一帶，爲浙贛路及其支綫所經過，古人所謂「千岩競秀，萬壑爭流」，名勝史蹟應接不暇。現當國家力圖復興，設法吸取外匯之際，這件事實有引起國人注意的必要。

紐約時報曾稱風景資源 (Scenic resources)爲國民之精神食糧，有永久之價值。（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社評）或謂旅行乃少數人之享樂，但在工業發達之國家實爲不然。美國自一九二〇年以後都市人口已超出農村人口之上，戶外生活甚感需要。工業技術進步之速，使工作時間漸形減少，（一八六〇年每週平均工作時間六十小時，現已減至四十八小時，甚至四十小時），工人亦得享受遊賞之閒暇。又因公路廣建，汽車興盛，在美國每四個半人有汽車一輛，更增旅行之便利。一般人民以旅行費用列入家庭預算，眞正達到衣食住行健康娛樂兼顧並重的境界。美國人最重週末旅行，近來航空發達，週末旅行的地點可擴展到二百英里乃至五百英里以外。至於暑期休假或蜜月旅行，更可暢遊海外。又如恢復疲勞，療養疾病，均以山間或海濱最爲適宜。旅行業於身心休養裨益甚大，其功用不在學校與醫院之下，故又稱爲休養業。(Recreation)國民遊覽名山大川，熟悉本國史地，使愛國之心油然而生。又藉海外旅行而促進國際貿易與國際諒解，更大有助於世界和平。

西洋中古時代之旅行家，僅限於戰事經商外交宗教等幾種目的。文藝復興以後始以遊山玩水爲賞心樂事。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初年之浪漫運動 (Romantic movement) 使風景的欣賞進入於新時代。美國黃石公園(Yellowstone Park)爲國立公園中成立最早者，時在一八七二年。（清同治十一年）國立公園之設置須經國會通過，其目的在宣揚天然美景，保護珍異之動植物及保存歷史性之建築物。現在美國有國立公園二十五處，紀念史蹟與重要戰役的園地三十二處，（稱爲National Monumant）此外國有林一億六千萬英畝，分佈于三十三省，亦可供遊覽之用。內政部設有國立公園管理處以司其事。黃石公園面積三千三百餘方英里，其中間歇泉(Geysers)之多與其壯觀，世界未見其比。大峽谷公園 (Grand Canyon Park)面積一千方英里，在科羅拉多省，(Colorads)峽谷深達一英里，亦爲宇宙奇觀。其他公園各有特點，如溫泉，瀑布，冰川，熄火山，海景，湖光，岩洞，古樹，沙漠植物，史前遺跡之類。此類公園多在幽深寂寞之區，因遊客之光臨而趨繁榮，增加當地居民之收入。一九四九年度全國國立公園之遊客共達二千九百六十萬人。由國民經濟觀之，旅行業與農工商業同爲一種生產事業。

TVA爲羅斯福總統之新政，觀光業亦爲其中要目之一。本區人造湖泊沿岸均有山林之美景，故於發展斯業至爲適宜。例如田納西河畔有根特維爾村，(Guntersville)原有人口三千，以務農爲生。一九三九年新水庫築成後，該村附近爲水所淹沒，該村地勢較高，成爲突出水中之一半島，恰如意大利之威尼斯，以後即利用湖光山色，成爲休養之樂園，該村居民現增至五千，即賴招待遊客爲生，收入且較往時爲豐。TVA全區有省立公園五，縣立公園十，市立公園十，此外尚有男女童子軍軍營地各數處，佔地一二百英畝不等。大烟山(Great Smoke Mountain)麓之芳泰那壩(Fontana)爲世界第四高壩，甚有欣賞價值，附近水庫之周圍，一面爲國立公園，一面爲國有林，又如諾黎斯壩(Norris Dam)附近之水庫有游艇一千八百艘，每年勞工節舉行競渡，來此觀光者達二萬人之衆。湖濱公園每逢週末遊客麕集，常在八千至一萬人。戰事結束以後，本區原有設備已感不敷，正在修飾湖山，增加旅舍，以應需要。最近在芳泰那壩附近，特爲華府政府機關公務人員建一新村，供假期休息之用，內有公共食堂及划船騎馬游泳捕魚游獵等設備。私人欲在湖山勝處建築宿舍以作別墅者，亦定有買地之規程。

美國人赴歐遊覽，以英法瑞士意大利四國爲最多。一九四八年度英國外來遊客五十萬人，消耗達美金一億六千萬元，其中美國人十萬，消費約五千萬元。同年度美國人在法國遊歷人數及消

費金鈔，與在英國者略等，法國希望一九四九年能倍于此人數。西方人對于東方感覺着異量之美，遊興亦濃，問題在能供給充分的便利和設備。日本預期在和約締結之後，旅行事業可以復興。日本旅行業公會(The Japan Tourist Federation)與政府相聯繫，現有五年計劃，使日本成爲「遊客之樂園」。全部經費一百億日元，即六億六千萬美元。擬建築新式旅社五百所，有網球場及室內游泳池等設備，使旅客可以久留。又擬在東京灣與瀨戶內海各造海上別墅，每所經費一億日元。聯絡各名勝地的公路亦將大加改善，使成爲寬廣之柏油馬路。按在大戰以前，日本之外國遊客每年達一萬人，消費之數約一億五千萬日元，即四千萬美元。新計劃實行後，預計每年吸引遊客三四十萬人，觀光業的收入希望年達一百億日元之鉅，所以目前一百億日元的投資，雖係豪舉，但不能目之爲浪費。

以上所述，旨在說明國人對旅行業應該刮目相看。民治民有民享是民國的眞諦，旅行業亦爲增加國民享受之一道，而在目前中國情形，吸收外國遊客的資金尤感切要。發展觀光事業，須注重天時地利人和三種因素，浙贛路沿綫的風光可供最好的例證。

昔人有言，「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沐，冬山蕭疏而如睡」。四季節奏均宜遊賞。陽曆四月即陰曆暮春三月，原爲春遊時節，杭垣稱爲香市。此時麥尙未收，稻尙未種，蠶尙未養，爲農閒時間。暮春百花盛開，黃色爲菜花，紫色爲苜蓿，紅色爲桃花與杜鵑，綠色爲麥田桑園竹林楊柳，山野之間美麗已極。據氣候學研究，溫度在華氏七十度，比較濕度在百分之六十，於健康最適宜。夏季江南苦熱，高山與海濱均爲避暑勝地。海風拂拂，白日爲冷，頓覺神情蕩滌。至舊曆中秋，香市再盛，不僅涼爽，亦利夜行，月夜觀潮尤爲奇景。晚秋與暮春同爲一年風光最佳之時，秋林紅叶其艷色正不亞於春花。霜後楓柏核桃，爛若作花，靑松翠橘，參差繡縟，雖霜且嚴辰，有同渲藻。又爾時江濱一帶，蘆花盛開，望如白雪，頗憶春時柳絮飛花之情景。雪中遊山亦一韻事，岩白松蒼，天然圖畫。溫州以南稱爲無冬帶，宜于避寒。

晉室渡江爲山水派畫家與詩人勃興之原因。陸放翁詩，「江山重複爭供眼，風雨縱橫亂入樓」，足以形容江南之自然景物。山景之奇不外岩洞二者，岩以兀突見賞，洞以不測爲奇。水景之奇，不外峽谷與瀑布。以瀑布爲例，如天台之石梁，雁蕩之大龍湫，廬山之三叠泉，黃山之九叠泉，武夷之水簾洞，以及莫干山之劍池，諸暨之五洩，金華北山之冰壺洞，靑田之石門洞，雪竇之千丈岩，處處白雪飛瀑，千古詩人咏歌不休。峽谷首推錢塘江之七里瀧，長約十九公里，嚴子陵釣台即在其間。登天台雁蕩天童諸山，均可望見東海。由海上回顧，則烟波茫茫，雪浪浩浩，遠岫與雲容相接，遙天共水色交光。傍海而行，如樂清赴雁蕩道上，山園乍合乍開，海水時隱時現，廣陌平疇亦倏去倏來，海景極富於變化。舟山羣島錯落佈置，當海不揚波之日，漁船往返，恍如置身太湖深處。普陀爲羣島之一，全山皆寺，有海天佛國之稱。

天台以雄偉稱，雖至山頂猶可馳馬。雁蕩以秀麗稱，奇峯崛起如雨後春筍。天台屬花崗岩，雁蕩屬流紋岩，地質不同，未可評其甲乙。林景則以天目爲最，此山有數千年未經斧鑿之原始林，柳衫最大者高約八十尺，樹身有八尺許，其他古柏蒼松丹楓銀杏之屬，叢陰蒙密，盛夏不知炎暑。莫干山以竹勝，萬竿修竹，上下一碧，石徑蔭森，殊爲可愛。我國自中古以後，名山多有佛寺之建立，於枝林之保護，水源之涵養，道路之修築，古蹟之保存，關係至大。江南禪宗有五山十刹之稱，大都在浙省境內，白雲滿地，紅叶當門，大德名宿，駐錫于此，高山流水，都稱禪窟。著名叢林，多在山麓各口，因天然形勢，層遞而登，可以遠眺。門前臨溪，以汲清泉，堂宇宏美，枝木蕭森，天台之國清寺，天目之禪源寺，皆其佳例。雁蕩之靈岩寺，則深藏塢中，諸景環拱，靈湫飛瀑，最爲出勝。雪竇寺海拔六百餘公尺，天台之華頂寺海拔九百餘公尺，皆爲峯頂寺。佛教叢林之卜地，可爲今後發展旅行業之重要基礎。

作者以爲杭州之西湖與江西之廬山，均可闢爲國立公園。天台雁蕩天目黃山錢塘江之七里瀧東海之普陀山等，可闢爲國立公園或省立公園，天童雪竇金華北山永康方岩之類，可闢爲省立公園。此類事業按其性質宜由浙贛鐵路局負責辦理，不但增進客運，亦以繁榮地方。其應有設施，如旅館餐室，交通工具，水電設備，遊藝器材，嚮導人員，名勝古蹟圖說之發行，土產與紀念品之推銷，項目甚多，或由路局主辦，或與旅行機關合作辦理，期有脈絡貫注之便，而謀精益求精之效，俾合于歐美觀光業或休養業之最新標準。戰前曾經舉行過東南五省交通周覽會，並刊行「東南攬勝」的鉅著，作者均參與其事。最近承浙贛鐵路局侯局長的盛意，委託國立浙江大學史地研究所考察沿綫名勝史蹟，金華北山已作初步調查，雖曰發軔伊始，前途實有希望，這是作者撰述此文的緣起。

啓：張恨水先生所著長篇小說「一路福星」，因北平航郵停滯，無法遞到，本期起暫行停刊，敬祈讀者諒詧。

編者

冷眼看香港

秦瘦鷗

「怎麼樣？老兄打算上那兒」？
「聽說你府上全去香港啦！眞有辦法」！
「票子難定極啦！上香港還是弄個包機吧」！

在這麼一片高唱入雲的逃港聲中，區區我居然也擠在許多富商巨賈，達官貴人，以及他們的如花美眷之間，上那一座被人目做天堂似的南國小島去溜了一次，眞是作夢也料不到的。

爲了工作上的需要，在十月底我已計劃着要上香港去了，十一月初開始定票，不料正碰上這一陣「逃港潮」，每一個想買飛機票的人都使出了混身解數，不惜利用自已所有的勢力財力去請託，疏通，催促；沒有定到的想趕快定到，已經定到的還希望特別提早，像比賽或賭氣似的誰也不甘讓誰。結果是倒霉了我們這種多少有一點兒正經事，但並不爲逃難而要去香港的人，給他們一天天的擠落下去，直至十二月初，才於一番面紅耳赤的爭論之後，買到一張C46運輸機的票子，總算如願以償的到了香港。

下機的時候，朋友來接我，瞧我一件行李也沒有，認爲這是一個月來香港機場上所僅見的怪客。

今日的香港

香港和九龍在對日戰爭中受到的破壞並不太輕，可是我這一回到的時候，除掉九龍郊外尙有幾處斷垣殘壁，留給人一些戰爭的印象之外，九龍市內和香港全境，差不多已沒有砲火的遺跡可尋了。平坦的馬路，完整的防水大溝，嶄新而衆多的公共汽車，處處充分地顯露了英國人認眞實幹的精神。但在另一方面，治理殖民地的手法終究又與治理自已國家的手法不同，密佈港九二地陋巷中的鴉片烟館（祕密的）和麻雀館（公開的），便有力地表明了英國人治理港九的眞意向；而滿街的酒樓食肆，澈夜笙歌所構成的一種怪難受的畸形繁榮，更使頭腦比較清楚的人感到厭惡。這是一種不正常，不健全的繁榮，並且極明顯地是不會持久的！

我在皇后大道上走過，簡直有些頭暈目眩；尤其是皇后大道，那麽許多一開間狹狹的店舖（很少有二開間或三開間的），鱗次櫛比地密集在街道的每一邊，而每一家舖子又多盡其所可利用的空隙，堆滿了一切商貨。那些食品店裏壁上所懸掛的密密層層的南安臘鴨，教人看了眞會混身起鷄皮疙疸。從前人在書裏所說的「酒池肉林」，用來形容香港的吃食店，倒是最恰當的。還有一家家的金舖，四壁滿嵌大玻璃，再加上許多擦得雪亮的玻璃櫃和銅欄杆，老遠望過去，就只見一團光彩；這光彩裏面，安閑地坐着五六位身穿最講究的「唐裝」（中裝）的廣東先生，整天在喝着最講究的茶，抽着最講究的烟，誰也不知道他們憑什麽會如此威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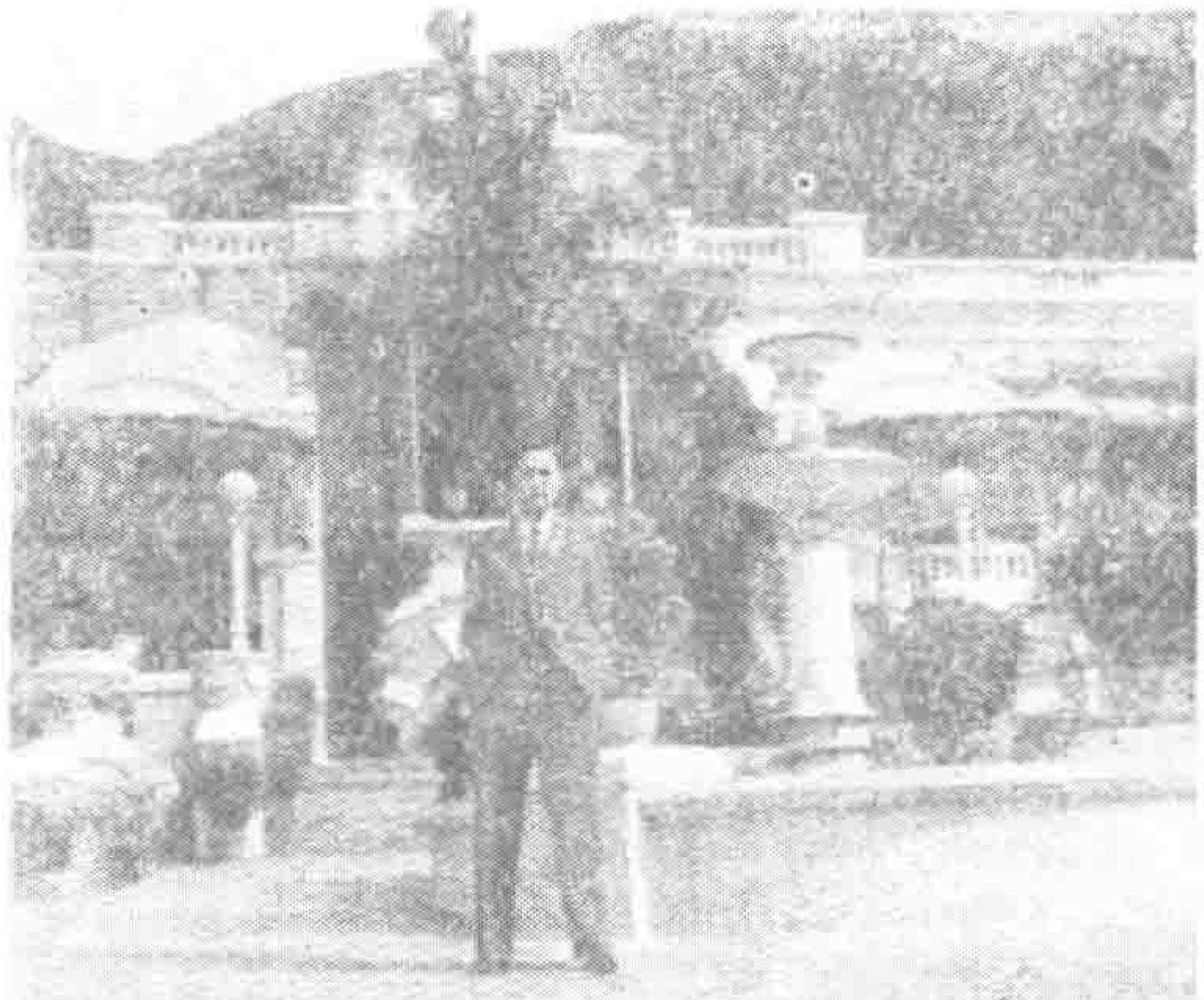
大道中間的小巷裏，全是活動地攤，販賣着一切的消費品；有閑階級整天在裏面盤桓着，欣賞着。地攤主人把貨物換成港幣之後，也盡量的自去找尋高度的享受。所以整個的香港，就是消費和享受！

消費和享受發展到限度以外之後，盜風便自然而然的盛起來了，同時一張張僞造的一百元五十元的大額港幣，也很普遍地在市面上出現了。

我以爲卽使稱香港爲世界上最荒淫，最頹靡，最醜惡的一座島嶼，也並不爲



香港淺水灣一角



淺水灣大飯店前之作者



淺水灣海灘

過。

上海人和生活程度

未到香港以前，從人的嘴裏和自己的想像中，知道那邊的人口正在急劇地增加；生活程度高漲和房荒水荒，更被許多報紙作為題材，煊染誇張得足以使一大半想去香港的人為之裹足不前。

我初到香港的第一天住在九龍，發現除中心區以外，別的馬路上，都是行人稀少，相當的清靜，走上公共汽車，每個人也都有希望佔到座位，所謂「上海面孔」，也並不觸目皆是，簡直很少看見。朋友請我喝五毛港洋一杯的鮮橘水和一二毛一件的廣東點心，其價格竟比上海還便宜。使我反有些愕然了。第二天搭上輪渡過海，看了每隔五分鐘有一班開出，但人還是那麼擠的景象，才相信港九的逋逃客果然大大地增多了。及至走上德輔大道，皇后大道，果然「上海面孔」一張接一張的出現了，其中還有不少是在敵偽時代大大地做過一番市面而至今逍遙國外的先知先覺者。可是公共車輛的票價，「的士」（出差汽車）的定價和飲食店裏隨意小吃的價格，都並不高，甚至比上海還低，實在使我不明所謂生活程度之高，究竟高在那裏？

後來和住家的朋友談談，才知道第一房租高。很普通的一間屋子，租金便在港幣百元上下，稍好的就是二百元，三百元。而米價（每石港幣七八十元）和菜蔬價格，（青菜每斤港幣一元肉四元）也比上海要高一倍到三四倍。女傭人的工資，在九龍約為三十至五十元，在香港則四十至六十元，也和上海的常熟娘姨蘇州娘姨不能同日而語。把這些合計起來，那末我們就可以相信，香港的生活程度確較上海為高。何況香港奢侈之風遠過於上海，一般人的衣着經常都穿得非常講究，下半天不上咖啡館或酒店去喝茶，好像就是大大丟臉的事；禮拜六下午或禮拜天不請客，不赴舞會，也彷彿比出賣國家更對不起自己。因此，香港的生活程度便高不可即了！

至於房荒問題，無非是頂費作祟，如果你有港幣，找房子至少不比上海難。旅館除四大飯店（香港飯店半島飯店等）實在太富麗，實在太舒服，大家都想住，不一定輪得到你之外，較次的第二流旅館，如百樂門萬邦及山光等，要找一個房間，也決非不可能的事。

歸結起來說：香港並非樂土，但若口袋裏還有一二十萬港幣，僅以酒食徵逐，老死溫柔鄉為目的者，那也儘可去得。至少不致於像報紙上所煊染的那樣立刻狼狽而回。

遊記正文

寫到這裏，自己瞧瞧也覺得太不像是一篇遊記了，滿紙牢騷，趕快帶住吧！

且說我到九龍的啓德機場是一個十二月初的晴天的下午，麗日高懸，溫暖猶似春末，本來在上海穿着還嫌單薄的春大衣和薄絨線背心都得立刻卸下來；機場的入境旅客檢查室裏，霎時展開了一幕「脫衣大會」。在飛機上原是穿得很臃腫的小朋友，一到香港，便立刻顯得玲瓏活潑，像鮮魚似的到處亂迸亂跳；年輕的太太小姐們的臉上，也全都泛起了青春的朝霞。

至友K的太太在半島飯店的中航辦事處裏候着我，把我接到他們兩年來所寄寓的一條僻靜的小街上的一所僻靜的洋樓裏，四外寂然，風過處偶然從遠方傳來一陣車馬聲，使我悠然有閑居北平住宅區之感。

這一晚就和K夫婦在家裏共進家常便飯，飯後共話家常，情趣上反遠比大夥兒備酒接風，鬧得一場胡塗者為深永有味。十時後，他們又陪我出去逛了一會街，看到不少銷售範圍限於香港的文藝書。

臨睡時K告訴我，香港人都有晏起之習，要找人談公事，至少得在上午十點半鐘以後，可是我這個人却偏有早起之習，第二天早上九點鐘，我已搭上電船過海去了。電船上的乘客倒不少，便是香港的街道上，往來的行人已經也很多，這大概是上海人陸續擁到，或多或少已影響了香港人底作風的緣故吧？可是走進那些什麼行什麼行的大樓，情形就不同了！不僅出入的人很少，大部份的所謂企業公司貿易公司都還雙扉緊閉，尙未開始辦公。這是很使初到香港的人不慣的。

連訪數友不遇，我知道自已是碰壁了，只得就在沉睡未醒的香港的大街上來回蹀躞，極無聊地消磨了二小時以上在我確是相當寶貴的時間。

商人第一

十一時半模樣，我踏進了一家似乎有着政府下野大官做後台老板的貿易公司，目的是拜訪一位以前曾在鐵路同過事的老友C君。推進門，發現C君正懶懶洋洋地靠在一張大沙發上，擱起了一條腿，在讓一個小孩子給他擦皮鞋。他的面目當然沒有變，但輪廓已變得胖了，神氣則變得非常淡漠，看見了我這一個多年不見的朋友，似乎並不歡迎，只微笑頷首，說了一聲「怎麼？老兄也來了」！坐定之後，他很少有話問我，也並不叫人給我倒茶，一股子的冷氣，逼得我簡直立刻想退出去。好容易讓我說明了來訪的目的，實在受不住了，便起身告辭。他一面解釋：「對不起，今天中午已有約會。」一面又教人取出了一冊他的大著來——是香港導遊之類，說是送給我的。我拜領了這一本小冊子，在晚上倒也仔細讀過，其中寫得最精警的一段就是說香港是「商人第一」的世界，商人在香港至尊無上，其他任何一階層的人對他們都得低頭。他並且特別警告國內一般官吏，到香港去千萬不可使官腔，否則他們必將走頭無路。然而我仔細一想，C君自已從前也是交通部屬下的一位官員啊！幸而他老兄得天獨厚，聰穎過人，一下子就棄官而商，才得安居香港，傲視儕輩。所以他的小冊子實際上還寫得不算澈底，他簡直應該痛痛快快的勸告國內一般官吏，全學他的樣，大家一起摜掉紗帽，——不問大小——上香港去賺港幣，當大英帝國所不承認的順民！

香港的精華

這一天下午的情形倒輕鬆得多了，朋友T君特地伴我去坐山頂纜車，賞玩了一番山頂的風光。

從山脚到山頂，我們可以望見無數華貴的別墅，有的是舊有的，有的正在興建，所佔的地位和佈置都非常精美，但當然不是我們可以隨便闖進去賞玩的。幸而山頂還築着一條環形的小道，它的闊度大約不過五六英尺，其平如砥，並且兩旁全是鬱鬱葱葱的灌木和一枝枝開着極美麗的花朶的木本植物，這是任何人可以通行的，像公園一樣。靠右邊可以眺望香港全島和島以外的海灣，而左邊則有不少支路，通着一座座精緻小巧的紅樓；人在途中徐步，左顧右盼，眞有些美不勝收。我對朋友T說，這一條四五里長的環繞山頂的小路，可以說是英國人在開發香港底過程中所表現的唯一神來之筆，也算得上是香港的精華所在。T君亦頗以爲然。

我和他閑坐在山頂的一家小咖啡店裏，盡情地飽覽四圍美景，忘記了香港的一切，國內的一切，甚至於自已的一切，享受着一個旅人所能享受



香港仔水上酒家

到的最高的靜趣，直至暮色蒼茫，才惘然若失地相偕下山。

淺水灣與水上酒家

第三天仍然是年輕熱情的T君伴着我玩了整整的一個上午，他的新夫人也特地參加，使我們玩得比昨天更熱鬧些。

我們先坐「的士」上淺水灣去。香港四周可供游泳的海灘很多，但淺水灣一帶的水最淺，沙灘也相當寬闊，只是灘上碎石很多，未免美中不足。每年從四月杪起，直到十月底，這半年中間，凡住在香港而經濟不太窘的人，無分國籍，無分男女老少，幾乎每天「空巷來游」，其情況之熱鬧十倍於跳舞場。當最熱的日子，人們還有躲在預租的更衣室或更衣蓬裏打羅宋或叉麻雀的，也可說是極盡享樂之能事了。

我們那天去的時候畢竟因爲已入初冬，香港無論怎樣暖，室外溫度也已降到六十五度左右，所以上淺水灣來游泳的已經也沒有了，剩下一片平滑的沙灘，躺在明亮的日光下歇息着。

面海而築的是有名的淺水灣飯店（賣酒菜並有旅館）和它的小弟弟麗都茶室（賣酒和點心），建築都非常講究。它們的背後，還有不少彷彿神仙宮闕似的富貴人家的別墅，周圍的道路和花木，收拾得比上海任何一座公園還整潔美麗。假如這些優美的物質設備，並不是專供剝削階層享受的話，淺水灣那就眞的値得歌頌了！

拍照如儀後，又乘的士去香港仔。這是漁民聚集的一隅，很久以前是咱們中國人自己開闢的天地，後來當然也併入英國人的統治之下了。這裏終年有無數的漁船在停泊或出入，岸上居住的也都是漁家；如果有人要實地考察華南中國漁民的生活，上這兒來住幾個月是決不會失望的。可是現在凡去香港仔的人，目標却決不在此，他們都是特地去嘗海鮮的。

狹狹的海灣裏，停泊着六七條有樓的大船，每一艘都有一個怪別緻的名字，船壳的外表，用油漆畫出了一條條的怪魚，作爲標記，這就是所謂水上酒家。它們出售的肴品以新鮮海產魚蝦蟹爲主，烹調的長處是能够盡量保持眞味，不重配料，但菜肴的花式未免太少，普通人嘗過一會新，便很少再願問津了。

岸和這些大船中間的交通工具是許多梢闊頭窄的奇型小船，操舟者都爲漁家婦女，渡資不論人多人少，每次港幣一元；可是因爲船太多而生意並不太好的緣故，每逢見到客人，她們便以肉搏的精神來拼命爭奪，使我們這類天良未泯的人看了不禁爲之憫然。

這也是香港啊！然而苦樂不勻，貧富懸殊。這是不是社會的亂源所在？我沒有什麼話好說了！

聰明人咖啡館

香港有一家西名叫做 Wisemen. Cafe 的咖啡館，聞名已久。我離開香港的前一天，有人約我去喝下午茶，坐了約摸四五十分鐘，覺得裏面的情調並不好，可是發覺在那裏喝茶的確然很多第一流的聰明人，（也就是所謂識時務的俊傑）有發過東洋財的××，有才轉變筆鋒的新聞記者，有早已佈置好密窩的政府要員，………簡直可以說是集聰明人之大觀。

這個時候，能够天天坐在香港聰明人咖啡館裏喝咖啡，吃蛋糕的人，也的確該算是聰明人了！



海天萬里歸來【上篇】

霍宏暄

一、「倫敦，巴黎，上海。」

七月的下旬，正是英國暑假的日期，許多人都離開住所過假期去了，在伯明翰的幾位熟朋友也到大陸上去旅行，我却因歸期將近，留在家裏，作整裝的工作，決定去留，心頭總不免一番攷慮，爲了結伴，爲了早看到十年不見的親長，終於選定了行期，我和同行的許懋淳兄商訂，在通濟隆公司訂好法國郵船公司的艙位，船名安達里明（Andre Lebon）訂八月十八日自馬賽開行，聽說船很老，但是中法航線上走了很久了，許多有名望的先進都坐過他，這一點思古之幽情也使我們樂意選定他，一切決定，心頭便只剩下整理行裝一個問題了。

整裝工作，最使我頭痛的是兩年多湊集的書籍，我的購買力本很小，可是因爲錢都花在這一方面的原故，案頭墻角也堆了不少，買的時候痛快，帶的時候困難，想丟下一兩本，都像窮人兒年賣子女一般難過，舊刋物，舊剪貼，都佔了不少的體積，舊有的箱子不够用了，新的要十幾磅的價錢，在英國本有專門替人打包的商人，詢價之後，才知更是貴得駭人，英國是個人工貴而且充分就業的國家，當然不好輕動人工，沒辦法中幸而在附近舊貨店找到了兩隻軍用的木箱，看來還牢，買來修整了一下，加了一層黑漆，居然可以對付了，廿日的下午，跑到渥爾渥斯便宜商店去，買了一罐白漆，回來找一枝舊筆，蘸了白漆，先在箱子上寫上名字，然後又有横頭寫上目的地，黑漆面上，描上「倫敦，巴黎，上海」，三個大字，兩隻都寫完，又替幾雙舊箱子也加上這一套新裝，寫完擲筆，心頭浮上一片長航的遠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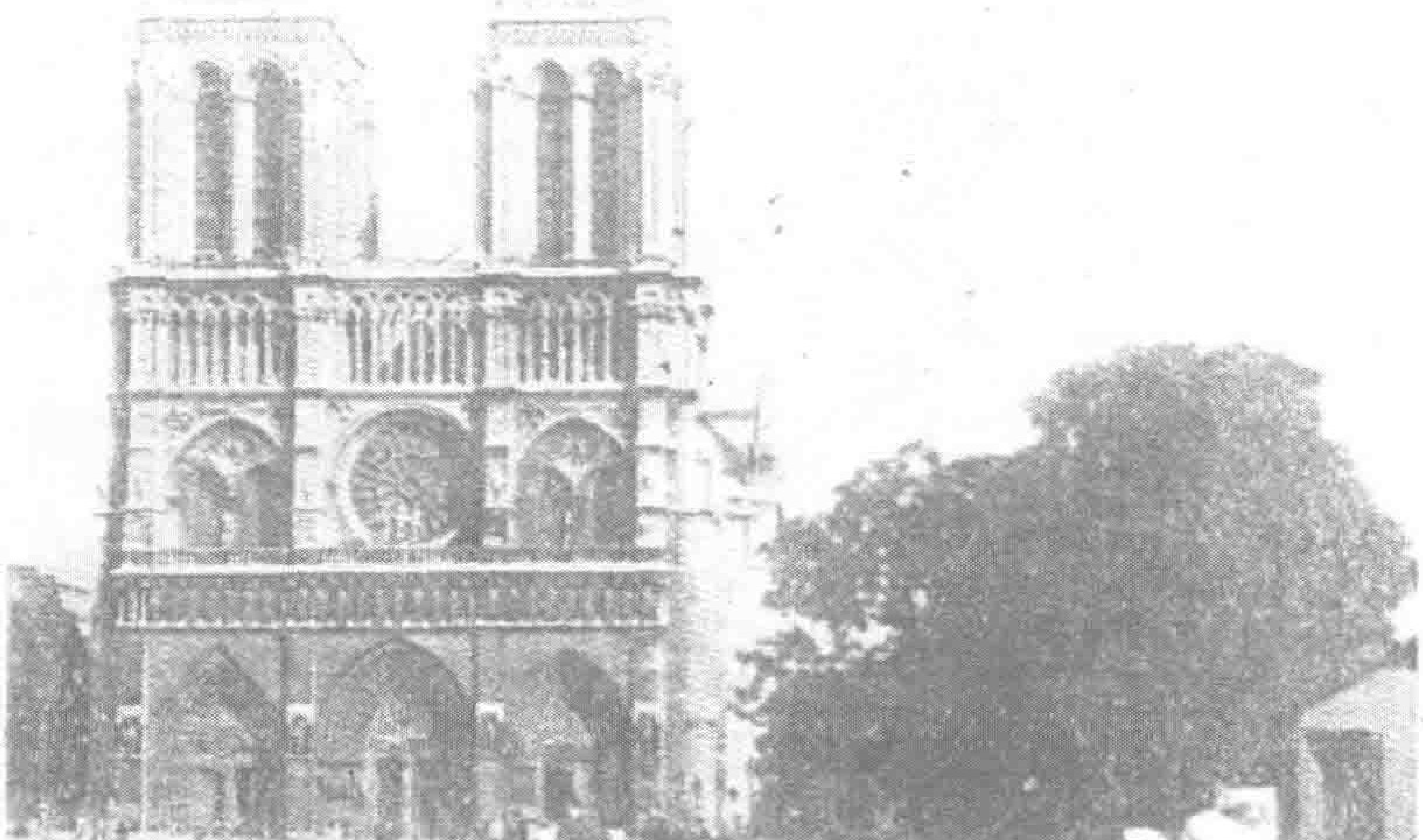
二、倫敦的最後一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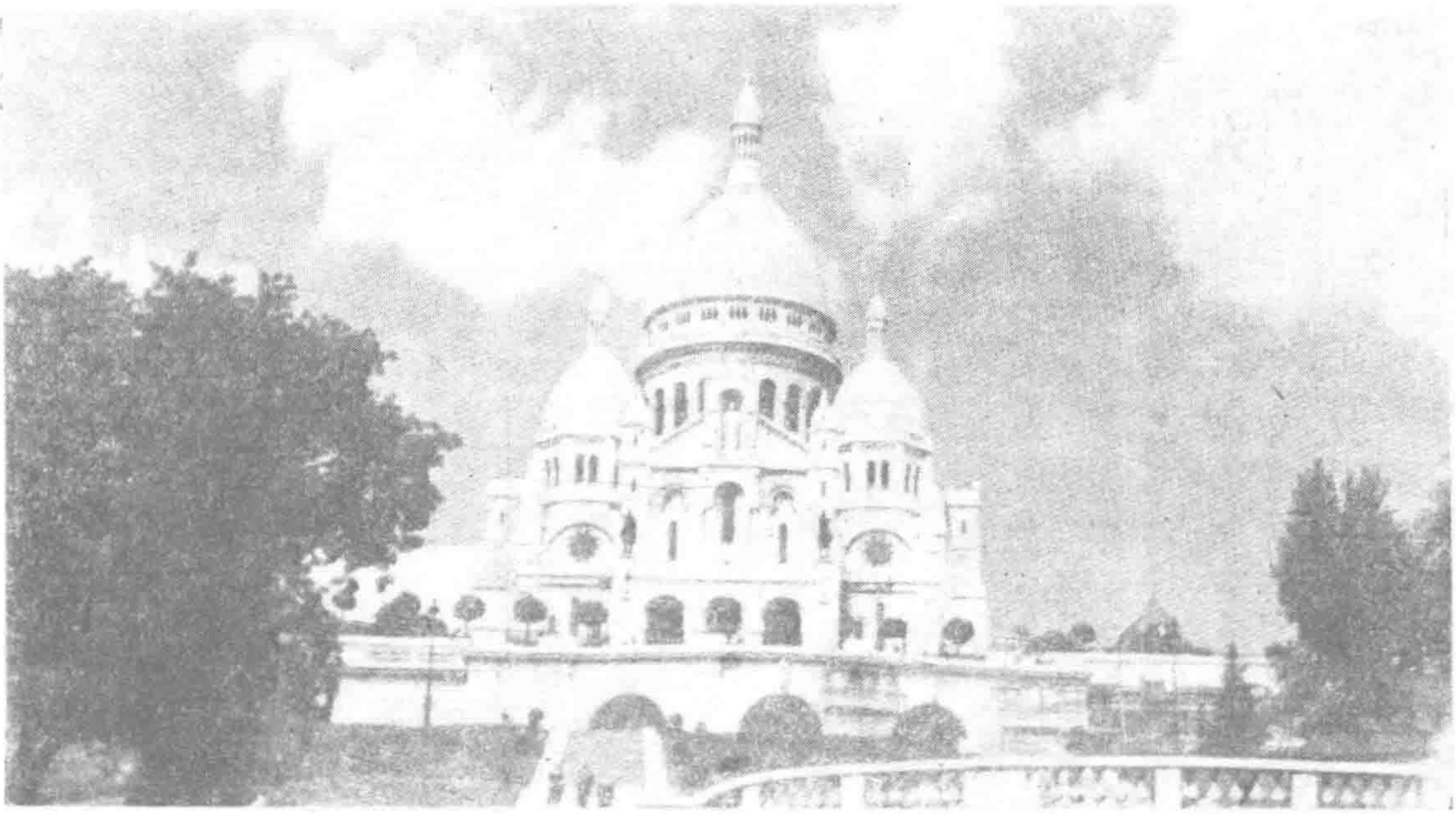
七月廿八日，倫敦世運會開幕了，到那裏住了一星期，看了開幕典禮，看了有我們選手參加的幾場田徑賽，看到我國對土耳其作戰的足球，球場上的敗仗總不免使人難過，坐在我座位前面的是一位土耳其女郎，一直在狂喊瘋跳，相形之下，更顯得我們場內場外都不如人，這樣一來連頭一天看樓文敖君替國家贏來的精神勝利也覺得減色了，回到伯明翰，又紛忙的收拾了幾天，箱子太重，只好在樓下裝它，書一包包的抱下樓來，心情好像破船後的魯濱孫，住慣了的房子像他的船，快要捨棄了，東西還得帶到岸上應用，每一次拜訪破船都帶一點上岸，這樣搬上搬下到了八月十七日才算弄完，把重行李都交給火車站，託貨運部把他運到倫敦，廿日我也勵身趕到這箱子上寫好的第一站。

到了倫敦先去中國銀行辦旅行支票，其次就去車站看行李，這是一件要緊事，行李有時會延誤，要早些發覺才好補救，不然人到了海上，和行李脫了節，就難辦了，這樣事情是發生過的，英國火車也偶爾有遺失情事，尤其不可大意，算是好，兩件事都辦妥了，還剩下些時間讓我對倫敦作最後的一瞥。

支配這最後一點時間倒是難事，正如向知己的朋友告別一樣，想說話都無從說起，新到一個城市猶如訪新相知，一個地方，一些古蹟都是探索追求的對象，我初到倫敦正是如此，那時正趕上勝利大遊行

巴黎聖母堂正面





巴黎聖心堂遠景

的前夕，我憑了兩本導游小冊，一張地圖，會跑了不少的地方，以後每次到倫敦，都陸續補充，導游書上的地名大都圈點過了，隨時日節令而不同的變化，也多少領略了一些，海德公園的清晨，泰姆士河的落日，都留下美麗的回憶，可是到這最後一刻，重溫舊夢是沒有多少意思的，倫敦自然也還有幾個地方想去，格林維治天文台是第一個，「高門。」(High Gate)之外教堂裏埋的一座荒墳是第二個，後者是使我特別有興趣的，因爲英蘇兩國會一度爭這堆枯骨的保存權，這些也沒法包括在最後一瞥中，路太遠，還不一定就找到，記得在伯明翰訪問瓦特的葬地就費了不少周折，英國人是不大管這些的。

聽其自然，我又走到「佛爾書店」(Foyle)，這是倫敦最大的舊書店，順手又買了兩本「每人叢書」，到另一家書店又問了一下預定的書，這一帶是有名的查林路口(Charing Cross)有如北平的琉璃廠，到處都是舊書店，以往來倫敦，總要在這一帶花上大半天的時間，現在要離去了，心頭不免有一絲悃悵，吃過晚飯，索性毫無目的地走到泰晤士河濱，在靜靜的水流，淒淸的燈火之間，做一番迴憶，一番沉思，世運推移，由倫敦看更覺得明顯，未來如何，整個世界正像脫韁野馬一樣無目的地奔逐，想老殘先生在此，也該有所感嘆吧？九點多回家早睡，準備第二天早起。」

二、過海峽到巴黎

廿二日早晨趕到維多利亞車站，弄好行李交運保險的手續，海關上只問了問有無食物就放行了事，花了五分鐘，九時車開，出倫敦向南，一片平原上，仍然是青草連芊，牛羊散牧的見慣景色，車子很快，十一時到紐海文，輪船已等在碼頭，這次車船同行的人十九是大陸上的假期遊客，上船前查驗證件，本國人和外國人分開，本國人只在文件上蓋一下章就了事，我們還須交還配給券，查看護照，手續還算不多，一小時內船已離港了。

英法海峽是有名的風多浪大的地方，船又小，一出口就感到動盪，回望英國，一帶白岩，陳列在海天之間，給我們搖動的船做一個明顯的指標，船小，座位不多，我們只得在船面上找了個地方坐下，望着逐漸沒下去的英格蘭，心下不免有所感念，海鷗十幾，隨船上下，似乎是最誠摯的一批送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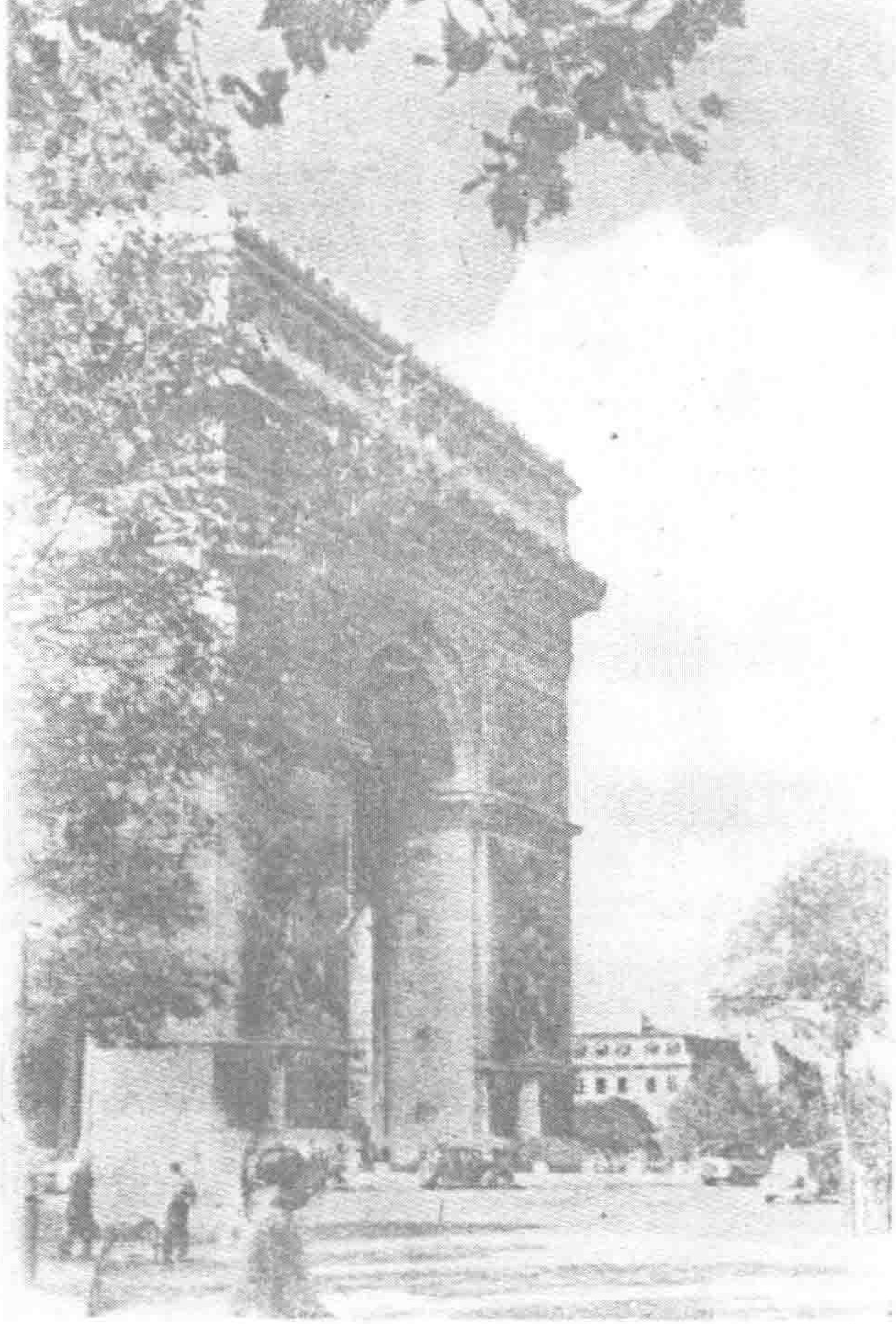
天已過午，肚子餓了，許兒因爲風浪，已有不適之感，讓我一人去找吃飯的地方，誰知爲了吃這英國的最後一天飯，還得過排隊生活，站着等一批吃完，沒有我的份兒，再等一批，還輪不到我，站在樓梯口，看別人吃飯，分外使人覺得肚子作怪，第三批才有位子坐下，爲了體諒後人，儘快吃完，可是先後已花去兩個小時。

三點鐘見陸地，不久就進了地亞普港，這裏是大戰中英加軍隊試行登陸的地方，佔了九小時，終于不支撤退，幾百健兒死於此役，因爲這次的經驗，德國便不得不在沿海集結重兵，英美也採用了人造港口的計劃，在二次大戰戰史上，地亞普的地位是不可忽視的，船進口的地方，兩旁似乎還可以見到防禦工事，想必是德軍海岸上戒備的遺跡。

下船上岸，經過海關，這裏不分國籍，大家魚貫查驗護照行李，手續也簡單，行李也只問一下有沒有香煙而已，英人中有許多是帶了汽車過海的，聽說英國人有些帶車子過來停下不用，却把法國分配的汽油賣黑市，看來很有可能，火車是訂座的，很方便的便找好了車廂。

許君和我都不諳法語，從此開始了啞遊生活，同一車廂的還多是英國人，中途進來一位法國女郎，坐在一個空位上，談笑風生，手勢揮揚，眉飛頰舞，和一般英國小姐的語聲低細，舉止安詳，大異情趣，使我們幾個如聾似啞的人也大感興味，許兄猜在這方面英法人的不同，也許由於法文音調簡單，不加手勢眼色，不足以表現情感，不知是否確切，記得在英國刊物上曾記一段消息，描述法國女明星們在訓練如何去英美工作，一個主要的訓練就是減少表情，以適合英美觀衆，由這位法國小姐看，正可證實。

法國的鄉景，沒有英國美，農事較英國注重些，沿途房屋顏色式樣，都像滇越路沿線，十分面熟，七時一刻到達巴黎，校友任德樹兄已在站相迎，他已爲我們找好了大學城裏的房間，出了車站，巴黎的夜色已很可迷人，霓虹燈光，照着閑適的咖啡座，相比之下，倫敦是可以棄之如敝屣了，汽車不好找，搭街車到了住所，我們住在大學城的省區館，其他館舍很多，現在正是暑假，房子多空，寬敞乾淨，令人回憶清華園，安頓好，出去晚餐，吃到法國烹調，覺得英國吃食更該棄之如敝屣，一天疲乏，任君飯後送我們回來，謝了他照拂的盛情，也就分別早睡了。


巴黎凱旋門下

船中排隊，偶成小詩一首，抄在這裏。

飄泊生涯久，
離衷早淡然，
晏安羞戀棧，
蕪廢惜鄉園，
車急推青野，
輪輕遠白岩，
送迎謝鷗翼，
揮翮伴前舷。

四、巴黎的第一日

早晨，躺在床上想，這是巴黎，以享樂，安逸馳名的都市，女人，酒，夜生活交織着神秘的傳說網，我以前的一位德文先生說：「到巴黎帶太太去的都是傻瓜」，這些「常識」，都使人飄飄然，但是眼前存在的是冷清的宿舍，四壁蕭然，一榻清涼，這是巴黎麼？頗有似幻疑眞之感，在英住了兩年，回想起來，也只是在他們的生活的邊緣上接觸了一下，他們前一代人的社交中心—敎堂，我沒有去禮拜過，偶爾進去，也只看看建築，中年人的酒館，我一共也只進去過三次之多，看他們灌下一品脫啤酒後的談鋒，我時常恨自己不能多有些時間和他們混混，青年人的活動中心是舞場，我根本不會，也沒有去過，現在離開了英國，走進巴黎的邊緣上，前人咒罵出國的人說，牽一頭牛周游世界回來，他仍是一頭牛，的確，在這生活的這些方面說，我眞是一毫不變的一頭牛，現在這頭牛又牽到巴黎，恐怕也不會有多少變化。

早餐，是逼啞叭說話的第一件事，在英國，早餐一向是很豐富的，法國却不然，小店也沒有爲早餐的菜單，我們只好勉强叫咖啡和三明治充飢，這兩項英法是同字同音的，三明治只要一塊，原以爲一定是個笑談，要來了才知法國三明治是用整條麵包做的，幾乎吃他不下，英法一海之隔，生活習慣彼此相差已很多，英國人午餐隨便，晚飯首要；法國午餐首要，晚餐與英國相同，但沒有下午吃茶的習慣，吃的東西差別也多，麵包第一個不同，法國人到過英國的都忘不了英國白胖方正的麵包，我們却更欣賞法國的枯瘦脆硬的作風，法國水菓多，英國水菓是珍品，英國沒有什麼可以稱爲烹調的東西，法國菜的豐美不殊於中國，法國人每餐必酒，英國人除特許的飯店



凱旋門下無名英雄墓前方圓穴爲永久之火焰

之外，絕對沒有賣酒的，彼此斬然不同。

午飯承任君陪我們到學校附近一小館吃猪排，這是英國吃不到的，因爲所有猪肉都做火腿了，飯後順便到任兄住所坐一下，他住在比利時館，大學城就是許多館組成的，其中的印度支那館，日本館，都是東方風味的建築，可惜沒有一所宮殿式的中國館在那裏，房間的大小設備大都相同，任君的住所佈置得很簡潔，我們坐下來談談國內情況，談談法國生活，比較起來在法公費同學似乎比在英還清苦一些，我們也談了談最近時勢，見解彼此也很多應合，我們兩人請他略微指導了一下巴黎遊覽的方法，然後告別到地下車站搭車，車站門上有書攤，順手買了幾份報紙刋物，在法的英文刋物，報紙有紐約前鋒論壇報和英國每日郵報的歐洲版，畫報有生活的國際版，新聞刋物有時代和每週新聞，兩者都是和美國同時出版的，印刷在巴黎，比英國早上市兩天。

巴黎城大體說是一塊平原，賽納河成一個北向的弓形流過市區，天然把城分成三區，河南，河北，和河中間的兩個洲，其中大的一個叫「西達」(Cité)有名的聖母堂就在這洲上，巴黎一城的發展史，大概就發祥於這一個洲上，洲的位置在弓背偏下游的地方，向上一點的北岸就是有名的羅浮故宮(Louvre)，宮前沿着河的切線方向是一條三公里多筆直的大道，通過功果廣場(Concorde)，直到凱旋門，從廣場到凱旋門中間的一段稱爲「香綺麗綺」(Champs Elysées)最寬最直，氣魄非常雄偉，在大路遠河一方是巴黎的商業區，有名的歌劇場也在這一面，大路向河的一方在河南樹立着愛斐爾鐵塔(Tour Eiffel)與塔對河而居的是夏樂宮 (Palais du Challot)，從鐵塔向下游走，與功果廣場相對的是恩伐利得(Invalides)，拿破侖死後遷葬在這裏，以上這些都是瞻仰巴黎的人所必經之地，拉丁區的地位更向下游是一片界限不定的地方，這是巴黎的文化區，人文薈萃學府林立，地位已轉到西達洲的對面了，市區內這一段河本不長，上下游倒有卅幾座橋樑，我沒有美國人找記錄的本領，不知這段河上橋樑的密而且多在世界都市中佔第幾位。

根據以上的認識，我們選定了西達洲做第一天游覽的對象，交通工具決定儘量利用地道車，據說一般初到倫敦的人總要經過兩個階段，第一是甲虫階段，出口一概靠出租汽車，第二是蚯蚓階段，出門一概靠地道車，我們的巴黎生活，就以蚯蚓姿態開始，巴黎是最早有地下車的城市，路線不少但還簡單，我們稍經指點，已經可以運用地圖自求出路，巴黎地道車因爲資格老，設備沒有倫敦的好，價目一律五法郎，佔一餐飯價的三十到四十分之一，比英國便宜多了，自大學城站入地，中間換一次車，到西達上岸，也只花了一刻多的時間，地下車便利很多，既快而且少有出事的危險，戰時還可用爲空防，國內如平滬等大都市，很有建造一下的必要。

出了西達地道車站，參孜一下地圖才找好方向，沿河走去，找到了聖母堂，這一帶建築都很宏偉壯觀，因此教堂在對比之下失去了他應得的尊嚴，這是很可惜的，教堂從正面看是兩座平頂鐘樓，雙柱擎天，滿牆都是精緻的雕刻，從臨河的一方才看到側面，側影比較更好看些，屋脊屋

角，到處都是雕刻，建築很美，據說原建築計劃中還有尖塔在內，後來竟沒有完成，這也是一個遺憾，撇去這些，教堂本身還是一個偉構，從他可以想見宗教極盛時代的威力，也可以想見法國當時的富麗，在教堂外面照了幾幅像，走進裏面，香火仍然很盛，過了多久無神者的生活，對此頗有格格不入之感，另一角落有祭器展覽，購票入內，才知不過是珠玉金銀之屬，藝術價值很小，出來已五點，沒法再上樓頂瞻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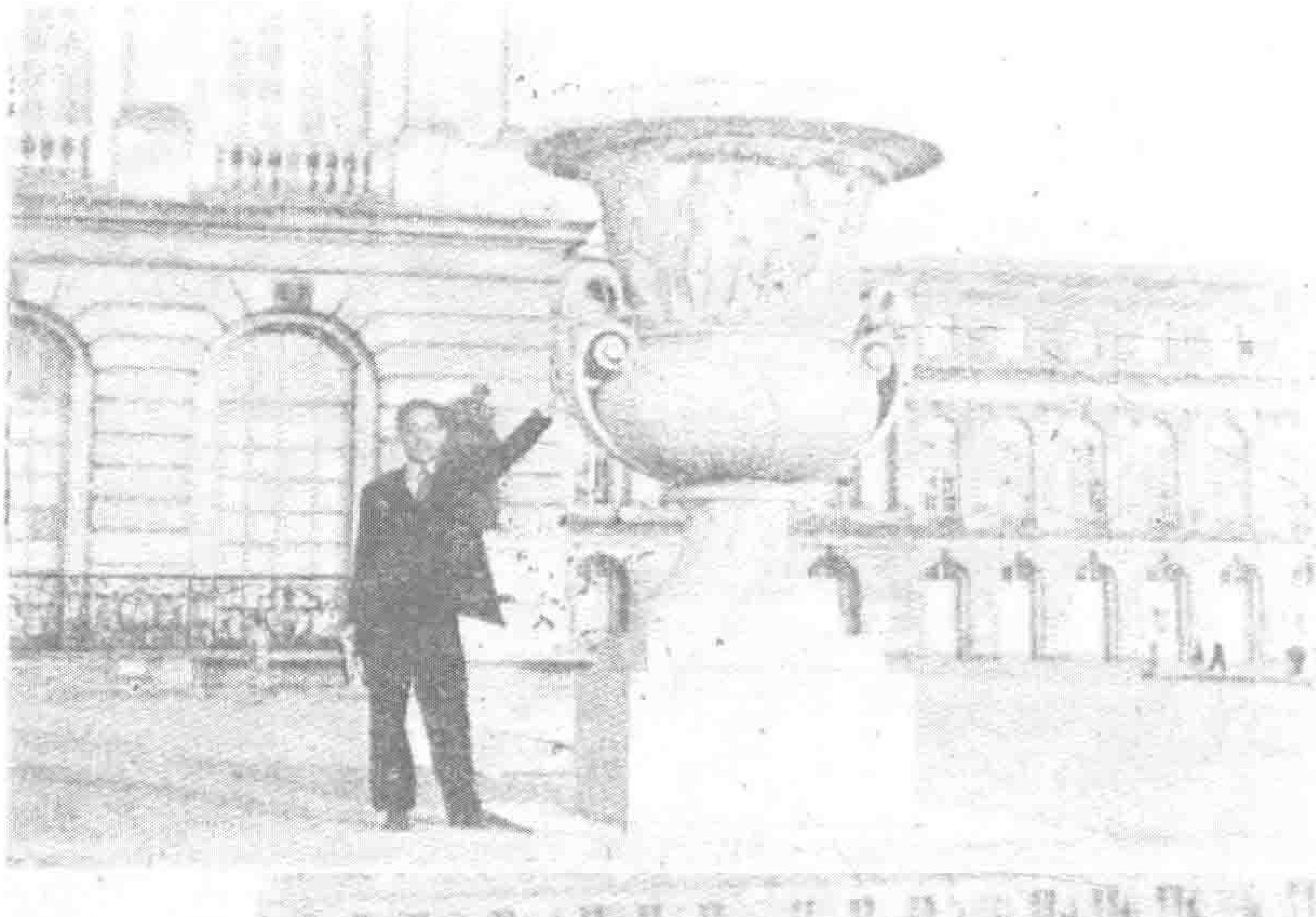
由這裏過河，便是拉丁區，沿河走下去，堤上都是書攤，攤子很特別，都是特製的櫃子，晚上關牢鎖起就放在那裏，早上開市，蓋子支起就可陳列書刊，數目衆多，種類也不少，有專賣畫片的，有專賣文學書的，也有專營英文書的攤子，不過好書很少，沿河走走翻翻，的確是件樂事，不怪拉丁區要如此負盛名了，河邊街上也有幾家大書店兼營新舊生意，咖啡座也非常多，出入其間，不知有多少文人學子，可惜我們語言作梗，無法交游，在這一區解決了晚餐問題，飯後沿堤漫步，攤子還有許多沒有收起，在河上畫寫生的人還在做最後的修整，河下垂釣的人更多了，我們找個地方坐下來，看陽光慢慢收起，燈光漸漸放出，鐵塔矗立在遠方，看他的影子慢慢融化在暮色裏，剩下塔頂紅燈像星一樣掛在天上，恬靜的心情，寧定的環境，一邊坐，一邊漫談，到夜深才回家，是平生少有的享受。

成小詩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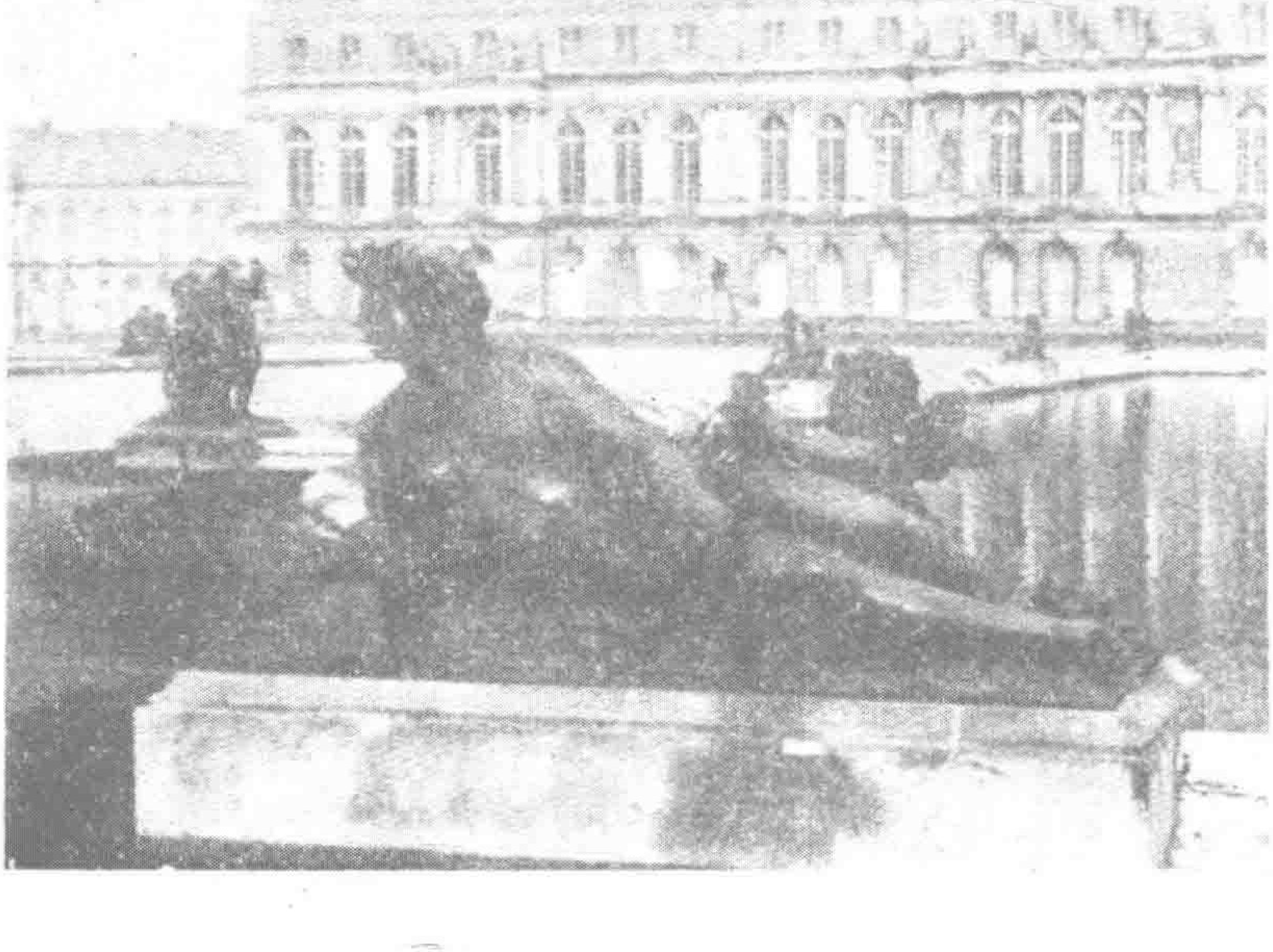
河上漫游遨，虹懸三十橋，檢書循販案，
伴畫看揮毫，天靜幽談暢，風來鄉夢迢，
華燈忽四上，輝影幻千條。

五、羅浮宮的誘惑

第二天，早起打定主意去看羅浮宮的畫廊，動身坐地道車到「皇宮」車站上來，這一帶是法政府所在地，故宮的一部分，也給部會用做官舍，我們走進北面的旁門，宮正門是向西的，從我們進去的地方看，左首便是宮的主要建築，右手是御花園，自花園再向前望，便是通凱旋門的大路了，氣魄之大，不減於北平自三殿直出前門的一段，在精緻方面，法宮更遠勝過我們，從宮到園之間有幾座紀念碑，有一個小型的凱旋門，從這門，到功果廣場正門，中間有一公里路長的園子，兩邊滿佈着數不盡望不窮的雕像，一體白大理石，有的是希臘羅馬名作的仿製品，有的是新作，琳瑯滿目，美不勝收，他們先人爲主的吸引力竟使我們折而向右，忘了原來的目的地，一路欣賞拍照，可以說個個都很好，恨不得一月兩月時間，使我能個個仔細欣賞，這樣走馬看花，不知不覺到了功果廣場，這裏才是正式的宮門，左右又是兩座騎士和飛馬的雕像，尤其雄美，我們走得實在累了，在像前椅子上坐下，左顧右盼，回憶着十八十九兩世紀的史實，眼前景物正好一一對證，不殊一本活歷史，宮苑依舊，當日



凡爾塞宮園中之作者



凡爾塞宮後



自聯合國會址後夏樂宮望鐵塔

盛況雖不可見，仍可以揣想。

一切的豪華陳跡，都不過是過眼雲烟，後來人正大可不必掉寶貴的淚，替古人嘆息，可是對我們面前的功果廣場不能如此說，這裏矗立着埃及運來的方尖碑，無數往來的車輛都由此經過，這是眼前景物，在一七九三到九五的兩年半多時光，斷頭台便樹立在這塊土地上，在這時期中，兩千八百多人死在這裏，由路易十六開市，他的皇后瑪莉安東尼，他的貴族，殺他的黨人，馬拉的徒衆，丹東的徒衆，羅伯斯比爾和他的徒衆都死在這塊方場上，迴顧宮闕庭園的豪華，我們可以看到革命的一部分主因，從屠殺不已的局面又可以想知獨裁者代起的原故，遠遠的凱旋門是屬於拿破侖的，那是這位一世之雄的表像立在那裏也百年多了，但是從近百年法國史看，凱旋，勝利，又何嘗不是眼前的諷刺？幾百年的歷史堆在這裏，千萬人的血淚揮灑在這裏，使我漸漸麻木下去的神經也不免激動，前多古人，後多來者，千古上下，人人向錯路奔馳，殺人，送命，誰又是旁觀者？不知好掉淚的陳子昂對此又將說些什麼？

在又累又餓的情況下，結束了這些思古幽情，從功果方場下去折向右方的麥德林區，這裏是商業中心，也就是世界服飾的示範區，順便吃了午飯，才去參觀麥德林教堂，下午乘車回到羅浮宮，這次不再躭擱了，一進找路走進畫廊。

羅浮宮的構成本是口字形的方塊，從口字的兩豎延長下來添建成一個少一筆的月字形，就是現在的全貌了，政府機關佔用了這一撇的部分，其餘房舍便全部做了博物館，下脚帶鈎的一筆是藝術品藏地，樓下雕刻，樓上畫廊，雕刻部門收集了最豐富的埃及希臘羅馬古雕，畫的部份也自意大利初期作品起收藏到近代，西班牙，荷蘭以及其他重要國家都有，樓下最有名的是米羅的維納絲像，樓上藏有文西的蒙那里莎，兩者都是膾炙藝苑的名作，其實類此的作品還多，我們草草看看樓下，便上樓觀賞，東西太多了，只恨不得分開身帶千百隻眼來同時看，參觀不久便覺疲於奔命，興奮和注意，都是造成疲勞的主因，眞正的觀賞這一畫廊，恐怕一兩個月時光是要的，我們的三個小時太可憐了，五點出來，吃過晚飯，仍然非常疲乏，只好找咖啡座休息，法國咖啡座非常像四川的茶館，但是談精緻則天地懸殊，在裏面可以飲酒，也可以吃咖啡，一杯叫過，坐上半天絕沒有人干涉你，老闆也絕不討厭你，咖啡座都在街頭，帆布棚罩在上面，籐椅子沿街擺起，友人談心，看看報寫寫文章都隨你自便，這種閑情是倫敦找不到的。

巴黎故宮

故國遺都在，豪華眩旅人，鐘樓凌御水，
闌路接宮門，廊闕奇珍富，園存雕塑林，
憑游憾蛇象，失繼嘆斯民。

功果廣場

尖塔通衢立，紛然車往來，猶能寒胆地，
曾樹斷頭台，豔后昏君血，賢豪志士才，
沉埋更何地，不復見塵埃。

六、凱旋門和鐵塔

我們是星期日到巴黎，一下子已過去兩天，才只看到一個羅浮宮，眞覺得巴黎太大而時日太迫促了，星期三決定辦辦旅行必需的手續，買一買東西，添一大捲底片，也順便看了看歌劇場，這歌劇場是隸屬於教育部的一個機構，建築也非常偉大，正面是一排名作曲家音樂家的雕像，內

部聽說尤其輝煌，可惜正在假期，沒有機會聽一下演奏，同時瞻仰一下內部，到過聖心堂，該堂在巴黎北郊的山頂，建築很新，白玉似的房頂直穿天空，遠遠都可以看見，由這裏俯瞰全城，每個地區，每個名勝都一一可數，星期四我們首先拜訪了一下中宣部駐法新聞處汪公紀先生，承汪先生告訴我們一些國內近訊，聽了很爲興奮，汪先生並且約請我們一道吃晚飯，告辭出來，就去凱旋門，新聞處門口就是地道車，交通非常方便。

出了「愛多瓦」地道車站，眼前已經是這座眼耳雙熟的巨門，建築物和人有一點不同，對於人說往往是「聞名不如見面，見面羞殺天神，」看見了一個久仰大名的人物，往往使人有不過如此之感，對於建築物就完全不同，普通他們多半委曲在照片和描述的表現能力之下，站在這巨門的面前，立刻覺得以前的印象是受了欺騙，偉大精美都出乎我的想像，環繞巨門是圓形的大路，寬而且平的香綺麗綺大道，只是由巨門輻射出去的一條路，這圓形大道幾乎有同樣寬或者更寬些，這樣寬廣平坦的地面是在都市中少見的，巨門站在中央，並不因場面太大，而感到減色，兩相配合有如在金山脚下看山看江，偉大雄壯，人力幾可與自然爭勝，可見這巨門的壯觀了。

環門車輛之多又遠勝於功果廣場，穿過正路走到門前，隨時注意讓車，心旌搖搖的也不殊於在三峽放舟一次，門下遊人相當的多，門的地基是長方形的，開了十字形的拱門，正拱下就是無名英雄墓和那永恒的火焰，留漣拍照的人頗多，花圈也不少，上昇的電梯在懸拱的柱脚內，上昇須費三十法郎，到頂上才看得到這門的另一貌，門周圍的圓形大路和十二條幅射出的幹路，看得清清整整，路都是渾圓筆直的，市房也整整齊齊的排列着，有如用刀刻劃而成，可算是市政建設的一個模範，頂下面懸拱上面一段地位是一個小型的博物館，有很多這巨門演進的圖片，看來很富歷史興趣。



巴黎鐵塔下建築工程師愛斐銅像前：自左而右，中宣部駐法新聞處汪公紀先生夫婦暨女公子及許懋淳先生。

晚飯非常豐盛，汪先生招待我們有如家人一樣，至情極爲可感，飯後到凱旋門前咖啡店小坐，這一帶的咖啡座特別精緻，有女子樂隊奏樂，燈光輝麗，四壁都是很好的畫作裝飾，巴黎眞不愧是個藝術之都，拿一個咖啡座而論，藝術趣味之高已很可觀，由此也正可想見很多藝人以此維持生活，藝術加上經濟學才造成一個藝都，這不是偶然的，北平也是這樣一個都市，爲都市言，這是很好的事，爲文化言，這樣的都市是純消費的，要看國家有沒有餘力來支撐他，國力不夠，這些城市自然先委靡下去，據說巴黎也已大不如前了，我很爲我們的北平懷憂，在樂聲中胡思亂想，一會兒就讓鼓掌聲驚醒了。

第二天是星期五，上午遇見在瑞士留學的一位同學栗培光君，暢談一下國內情形，同在任君處坐了一上午，午飯一同吃過我們才告辭，下午找好路線到凡爾塞宮去，這一所建築我們對於他的估價沒有羅浮高，地區廣大，宮館繁多，當然勝於羅浮，但是不免多而不精大而無當，從門口看就覺得有些雜，內部的結構也談不上偉麗來，有名的鏡殿，也不免有堆砌之感，裝飾用的油畫很多，多半是圍繞路易十四的一些人物，多得令人可厭，反是戶外的園林差强人意一些。

園在宮的後面，幾個大水池在前，池上以及左右，都是銅像和雕刻，下了台階，又是一大水池，池中是駑馬奔馳的銅像，水池後面，經過一片夾道樹林，兩邊也是翁仲似的大理石雕像，再

下，就是一個很大的十字湖，湖完全是人工修出來的，平直有如運河，湖上可以划船，水上的遊人也很多，這一個宮園是路易十四時起始造的，路易十六大半生住在這裏，革命後他逃走也從這裏出發，以後捉了回來就上斷頭台了，革命之後這一所宮殿曾一度荒廢，後來才改成了博物館，公開開放任人參觀。

星期六日我們重到新聞處，隨汪先生和太太乘車出去參觀愛斐鐵塔，巴黎一週，這最後一天才拜訪這座名塔，眞是對不住他，塔在中國也是聞名久矣的建築，黃公度先生的詩尤其爲他生色，我們先在塔下爲許君和汪先生夫婦及女公子照了一張小照留念，拍的地點正是建築此塔的工程師愛斐的銅像前，把這位老前輩也拉入鏡頭，隨後上去，塔分四層，頭兩層是斜着上去，三四層就是直昇電梯到頂，汪先生夫婦到頭一層等我們，我同許君繼續直昇到頂，塔高九百八十四尺，最高處是一個十幾公尺見方的玻璃觀覽台，四望茫茫，眼界又勝於聖母堂和凱旋門，塔上備有望遠鏡，可以用來望遠，照了幾張照片，繞着走了幾個圈子，這個台上還有賣照片及紀念物品的攤子，汽水點心的攤子等等，眞可謂設想周到，我們買了一座塔的模型來送汪小姐，不想汪先生在下面也買好了兩個送我們，這一來倒成了交換了。

離開塔又到巴黎東區公園兜了個圈子，公園也是拿破侖的市政傑作，當日回到汪先生府上便飯，下午又趕到夏樂宮和近代藝術陳列館看近代藝術，半知名及不知名的畫派，這裏搜羅懸掛很齊全，五光十色，洋洋大觀又可以比美羅浮，好些作品我還不能十分懂，星期日又重去看了看羅浮宮的雕刻，巴黎便這樣走馬看花似的告別了，巴黎的建築，路，宮，門，塔，橋，教堂都很特色，我們眞羨慕住在這環境中的人，巴黎的生活，咖啡，酒，藝術品，都是値得留戀的，女人一項，沒什麼可記，只好存疑，付之缺如，因爲這一角落沒有到過，如其也要說一點，我的印象第一個是巴黎女郎對於時髦的服從，戰後的世界，長裙子恢復統治已經很久，英國還有大半短裙子在街面上，在巴黎幾乎一個也看不到了，其次的印象是法國女子的談吐，她們的表情的確豐富，這一點前面已說過了，八九天的印象很少例外，星期日的晚上，我們趕到里昂車站，離開了巴黎，任德樹兄的幫忙，汪公紀先生的招待，都是我們和對巴黎一樣不可忘懷的事，匆匆而來，匆匆而去，行篋中只多了幾捲照過的底片。

紀念這幾日遊踪，也有幾首小詩。

凱旋門

衆輻輳車輪，迎街聳巨門，無名留戰骨，
有焰灼忠魂，猶重戴高樂，誰如拿破侖，
與之百年下，幾出納降人。

凡爾塞

樓闕鬪巍峨，離宮傍翠陀，迴廊聯鏡殿，
十字闢晶河，怒鹿摧枷鎖，逃皇入網羅，
豪奢車鑑在，從政意如何？

愛斐爾鐵塔

昔讀黃公句，今登此塔來，騰空昇捷路，
拔地識奇才，精鑿花邊結，嶙峋鋼骨排，
重臨更何日，千尺下危台。

提倡真實高尚國貨
合記教育用品社
介紹歐美名廠出品
學校文具
教育用品
紙張簿冊
体育用品
歡迎批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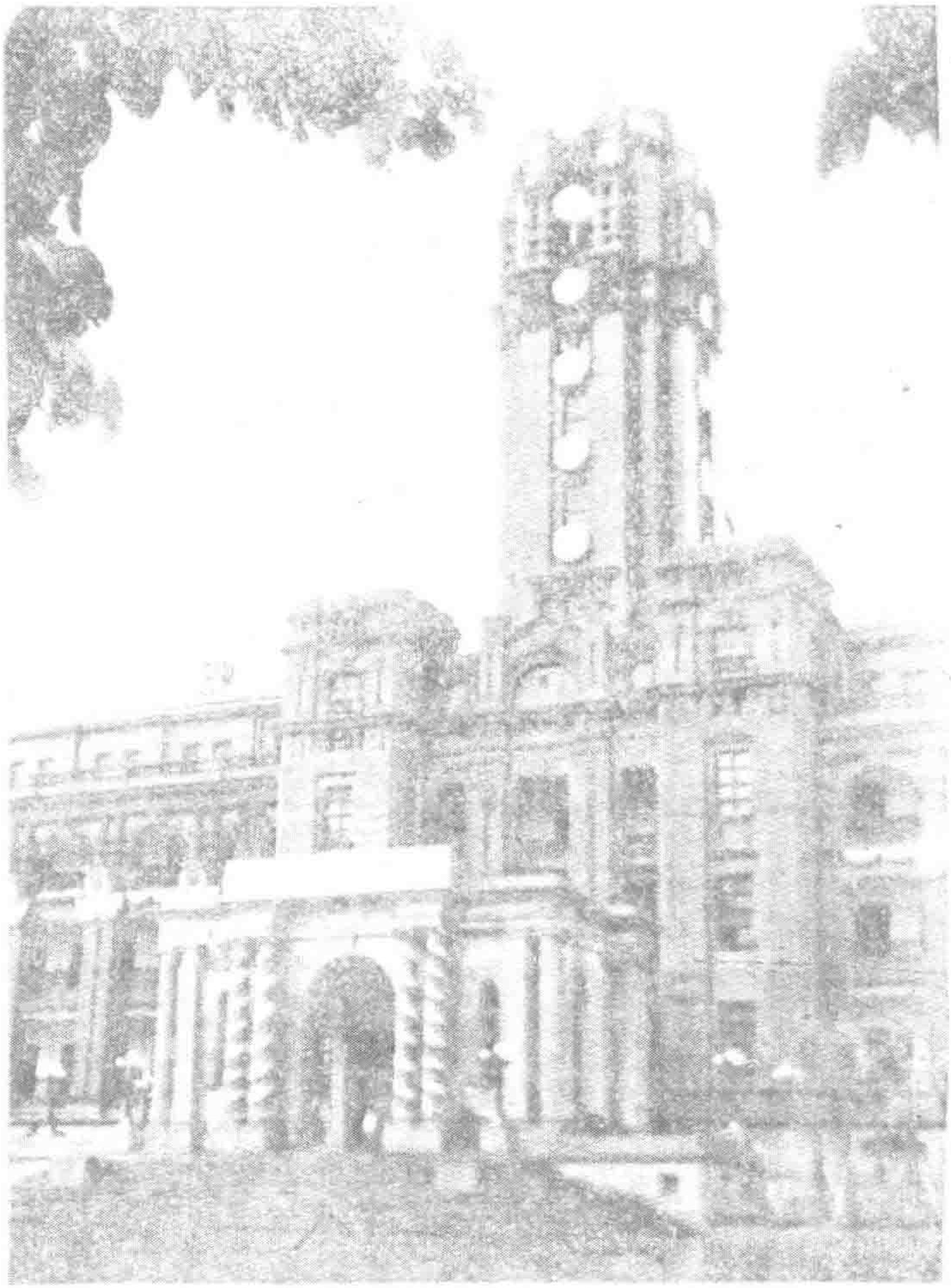
總社 上海河南中路一八八—一七〇號 電話一五八一八號
門市部 上海河南中路一八五號 電話九七八〇〇號
南京分社 南京太平路一四五號 電話二三六九四轉

台游觀感

徐忍寒

三十七年十月朔至十一月七日，與友聲旅行團沈玉潤耀宗秀金叔侄、葉履彬、夏孫煥、陳洵都、陳金祥、史達晴諸同志，暨陳耀定伉儷，同作台灣之遊，由周載康同志領隊，台灣旅行社幹事石朝輝君導游，友聲旅台幹事劉士勤君撥冗伴遊，乘興而往，滿意而返。其中沈氏叔侄暨史君四位因公延至拾日返滬，十五日同人復在友聲園部藝樓小敍，藉聯友誼，交換影畫，共話旅況，頗堪回味，餘興盎然。茲將八日遊踪，撮要錄后，以識鴻雪，希示後遊同好。文字拙劣，知所不免，閱者諒之。

此次初旅台島，小遊八日。僅在台北、台中、台南匆匆巡禮，限於時日，未去台東，故未得窺全豹，祇在台西半島觀光，且多數時間，均在車中，每到一處，僅有一晚或半天勾留，走馬看花，乏閒多駐，僅得大體概念，未能作詳盡報道。總之天富之國，無盡寶藏，所得印象極佳。該島前途，大有發展。就各方面看來，均可作我國模範省之資格，幸國人多大注意焉。



台省博覽會第一會場（即省府大厦）

博覽會一瞥

台灣承鄭成功開國，劉銘傳經國之遺澤，淪陷五十年，藉日人之壁畫經營，早具基礎。勝利光復後，官民協力建設，三載於茲，已著復興成績，故盛會宏開，可謂得天獨厚。蔡繼琨作博覽會歌，提綱挈領，象徵一切。歌云：「美麗島物阜民康，美麗島無盡寶藏，淪陷半世紀，勝利喜歸還。光復三年開盛會，洋洋大觀，富麗堂皇，生產建設賴宣揚，學術人文企業資源，精華萃一堂。繼往開來，努力增產，從安定求繁榮，萬衆一心，建設新台灣。」至於斯會內容，包羅宏富，周詳完備。會場共有五處，展覽品共分行政，文敎，交通，水利，衛生，公營工礦，農林漁牧，氣象地質，民營工商，手工藝，風土，藝術等十二大類。第一會場設省府大厦，即前日總督署舊址，規模最大。第三會場設在台省博物館原址，規模稍次。第二、四、五會場，均係臨時新建平房，場地尙大。總計全會出品，約有二十七萬餘件，量甚豐富，質都精美；尤以各種模型，偉大像眞，足資觀摩。風土館手工藝館，參觀興趣，特殊濃厚。第三會場文敎館文獻一室，收藏圖書書畫金石古器等，頗多罕見珍品，鄙人雅好藏書，故對於圖書一項，尤爲注意，惜因人擠時促，僅發現日本影印唐宋元明名人書畫眞蹟數鉅冊，尺幅極大，所選均屬上乘精品。又



日月潭山水之一角

筆耕園（憶非圖字）壹冊，亦係歷代藝人名貴眞蹟，德文本柏林版中國玉器兩鉅冊，日文本東京版中國古泉一鉅冊，英文本倫敦版中國藝術一鉅冊，又彩繪台灣珍禽蔬菓一長卷鉅冊，百蝶圖一冊，其他法文荷文等圖書，均未及瀏覽。該館收羅宏富，極有價值，歎爲觀止。他日倘能再來，甚願寢饋其中。

三美畢具

何謂三美？卽天時，地利，人和是也。台省天氣，終年和煦，雨量適宜充足，農作歲得三熟，全島無冬，罕見冰雪，不特宜農，亦復宜工。且海有漁鹽之富，取之不竭，港口良好，漁航兩便。山饒林礦，採伐無窮。水力强大，灌溉充暢，平原廣袤，土質肥沃，生產豐富，原料低廉。海陸空運，極爲便利。至於人民，大都體格健全，勤苦耐勞，自食其力，安分守己，卽男女瞎子，均業按摩，全省無一游手乞丐，此則不能不歸功前人遺澤。故已往居民，均得安居樂業；因此生活安定，慾望不奢，工資低廉，產多物賤，人極誠實。卽貧苦階級，亦不貪得苟取，此風今猶保存，隨處可見。

四力充備

何謂四力？卽電力、水力、人力、物力是也。台中日月潭附近門牌潭大觀發電廠，水裏坑鉅工發電廠，兩廠可共發電十五萬KW瓩以上，電力如此雄厚，對於工業發展增產，都市商業繁榮，農業灌溉收穫，敎育電化廣播，醫學電療檢查，交通發動傳遞等，均有莫大裨益。台灣境內山巒重叠，且雨量極豐，爲世界其他各地所罕見，故全島約蘊藏三百三十餘萬瓩强大水力，例如嘉南大圳，長達九十餘公里，支渠一千公里，灌溉農田達十五萬公頃，爲台灣最大之水利事業，其規模之大，除印度恒河外，罕有能與比擬者。至於勞力廉富，各門中外專家技師，包羅集中，足證台省人力富裕。而林礦漁鹽，工農蓄牧，資源甚豐，取用不竭，故物力尤見充沛。台省四力充備，復與建設無往不利，大有可爲也。

阿里山奇景壯觀

十一月二日晨餐畢，攜禦寒衣服，瑞士製測高器，及寒暑表，電筒等，在嘉義車站搭赴阿里山預定包車。八時開車，定例單日下山，雙日上山，卅一日、一日均係單日，上山車已兩日未開，故今日客貨特多。車至竹崎，因掉換大機車，自嘉義開來，故停留兩小時。竹崎以上，始行山綫，客車在前，機車在後，絕無煤灰。下山反是，煤氣充塞山洞，惡臭不散，宜仿瑞士高山電動火車，以保淸潔衛生而免森林火患。全綫共經五十六山洞，長者居多，較平綏青龍橋、京滬鎭江山洞均倍長。最長者車行洞中，約歷五分鐘，車行所經，崇山密林，危崖削壁，愈高愈峻，如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較之廬山五老峯，浙江西天目倒掛蓮花，尤爲偉大峻險。中午各在車中進便餐，菜尙豐美可口，飯冷不慣，車中無電燈，亦不設廚廁，故無開水。男女搭客，如欲方便，須至大站。同遊陳君，偶在小站小便，須與車動，不及趕上，致與火車賽跑，後經台人奮勇奔告司機停駛，乃得上車，游山者不可不注意焉。下午三時半抵奮起湖，四時餘抵十字路，厥後暮靄四起，山色模糊，氣溫漸低，必須加衣。因是山由麓至巔，一日中須經四季，故曰「一度日如年」。至神木站，時已入暮。七時許，抵阿里山巔終站，高度二千四百五十公尺，約合八千零八十五英尺，溫度華氏六十五度，夜宿車站附近阿里山閣旅館，溫度最低五十八度。翌晨四時（三日）卽起，盥洗畢，略進熱飲後，五時各攜電炬出門，向祝山進發。在黑暗中約行二公里，五時三刻登頂，天尙未曙；高度貳千四百捌拾公尺，面對玉山最高峯，後臨深谷，溫度華氏五十八度。須臾天明，山後俯視滾滾雲海，動則銀濤雪浪，靜則棉絮朵朵，蔚爲奇景壯觀。六時一刻，玉山峯巔，初見金光萬道，彩雲四佈，繼見一輪强光白日，倫倫躍出，用望遠鏡觀看，尤爲淸晰，加罩綠色太陽眼鏡，則成火黃色，再加罩攝影機紅鏡頭，則成紫紅艷色，美麗異常。斯時返觀山後雲海，因陽光反照，頓變黃色，滿海黃雲，倏成黃海，奇景偉觀，生平初見。較之廿六年初夏在羅浮山彩雲峯所見彩雲如虹，偉大多矣。同人以不遠千里而來，同時得觀玉山日出，祝山雲海，不虛此行，相與攝影，以留紀念。七

時返旅館，早餐畢，先至包車安放行李，然後輕裝先後參觀高山博物館、三代木、及神木。在兩木前復各攝一影，移時登車，四時半返抵嘉義。

日月潭攬勝

十一月四日，在台中鐵路飯店西餐室進早餐後，七時半許，分乘小包車三輛，向日月潭進發。日月潭爲台省唯一名湖，一名水社湖，又名龍湖，距台中約七十九公里，汽車三小時可達，海拔約八百餘公尺。（涵碧樓前八百卅公尺）周圍及深度，各書所載互異，只得從略。目力估計，潭較杭州西湖爲小，水則較深。潭旁水社大山、大尖山等，高峯圍繞，加之遍山密林，葱蘢蒼翠，潭水深碧，一片油綠，白雲松風，幽邃無比，而湖光山色，朝暉夕月，更是氣象萬千，使人萬念俱消，有絕塵之感。較之西湖太湖，幽靜多矣。恐與瑞士湖山勝景，亦難分軒輊。潭中光華島，介乎日月兩潭之間，登臨其上，可覽全潭景色。潭旁涵碧樓，瀕臨湖濱，正對光華島，或遊目騁懷，攬景怡情，或樓頭小酌，閒坐品茗，或駕遊艇，或泛木舟，放乎中流，偃仰高歌，沈醉於大自然中，流連忘返，其樂無窮，眞是世外罕有桃源，國中難得樂土。其他可遊之處，尚有文武廟、石印蕃社等處。文武廟背山臨潭，高踞山巔，可眺全潭景色。廟祀孔聖關岳，故名文武。石印蕃社有高山化蕃聚居，可聽杵歌，並觀蕃女歌舞。所謂杵歌，乃由蕃女十餘人，分執高矮粗細輕重不同之木杵一根，圍繞於埋在土中之大塊堅石四周，先後疾徐，輪流搗擊，發出木石鏗鏘之音，隨搗隨歌，頗合節奏，淸婉悅耳。作者好奇，獨立石中，倩沈兄耀宗代攝一影，藉留鴻爪。個中翹楚，酋長大女公主名毛玉娟，二女公主名毛阿秀，遊客可請雙姝合影，能合歌小曲木蘭從軍等，並有簽名倩影出售。大公主能書，可題遊客名號上款及年月，代價台幣壹仟元。日月潭附近產白木，頗堅韌，土人製成箸杖出售，遊客可購歸作紀念品。總之日月潭不愧爲台省絕勝，與阿里山奇景有異曲同工之妙，遊者均不可不到也。



作者在日月潭高山族杵歌石上

指南宮眺遠

指南宮又名仙公廟，建於木柵東南約二公里之猴山山巔，祀呂洞賓，頗得民間信仰，香火極盛。廟依山形而築，山明水秀，環境甚佳。自山麓至山巔，設石梯二十餘階，共約千數百級。石梯兩旁，由善男信女，奉獻無數石建小亭，內可置燈，號曰神燈，此乃日人侵台遺風點綴。梯間平台，都用彩磚砌成各式圖案，無一相同，更有石欖涼亭，以憩遊人，其直升高峻程度，杭州至皇山，南京中山陵，廬山好漢坡，泰山南天門，均有小巫見大巫望塵莫及之嘆。故登陟時，有如修行之艱難，但到達後，得見綠水青山，景物明媚，頗有羽化登仙之感。正合先苦後甘，人生眞諦。且廟前俯瞰，可極千里，省市形態，一目瞭然，誠台北市郊一登臨勝地也。男女同志八人，即在廟前山坡，合攝一影，同人戲謂八仙過海，騰雲駕霧，飛來謁廟，呂公有知，當亦莞爾！

植物園引人入勝

十一月六日晨八時，乘博覽會尚未啓門之時，與同遊陳金祥先生，雇車至台北市南區博愛路底植物園一遊。抵園下車，首見欖樹兩行，挺拔高聳，氣概不凡，通稱椰子大王。入園後，一路所見奇木珍草，大都南方植物，富有熱帶情趣。凡編織、藥用、染料、香料、油脂等應用植物，及樹木花草之可供觀賞者，無不應有盡有，共計一千餘種。園中有荷池兩處，一長一圓，長者兩池相連，一池紅蓮，一池紫蓮，滿池盛放，紅紫相映，花色美麗。圓者紅蓮滿池，中有三島，形式

不一。綠樹芳草，點綴其間，池邊築亭，以憩遊人。作者與陳君，小坐賞荷，領略園景。繼至農林試驗所，得觀中古紅檜大樹斷片，其年輪時代，本與日本歷史相配合。光復後，改配國史，例如某一年輪，將一小針刺入，更用長線繫針，



草山衆樂園

指出爲宋朝徽欽二宗蒙塵，及岳武穆班師，或清兵入關，武昌起義等，可見該樹年代之久遠，祖國國運之綿長，啓發台人愛國思想，用意極爲深長。園中更有一石雕馬像，舉蹄奮鬣，駿勇非常。同遊史君，騎跨馬背，大有糾糾雄風之概。沈女士玉立其旁，亦臻美人名馬之雅。均由沈君耀宗，一一代爲攝影，以作紀念。園中一隅，新闢幽徑，新栽矮樹兩行，夾植小楓象牙紅，來歲深秋初冬之際，葉滿枝頭，紅紫競艷，遊客如入畫圖中。而迎風招展，滴露傲霜，則更妙臻詩境矣。

動物園禽獸迎賓

十月三十日上午十一時，由滬飛抵台北，由台灣旅行社幹事石君朝輝招待，先至中正西路該社卸裝休息，即至附近老正興館午餐，獲遇劉君士勤。餐畢，驅車同至中山路北端中山公園附設動物園參觀，面積寬廣，林木蒼翠，奇岩起伏，眺望頗佳。且自入口至出口，一路曲徑通幽，並無歧途，佈置井然，遊客可節省時間，偏覽無遺，乃其特點。斯園昔盛今衰，吾儕入園，禽獸咸有歡迎之意，蓋飢餓欲得食耳。籠中一獅一象，碩果僅存，前經日人訓練，給食猶能表演，惟須告以日語。是日劉君，市蔗一捆飼象，販夫語日語，象見有食，令跪即跪，再令張口。即藏蔗頷下皮囊，大張其口，表示食盡，但頷下能吞藏長蔗數十段，一如猴有食囊。擲蔗於地，象即用鼻捲取，拋入口中，一如我人用手取物，敏捷異常。駝鳥食量甚宏，飼以香蕉，全隻連皮吞下。獅則不食水果，須請馴獅者飼以鮮牛肉數斤，方肯表演，以娛來賓，因須遠處市肉，時促不果。所見禽獸，大都餓瘦，不覺惻然，惟園內清潔，絕無穢氣，足證管理辦事，尚見認眞。

草山北投三宿三沐

草山距台北十餘公里，北投僅四公里，均遠離市塵，隔絕塵囂，而交通又極便利，汽車數十分鐘即達。氣候冬暖夏涼，環境山明水秀，林木蒼翠，幽靜異常，且到處均有溫泉，暖和舒暢，適宜休沐。夜間寂靜無聲，不聞雞犬。余等在草山先後兩晚，均宿衆樂園，一夜宿北投八勝園，均得暢浴安眠之樂，故爲避暑休養之勝地。

碧潭淡水宜夏宜春

名勝碧潭，在新店街，距台北約十七公里，汽車三十分鐘便到。一泓溪流，形成深淵，悠悠藍碧，疑潛蛟龍。前面一帶翠嶂，巨岩嶙峋，絕壁如屏，故有小赤壁之稱。潭旁架有數百尺長之大吊橋，以便行人往來。潭上設有旗亭，可以俯視深淵，遠眺高山，山重水複，景色雄麗，游泳泛舟，宜夏宜春。在此沿淡水河順流而下，約十二公里，可達台北市螢橋方面。其中或有深淵，或有激流，變化萬千。駕一葉扁舟而下，豪壯暢快，難以筆墨形容，頗與奉化亭下，桂林漓江，同工媲美，洵屬台北之清遊勝地也。

君子國與上海風

台灣已往人民都有職業，駐軍紀律嚴明，向例民間不准藏有武器，故全島警察極少，乃能七鬯不驚，竊盜絕跡。居民夜不閉戶，均不蓄犬，現仍如是。至於路不拾遺，雖未能肯定，惟旅店侍者，尤其下女，對於旅客散放錢物，見如不見，絕不染指問津，從無缺少等情。機場車站脚夫，搬運旅客行李，酒錢隨客賞給，絕不爭多論少。黃包車及三輪車夫，不論強壯老弱，都抱有

飯大家喫主義，實行君子協定，一律自動排隊，絕不跌價搶做生意，亦不同盟抬價居奇。作者與陳君雇三輪車至植物園，由老者御車，陳君欲易壯者，彼等均稱不可。民衆上車下車，一律排隊，出入車站地道，靠右行路，秩序井然，毫不爭先。侍者對於旅客，頗能恭敬，侍女敬茶送飯，都用雙手，日式旅館，且均下跪。餐館旅店，更於賓客登車離去時，全體侍者，由總招待率領，排隊恭送，鞠躬如儀，較之北平侍者，尤見認眞。商舖店員，對於顧客，不論購貨極微，亦均稱謝，即看貨不買，亦不慢客。在阿里山火車中，同人以橘柿分贈農郵貧苦小學生，無一肯受，間有面現忸怩，轉身向後，似以無勞得贈爲恥。後至台中，參觀師範附小，該校係石幹事母校，且會任敎，小學生退課後，瞥見石君蒞校，齊聲大呼石老師，歡躍狂跳，爭先熱烈擁抱，情逾骨肉。作者在台一週，所見台人，不論老幼貧賤，均能守法不貪，敬老慈幼，禮讓有序，如入君子國。返觀上海及旅台多數上海人之作風，不外「漲」「𧉺」（台灣向無此項鉛字，現各報所載均係最近臨時新刻者。）搶（搶購）闊（閙闊）四風，故石君朝輝面告同人，你們上海人怕颱風，我們台灣人最怕上海風。上海漲風𧉺風搶購風一起，不久即波及台灣。台人生活，頓受重大威脅，而上海人帶來閙闊風，亦足破壞台灣樸儉風氣，使勞動界增高慾望，頗爲不取也。



台灣省府所設之招待所

過去日人治台一斑

台灣受日本侵略，淪陷五十年，在此期內，日人埋頭苦幹，慘淡經營，頗有相當成績。茲就各方面觀察所及，臚陳於左：

在訓練民衆方面，日人做到人人識日文，人人講日語，人人有職業，人人知守法，羣衆守秩序，愛清潔，有禮貌，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竊盜絕跡，人民均能安居樂業。

在敎育方面，全島廣設國民學校，實施奴化政策。普及國民敎育，充實中等職校，培養實用智識技能，鞏固基層親日分子，創建台北大學，造就高級親日人才。

在文化方面，全島遍設公園、體育場、圖書館、博物館、動物園、植物園、放送局（即廣播台）等。提高台人文化水準，加强親日觀念。

在建設方面，創建嘉南大圳，大興水利，增進農業生產，完成日月潭水力發電鉅大工程，增加工業生產，促進都市繁榮，建築阿里山高山鐵道，便利運輸木材。保存名勝古蹟，建設台北、台中、台南等風景區，吸收國外游資。

在交通方面，鐵道完成沿海、內陸兩幹綫。廣築公路，或與鐵道並行，或與鐵道銜接。或通港口，聯絡海運。鐵道公路所經大溪，均架長橋，以利舟楫行車。各市區內，後徧設公共汽車。全島交通四達，海航空運，早臻便利發達。

在產業方面。對於製糖、樟腦、鋼鐵、水泥、造紙等主要工業，增加生產。不遺餘力。農業方面，對於穀類、甘蔗、香蕉、鳳梨、橘柚、瓜菓等，改良種植，增進產量，亦均加意努力。其他各種礦產之開掘，森林之培養與採伐，以及捕魚畜牧之從事改進，亦均有大規模之企業組合，積極經營，務使台島成爲日本資源寶庫，隨時供彼囊括以去，助長侵略。

綜觀上述種種情形，日人已往在台，多方努力，礪精圖治，始終不懈，竟使台灣長足進步，台人安居樂業。現雖勝利光復，台省當局仍應借鏡取法，以臻盡善。抑壯年台人，曩受日本奴化敎育，先入爲主，根深蒂固。優秀者更多留學日本，麻醉更甚，積重難返，故潛移默化，極力挽回，洵屬艱鉅工作。當局亟應多方懷柔，不可稍有疏忽。否則日本復興愈早，台省之危險亦愈速，不可不深長思也。


狗頭老牌
蔴紗舞襪
蔴紗襪
涼爽細潔 永不起毛
花襪 套襪
漂亮經穿
襪
鴻興織造廠榮譽出品
上海慈淑大樓三二一號 電話九〇一七二


鐘牌
414
毛巾
拔萃超眾
中國萃眾製造公司出品
上海南京路慈淑大樓三二〇號 電話：九五九八九

南◇北◇四◇靈◇巖

袁道沖

國內之名山聖跡以靈巖名者不可勝計，而余獲游其四：長清、姑蘇、灌縣、遂安是也。長清姑蘇灌縣三巖之爲佛教道場，富有史蹟，遐邇知名；遂安一巖，僻處下邑，知音較希，其雄偉不如長清，其顯豁不如姑蘇，其幽邃不如灌縣，顧瀑壯巖懸，邱壑靚秀，格局小而富有曲折，又非他三之可比也。

余之結緣四巖，以長清爲最早，且一再往游，其事皆屬民初。遂安灌縣則於抗戰中得之，蓋自青島還浙，初則避寇遂安，繼乃遠遷川滇，流離顛沛中，藉此稍慰羈旅之愁苦。姑蘇距淞滬最近，交通最稱便利，而余之游也獨晚。是知因緣遇合，出於多端；據一因以判斷其結果，而忽視其餘諸因者，難免其爲失誤矣。

前游概未有記，然其山色嵐光，盤旋于余之腦海，雖相別二三十年，相距數千萬里，而余未之或忘。今記姑蘇之最近游踪，乃連類而述及前三，是又興會所至信筆而書，非有所軒輊于其間也。其章次仍以游踪之先後爲準，首長清，次遂安，又次灌縣，而以姑蘇爲之殿。

長清之靈巖

四靈巖之開闢，以長清爲最早。巒層翠壁，泉澗縱橫，其中勝蹟甚夥，總名之曰方山，蓋泰山西北支之一歧也。泰山自有封禪以來，山林已染富貴氣，於是避世棲眞者流，爲人棄我取之計，更求其較遠較僻之清淨場所，資以說法學道，竺僧朗結茅於前，釋法定開山於後，其歷史在四巖中爲獨早，其道場在四巖中亦爲最盛。符堅既并燕趙，沙汰通國沙門，斯山獨在保留之列。其詔書有云：「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崐崙一山，不在搜例，」堅之重高僧而惡庸髡；辨眞僞而明是非，於此可見一端，非有僧朗之古德高行，亦不足以致此也。其後歷經唐宋明清，住持賢莠不一，道場迭有盛衰。唐李吉甫記述十道叢林，以齊州之靈巖，與潤州之棲霞，台州之國清，荊州之玉泉，并列爲中國名剎四絕，其宗教之地位蓋可知矣。方其盛時，有供齋地卅五頃，寺僧儼然爲當代之大地主，承佃寺田而自成聚落之村莊凡四。緇白仰於寺產以自贍者數千人矣。一旦德薄祚衰，內銷爍於不肖之門徒，外侵占於鄰近之强暴，以致教法陵夷，心嬾迷罔，山林荒廢，勝跡湮沒，好景不常，古今同慨。明憲宗詔書有云：「長清崇善禪寺，自正統年來相繼修造，又頒賜大藏經并勅書於內，以爲祝釐之所，其界東至朗公山野老莊石門，西至鷄鳴山，南至明孔山，北至神寶寺山園，椒竹土產，遞年買辦香燭，足充供養，近被軍民人等牧放牛馬，斫伐竹木，作踐祠垣」，云云，其規模宏偉，即此可見一斑。自英宗正統，迄于憲宗成化，相去僅三四十年，方慶中興，旋見衰落，是又可以證明中國之亂多治少，苟非全局有根本之解決，任何桃源僻壤，終不足以自全矣。我國向有直把官場作戲場之諺，不意道場亦復如是。

余兩游方山，皆在民初，自濟南出發，循津浦鐵路搭車南下，至張夏站，再由張夏騎馬入山，三十餘里，山路崎嶇，中途又須涉水渡河。冬涸小淺，或不盈尺，夏潦水漲，洶涌駭人。猶憶某次怒馬中流，水沒馬腹，余等卷縮兩足，蜷伏馬背，緊揪馬鬃，幸免於墜。沿途牛山濯濯，裸露於晴空之下。昔人所稱：銀杏花椒，瀰漫山谷，松柏輪菌，古檀虬屈者，久已不可復覩。前後兩游，幸際春秋佳日，非盛暑亦無酷寒，陰雲籠罩，差得調和，否則愈形其枯燥矣。余嘗謂青山綠山，特就江南景物言之耳，若在黃河流域，所至只見黃山黃水，與空中之黃沙互相映照而已。五行家以土德配方向之中央而色尙黃，是固黃河流域之思想也。

方山屬泰山之一小岐。泰山縱橫各數百里，層巒疊嶺，岐脈縱橫，大都自具邱壑，別有天地。祇以山深無路，迄少人居，樵子獵人，且罕見其足跡。其林木清幽，泉甘水洌，如中宮方山之類，亦僅千百中之一二而已。北宋人游泰山，盛譽後石隝，謂其花木清幽，視前山爲幽潔而靜秀，明淸人則罕言及此。余數登岱宗，詢輿人以後石隝之途逕，輒謝不知。但云磴道久矣頹壞，且無屋宇可供休息。蓋名山勝蹟，昔盛而今衰者不可勝計，亦如徂徠梁父，徒供後人之吟詠想像而已。然山側之無名小隝，如櫻桃峪之類者，幽谷清溪，亦正不少，余游方山櫻桃峪諸勝，因而幻想後石隝之昔朝盛況，有如讀杜牧之阿房宮賦，觀趙昌之漢宮春曉畫圖，誠不勝其感慨也。

自泰山西麓迤邐至於方山，相距百里，其間山勢蜿蜒，屢有起伏，至此而又嵯峨雄峙，起朗朗鷄鳴諸峯，迴環鼎立，而靈巖適存其間，於懸巖峭壁中，突見平地，可供建築，泉涌溪迴，映帶左右，居高臨下，可供遠眺。其地又當山原之交，由是而北，山勢漸卑，終遂夷爲平原，由是檀施禮讚，遐邇稱便，昔人選爲道場勝地，蓋非無因而然。

此地開山建寺，既有二千年之歷史。又爲北方著名之佛教聖地，其勝蹟自有可觀，所惜逸居無教之人，向善難而從惡易，因之破壞多於建設，文化無由累積，縱有豪傑之士，間世一出，亦如曇花一現，旋即消滅於無形。以此戒律廢弛，僧衆只求溫飽，殿宇頹壞，歷代有名之五花殿千佛殿各項建築，固已面目久更，并遺址而無考。其尤可寶貴之古物，如唐太宗御書閣匾額，李邕神寶寺碑，宋王臨飛白字碑，蔡京寫經，大觀崇興橋碑，以及元明若千摩厓刻石，多已摩滅難讀，或并原物而失之矣。漢柏僅存誌石摩頂松老幹久枯，孫枝尙在挺秀，雖不必即是玄奘撫摩之故物，其蒼古之色相，蟠屈之姿態，自非凡品所可企及。尤可貴者，羅漢塑像十六尊，高可丈六，面目宛然印度型。五官四支裸露之處，筋脈突起，張弛不一；日光向背，隱顯有別；衣帶褶曲，均有分寸，又不僅容貌莊嚴神采奕奕而已。世界有名之用直楊塑，余未之見；但據亡友梅縝雲先生爲言：此之與彼，幾無遜色。其年代已不可考，梅君疑爲五代作品。其時閩粵通航南洋，與印緬

時有往還，而閩人之雕塑擅長，最稱技巧，此塑或出於是，固不可知，當非元明以後之作品也。所惜年久失修，太半殘毀，又乏虔誠毅為之人，審美技巧之士，為之發願修復，俾與甪直楊塑媲美，相與惋歎不置。別來已三十年，卽余所見殘餘之八九尊，是否仍獲保存，亦苦不得消息。尤可異者，宋元明清之游斯巖者，僅知歌詠鐵袈裟朗公石等等靈蹟，而未注意及此可珍貴之塑像，古今人之觀感不同如此，何耶？

余游方山，正值歐洲大戰之際，時衣德人王鼐，初任膠濟鐵路工程師，而嗜誦老易家言。大戰時，既不獲歸其本國，遂隱居於方山靈巖，就寺前大樹，架木為屋，而巢居其上，三年不改其所，是亦管原樓居之流亞矣。

遂安之靈巖

巖在遂安城南十里，初為平原大道，自北而南，至此循道西岐途，沿溪西行里許，見有小丘當前，壤沃而林茂，山阿之東北麓，懸厓孿空如厂，橫闊百餘尺，其深與高，參差不等，約當闊度五之一至十之一。好事者就厓壁鐫佛像十餘尊，因其周有之高下廣狹，而紳縮其尺度，或坐，或立，或臥，或蹲，適如其空間容積之所宜。此外無寺宇建築，無僧道住持，亦無碑記。厓始於何代，像鐫自何人，概不可考。間有野老村嫗，焚香爇燭，不辨賓主，來去自由，無為之勸，亦而沮者。自厓之陽西折，越小石橋，陂陀起伏，小有丘壑，陟降迴旋不百步，而景象頓殊。嘉卉成林，蔭蔽天日，乃覺此身已入山中，而懸厓猶屬山外。此時既不睹有山外之懸厓，亦不感有山中之實境，彷彿置身小園林中，由陂陀之一再起伏，而區分為若干院落。雖未登高眺遠，而心境發舒，自然怡悅。又陟重岡，降于幽谷，勿覩峭壁當前，環之如堵，巖頭前突，似探首而下視；巖腹內陷，若虛中而有容，其高百餘尺，蒼苔被體，古色斑斕，間有藤蔓，緣壁下垂，逍遙自得，予游侶以招引。飛瀑自巖際濆涌而出，直射巖前，飄灑空際，如絲如沬，清風徐來，沾人衣履。時已過午，谷中光線上明下暗，日光從林杪下射，映及飛瀑，頓成七彩，如零雨之斷而復續，若殘虹之隱而復顯。瀑既下注，刷沙成潭，深裁盈尺，隨注隨溢，蜿蜒出谷，匯為小溪，卽來道所循行者也。潭水清澈，沙澄若瑩，掬而飲之，甘冽振齒；跣足探之，寒刺肌膚。源泉活潑，動而不滑；林壑幽默，靜而不滯。游侶至此，乃覺意味雋永，矜平躁釋，徘徊而不忍去，雖去而仍懷有餘味，久久不能忘也。余其時避寇芹川，距此尚有三十里程，同游既非健步，不得不減損游覽之時間，以彌補跋涉之所不足。原議擇期重游，後亦不果。遂安向有三瀑一洞之稱，峽源白源二瀑在叢山峻嶺中，縋幽鑿險，自屬本來面目，此則于平岡曠野，突現異境，外似平淡無奇，內則富有含蓄，出人意表。彼若喻為長蛇，此可取譬野鶴；彼若喻為鐘鼓，此可取譬琴瑟；彼若喻為草澤英雄，此可取譬林泉高士。何去何從，亦視其人之所嗜好與其修養之程度而已矣。嗣聞人言，從厓後小徑登山，可達瀑源所在，為程亦僅里許，惜當日未之知，後亦未得重游耳。

灌縣之靈巖

灌縣靈巖發脈於岷山。岷山挾江南行，左為東岷，右為西岷，靈巖乃東岷之一岐也。東岷自汶川縣境循江東下，入灌縣境，為灌口山。山勢至此，又岐為南北二支；南支虎頭山，峭壁臨江，形如踞虎，上有唐大中年間白敏中所建之玉壘關，故又名玉壘山，象鼻離堆卽伏其下，懸絙成橋，是為通金川之要道。北支靈巖山，崢嶸削秀，俯視諸峯。山陰叢巒疊嶺，而山陽緊接灌縣城治，固宜為近郊登臨，選勝棲眞之所。灌縣城築於二山之間，西垣緣玉壘，而北垣緣靈巖，靈巖寺址初甚廣闊，其山門與城北門接武，今則出城北行十二里，始達寺之所在。

灌縣去余故鄉，萬里而遙，余在抗戰以前，足跡未嘗西踰荊巴，四巖之游，惟此尤為難得。此游本以青城為主，而靈巖住持傳西和尚嘗為余介紹於峨眉山大坪寺之通禪和尚，導游峨山，其時余尚未與傳西謀面，只以同游張德鈞君，與之同學於支那內學院，以此因緣推惠於余，幷約來游；比及峨山游罷，張君卽赴清溪，遂不果偕，而成獨往之舉。余以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十三日，由成都乘長途汽車至灌縣，當日卽赴靈巖訪傳西，傳西適於清晨去成都，余小住二宿，卽去青城，比及青城游罷，回至灌縣，而傳西已留書寓館，堅約入山小住，旬日中，乃作重游之舉，又值山雨連綿，小住旬日，視他游之朝出暮歸，或信宿卽行者，又不傳矣。

靈巖寺原名淨天寺，相傳天竺阿世多尊者，中唐來華，棲止於此，後人為鐫像于寺內之鬉竇泉畔，今猶存焉。據清嘉慶中四川布政使李鑾宣所撰碑記，謂寺創於唐之開元，其詳已不可考。嘉慶十九年寺僧圓雋禱雨有功，當地官紳乃為捐貲重建，綜計檀那所施二千八百餘緡，圓雋出其所耕所儲一萬餘緡，新建祠宇，殿之七楹五楹者七，門之七楹五楹者二，植松杉五萬二千餘株，贖回山地三百餘畝，增購水田十一畝云云，依此可知，寺產本稱富有，故耕儲所積，足以自給而供復興之資。住持傳西語余，本寺盛時，全山半屬寺有，證之李記，當非夸詞。余自灌城沿溪北上十二里，甚初地勢平曠，路在溪西，並行相傍，逐漸傾斜上升，自南而北，頗少迂曲，腰脊以上，傾斜較大，路線較迂，於是溪折而偏東，路迂而偏西，二者相距漸遠，視線亦為岩壁林木之所約束，不若前此之開闊。近寺二三里處，勢愈陡，乃分段作磴道，拾級而升，直至山門高處，乃得遠眺，前此循山之東側以行，只見本山之溪，比達寺門，已踞山脊之肩下，遂獲眺取山外之山，而不復為本山所囿。腰脊以下，林木葱蘢，雖未成為巨材，以視方山靈巖之牛山濯濯，迴然有殊。四川大學置林場於此，其樹齡視川大為高，蓋取諸淨天寺者，但罕見有徑尺合抱者，當非圓雋所植故物。陵谷且有變遷，矧其附屬寄托於陵谷者乎。山腰以上，多植玉蜀黍及菽蔬，以供本寺以後山居戶食用，蓋山腰以下，住戶多在溪東，溪東之山視溪西較卑較坦，種植較易，而溪西則沿途峭壁，居民甚希，比至近寺處，距溪愈遠，而寺僧及衣食於寺者棲止於寺者亦復不少，自應就近有所供給，然米糧肉類每日仍須入城采辦，是又避暑避難臨時之現象耳。近寺一段，夾道植樹，較為整齊美觀，殆近處猶為產權者力量之所能及，稍遠則只有樵采自由，而絕無種植自由，亦惟聽其荒廢而已。

淨天寺址占地可二三十畝，陟降小有階級，地勢尚稱平曠，建築則本寺佛殿禪堂，規模簡陋，又以限於地勢，因坡為屋，參差疏落，不似一般之排比整齊。其西部之玉皇殿，雖已陳舊，却比東部為整齊宏偉，是卽李記所稱殿之七楹五楹者也。是固由於地勢西廣而東

狹，亦以圓傷中興，財力較優，其時人工物價，取値廉而効率高，故易於集事也。玉皇殿舊屬東嶽廟，據馬升崇所撰碑記，因雋祈雨於此。意者釋氏之淨天寺一度中衰，道家之東嶽廟乃得代興，故廟基所占地勢較優，而建築較宏，不意歲逢大祲，方士擅長之齋醮失効，而襲取方士故技之釋氏反得奏功，因舊物名稱而變更其管轄，於是東嶽廟廢而玉皇殿又歸屬於淨天寺，其變遷經過雖已不可復詳，而在循環不前之社會狀態下，萬事都可作如是觀矣。今則東部殿宇漸見修整，西部玉皇殿原已年久失修，加之近年出賃於避暑避難之人，享堂化爲庖湢，神座權充几榻，灶臼林立，比戶可封，喧囂凌雜，不可名狀。傳西乃議收囘整理，開壇講學，比余東旋前後，此事聞已見諸實行，且由李源澄先生駐山主講。但物力艱難，刻苦經學之同志不可多得，未知能否持久耳。寺既中落，收入不豐，僅有三數僧衆，苦度清修，餘屋多出賃於避難之人，又或利用餘地借地建屋，自成一小院落，此於寺之復興事業，不爲無助，惟棲留既衆，而又無所事業，乃以謳歌博奕爲消遣之具，以致胡琴之伊亞聲，馬將之劈拍聲，男女之嘩笑聲，童嬰之啼號聲，囂然幷作，時時打破山中之岑寂，惟有夜間就枕入夢，稍得清靜，而中宵破曉，時聞寺僧之誦經禮佛，一聲清磬，差得靜默之觀相耳。余以雨故，又爲上山之前夕，游李王廟，觀水利模型，右足爲惡犬咬傷，不良于行，傳西殷殷相挽，遂淹留至旬日以上，偶值月明，頻傳警報，隆然之聲，雖在百十里外，仍沈着有力，聲浪傳來，空氣似已爲之振動。灌縣警察局設有靈巖派出所，借駐寺內，幷裝置長途電話，遇有警報，則寓公相率徘徊殿前，佇候消息。敵機來襲何處，結果如何，一小時中，卽可得其概略。此時擧頭明月，迴首天涯，輒不勝其客思鄉思之感。

淨天寺去靈巖山巓，雖相距四五里程，然巳有俯視羣山之概。吾人立寺門前，遙眺灌城西南之江流，派衍歧出，如荷葉之有紋理，數十百里外，隴畝禾稼悉現綠色而鮮明，村莊樹木蒼然而暗，衆綠叢中日而有光迂曲如帶者，是卽歧出之江流也。惜屛蔽過多，山麓近處之灌城離堆，概不可觀，遠處江流，亦只從叢山夾縫之間，望見片段，首尾不全，來源去路，不可具詳也。有時於朝瞰初上斜陽西山之際，就寺後較高處所，遙眺隔江青城諸峯，則見停雲在山，行雲出岫，旭日方升，晴虹殘照，晦明風雨，氣象萬千，所惜多雨希晴，草深泥滑，未獲登峯造極，一覽山陰究係如何景象，附近煤窯亦未獲往觀，今猶引爲遺憾也。

淨天寺住持僧傳西，曾肄業於支那內學院，持誦誠虔，而不頑固迷信。又嗜文學，每有述作投稿，署名萬異，佛經而外，兼誦哲學科學之書，與余談，頗相契合。余向來主張：宗敎與政治敎育，互相維繫，皆爲文化人不可或缺之組織。吾族偏重迷信而缺乏純潔之宗敎，敎育政治旣缺此一項幫助，不克相輔幷進，是乃我國一大憾事。而欲提倡純潔之宗敎，必須掃除無知識之迷信，而與有條理之科學相接近。尤須嚴立規條，限制剃度，禁止私收僧徒，買賣寺字，以及齋醮拜懺等等巫蠱外道之行爲，庶幾去染還淨，汰莠安良。緇白友契，每不以余爲然，余固不願强人從我，亦不能輕易放棄我之誠潔信仰，傳西獨不以余爲謬，故全尤不得不屬望於傳西也。傳西爲余言：其師昌圓和尙，初不讀書識字，參悟多年，忽然一旦貫通，講誦明辨，若有天授。現方住持成都什方院。什方院本名蓮宗院，淨土爲本，自經昌師整理之後，每旬輒有定期，集會講經，又設有研究班，學僧三十人爲一班，三年結業，勵行叢林共住規則，謝絕經懺，由是宗風大振，遐邇皈依，一度式微之什方院遂得中興，爲成都佛學之中堅。淨天寺本已殘敗不堪，當地緇白公議迎師主持，冀圖再造，師以什方院猶在艱難締造之際，不可久離，乃薦傳西自代，每經二三旬輒來靈巖，爲之督核料量，創業固如是其艱難也。不數日，昌師果來，余因得與晤談，其人年逾六旬，而身心具健。時方修築殿宇，昌師甫入門，卽召集匠師，觀看圖式，檢點器材，踏勘局勢，以及經常寺務，凡有疑難，立卽解決，口授指畫，井井有條。而晨夕自課精勤，又能以身作則，深宵猶在持誦，昧爽又已升堂，其精力過人，治事具有條理，而又虔誠信仰，堅定不渝，當代高僧，殆堪與噓雲和尙媲美矣。

後山有土法開采之小煤窯數所，每所僅有三五人工作，純以人力采掘，寺中用煤，亦頗取給於此，老秤一斤時值二元八角，視灌城行市稍低。（民卅三年九月時値）余兩度登山，中途輒見販夫三四十人，絡繹下山，或負柴一捆，或負雜糧一袋，而以煤爲多，亦有立體盈尺之大塊，每人只堪背負一二方，間有驢馱，一頭可抵二人之所負荷。煤之色澤黝黑而晶瑩發光，品質似尙不劣，但鑛苗淺露，煤層欠廣厚，未必値得大規模之開發耳。

淨天寺後山，昔年發見刻經殘石，相傳雨後崖崩，石刻出現，其完整者不下數十方，多數爲鄂人陳仲貿孝廉捆載以去，少數則爲當地好古者所瓜分，寺中僅存片石，鑲以木匡，陳之案頭。其書法純爲唐人寫經體，雖非上乘，亦頗難得。其後傳西又向當地之珍藏家，拓得八紙，遠道寄予，幷錄示灌邑蒲春蔚君所作靈巖釋經題辭四十韻，記述發見殘刻之經過。

姑蘇之靈巖

姑蘇間以水鄉著稱，而西郊頗具邱壑之美。穹窿洞庭雄峙於南，靈巖天平挺秀於北，其東則有虎丘獅鶴之屬，參伍綜錯，疏落橫陳，以與無錫之惠山，常熟之虞山，松江之佘山，遙相拱揖。蘇松常爲方數百里，原屬揚子下游一大沖積層，洪荒以前，其地尙在水平以下，一片汪洋，有海無陸，無所謂三江，亦無所謂具區，今之穹隆洞庭靈巖天平以及惠錫佘虞之屬，匿影煙波，殆汪洋中之孤嶼微礁而已。其後陵谷變遷，距岸較遠之海上升爲陸，距岸較近之灣被圍爲湖，於是洪荒以前之島嶼，亦得去海就陸，易島爲山。故其岡陵平秀，風物蕭疏，爲倪迂寫繪之所本，與腹地叢山之連綿，重叠者雄厚奇險者迴殊。此姑蘇之靈巖，所以異於其他三巖也。

姑蘇之靈巖山，別名甚夥：初以石狀如芝，故名靈巖；又因所產石材堪以製硯，一名石硯山；山之表層風化，骨骸外露似鼓，又名石鼓山；山陽峭壁樓列如城，亦名石城山；山勢右旋作象王顧，別名象山。凡此概屬好事者各就觀點所集，爲立一名以資標榜，有似盲人摸象，任擧一支，終不足以概其全貌。然若綜合諸名之所來，實亦具有共同觀點。靈巖本身原屬一大岩石，其邊緣表層歷經風化，而中心之石質堅貞悠久不壞，平坦而凹曲之處，猶有表土爲之掩覆，其尖銳凸出之所，岩石曝露於外，而有種種象徵不同，命名者之共同觀點卽係於此。所謂石芝石硯石鼓石城以至

石闕門，石射堋石龜石馬石牛石髻靈芝石羅漢石袈裟石望夫石壽星石樣頭石種種象徵，種種名稱，要不外大岩石之一鱗片甲偶然顯露而投射於吾人之眼簾者耳。實則已顯露而又消滅之古象徵不知凡幾，猶待顯露之未來新象徵不知凡幾；仍在顯露而未吾人所覺察之象徵又不知凡幾，舉一支以概全貌，執一時以例全史，固不免於迂陋之譏矣。

靈巖去蘇城三十里，由蘇州循公路西去木瀆鎭三十里，汽車馬車人力車皆通行。由木瀆沿河塘西北行三四里卽抵山麓。若乘駛行光復之公共汽車或小包車，逕抵山麓，更爲便利。若從水路，由金門胥門乘小輪船或帆船至木瀆，較爲安逸但需時稍久耳。出蘇城西郊而後，數十里外，卽見靈巖諸山，撲面迎人，秀色可餐；水行則濱河夾岸，隴畝縱橫，山靜水流，風物尤佳。光福公路經山南麓而東西行，登山之道則自東南而西北，循岡脊以迂緩上升，沿途隨處可資休息游眺。游人抵此，首覩靈巖寺下院，建于山道之東門前有亭，題曰垂陰。其西有宋韓蘄王世忠之墓。墓左豐碑矗立，高可五丈，比之遼東好大王碑，更爲奇偉。原文一萬三千餘言，趙雄選而周必大書之，可稱宏篇巨製矣。惜石質不佳，年久失修，竟於抗戰初期仆裂爲十數小塊，雖經修復，終欠完整。又西有葉楚傖先生墓，近若比隣。韓墓之東有畢秋帆之靈巖山館遺址，畢之後人不克世守，旋歸虞山蔣氏，嗣又燬於洪楊之禍，今爲靈巖寺所有。詩人張永夫墓，在下院之東南方，與韓墓遙遙相對。永夫貧而工詩，與沈歸愚盛青嶁爲友，既不得志於時，而狷潔自守，卒窮餓以死，青嶁爲出貲殯葬，并立石表墓焉。由此循坡而上，道左三亭，相距各數百步。在下方者初爲寺之山門，印光法師別號幾靈，後人因以名斯亭，以紀念之，而示遙紹蓮社之意。葉譽虎先生爲題一聯云大路一條到此齊心同上，好山四面歸來另眼相看，語妙雙關言淺而旨深有味也。稍上一亭榜曰迎笑，弘儲禪師舊題也。再上日落紅，亦弘儲禪師所題，蓋取象王迴顧落花紅之句，以靈巖別號象山故。落紅亭之下方有小徑西去，達觀音洞，卽昔之西施洞也。洞南有妙湛泉，今已成智井矣。洞之西有牛眠石、望月台、披雲台諸勝，披雲台下有東坡題字已漫漶，又有一縷泉，今亦失其所在矣。落紅亭東新築塔院以妥印光法師之靈，建築陳設，亟其樸素而莊嚴，游侶入門，不覺肅然起敬。兩壁油畫，就地取材，繪景逼眞，引人入勝。初來者恆視爲別一院落也。由落紅亭左折而上，名百步階，一名鳥道，昔年磴道盤旋，今則視若坦途矣。沿途表現於地平面之磐石參橫綜錯，突兀槎枒，或如人立，或如獸伏，或如鳥飛，或如蛇蟠，或如廬屋几榻冠履衣裳，雜陳于路之兩側，是卽所謂石龜石馬羅漢石袈裟石也。自山陽側面觀之則懸崖橫亘，有若城垣，是爲石城。靈巖之胸脊也，更上爲靈巖寺，越寺西而北上爲琴臺至，是已達絕頂，坡度轉形平坦，磐石巖巖，廣可六七畝，嶙峋凹凸，略無寸土，王鏊題琴臺二大字，又吳中勝蹟四字較小而有二份同式，爲同時鐫字抑爲後人重刻，不可知矣。其傍有郡人都穆題名曰：正德丙戌四月奉陪少傅公重游，同游者公之弟秉之進之諸生侯元慶也云云，王題未紀年當與都題不相先後耳。其側又有宣和王景仁等題名數行，其文曰：般陽王景仁，饒陽李彥遠，漳浦林彬叔，大梁劉長，豫章胡少伋同游靈巖山寺，是日微雲小雨，登高懷古久之，宣和壬寅端午日云云。視王都所題更早四百年矣。琴臺之陰爲石闕門，兩側巨石束之如關隘然，由此北下，爲去天平山之大路。琴臺之陽爲佛日巖，峭壁孤懸，攀援路絕。此三者三名而一體，屬靈巖之頭部禿頂露立，亦卽主峯中樞所在。琴臺占絕頂之平面，佛日巖爲前額，石闕門其後項也。

既往之靈巖寺初因山而得名；現代之靈巖山，却賴寺以興盛。靈巖寺之在中國，雖亦有千餘年之歷史，然比於國內各大叢林，尙屬第二三流；卽就同名之四道場言之，蘇巖之地位初不若長清之顯赫而弘偉，今長清已殘敗不堪，而蘇巖則緇白嚮往，遐邇知名，與金陵之寶華，揚州之高明，常州之天寧，鼎足媲美。是知人傑而後地靈，否則無人爲之辨別提倡布置點綴，雖有靈山，亦無以見知於人世也。相傳寺基本吳王夫差館娃宮遺址，東晉陸沅舍宅爲寺，梁天監中，增拓爲秀峯寺，唐始易名靈巖，其後興衰無恆，代有損益。咸同兵燹而後，僅餘一片焦土，嗣經眞達上人翦伐荊茅，糞除瓦礫，逐年修葺，稍復舊觀。又得印光法師古德清修，宗同丕振，而獅象輔翼，布置有方，於是寺內勝蹟如鐘樓，智積殿，彌勒樓閣，大雄殿，藏經樓，念佛堂，香光廳，上方池，吳王井，智積井，佛日泉，佛海泉，以及寺內外之亭臺巖壁，路徑橋梁，塚墓碑碣，摹勒題跋，圮者復之，仆者立之，淤者濬之，枯者潤之，枯木死灰，復有生趣。吾人一行登山，便覺道路整潔，松柏林成，亭臺巖壁，題識一新，清光照人，有流連忘返之感。逕清行宮，僅留廢址，今則闢爲花圃，引泉濬池，植蓮種竹，間以蔬圃菓園，供游人之欣賞。一二十年中，又新闢僧寮，附設僧學，聘師授徒，以資講習。余今春兩度來游，三宿於此，覩其建築陳列規約布置，井井有條，堪爲世範。尤可異者，緇白一心念佛，以闇然自修善於人同爲務，相約不傳戒，不招徒，不應酬經懺。主持不論宗派，一以戒行精嚴爲準，傳賢而不傳法，論次數先後不論代數輩分。殿宇建築不尙宏麗，陳列器具，更以樸素耐用爲主，而齋舍庖湢，務爲整齊清潔，其藏經樓所存經典雖不甚豐，而橱櫃無塵流通有法，四壁淋漓，頗多近賢書畫精品。又有宋明碑碣多種，嵌於廊下，其中如宋宣和壬寅之王景仁等題名，紹興元年之顯學尙書殘石，紹興五年之玉觀音記，元紹與六年之勅韓少保殘石，皆千百年前之古碣也。印公紀念堂卽當年禪定之禪房，屋宇卑隘，所陳列之几榻帷幬巾被冠履，以及念珠木魚各式法器，大都樸素整潔，物質敝舊而氣象常新，其自奉之儉，其用力之勤，其發願之宏遠，其戒行之堅定，處處時時，有以感召大衆之心靈，而啓發一般之省察，靈巖之所以爲靈，殆在是矣。

天平山在靈巖之北，由琴台石闕門取徑北下，逕平疇六七里，中有小村落，穿村落而東北行，見山阿有碑亭三五，古木蕭疏，已達天平之南麓矣。沿山麓而東行，道北有白雲寺，寺東爲高義園，又東范墳，正當山阿，道南昔有池塘，架橋九曲，題曰宛轉，今則水涸橋圮，墓園枯寂，雖當春令，而有三秋之感矣。由高義園後北上，山半有兼山閣，白雲泉之勝，堪資小憩。又上爲一線天，鑿石成峽，裁通一徑，由此更上二三里，乃達天平之巔，所謂卓筆峯也。天平之東爲牛首，西有雞籠，一脈聯屬，峯則各個獨立而相與鼎峙。每一峯頭又含有無數小峯，槎枒突兀，如劍拔而弩張，具區濱湖之山多以石勝，天平尤其著稱者也。

卅七、十一、二十補記

雲南安甯的溫泉

趙德厚

名勝古蹟及其他

滇境之有溫泉者，可以數十計焉，其溫度適宜，適乎衛生之條件，環境優美，中外人士慕名景仰，交通尤稱便利者，首唯安甯縣屬之溫泉尙矣。

安甯溫泉，昔稱碧玉泉，前任省主席龍雲氏，於三十一年由省府倡議修建之「溫泉賓館」舉行落成典禮時，曾篆額曰「天下第一湯」，並有敍云：「明新都楊升菴修撰，以議大禮，被廷杖謫滇，流寓於蒼洱金碧間者垂四十年，滇中名山水，登覽吟咏殆徧，而尤愛連然之碧玉泉，曾題曰天下第一湯，歷四百餘年，凡四方之士來浴於茲者，咸服修撰之品題，爲非溢美，茲因舊題湮沒，特補刋泉畔，並略疏其由來，以昭勝蹟，而抒仰止。」固知碧玉泉之說由來甚久，而俗均以溫泉相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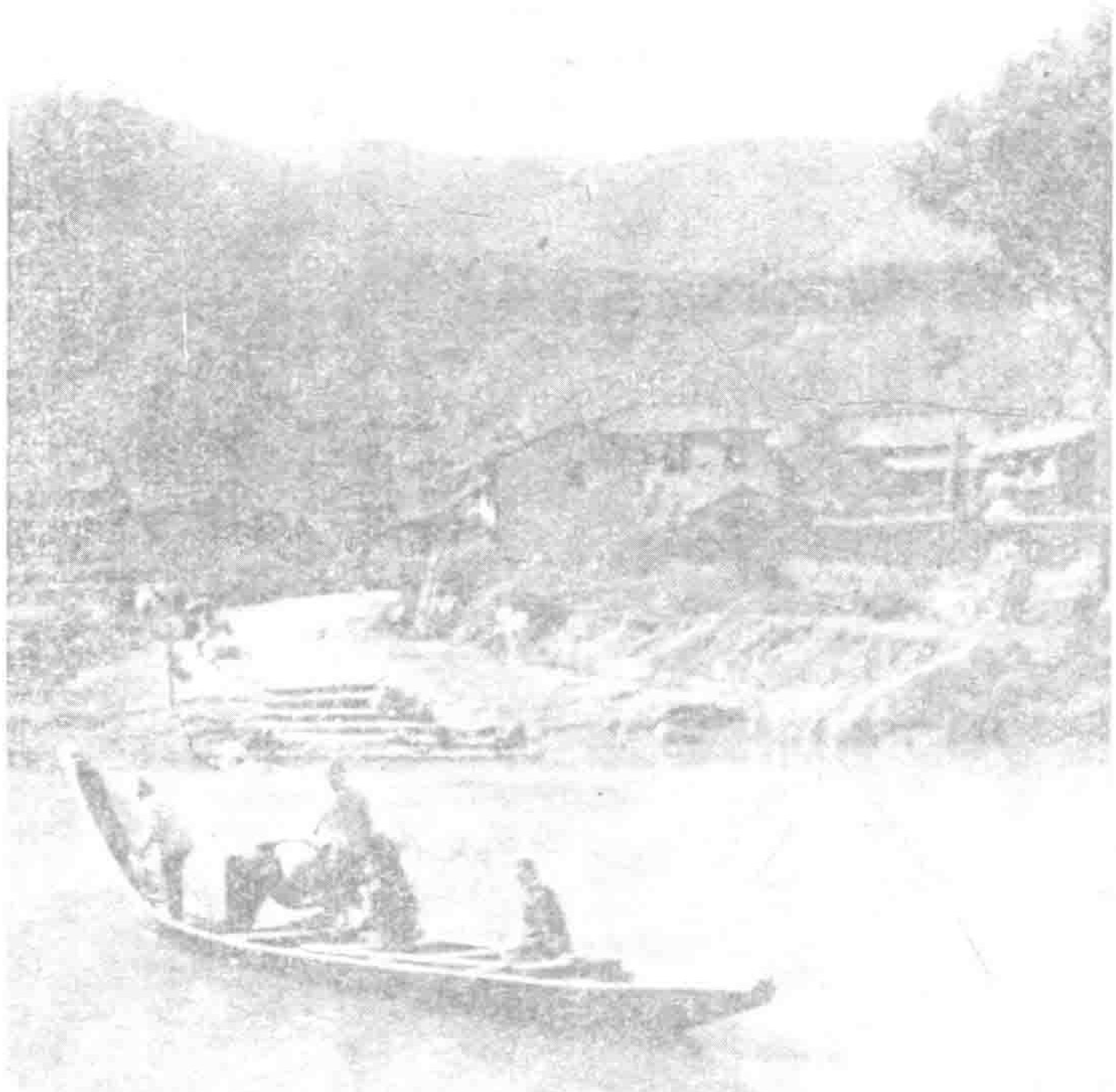
溫泉距昆明三十又九公里，賓館逐日有往來客車，交通極爲方便，晨九時由昆啓程，十時半即可抵達，下午三時由溫泉轉程，四時半又可返昆，居昆人士，雖得半日之淸閒，可從容往名泉一浴也。

溫泉位屬安甯縣之溫泉鎭，當地居民約五十餘戶，均以開旅館業，食館業，雜貨業爲生，俾供旅客之需求，此外則紅瓦粉垣之別墅櫛比，皆當代要人巨公所建築。尤特者，若干別墅之內，天然溫泉亦由石罅噴溢而出，熱氣蒸騰，設備考究，非有面子或私走門路者不得其門而入。溫泉位螳螂川畔，四圍皆山，綠水青山，點綴以富畫意之名泉別墅，幾疑桃源勝境。

現溫泉之旅館最上等首推溫泉賓館，建築極其華麗，附設之浴室，以天然之溫泉，配現代化之裝置，尤覺富麗堂皇，浴室內鋪以中央研究院化工玻璃廠所出產之深綠色小方塊玻璃磚，色調更爲柔和悅目。該館定價雖似覺昂貴，而中外旅客均趨之若鶩，政府機關之招待外賓來此小憩者，唯該賓館是賴。抗戰期間，昆明爲後方重鎭，冠蓋雲集，溫泉之被賞識，從茲身價十倍，本年度張院長岳軍，徐部長可亭因公蒞昆，亦與溫泉結下不解之緣。

徐霞客遊滇，紀載溫泉不禁攘背大呼：「此泉不可不浴！」楊升菴先生更趣以「天下第一湯」，歷代以來之騷人墨客，對溫泉更有無上之評價，升菴先生之譽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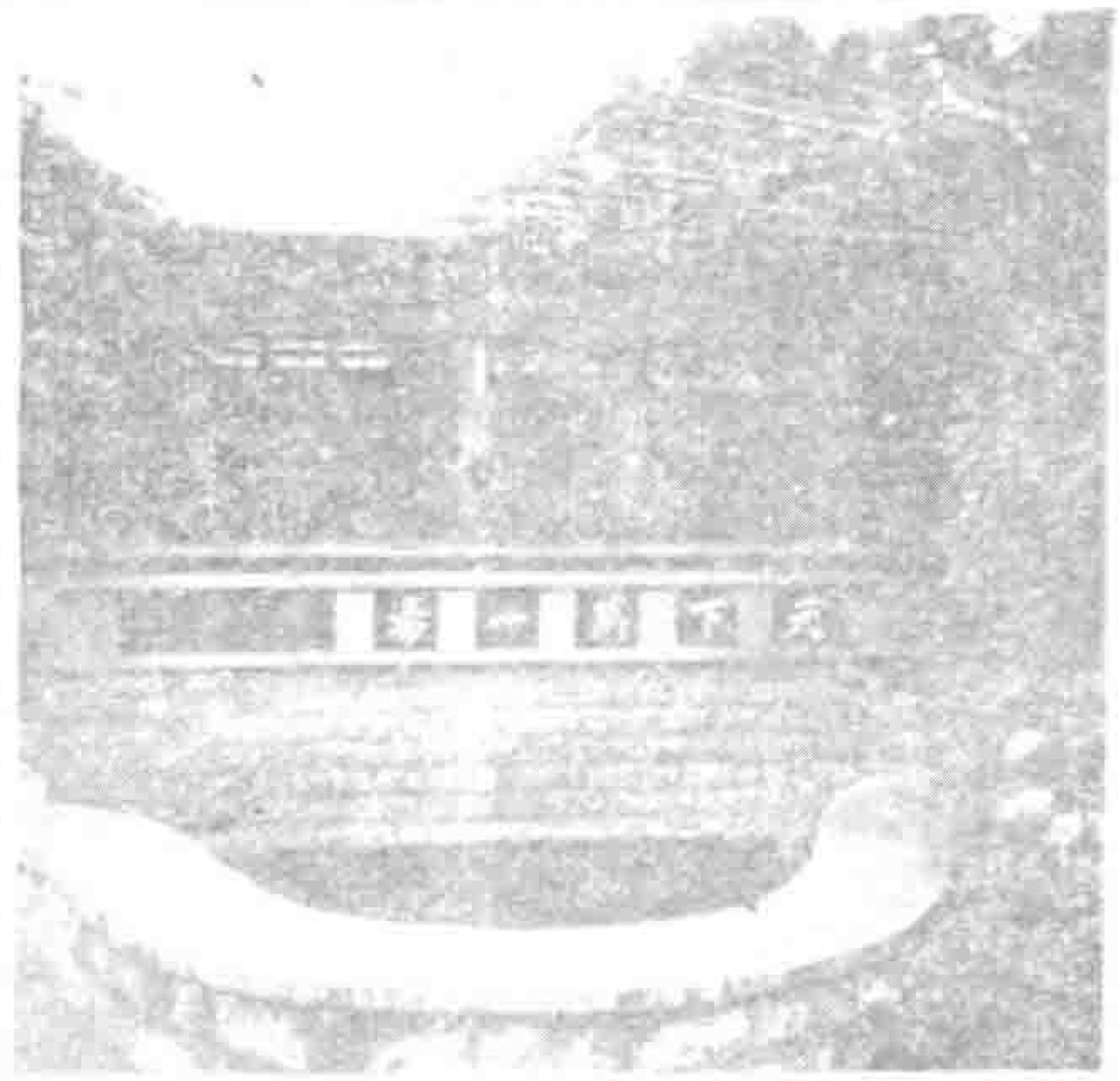
溫泉螳螂川風景優美，圖爲調虁船過渡情形。昔人有竹枝詞吟之曰：『一灣楊柳一灣河，勝似桃源境更多，對面曹溪塔隱現，人家住在半山坡。』又曰：『兩岸人家隔一溪，小舟日日來往齊，看他立脚船頭女，拉着長繩便攏堤。』



天下第一湯，良非無因，其温泉詩序云：

「温泉之在域中，最顯著者，新豐之驪山，而泉實不佳。驪山而下，曰汝水，曰尉氏，曰匡廬，曰渝州之陳氏山居，曰惠州之佛迹巖，曰新安之黃山，曰關中之眉縣，曰薊州之遵化，曰和州之香陵。滇雲之地，温泉尤夥，要獨以安甯之碧玉泉爲勝。滇水號曰黑水，雖盈尺不見底，而此泉特皓鏡百尺，纖芥必呈，一也；四石壁起，而中爲凹石，不煩甃甓，二也；浮垢自去，不待拂拭，三也；苔汚絕跡，不用淘滌，四也；温良適宜，四時可浴，五也；掬之可飲，尤發茗頡，六也；盎酒增味，治疴省薪，七也，雖仙家三危之露，佛地八功之水，何以加為，謂之海內第一湯可也。」





〔上圖〕安甯温泉賓館爲雲南省政府興建，作招待外賓及游客憩息之所，將天然温泉用機器導入，設備最完善之浴室中。凡到賓館一沐者，莫不引以爲快。〔下圖〕『天下第一湯』即在此。楊升菴所題『天下第一湯』題字。

温泉附近名勝極多，如曹溪寺，珍珠泉，聖水三湖，暖谷等，頗值一遊，玆紹介如次：

（一）暖谷：在温泉之南半里許，有石壁矗立江岸，洞穴杳冥，有五通者，有可達山巔者，有深邃無底者，總名曰「七竅通天」，最大者曰暖谷，曰雲窩，曰九曲龍宮。暖谷，洞深里許，卽暖氣逼人，土人呼爲火龍洞，指爲温泉來脈。石壁多奇峯峭壁，若猿若馬，若洞天，若華蓋，若海蒿之蜃樓，變幻莫可名狀，壁上有明清以來，遊人題刻之擘窠大字甚夥，如勝地名泉，如碧玉洞天，如岩泉碧翠，如雲中出岫，如一往情深……每當落日銜山，返照入江時，隔岸眺望，尤呈奇觀。吟咏之石刻亦多：

「久識温泉水，思清萬里塵，悠悠滯館客，倏忽逾五春，辛卯山霽後，幽賞及芳晨，藍輿出西郊，爽然縱目新……石立多嶙峋，暖氣蒸山谷，柔草鋪重茵，初開璧靄靄，坐看波瀲瀲，澄鮮照鬢鬆，滋頭膩浮身，浴罷甫收汗，沼流欲問津，地僻饒生氣，應知有隱淪，振衣復絕頂，舉手捫星辰，何以盤谷中，而無圯土人，但見雙飛鳥，遙遙沒青雯，歸歟鑑湖曲，抱撲全天眞。」

（二）聖水三潮：由温泉乘調羹船（形似調羹）渡螳螂川，沿岸行半里許抵山麓楊如軒司令公館處，卽聖水三潮之名蹟在焉，係一張口之石龍頭，每日當子辰申三時，均有泉水從龍口湧出，時間絲毫不爽，其準確性有如標準鐘，勝過江海之水潮，蓋天地之大，無奇不有，惜「聖水三潮」，知之者鮮，遊人亦未經意，遊温泉者，不可放棄此奇觀也。

（三）珍珠泉：在距聖水三潮三里許，係一清徹見底之冷泉，經政府撥大量欵項修肂爲池，在池旁觀泉水，有明珠萬斛冉冉自泉底升出，極爲壯觀，與螳螂川對岸之碧玉泉遙遙相對，珍珠碧玉，冷熱相間，造物者有以使然耶？

（四）曹溪寺：在珍珠泉之側半里許，爲鳳城山中支，寺建山腹，殿宇五層，高距山半，螳江帶其下，碧鷄山龍馬山洛陽山筆架山諸峯，由近及遠，以次遞高，環繞屛列於前，氣象壯偉，天宇空闊，相傳寺建於唐時，寺之大殿式樣特殊，爲他處僅罕見，內中足以報導之名勝古蹟甚多：

「崇禎黃帝御書」——寺中藏有崇禎黃帝御書「松風水月」四大字石刻，字大盈尺，石寬八十公分，高三十五公分，嵌於牆內，字體極爲剛健飄逸，惜因光線欠佳，未便攝影。

「月印佛面」——曹溪寺坐西向東，大殿簷間有圓洞一，據云六十年中僅有一年之八月十五，由圓洞中透進之月光可照於殿內之佛面上，月印佛面之日，亦卽昆明六十年一度之「金碧交輝」之時也（按金碧交輝，係昆明相距數百尺之金馬碧鷄兩座牌坊，當六十年一度之八月十五，金烏西墜，玉兎東升，兩坊投影相交，故名），五年前之中秋，正值「月印佛面」及「金碧交輝」

之佳夕良辰，昆明各報章雜誌大爲撰文宣揚，溫泉曹溪寺亦告人滿之患，吾輩欲再欣値良辰，當在五十五年以後，遊曹溪寺者，此小事亦不可不記。

「曇花」——寺前有優曇花一株，相傳爲西竺僧念佛珠所種，老幹十圍，枝葉紛披，葉似婆羅，花有八絲，狀如蓮，分十二瓣，香如冰沉而帶蜜氣，其色黃，如白玉，其心紫，色如珠，惟花無果，逢五月開，開花之時不易得見，開放時間亦甚短促，故有「曇花一現」，「曇花泡影」一類形容時間短促之言辭。徐霞客之滇遊日記亦嘗記述云：「黨生因引余觀優曇樹，其高三丈餘，大一人抱，而葉甚大，下有嫩枝旁叢，聞開花當六月伏中，其色白而淡黃，大如蓮而瓣長，其香甚烈而無實……」

「佛像集錦」——寺內佛像種類繁多，可爲集佛像製造種類之大成，茲分述如次：甲：泥塑像，泥塑像隨處寺廟均有，無可紀述，如該寺之哼哈，四金剛，十八羅漢等是；乙：木刻像，如該寺後殿之三世佛，高逾二人，唯雕刻工程未見佳妙，觀之極爲笨拙，木刻像在國內叢林中是僅見者；丙：銅鑄像，如該寺正殿之觀音大士，韋陀等，俱爲銅鑄，高與人齊，鑄工之精，栩栩如生人，尤以觀音大士，其慈善美麗諸形態，無一不佳妙，昔日某法國人見而驚訝，願以二十萬法紙購買，爲我方拒絕。因觀音大士身居高位，不便攝影，僅就韋陀攝一影，其衣甲之精細，神態之自然，雖泥塑像無出其右者；丁：篾紮紙糊像，如該寺之千手千眼觀音是，雖篾紮紙糊，亦精巧異常，且高逾二人，爲稀世之藝術品，外國人士之遊曹溪寺者，多將各種佛像拍照寄回本國以作紀念，該寺之有如是奇珍，尚未受國人之注意欣賞也。

溫泉之名勝與古蹟固如上述，然有數事須得提及者：

第一：溫泉每日有一趕集，附近鄉人均前來交易，什九之鄉人俱長頸瘤（俗稱引帶或大頸子），唯長頸瘤之因不外二途，即缺乏碘質於水源滋生格魯布。溫泉爲舉世之名泉，環境之衛生及健康宜應注意，什九鄉人生長頸瘤，於觀瞻亦不太雅，遑論其他？欲使名泉增輝，希望行政當局，迅速調查居民附近水源，加以化驗，急爲診治，使頸瘤狀態日趨消弭，不特名泉觀瞻幸甚！人民健康亦幸甚！

第二：若干記載中，謂溫泉「水清味甘，可供飲用」，或「有癬疥等皮膚病者，一浴即痊」，亦或「治愈瘴癘」……於今溫泉泉水對醫療有何作用，尚無學者研究實驗，希望有志學者，切實研究，以闡明其眞象！

第三：溫泉現屬於安甯縣管轄，而溫泉是屬於國家之公園，以一小小縣份管理，殊覺不當，盼當局能用「省」之名譽管理，則風景之培植也，名勝之闡揚整理也，再再工作皆是，舉如在名勝區以內，限制私人建築，免妨礙勝蹟，於必要時，可向私人徵購地皮，闢爲大衆化之公園，則溫泉他日之能受世人之注意者尚不僅此。

此外，雲南安甯溫泉之有今日聲譽者，歸功於得人之倡導，首推明代楊升菴，如本誌十七卷第七期陳炎冰先生之譬喻：「如果說清華池所以名傳後世，是因爲有了絕代佳人楊貴妃賜浴的艷史的話，那麼碧玉泉之能够名冠滇雲，就因爲得到曠世詩人楊升菴讚譽之功了。」次爲前任省主席龍雲，伊對培植名勝古蹟，不遺餘力，如溫泉賓館之修建，通曹溪寺横跨螳螂川大橋之建築（惜卅四年省府改組，因此作罷），況當時雲南爲後方重地，軍需孔急，尚有餘假餘錢來闡揚名勝也。

茲者，該社創辦人陳光甫先生偕秘書倪碩文先生於三十七年十一月廿一日抵昆，次日即赴溫泉小住一週。陳先生對筆者表示：安甯溫泉實在是一個很好地方，本人足跡所至，尚未獲見較安甯溫泉尤佳之溫泉者，待回滬以後，再與社方商量，可能在安甯溫泉地方設立招待所，並與有關商量，盼多多協助，在京滬一帶組織安甯溫泉旅行團。預料安甯溫泉經光甫先生闡揚以後，必能歆動當代人士之游興焉。



陳光甫先生（左）與倪文碩先生（右）赴溫泉小住一週留影

橘子紅時憶福州

王啓熙



木瓜已在結實了，我穿的衣服多麼笨重啊！

我欲乘風歸去

福橘開始紅熟了嗎？我在想念家鄉了。在冬天的一個早晨，我乘坐中央航空公司的飛機，從上海直飛福州。

龍華機場被霧色籠罩，連古塔也看不見了。然而太陽終於穿出霧層使大地更見得晴明。飛機在上午八時準時飛出。

最初看出沿江的公路線，繼着便是廣野及海灣。當輕機飛過萬重山時，大概已是福建境界了。經過二小時三十分的航程，渴望中的城市已在五千呎下的眼底，那簡直是個眞的模型，我可以指出那是萬壽橋，那是三縣洲，那是南台島，那是蒼前山。

如果是乘船的話，我最少要花五十小時的海程，然而今天我只用二十分之一航海的時間，踏下義序機場了。樵弟已在機場候接，我們又花上一小時半的時間，纔從機場回到家中。

晚上家中有一頓頗為豐富的晚餐，除故鄉風味外，另有一大盤從上海帶回來的洋澄湖大蟹。

* * *

溫帶情調

家中種的木瓜已在結實了，我覺得自己穿的衣服是多麼笨重啊。這裏連秋大衣似乎都不需要了。

一個晴天的下午，天氣又是那麼暖和，我和大哥及弟一同進城沐浴。福州浴室都是溫泉的，浴費低廉設備完善，都在城內的湯門街一帶。這天我們是到著名的百合浴室，非特房間精潔，而且小有園林之趣。浴罷小步園中，眞是輕鬆不少。

閩人往浴室和粵人上茶室一樣成爲平常的消遣。約了幾個朋友，可以在浴室消磨好幾小時。談生意經，擺龍門陣，以及吃伸飯，都可以在浴室中解決。而沐浴一事，反成爲副作用了。在南京有人花了一天的工夫往湯山沐浴溫泉的，在福州人看來未免多事吧。

在湯門附近，家中舊置有一塊小園地，原名芭蕉園，遍植香蕉。置身其中，大有溫帶的情調。可惜大半荒廢，園中有三株荔枝樹，則甚爲繁茂。我兄弟三人中，惟我最是行蹤不定，東奔西走。這次天倫樂敘，雖只有幾天，確也算嘉會難得，因此大家談及，可把此園改稱爲「三荔園」，作爲紀念。

在南街茶室吃了不少名點，當然在我是覺得十分可口。

* * *

福橘之鄉

回來的第三天，我特地往南港的芹洲鄉，那是妻的娘家。她因爲留在上海，很想看看她的父母，這任務便落在我的身上，而我却樂得在橘紅時節，來臨這福橘之鄉。

我說「福橘之鄉」，并不是誇張。南港八十三鄉，多半都種有橘樹，芹洲不過是一鄉罷。從福州到芹洲先要沿公路到了灣邊，再雇舟前往南港。沿江綠樹成蔭，黃柑紅橘。明王褒詩有「橘圃柑園拱島嶼，梅村桃塢散郊坰」句，正是此間寫照。

芹洲四面環水，係因永福溪水流迅急，歲久壅成。現爲陳氏所居，約千餘戶，故俗名陳厝鄉。福州高級農業學校曾遷移此間，鄉人捐贈田地，作爲實驗農場。

福橘所以著名并暢銷各地的原因，據說一係因可以久存，在農曆正月間應市，故得其時。再因顏色鮮紅，新年間以此點綴，十分悅目。加以「橘」與「吉」同音，冠以福州「的福」字，寓意吉利，十分動聽。此說亦頗有理。

六一—〇八八

在芹洲看到的橘和柑，雖還沒有上市，爲要使遠客嘗新起見，特地從樹上連枝帶葉，剪下許多，眞使我滿載而歸了。

* * *

蒼山景色

城外橘南的蒼前山，風景清幽，學校薈集。陶淑女中高据山巔，與華南女子大學隣近。英華中學在望北台新建的校舍却與華大遙遙相對。此外尚有尋珍及毓英兩女中，以及三一及獨靑兩中學。當晨曦初上，夕陽西下時，遍山都是挾着書包的男女學生。

在蒼山住家，當然是極合理想的事。我們却很幸運能够在此間租了一所洋房，而且租金并不很貴。在上海住慣了里弄的房子，回來可以鬆了一口氣。我愛看家中養的兩隻白鵝，和種的幾盆曇花。白鵝却給我生了幾個蛋，母親特留給我帶上海給孩子們的。而曇花總不肯當我在家時開花，家中各人都說巳經看慣了。

林森公園是原來的跑馬場。樹木草地都很不壞，但遊人并不很多。我以爲整個蒼山便是一個公園，如果愛散步，可以從家中出來走到麥園頂，穿洋墓亭，從望北台，到龍潭角，看看閩江的風景。然後到觀音井經梅塢，看看街景。這一個圈子大概可以消磨了兩小時。

還有山中的烟台山是登高的勝地。救火會在此設有瞭望台，可以望見全市。

* * *

荔陰十里鳳凰岡

鳳凰岡的範圍不小，所產多荔枝和龍眼。讓我介紹兩首前人的詩句吧，這多麼使人嚮往啊。然而這番我在冬天回家，趕上橘子，却辜負了荔枝了。

江居　明 陳鳴鶴

荔枝沿岸鳳凰岡，草舍蕭蕭近夕陽。
釣罷獨眠舟不繫，任風吹到酒家傍。

鳳凰岡　謝肇淛

橘園洲上露如霜，江樹江烟望渺茫。
布穀聲聲春雨後，荔陰十里鳳凰岡。

久別的故鄉是在鳳岡的一角，這次回來，雖是鄉音無改，鬢毛不催，而故鄉本身却益覺蕭條了。從故鄉進城要經過廣大的赤竹洋。這塊原野便是附近鄉民的生命線。因爲洋面太低，一被洪水淹沒，收成便告無望。在洋中行人要道旁有個古老的觀音亭，雖經風雨的飄零，至今依舊存在，這使我引起了兒時的回憶。這亭是先父和先伯父在時募資經建的，所選的聯句，係刻在石柱上，至今尚可一讀，是：

（一）
東耶西耶去去來來於茲小憩。
樵者牧者朝朝暮暮樂此不疲。

（二）
世路但平平願諸君當謀立脚。
勞人同草草到此地且請息肩。

因爲世路不平，立脚不易，所以我至今仍是草草的勞人無法息肩。對於觀音亭，我不免徘徊久之。

* * *

故鄉在懷念中

十日的假期，使我領略了家鄉的情趣，重溫了大家庭的生活，訪問了闊別的友好，浴過溫泉，看過閩劇，嘗過閩菜，還特地約樵弟遊了一次于山。

于山亦名九仙山與烏石山，屏山，共稱爲福州三山。這天我們半日的遊程，是登定光塔，謁戚公祠，弔平遠台，憩野意亭，均係舊遊之地，憶蔡襄登九仙山詩句，有「偶爾尋幽上翠微，遊人啼鳥似前期」，未免同感。

當假期滿時我又乘中航機來滬，上午九時離開福州，十一時半便到達上海。

福橘開始紅熟了嗎？我又在想念故鄉了。可是交通擁擠的情形，打擊了遊子的歸心。福州是有福嗎？讓我把這篇去年的「還鄉雜記」爲故鄉祝福罷。



連枝帶葉，剪下了許多橘子。

海鷹輪船有限公司

HAI YING STEAMSHIPCO., LTD.

業　務：自備輪船專營貨物運送

代理船舶買賣

地　址：上海九江路一〇三號七樓

電　話：一〇二五六：一〇一三〇

電報掛號：英文 WEIANDCO
中文 五二七二五八

大達輪船 大通航業 公司聯營處

DAH TUNG SHIPPING SERVICE

總處：上海（〇）中山東一路九號

電話　一三五五五

電報掛號　五三〇〇一〇

裝貨搭客　報關運輸

堆棧保險　代理船舶

自備鋼壳快輪行駛下列各埠

上海

漢口—長沙

南京—九江

揚州—霍家橋

泰興—口岸

南通—常陰沙、天生港、任家港

江蘇海門—青龍港

益祥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輪船運輸及其他有關業務

船舶：民利　民福　民惠　福南

福祥　建新

航線：長江南北洋及遠洋各埠

總公司：上海廣東路四十三號

電話　一四四五二　一八八五二

電報掛號　一六三四



由乾陵麓四望陵前山頭御道及石刻長列

女帝御寢

何正璜

試登臨長安城頭，引領西望，可以看見渭北北山，綿亘在淡紫色的天末。隱約中，視線尚可辨及的遠處，有一對整齊對稱的山頭，簇擁着一巒銳聳的尖峯，那即是中國史上惟一的女帝武則天及其丈夫唐高宗皇帝合葬的墓地。這墓內的人是不平凡的，於是自從弘道以後，這個山峯也就不平凡了。及至神龍元年武后合葬入內後，這山峯更成了人們交談的資料，各以毀譽不同的心情和言語來向它憑弔。

這墓地名叫乾陵，在陝西乾縣的梁山正峯上。夕陽裏，它紫灰色的淡影，是端整而綽約，予入以飄渺與清戚之感。

我們由西安遠來乾縣，費了縣長的心，使我們每人得騎有一匹灰色的小毛驢，這溫馴的動物，以悠閑的步伐載着我們走過崎嶇的山道，蜿蜒的麥陌，直到梁山麓下。

荒山中，平舖着一條曾經留過華蓋貴蹟的御道。失了祭祀的古陵，被漫漫無際的麥田及荒草侵凌了，即是當日修整的御道，也被代替了一片豐腴的新綠。在這麥秀離離中，還保持着古陵尊嚴的，即是那兩行分佈在御道邊偉大而精緻的石刻行列。

我們分拂野蔓，次第向這些唐代的石刻進行檢閱：最初入目的，是一對傾倒的華表，直徑約一公尺半，周身彫有極精緻的花紋，半埋在麥莖中。由它壯大的面積，可以測知當日雄矗的高度。可惜現在蘚苔已侵蝕了它秀麗的紋飾，而靠外的一面，也就成了牧兒的坐石了。續前行約十丈，乾陵最漂亮的石刻飛馬昂然出現。馬軀之大倍於眞馬，英氣奕奕的半埋在亂草裏，馬腹以下已不可見。長的鬣毛，軟軟的披在頸上，竟令人誤會了它並不是石質。馬的眼睛正望着這些遠來的旅人，驚訝稚氣和高貴的表情，使我直覺的對它生出了寵愛。它的嘴彫刻得更好了，好像剛才咀嚼過什麼，也好像就會有朗亮的嘶聲將發出來，是這樣一件生動的優美作品！令人對於唐代文化的卓越，只有懷羨和欽佩。我是被一個古代的匠人欺騙了，他竟然和藍衣女神一般賦與了石刻動物以活躍的生命，使我為它的英爽而留戀久久。這不朽的藝術名作，若能在其他的國家裏，應當是國寶而珍存在博物館裏了，何至於還讓我今天就心秋風吹損了它的鬣毛呢？

再前行十餘丈，是較小的翼馬，彫工遠遜於前馬所有。不過，唐代石刻的特徵，寫實與精緻，仍充分的流露在眼角唇邊。像這樣的馬，這樣的距離，一共又過了半里路和好幾匹馬，達到了石翁仲的面前。翁仲高約二倍於常人，巍然兀立，高冠豐頤，形容甚偉，兩手從寬大飄逸的袖中伸出來，扶握着一柄長劍，態度悠閑而嚴謹。刻工是已忠實的將自己的智慧留在這唐代石刻御侍的身上了！如此翁仲大約有四五對，每對相距約三丈，接此是兩方巨碑。左邊是著名的述聖碑，載記高宗一生事蹟，乃武后撰文，中宗御書，字體相當秀勁，可惜碑已折毀成數段，能看見的字跡已不多了。高宗本非英主，所作所為亦無聖可述，是此紀功之碑，倦極而思睡於地面，當無何足惜。惟文出武后之筆，在文獻歷史價值上，却是一個損失；此碑向無拓片流傳，因囑所帶來之拓工，立施椎拓，以為紀念。右邊豐碑屹立，是奇異的無字碑。碑形四方，光潔如玉，高



乾陵唐刻飛馬〔腹以下已陷土中〕

聳山峯如一面光瑩的大鏡，但原來並未刻上一字，傳爲于闐國進貢之物。唐代名書家輩出，何以乾陵前一碑竟至無字，實令人不解。而歷來憑弔的人們，便聰明的利用了它作爲簽名簿，將自己的大名高高的刻在上面，由五代以下直到清代都有，名子是越刻越多，碑身也就越過越凌亂了。其中也有在文獻上有價值的，如金代女眞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刻於金天會十二年，爲女眞文，不僅是此無字碑上之晶瑩部分，也是愛好歷史者的絕好資料，因爲女眞文的刻石存在的已很少了。

再向前近半里，即是梁山正峯所在，也卽是乾陵御寢所在。陵麓正中，立有畢沅所書之巨碑，上刻：「唐高宗乾陵」五字。兩旁分踞石刻巨獅二頭，只有這麼偉大而精緻的石獅，配守護在他們的墓前，混合着地中海及西藏高原的藝術手法，流露在獅子的捲毛，豐吻，爪尖及全身肌肉上。它們昂然雄踞，爲了它成長的時代是那麼雍盛，而向萬里外流浪來的旅人表示驕傲！

在石獅的兩外側，是排列整齊並大大有名的乾陵番酋。這些石人恭謹的分列二邊，一邊是二十五個，一邊是二十四個，高約三尺，裝束衣飾各各不同，但是大體都是狹袖束腰長褲翻領，簡直就是今日歐洲人的裝束，可惜頭部全被敲失，不能看到他們的面部，我們在荒草中尋覓了半天，竟被我幸運的拾着了一塊帶捲形下鬚的領部。由這一點捲捲的毛，可以判斷他們是一個歐洲或中亞細亞的人，據記載：他們都是西域各國的酋長，被唐太宗降擒而來到長安，高宗奉安時，他們都到陵前來盡禮，這是一種勝利的憑證，武威的誇耀，武后是最好勝的人，特命刻工依照各酋長的面貌衣飾，一一刻成石像，背後並刻上國別姓名，使他們永遠拱手恭立於乾陵二側，以示傲於當朝，並垂威儀於後代。這些石人是這巍然高墓中白骨的當年降奴，也眞是東亞盟主盛世唐朝昡人的標幟，試代我們這些國家頻危，家園淪陷，飄流數千里來此憑弔的人們想想，這鮮明諷刺的對比，使我們會有如何難堪的心情！

我們靜靜的竚立在陵前，遙想當年之經營，至今已榛蕪滿目。山峯既高，與塵世迥如隔絕，每一咳欶，四周似迴奇響。但一切實沐於難以置信的死寂中，大似天方夜譚中之術士入城，城人皆化爲石偶者，其景況之神祕凄凉，令我爲之噤默。加以白雲黃草，秋風肅肅，使這座天然的金字塔，於凄凉中又顯出一種幽森的莊嚴，我悄悄的走近陵中，撫碑小立，默想着墓中人一生的事蹟，不覺悠然神往！

高宗繼太宗登上唐代的大寶，雖有一代的名臣輔助，終是庸碌的君王。縱然述聖碑上寫着輝煌的句子，我們是仍不必附和的去歌功頌德。

我所要寫的，也卽是我在碑前久立所凝思的，乃是中國史上惟一女帝的武則天。在我幼年，聽過人們對她酷毒的批評。及稍長，又聽過人們對她是那麼輕蔑惡駡，並誨令我們以爲誡箴。一直到自己讀了歷史，而且是透過了男人所寫的歷史內幕後，才恍然於人言之失當，早就想代這位中國超人的婦女有所辯護，想不到今日竟眞實的立在她的墓前，撫着僅僅只刻有她丈夫名子的巨碑，不平的心是更深了。

自幼，她卽被選入宮庭，一生差不多全在宮中度過，習見爭權奪勢，奸謀詭計手段的運行。所見所聞，無非虛僞的禮儀，詭譎的陰謀和殘忍的自保；以這樣的環境來敎育一個好勝心强事業心重的少女，實在太容易陷入罪惡。因此，一旦她有了執權的機會便不肯放過，而一切君王們壞的行爲她也未能盡數免除。但是所難得的是她却能有許多帝王所不能及之處。

她爲政最成功的條件是英斷，睿察，明賞罰，正恩威，識人善任，拔賢愛才；以至名臣輩出，天下郅治。在她統治下的四十五年，其治



乾陵前唐刻石獅及番酋一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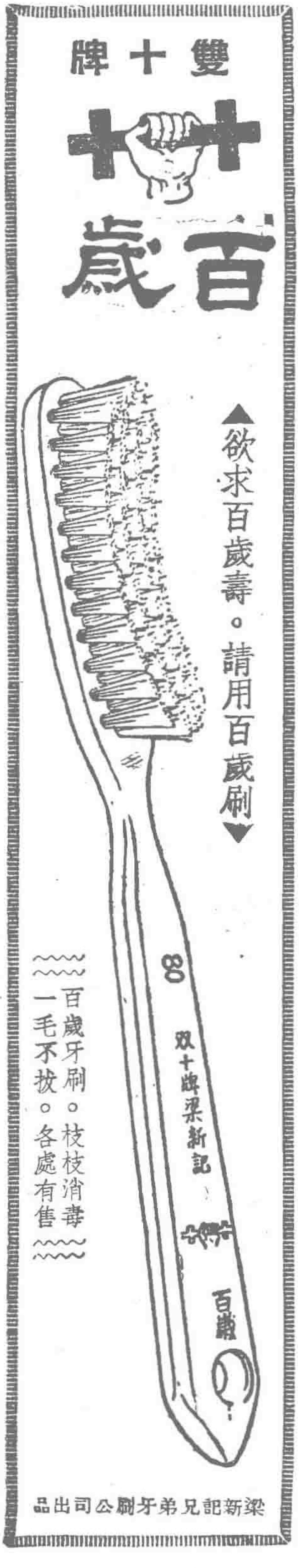
蹟並不在貞觀永徽之下。若依俗例交天下與中宗在被禁於房州之前，以中宗爲人的稚弱庸懦，恐怕漁陽的鼙鼓，不及待到天寶就早已動地而來了！

人們對她最大的攻擊乃是淫虐，這是兩回事，應從兩面來說：她有好幾個面首是不必諱言的，但試與最賢明君王所有的后妃姬御來相比較，實在還大有遜色，我們只能說那種制度根本是不對的，大不必歌頌一羣而責備一個。至于虐，更是大權在握的帝王們丕承的家風，太宗號稱聖主，而竟手刃骨肉；可是檄討武后的駱賓王，却在她憐愛才華的心情下放鬆了追緝。總之，她誠然不能無過，只是在文人的刀筆下，千載的集咎中，使她成了一個萬惡不赦的怪魔。我認爲這一切都是枝節措辭，她惟一的罪過乃是她不該是一個女人，在男子中心社會中，懦弱的婦女早被定下了成文或不成文的律條，稍越卽是罪犯，何況對於這樣一個稀世的俊才，一代的怪傑，有什麼理由不加她以最壞的惡評呢？倘若她不是女人，則不僅僅罪名不成立，或還要被恭維是英主了。

一千多年前，在那麼封建嚴密中，她能裕如的主持一個東亞大國，達半世紀之久，功過抵論，我們總應當覺得驕傲，因爲一部中國史上，只有這幾十年眞眞是由一個女子寫的！並且當時，沒有伊薩伯拉，更沒有維多利亞，她不僅是中國惟一的女皇，而且是世界最早的女帝！

寫歷史的這位女皇帝，就長眠在這咫尺之前的墓穴裏，幸運的梁山，担任了永遠覆蓋她的任務，使庸王英后，同此濛埃。可歎者時間無情，一逝不歸，墓內人在當年雖是功蓋宇宙，言成經典，一舉手可以奄有江山，但至鐘漏歇時，亦僅佔有荒山一片土，埋骨成灰，與茂草野髗，爭向西風而已！

久久，近黃昏了，秋天的夕陽像一個清朗的夢，淡淡的染塗在陵前的石刻行列上，使每一石刻都拖成長的黑影，構成了一張冷肅的畫面。我們牽過來灰色的乘騎，悵悵的告別了這唐代的古陵，而走上歸途。偶然回首，梁山尖峯被襯托在金色的晚霞裏，一行秋雁　肅肅的排飛過陵後！



復興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經營輪船貨運業務

總公司

上海(〇)四川中路二二〇號一〇〇至一〇四室

電話:一五〇〇九 轉接各處室

電報掛號 五〇〇五〇九

台灣航業有限公司

Taiwan Steamship Navigation Co, inc.

經營滬臺及南北洋運輸業務

總公司:臺灣臺北市

上海分公司:上海中山東一路三十一號

電報掛號:總公司五三〇六 分公司五三〇六

電話:總公司 二五四四 二五四五 分公司 一八二一九

喇直浦坦那遊屐（譯）

Volkmar Wentzel 著
伍必熙

二十世紀的今日，在印度沙漠地的綠洲中，和阿喇伐里（Aravalli）山脈一帶，封建式的騎士生活至今仍舊存在。這裏的喇直浦坦那（Rajputana）省中的許多士君們，仍舊在騎士時代中生活，享受極度的奢華。雖然他們亦具有高速度的飛機和空氣調節器，水電設備，雖然他們亦受歐化的教育，但是這種古老的氣氛仍沒有因此淡漠。

我被美國地理雜誌派往印度，作攝影旅行。旅途的大半，都靠一輛戰時剩餘的美軍救護車改裝而成的地理學會遊覽車。這車子除了是交通工具外，並且是我的流動總部，攝影材料倉庫，和旅館。

約在一年半前，我從孟買登陸，那時正是印度最炎熱陰溼的雨季，我一人踏上了這陌生的土地，茫茫然有不知所至的感覺。第一個問題是覓取我自己和我的攝影配備的交通工具。以前我在冲繩島作戰時，便覺得用一輛軍用救護車來做攝影旅行車，是再適宜不過的事。尤其在印度這樣廣大的土地上，它能以前輪發動，因此能在崎嶇的路途上行駛，它機件牢固，並且有担架可以睡眠，車頂又堅實，可以站立，一切都臻理想。前來印度時，心想在印度作戰過的美國軍隊，一定有剩餘的救護車留在當地。但是打聽之後，知道美軍在印度的剩餘物資，已經完全賣給了印度政府，再由政府大量出售。所以我便立刻到新德里去想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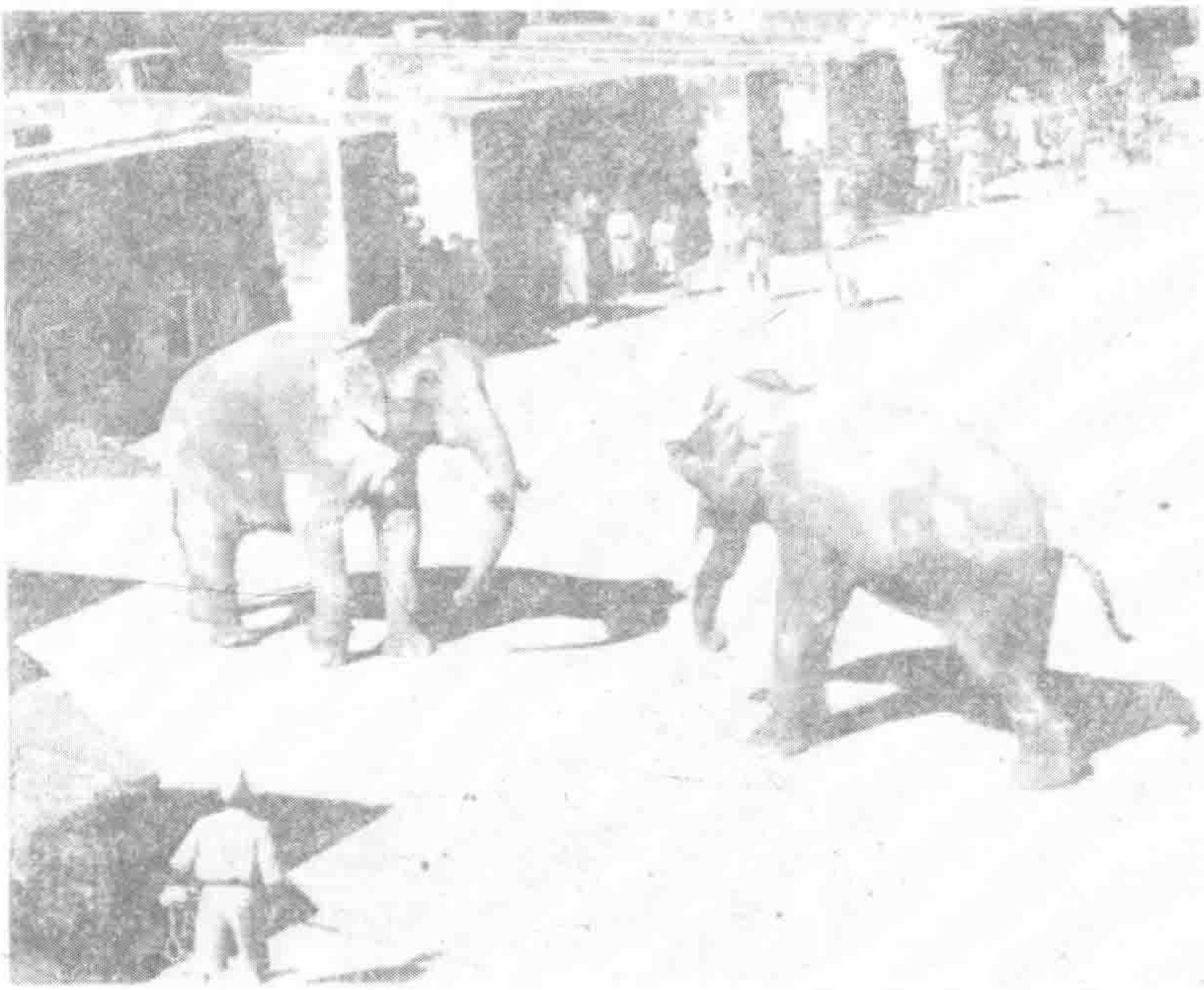
印度農村中的女子，現在亦有機會能欣賞花園中的噴水泉。

我找到了一個回敎孩子阿克巴替我做挑夫。這孩子辦事很不錯，祇是最熱的天氣，也一定要戴上一頂紅氈帽。我們兩人把我的十四件用具搬上了兩輛破舊不堪的有蓬馬車，載到火車站去等車。天氣燠熱不堪，幸而阿克巴替我在車上弄到了一個具有空氣調節的小房間，和一位和善的印度政府官員兩人同室。第二天傍晚，我們已完畢了一千哩的行程，到達德里。德里比孟買更熱更難受。幸而又在一家西西爾旅館找到了一個房間。這裏的生活頗具家庭氣氛，食物精美，並且還有游泳池，所以在我逗留在印度的時期中，這是我用來休息的安樂窩。

在德里並沒有弄到救護車，因爲這裏所有的救護車都已買完。我聽說在加爾各答那裏還有得出售，因此乘飛機趕往加爾各答。阿克巴和我的用具仍舊留在德里。飛機是一架經過改裝的C四十七型機，由一位印度機師駕駛，機上還有一位美貌的印度空中小姐侍奉。美國的空中小姐在飛行時總是請乘客吃橡皮糖。印度的空中小

姐別具一格，她們請客人吃的是丁香，乾果實，和南印所產的香料。

在加爾各答找了幾小時後，仍舊未能找到一架救護車。那裏的物資拍賣場佔地極廣，一方哩又一方哩。我整天地在酷熱下徘徊，祇見到許多破舊不堪的救護車。失望之餘，打算放棄此想。第二天又有氣無力地去找，竟碰到了一位名叫喇姆的印度管理員，我將目的告訴他之後，他興奮地說：「我父親以前也是地理學會的會員，我能加入嗎」？良機不可錯過，我便說：「替我找一輛救護車來，我包你成爲會員」！那位喇姆隊長至今已是一年多的會員了。



解浦的象鬥

他替我找來的那輛救護車情形異常良好。路程計上祇寫着一萬八千哩，戰時是在史蒂威爾公路上行駛的。我把車子檢查一過，弄到了汽油配給證，駕駛證，登記卡，然後駕着它離加城，四天後回到了新德里。經過機械匠和漆匠，木匠的修理刷新後，救護車已能適用，於是出發往北部的喀什米爾作第一次攝影旅行。（註：見本誌三十七年七月號「翠綠的山谷喀什米爾遊記」）那時還不知道近在咫尺的喇直浦坦那省，有更新奇有趣的經歷在等待我去探尋。

從喀什米爾回到新德里後，我結識了那時美國駐新德里的副領事詹姆斯．皮爾曼，和一位瑞士某工廠的代表弗得烈．維克。那時將近聖誕，我們參加了不少宴會。某一次宴會中，我見到了蓬第(Bundi)邦的瑪哈喇加（藩王），他邀我在聖誕節時到他那裏去盤桓。解浦(Jaipur)邦的瑪哈喇加亦請我在途中到他的宮中去小遊。我受寵若驚地接受了這難得有的邀請。

這些土邦都屬於印度北部最南的喇直浦坦那省。這一省共有人民一千四百萬人，西部與巴基斯坦一部份的新德省(Sind)爲界，北部是飽經戰禍的旁普遮省，東面的一百五十哩是欽伯爾河，南面有一條極不規則的邊界，將它與印度中部隔離。著名的阿伐喇里山脈橫亙在省內，從西南部綿延至東北部。山脈西北的區域是印度沙漠的一部份，這一區內有斷斷續續的綠洲，多沙而少出產。山脈東南的地區是肥沃的土地，富有燃料和芻糧。

省內的許多瑪哈喇加對各邦的統治權仍舊是世襲的。有一部份則已經自動放棄了他們的專制大權。到現在爲止，山脈東部的許多瑪哈喇加大多已合併成一個新的行政單位，稱爲喇加斯坦(Rajasthan)各位瑪哈喇加的代表，在新德里的印度自治領政府中都有議席。這一省離新德里祇有數哩。新成立的印度自治領政府對於這些瑪哈喇加有三種影響：（一）自今以後，在對付外來的侵犯時，自治領政府有全權管理；（二）它還掌握各省各邦的外交；（三）它負責處理自治領內的交通機構。除此以外，各位瑪哈喇加對邦內的事務有處理的全權。

在出發前往蓬第的途中先經過解浦(Jaipur)。這一邦在阿喇伐里山脈東北多沙而不毛的平原上，人口三百零四十萬。它的都城便是解浦城，建築在沙漠中一塊綠洲上，在德里西南約一百八十哩，是著名的「粉紅色」城，因爲城中的建築多作粉紅色。

我和詹姆斯，弗得烈三人在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坐了那輛救護車從德里出發，行駛了三小時，相當順利。公路在多沙而生着仙人掌的荒地上穿過，幾乎闃無人跡。到黃昏日落時，那車突然一震而停。我們竭力尋找損壞的所在，找了好幾個鐘點，仍無頭緒，天色已暗了下來。

正當這時，我們看見遠處有汽車的燈光漸漸行近來，於是大聲呼喚。正巧那車主是弗得烈認識的一個打馬球的解浦富商。他聽說我們是該邦的客人後，立刻低聲對僕人說了一句話，那僕人一閃而去，頃刻後便又回來，拿了一籃冷飯和點心。見到這種神奇和戲法式的玩意，眞叫我稱奇不置。

當我們正在向他道謝時，又一樁出人意表的事發生了，但是却不如此令人高興。原來在這條

路邊，突然出現了一頭花豹，離我們祇不到五十碼，兩眼在微光下如銅鈴般地發光。那僕人又大顯神通，祇一霎眼間，便取出了一枝鎗比先前拿冷飯時還要迅速。那位富商便開鎗發射，雖未命中，那花豹總算逸去了。

經過再度努力後，那輛車居然肯行了。我們向那富商道謝後，便駕車前進。行了一百哩，馬達又停頓了。

這時我們所困處的地方，正是解浦境內猛虎最多的地區。詹姆斯富於幻想的頭腦，立刻想起了種種野獸吃人的故事。等到我們聽見附近森林中的索索聲時，當然更是毛骨悚然。三人中的一個，拿了手電筒守望，其餘兩個便努力修車，總算沒有老虎出現。我們終於發覺那汽車的毛病是在發火系統中，經過修理後，汽車便又開行，在子夜時到達了解浦的城外。

但是解浦四周圍着高高的城牆，看來居民一定都已進入了夢鄉。那些碩大笨重而有長刺的城門，都緊緊地關閉着。

我們勘察了一週，總算找到了一條極小的通路，有門開着。我們側着身子擠了進去，然後在城內把城門的鐵門打開，使盡全身氣力，推開了城門，才算把車子弄進城。

車子在漆黑無人的道路上行駛着，大家對道路的寬闊都覺得驚奇。後來知道解浦原來是全印度最佳的都城之一，並且是東方少數依照計劃而建造的城市之一。這裏交叉的街道每條都成九十度。在經過了幾條街道後，我們看見了一個發光的噴水泉，便向那裏駛去，果然不出所料，這琉璃所製的飾物便在王宮的門外。我們終於安全到達了目的地。

雖然已是深夜，那瑪哈喇加的副官（綽號叫「兎子」）還到宮門外的大理石級上來熱烈歡迎，一見如故。他並不顧及我們襤褸的外貌，仍慇勤地招待我們進入王宮。我們這三個像忙了一天的汽車匠的人物，便一步踏進了天方夜譚中的一幕。

我們走進了一個金碧輝煌的房間。房中滿陳着東方的氈毯，中國的刺綉，和其他價值連城的陳設。中間的一隻牛榻上，坐着瑪哈喇妮（王后），穿着華貴的衣服，四周圍着許多穿沙里的女子，坐在小矮凳上。她們正在開一架小型的手提留聲機取樂。瑪哈喇妮見了我們，便招手喚來一個紮着包頭的傭僕。他亦像那沙漠中見到的僕人那樣，一閃而去，倏然又來，拿來了一隻滿裝點心的盤子。瑪哈喇妮慇勤欵待，對於我們在路上遇險的故事極表興趣。最後由那傭僕伴着我們各人回房。

我所住的一間臥室極爲寬大，陳設着西式的傢具，還有一架最新式的電火爐。在房中略一觀看後，我發現在一個角上放着一堆很熟悉的雜物，便走過去細看。原來「兎子」先前會下令叫僕人「把所有的東西都搬進來」，所以他們一字不差的做去，把那救護車上一切沒釘牢的東西一齊搬了進來，放在我房裏。連車上那隻防而不備的車胎，也未遺漏！

第二天早餐後，我們在宮中的一個陽台上見到了幾位著名的印度舞蹈家。這裏氣候溫和，談話輕鬆極爲有趣。但是不多時我便不得不離此前往蓬第，祇能讓弗得烈和詹姆斯留着。瑪哈喇加還請我在新年後再去參加每年一度的甘果（Gangor）節，以及其他所預備的盛會。

離開王宮後向南行進的第一段路中，那救護車異常順利，所以很有閒暇可以欣賞四周的景色。穿着五色繽紛衣服的女子，頭頂着各種顏色的水壺，在路邊來去行走，嬝娜多姿，煞是好看。牛車和駝車慢慢地蹀着，農夫們三三兩兩地在田中工作。

好景不常，到日落時發火線圈又燒壞了，將我困在這離蓬第八十五哩的泥潭小村上，離解浦亦有三十五哩。幾十個好奇的村民團團圍着我，但是沒有一個能和我交談。雖然如此，他們都異常友善，爭相拿出食物來給我。我不願無功受祿，所以拿出軍用的K字食盒和他們交換。他們對這食盒中的食物極爲欣賞，但是對那塊吃氷淇淋用的小木板和那塊橡皮糖覺得迷惑不解。

天色已黑，他們架起火來準備爲我守夜站崗，因爲我仍舊無法修好那救護車，而且又沒有任何車輛在附近經過。

正我準備在那担架上睡覺時，竟有一輛開

蓬第獵虎歸來時留影。中立者爲奧慶萊陸軍大將，其右爲瑪哈喇加，左起第三人爲作者。



往解浦的車子經過，坐着一個解浦的珠寶商和他的三個兒子。他們願意搭載我同行，所以我便把東西留着讓村民看守，自己坐了車子沒精打彩地回到解浦，又在王宮中過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在幾位解浦的機械匠幫助下修好了車子，於是繼續行程。

到蓬地的路愈來愈崎嶇。這個拔海一千五百呎的小邦有居民二十五萬人。它的都城在一個山谷中，四周有峻險的山壁。當我的救護車慢慢向山上前進時，看見前面山谷中千百點閃爍的燈火，使我再也不能遺忘這一個聖誕之夜。這些燈火原是印度教徒慶祝他們的「光節」時所點的，那瑪哈喇加為了要迎接他那些基督教的朋友起見，所以命令他們燃點起來表示慶祝。他的客人中最主要的，便是英國的陸軍大將奧慶萊爵士。



喇直浦坦那人民爭上火車。頭等車中有冰塊解暑，但是乘客必須自備被褥。

我停下了車來攝取這動人的一景。正在這時，瑪哈喇加亦驅車到達了這裏，原來他載了客人在遊覽當地。他認識我這輛地理學會的車子，所以停下來叫我趕快前往宮中，因為晚宴已經預備定當了。

我將救護車開進了王宮中。其他的賓客亦絡續來到。這裏的王宮叫做「花之湖」宮，建築雖較小，但是佈置奇特。第二次大戰期間，當地利用拘留着的德意籍藝術家，在宮中畫了許多古時喇直浦坦那武士作戰的壁畫，別有風味。

我住的所在，是城外一家現代化的迎賓館，所以晚宴後我一人駕駛了救護車再開回館中。次日是聖誕，我和其他許多賓客一同坐了瑪哈喇加所預備的車子，前往四十哩外的森林中，到達了一個古老而無人居住的堡壘，準備出發獵虎。堡壘前面的一塊大空場上，搭着許多蓬帳，專為這次狩獵之用。每一隻蓬帳中都有舒適的用具。蓬帳內部並且染着鮮艷的花紋。離此二百碼外是驅獸者的蓬帳。馭象者，巨象，馬匹，也伺候在此。

正將吃完午餐時，主持驅獸者很興奮地走進這大蓬帳來說，一小時前，他們看見了兩頭老虎，所有的二十多個賓客，立刻分成兩隊，一部份人包括瑪哈喇加，他的弟弟，其他藩王和女賓在內，都爬上了象背上的坐椅，其他的人都被派到各棵樹上的木臺上，我也在內。在這些木臺上，已經有實彈的槍械和一個協助一切的獵手，他叫我們絕對肅靜。

不多時，祇聽得叫喊聲鼓聲由遠而近，愈來愈響，原來是驅獸者在迫近來。突然，從離我們五百碼處的一個木臺上，發出了一槍，接着一聲怒吼，原來那大蟲受了傷。

這時，狩獵進入了最緊張最危險的階段。因為那受傷的大蟲必須加以消滅才行。這一件任務，是由象背上的人們担任的。

在主持驅獸者一個手勢下，那些獵象便開始將這塊老虎所躲避的叢林團團圍住。瑪哈喇加的兄弟首先在象背上向前進行。我從那木臺上凝神注視，祇見那老虎不知從那裏一蹤，已到了那象身旁，向那受驚的巨象兩耳抓去。但在閃眼間，一聲槍響，那獵手已把老虎打中，使它翻身落地，事後檢視，原來是一頭即將生育五隻小虎的母大蟲。

之後，我回到了解浦，能有時間來游蕩這著名的粉紅色城。解浦的瑪哈喇加有兩所王宮，我們先前所居住的雷吧宮在解浦城外，離城的北門不遠。古宮則在城的中央，在其他許多王室的居屋中間。這些居屋中最高的一所，是九樓的「風廈」，四周有無數小格子窗。瑪哈喇加的內宅中的女眷們，昔日便從這些小窗格中窺視下面路上的人羣和盛會。內宅中的女眷都有布幔遮住，使外界不能看見。現在的瑪哈喇妮，在古宮中時亦遵守這舊例。在雷吧宮中時行動便自由得多，完全不同。

宮內所有的建築，都有庭院通道相連接。在城牆內有一個象欄，佔地約一方哩，以前在這裏畜着數百頭巨象，現在祇剩不多幾頭。城牆上有一個高塔，瑪哈喇加和賓客們便坐在這裏觀看象鬥。除此以外，宮內尚有一個大氣象台。

城中所有的屋子都與王宮一樣漆成粉紅色，所以有粉紅城之名。大街兩旁都是粉紅色的住屋，具有洋台和格子窗。小街兩旁多的是手工匠的店鋪，如金、銀、銅匠，石匠，象牙雕刻匠等。這裏的環境雖然古色古香，但是設備都很新式，有現代化的溝渠，亦有電燈自來水。大多由英國工程師所主持築成。

這時甘果節將到，解浦城中充滿着盼望的情緒。這節日是紀念「豐盛女神」的，由於瑪哈喇加的意旨，一切都嚴格遵守傳統，祇有他的服裝是例外，他穿的是全副軍裝。



局特浦那中飲水極少，大多取自公井中，所以女子在洗濯物件後常用大壺裝水載回。

當行列在宮後的一個庭院上集合時，我便從遊歷車的後面攝了幾張照片。瑪哈喇加乘着他的華貴大汽車祕密的行駛着，以便確知一切都遵照預定的計畫進行。我問他是否有優越的地點可以給我進行攝影的任務。他說：「跟着我來」，於是駕車從一扇特殊的禁門通過，這門祇有他一人能通行。我的車子便打破成例，在後面跟着。但是命令總是命令，所以他替我在離檢閱台不遠的市集處找到了一個可以攝影的地點。

慶祝盛會與印度其他許多盛會一樣，在下午六時左右熱浪稍退時開始。解浦城內的大街和屋頂上擠滿了人，孩子們興奮地大叫大跳，小販們大做生意。王宮上面的號聲一響後，盛會開始。由裝飾着美麗花紋的象開端，後面是駱駝隊。最特殊引人注目的，是女神的塑像，這像由十多個人抬在一輛平頂車上，由一個馬背上的鼓手前導。

行列完畢後，天色漸黑，我又被邀同往宮內的花園中去。園中舖着一塊極大的地毯，椅子亦已備妥。這裏的賓客祇有男子，因爲在古宮中，女子仍須嚴格遵守着規避的傳統。

舞蹈女郎們穿着艷麗的印度「沙里」出來表演，旁邊有一個印度樂隊奏着印度音樂。每個女郎額上都有一個稱爲「鉄卡」的顏色粉點，這是昔日用來代表階級的。「鉄卡」用粉和香料混合製成，普通是紅色，但亦視衣服的顏色而變異，因此有黑，橈，金，銀等顏色。她們的手掌和足踝都染上紅色。

第二天上午，瑪哈喇加又特地下令舉行鬥象和鬥虎以娛佳賓。鬥象在宮內的象欄中舉行。我們坐在塔上，可以見到一頭鐵索繫着的怒象，另一頭象繫在我們下面不能見到。但是鐵索解開後，它們竟不顧相鬥，雖然人們在旁設法激惱和燃放爆竹，也無濟於事。最後那些馭象者抬着一個傀儡人向一頭象走去，待那巨獸衝上前來時，便一哄而散，留下了那傀儡人。那象攫住了假人，用鼻管將他拋到半空，落下後只任意踐踏。從這一點上，可以想像到一個人被它在發怒時攫獲後的遭遇如何。這一來竟使那頭象野性突發，向另一頭象攻去，牠們扭打了一陣，鼻子互相絞住，但是不一會便又平靜了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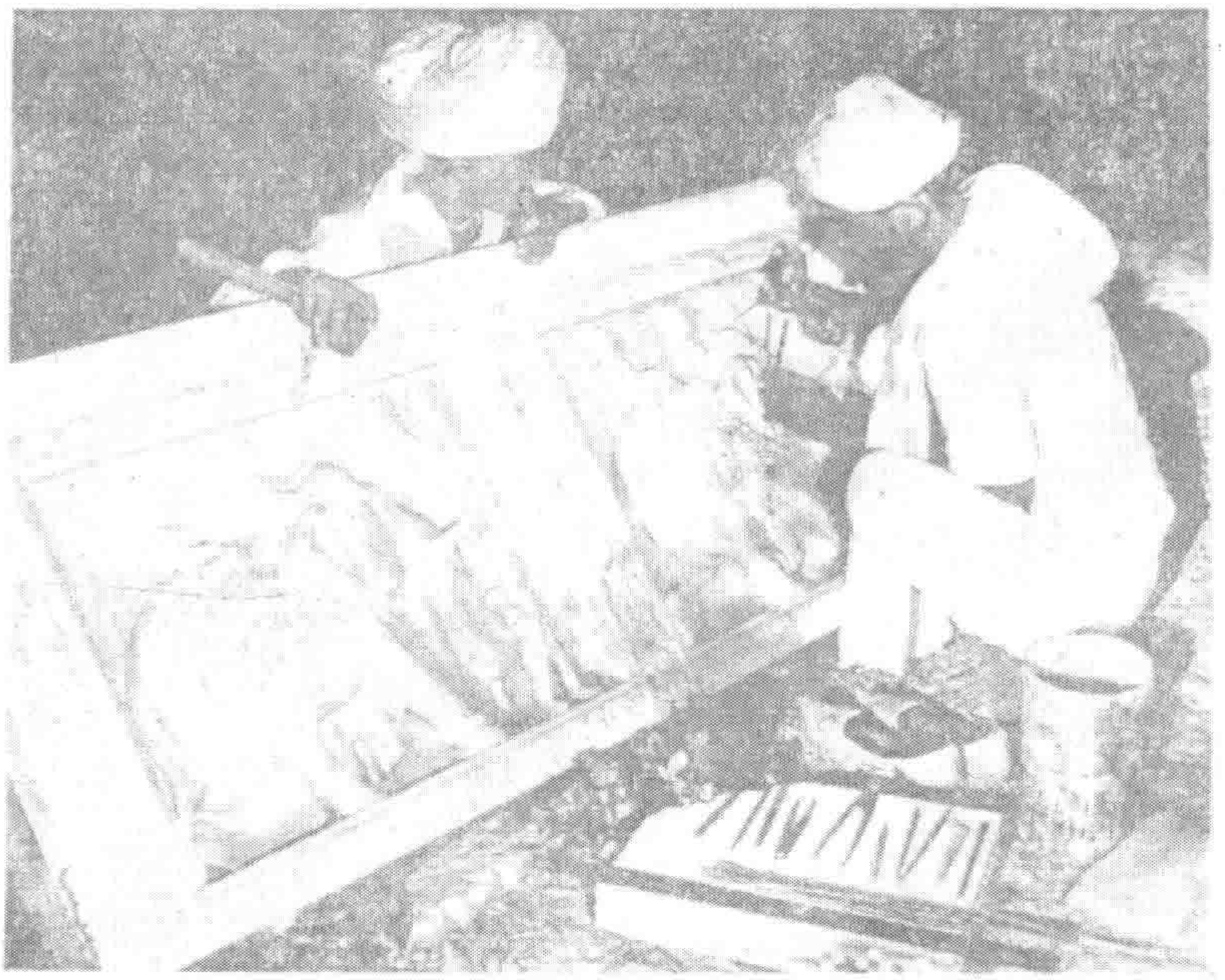
鬥虎比鬥象緊張得多。在解浦動物院中一個人造的小島上舉行。島的四周是一條水溝。我們便站在水溝的外圈觀看。但見一隻隔夜被捕的猛虎放進了鬥場，然後又放出了一隻被捕已數星期的大蟲。那虎進入鬥場後，一見那新來的猛虎，便跳進了水溝，在水中游來游去，不敢出而挑戰。最後牠大約已游得困乏了，所以爬上了岸，但是一上岸便立刻被那新來的猛虎所攻擊，展開了一場血戰。在數分鐘內，那猛虎已咬住了對手的頸項，而結束了牠。

接着一頭印度產的小黑熊被放在鬥場中。這時那大蟲已經嚐了血味，野性大發，立刻向小熊撲去。出乎意料的，那小熊的後腿直立起來，發出怒吼，用牠小小的前爪向外亂打。那大蟲不防有此一舉，吃驚地向後退去，一回後又向前衝來，但是又被小熊所嚇退，如此衝前退後的四次，那猛虎終不能傷牠一根毫毛，反掉回了尾，爬上了一株矮樹，不肯下來。小熊竟絲毫未受損傷。

晚宴前我們又參觀澳大利亞與印度的馬球賽。參加比賽的賓客之一，是納伐那加的瑪哈喇

加，他是世界有數的珍寶專家。因此我們的地主那位解浦的瑪哈喇加特地再在第二天舉行一次午宴，陳列該邦內的全部珍寶供他鑑賞，而我又幸蒙垂邀。

我與一位朋友在預定的鐘點前到達了王宮，被引往一所華麗的建築內。這是一所四面敞開的屋子，是以前的行政會議的集會所。我們走進了一間寬大的房間，一端有一個高起的台，台上放着一隻至少有四十呎長的桌子，上面舖着極精緻富麗的枱布。一個束着包頭，腰佩利劍的僕人，



印度石匠在雕刻作爲已故的藩王的墓碑。

站在桌子的一端。我想這一定是餐桌，而我們所參加的一定是個盛大而拘禮的宴集。

在那位上賓瑪哈喇加和其他賓客到達後，我們便隨着一同走到屋子的一端，踏級而上那高台。當我兩眼望見桌面時，心中驚異不止，因爲這長桌上所陳列的並不是食具和佳肴，而是一百五十多件解浦最稀有的寶石。

這展覽的華貴和琳瑯滿目的稀世之珍，實在非拙筆所能形容。有極鋒利的利刃，柄上鑲嵌着金子與鑽石；有彎曲的喇直浦劍，從頂至尖鑲滿了寶石；有一根古老的手杖，裏面藏的却是利劍，鑲着著名的解浦翡翠和金飾做成的狩獵圖。

六七串珍珠項圈，每串有六條至八條長的珠子，與閃閃發光的金剛鑽項圈並列着。那金剛鑽項圈的每一粒鑽石，有鳥卵那般大小。那瑪哈喇加檢起了一串華貴絕倫的金鋼鑽項圈，手指撫摸着鑽面，對那專司王家鑽石的官員說：「二十三克拉」或「一二十五克拉」。他所說的重量，與實際的重量極接近。可見他鑑賞本領的精到。他指點給我看蒙古式剖鑽石的方法，每一粒鑽有無數極小的小鑽面，鑽石略帶黃色。這些珍寶，再加上鑲着鑽石、翡翠、和紅藍寶石的王冠和手鐲，更增加了耀眼的光芒。

在參觀鑽石和進入幾個宗教性的所在時，我不能帶攝影機前往。這是唯一的美中不足之點。

午宴時，瑪哈喇加問我是否知道局特浦邦的王子在幾天內便要和解薩爾墨的公主結婚。他勸我不應錯過這盛會，且說，若是我願意去，他能用私人飛機載我同去。我當然求之不得，立刻表示願去，決定第二天啓程。他便特地派一個車夫，替我將救護車開往局特浦。

次日一早，我便到解浦的機場去準備出發。瑪哈喇加的那架私人飛機便停在那現代化的機場上。這是一架C四十七型機，裏面裝飾成褐色與棕色，極爲美麗，有睡眠的設備，並且有酒吧和廚房。不久瑪哈喇加也到。一會後瑪哈喇妮和一位十多歲的公主亦一同來到。那位公主和「兎子」副官，便和我們一同飛往局特浦去。

瑪哈喇加雖有一個機師，但是他仍然自己駕駛，讓我坐在副駕駛的座位上。坐在這架飛機上，在喇直浦坦的上空飛越而過，心中別有一番滋味。

局特浦的瑪哈喇加已在機場等候迎接。他身穿紅色長袍，兩掌合着歡迎那兩位印度貴賓。這個禮節便等於西方的握手禮。但是我是西方人，所以他仍舊與我握手爲禮。這位瑪哈喇加是印度各藩王中最早熟習駕駛飛機的一個，他除精於飛行外，且善打馬球，獵野獸。不幸的在作此文時，他已去世。

我乘了一輛巨大的栗色遊覽車前往迎賓館。那天下午，便收到一張印制精美的金邊請柬，邀我參加婚禮和婚前備新郎的盛典。這完全由於解浦的瑪哈喇加的請求，才使我能躬逢其盛。

我在迎賓館中詢問之後，知道正式的禮服應該是燕尾服，打白領結。但是我祇帶了一套晚宴服，祇能將就一下。除此以外，客人都要戴大禮帽。那位迎賓館總管的兒子，爲我東尋西找後，總算弄到一頂平頂帽，借給我去參加盛會。

天色將暗前，我和其他賓客一同出發上王宮。當我走上宮門口的斜坡時，覺得穿着這身不倫不類的禮服，夾在其他貴賓中間，覺得很窘，好在瞬即天黑，還不致於太觸目。

宮中已形成了一個長長的行列，準備伴送新

郎從王宮行到古堡中去。各邦的王族，穿着五顏六色的衣服爲前導，其後是宮中的貴婦們，她們都坐在密密遮住的轎子裏。那古堡上橫裝着一行極大的字，用電炬照耀通明，寫着「新夫婦長命百歲」幾個字。

我們站在古堡一邊的一個陽台上，從這裏可以俯視全城，一覽無餘。不一會爆竹大響，盛典便接着開始。局特浦的瑪哈喇加首先行進了古堡，他穿着全副王公的裝束，頭紮鮮艷的橙黃色包布，腰佩着鑲嵌珠寶的利劍。與他同行的是解浦的瑪哈喇加。他因爲行程匆促，未及更衣，所以仍穿着開領的襯衫與短袖的背心，在其他許多王族的鮮艷奪目的裝束和英國貴賓的燕尾服中間，極爲顯著。

一隊印度的舞蹈女郎和一個印度樂隊，使盛典更生色不少。大盤的點心和特製的印度甜點心，僕人們捧着送到每一位賓客面前。所有的賓客還都有一個花冠。天色全黑後，盛會告一段落，賓客三三兩兩地離開古堡，到城中央的天吉瑪吉廟去參加宗教儀式。街上擠滿了人羣，都異常興奮，到處都有特別的裝飾和燈火。我們被引到廟前面的座位上坐下等待。

少頃，參加宗教儀式的行列漸漸行近，由局特浦的槍騎兵前導，後面是表演舞蹈者，表演劍術者，當地的馬隊，舞蹈女郎，巨象隊，和一個印度樂隊，最後是新郎，騎着一匹高大的白色駿馬，穿着飾金的錦緞衣服。在他進入廟中後，這公開的盛會便完全結束。

第二天，一行人又乘着專車到局特浦與解薩爾墨之間的飽卡蘭。鐵路到此爲止，所以餘下的八十五哩沙漠地，便用馬和駱駝來通過。其實這兩位藩王若是願意的話，可以用汽車或飛機來載運全部行列。因爲他們一共祇有七十五人左右。但是這旣是婚禮，必須依照傳統，因此祇能採取這麻煩的方法。

我駕着汽車，與一個王家司機一同到飽卡蘭，以三小時半行完了這一百哩路。飽卡蘭以後的路途，崎嶇難行，是多沙的不毛之地。這一區中的人民，外表襤褸，屋子是尖頂的草屋或石塊隨便堆成的屋子，簡陋異常。較佳的建築很少。愈向前進，路途愈壞，救護車越過無數深深的沙坑，幸而能前輪發動，總算沒有中途停阻。那天下午四時左右，見到了解薩爾墨的城堡。

在那古老的城外的一塊平原上，搭着許多蓬帳，這是特地爲婚禮而搭的。每個蓬帳上都有旗幟飄揚着。城內的醫院和政府辦公處外，都掛燈結彩。在一座專司製膳的蓬帳中，有幾隻口徑長達六呎的大釜，在煮飯和煮咖喱。我因爲時間已屆，匆匆地趕往各邦的瑪哈喇加集合的大廳中去。

新郎坐在大廳的一端，他的父親和其他親戚顯貴簇擁地坐在他兩旁的銀製椅子上。僕人們傳送着點心。列隊的號令一發，新郎便起身離開大廳，騎上一匹裝飾華麗的白馬，其他各位瑪哈喇加都穿着彩色的禮服，在後面步行尾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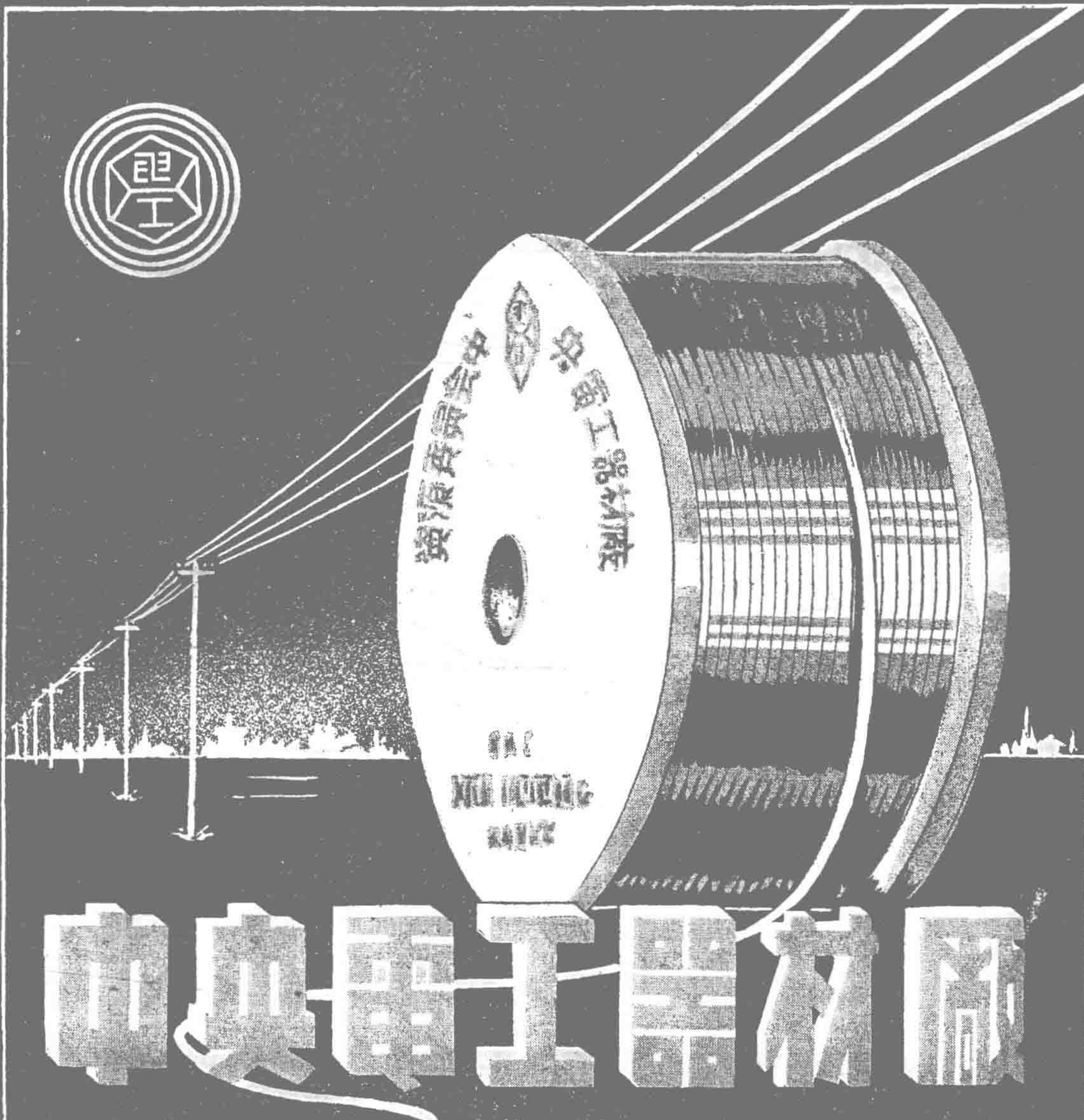
十幾個舞蹈女子圍繞着新郎，每一位瑪哈喇加都拿了金片和銀片向新郎指着，表示祝福，然後將金片拋與那些女郎。樂隊奏着兩邦的國歌，行列向王宮行去，後面隨着大隊人羣和車輛，以及馬、象、駱駝等獸類。這時已紅日西沉了。新郎將近王宮時，有盛大的燄火歡迎他。人民大聲歡呼，樂隊大聲奏樂，眞是熱鬧非凡。

宮內的一端是閨房所在。解薩爾墨的瑪哈喇加便穿着金色的長袍站在門口。新郎在大衆狂叫下抵達了門口，由他的丈人上前來迎接。這時祇有親戚們，女賓們，新郎和解薩爾墨的瑪哈喇加可以進入閨房。對於我們，婚禮已告終止。

我和其他許多賓客一同走進了一間大客廳，各地的瑪哈喇加都在此受欵待。當我走到裏面時，便有一位喇加將手一招，叫僕人拿點心來給我。我從中午吃了點K字食盒中的食物後，還未吃過東西，飢腸轆轆，所以見了正中下懷。

吃完點心，又開懷暢談了好久，才回到爲我預備的住處。雖然已筋疲力盡，但是不能安然入睡。印度的王公和公主，巨象和猛虎，駱駝，沙漠，舞女，宴會，鑽石與珍寶，赤貧的村落，大釜的食物，燄火，金色的長袍，飛機，綠洲，這種封建式的奢華絕倫的生活，老在我腦海中盤旋不去。





電線類出品

裸銅線　皮線　花線　電磁線

總管理處：南京中山北路四一五號
上海區營業處：上海廣東路一三七號

巴黎散記

朱偰

巴黎爲藝術之都，舉世知名；而歷史悠久，古蹟衆多，宮廷輝煌，園林幽美，則又馳譽遐邇。余游巴黎，適值聯合國大會在夏樂宮(Palais de Chaillot)開會，冠蓋雲集，倍增繁華；余獨處西城一小旅館中，致力於文物藝術之搜求，嘗三過羅佛宮，詳覽歷代造形藝術；參觀國立劇院，聆貝多芬之交響曲；並遍訪城郊古蹟，遠足凡爾賽行宮，因略記觀感，聊誌鴻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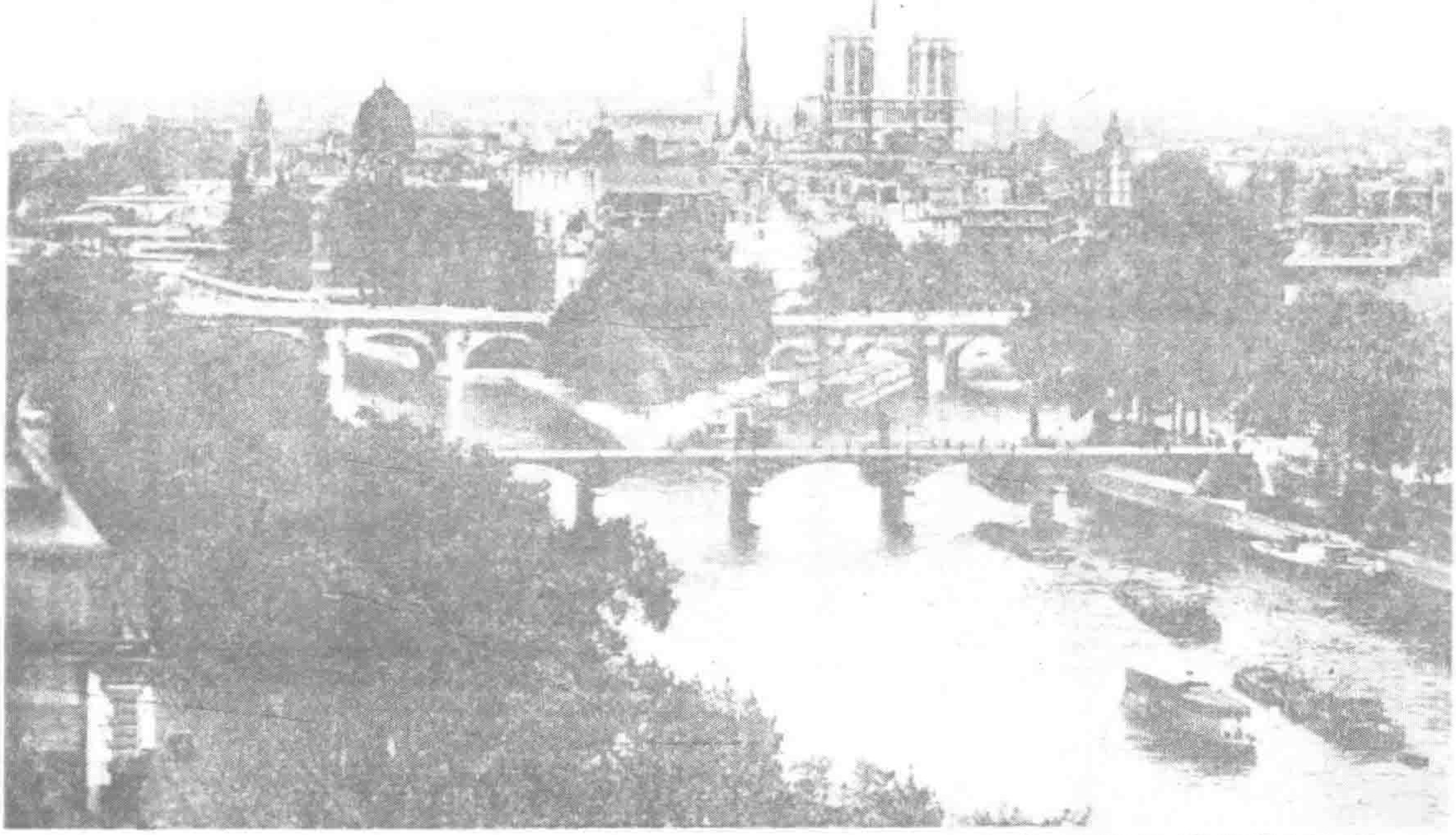
一 羅佛宮 Palais du Louvre

巴黎羅佛宮，集古今藝術之大成。單就其宮殿而論，已爲建築史上之一傑作。地處巴黎中心，賽納河上。若以凱旋門爲一起點，順香塞麗賽(Avenue des Champs Elysées)大衢，經孔可特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劃一直線，則羅佛宮適當此線之上，由西北而東南，實爲巴黎之軸心。兩傍佳蔭綿連，宮觀相望，而萬派朝宗，莫不以羅佛宮爲其中心，其氣象已自不凡矣。宮肇始於十二世紀末期，初僅一堡壘；一五四六年，法王法郎士一世，征意大利歸國，始改建宮殿，董其事者爲Pierre Lescot及Jean Goujon，皆著名之建築師也。其後歷代君主，踵事增華；王后卡特麗娜(Catherine de Médicis)，更於宮之西部，另建別墅(卽今Tuileries花園)，並倣意大利翡冷翠先例，建一長廊，與宮相連；亨利四世(Henri IV)完成其志，遂有所謂Grande Galerie du Bord de l'Eau，較今日長廊，更長二倍。嗣後法國君主，駐蹕其中，至路易十四，始遷凡爾賽宮。法國大革命後，改羅佛宮爲博物院。第一帝國及第二帝國時代，更繼前代君主未竟之志，沿賽納河與利復麗路，建雙重長廊，使羅佛宮與杜勒里別宮相屬，於是複道連雲，穹樓蔽日，羅佛宮遂蔚爲法國最大之宮廷。一八七一年，杜勒里別宮燬於火，羅佛宮失其前衛，但向西一面，則長衢浩蕩，直達凱旋門，視線了無障礙，遂呈今日之形勢焉。

博物院今分六部，一爲東方古物，二爲埃及古物，三爲希臘、羅馬古物，四爲中古雕刻及造像，五爲文藝復興時代之藝術，六爲近代藝術。余第一日參觀埃及、希臘、羅馬古物部份。深覺埃及藝術，質樸無華，而極具魄力：如神廟之大石柱，莊嚴偉大，令人起崇高之感；他如獅身人首像，埃及歷代帝王造像，以及木俑之行舟(Barque funéraire)，女俑之頂盆(La Porteused'Auge)，皆於樸質之中，寓有生動之活力。希臘藝術，爲上古藝術之最高峯。各種女體大理石像，莫不曲線圓潤，丰姿綽約，所謂柔若無骨，豐若有餘，歎爲化境；其表情多生動，肌肉富有活力，而神廟之人像浮雕(Phidias: Procession des Panatlıḡaêes)，

香塞麗賽大衢





賽納河畔遙望聖母教堂

衣褶宛然，或如蟬翼輕紗，肌體隱約可覩，更非後世所可幾及。羅馬造像，轉趨凝重，如奧古士德大帝石像，於生動之外，威儀莊嚴，更表現其國力之强大，視希臘雕刻之活潑圓潤，迥異其趣。是則時代背景不同，而藝術之趣向亦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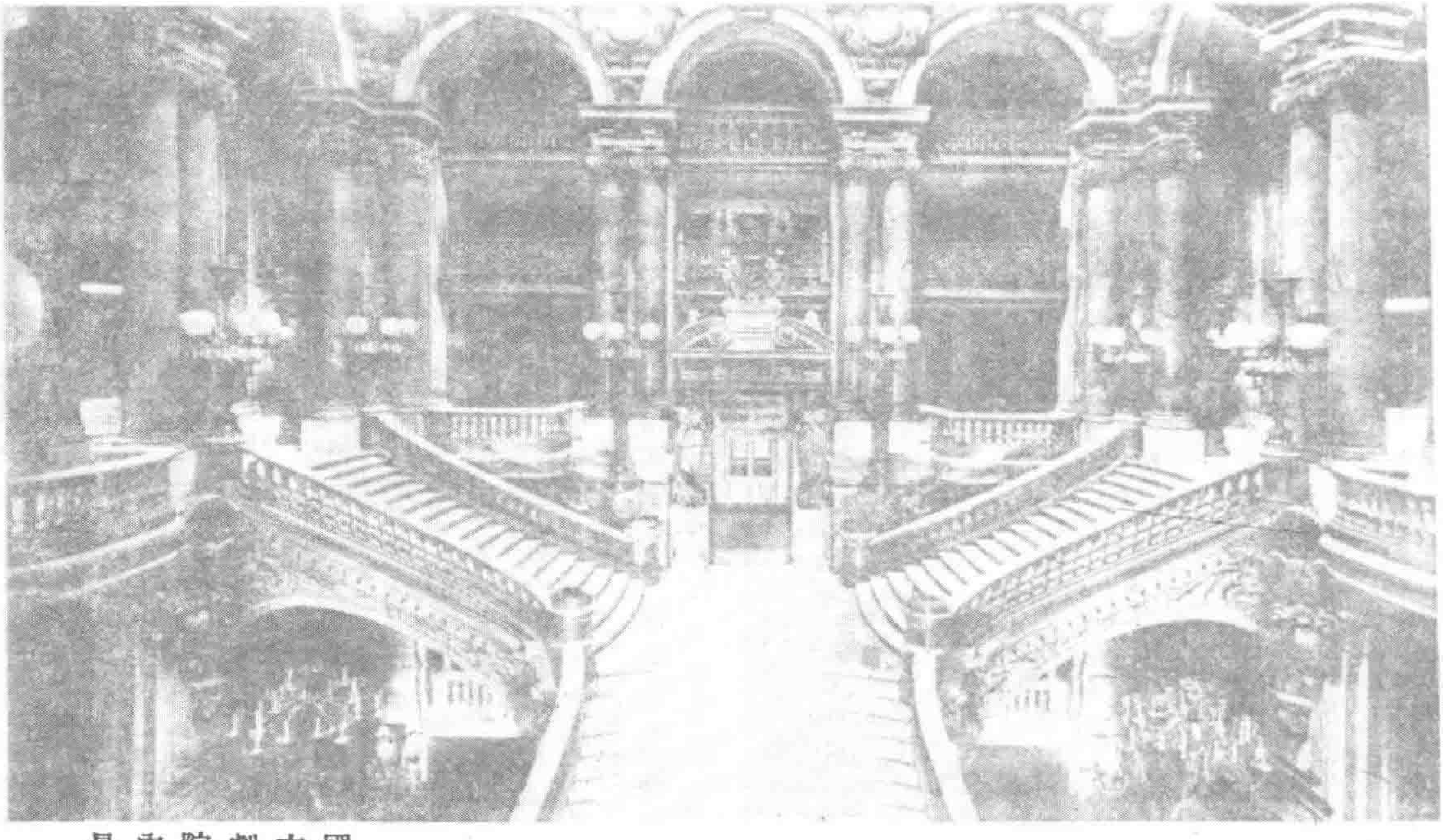
第二日參觀東方古物部份，分敍利亞、波斯、巴比倫、尼尼微、巴勒士坦，以及腓尼基等數十部，造形藝術皆偉大而生動，饒有古代東方大帝國色彩。尤以波斯之有翼石獸，崇高而具有活力，頗類我國六朝陵墓之天祿辟邪，（二者之間疑亦有相互影響）；以及神廟之石柱，頂以亘牛承梁桷，皆予人以神祕之印象，在東方人視之，别有興趣。

第三日參觀文藝復興時代之雕刻繪畫：雕刻方面，係有意復古，模倣希臘，雖有佳作，然不能軼出希臘羅馬之範圍；惟繪畫方面，則大放異彩，達文西(Lionardo de Vinci)之『微笑』(Mona Lisa)；鐵齊(Titiano)之寫眞 (Portrait d'une femmeà Sa Toilette)；幾奧公納 (Giorgona)之『音樂會』(Le Concert Champêtre)；格勒可(Le Greco)之『十字架上基督』，皆名傳千古。此外荷蘭及佛萊米(flemish) 名畫，如 Van Dyck. Rembrandt 等名家作品，亦陳列其中。至於中古雕刻及造像部份，亦不乏佳品，然宗教色彩過於濃厚，作風滯重而沉悶，不及希臘時代遠矣。總之羅佛宮博物院，實爲藝術史上之瓌寶，並世搜藏，無出其右，愛好藝術者，眞有『百看不厭』之概，短短三日之中，欲窮其奧，自爲事實所不許；『走馬看花』之譏，當所難免焉。

二　聖母大教堂 Notre Dame

聖母大教堂，居法蘭西島上。島當賽納河中流，爲巴黎發祥之地。蓋巴黎之初，不過爲一小島，島中居民，以航行通商爲業，所謂『巴黎人』是也；嗣後逐漸向南北兩岸擴展，遂成今日之大都市。然全法之公路，仍以聖母大教堂前之廣場，爲其起點也。

大教堂建於十四世紀，爲古德式建築，與 Reims 大教堂齊名，前並列三門，皆作拱形，中門凡分六重，左右二門則分四重，皆有浮雕。第一層樓與底層之間，則橫列二十八塑像，並係宗教上聖哲之徒。第一層圓窗，前列聖母及二天使像；左右則爲穹窗，又各分爲二。第二層作長廊之形，列柱二十有八，而虛其中。第三層僅左右二塔，各有穹窗凡二，塔頂作平方形，遠而望之，儼似雙闕。余前游德國科侖，參觀其大教堂，二塔全作尖形，雖萬尖飛動，而不失其和協之概；今聖母大教堂，則異其趣，覺莊重有餘，而崇高不足，然雕刻富麗，輪奐極美，不愧爲建築史上之名作也。



國立劇院內景

三　凱旋門

凱旋門在巴黎西北，係拿坡崙一世奏凱歸來紀念戰功之作，余所見各國凱旋門中，如柏林之勃郎登堡門，(Brandenburger Tor) 勃呂塞爾之紀念門 (Arc de du Cinquantenaire)，慕尼黑之凱旋門，皆無此門之崇高偉大。門之兩側，浮雕拿坡崙故事，其上則遍鐫法國歷史上有名戰役；拿坡崙大小百餘戰，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其戰役地名，亦鐫於門內左右兩側。門中爲無名英雄墓，係第一次歐戰時一無名士兵埋骨之所，各國外交家訪問巴黎，必先於此獻花圈致敬。登其頂而望，巴黎千門萬戶，盡收眼底，而四週通衢，亦以此爲中心而放射，故凱旋門一帶，亦有『星』(Etoile)之命名也。

四　國殤教堂 Les Invalides

巴黎之又一民族聖地，則爲國殤敎堂，上爲穹窿金頂，下爲大理石建之敎堂，凡於法國歷史上有功之人物，皆得入葬其內。余嘗於某日向晚往謁，正中爲拿坡崙一世墓，作正圓形，列十二柱，各有造像；中置大理石廓，一代英雄長眠之處也。入門右手一室爲 Joseph Napoleon 墓；再進爲路易十四時代大將 Vauban 墓，靠後一室爲第一次歐戰法國名將福煦 (Foch) 墓；與 Vauban 相對爲名將 Turenne 墓，入門左手一室爲拿坡崙二世（拿坡崙子封羅馬王者）及 Jerome Napoleon（拿坡崙弟）墓，莊嚴崇宏，氣象肅穆。法國人民入內，莫不脫帽致敬，以表示其崇仰之意也。

五　鐵塔 Tour Eiffel

巴黎鐵塔，馳名遐邇，實則高而已矣，在建築藝術史上，固不足道也。塔建於一八八九年，高三百公尺，在賽納河南岸，北渡耶那橋(Pont d'IENA)，與夏樂宮相接；南隔公園，與陸軍大學相望，規模崇宏，氣象闊大。登塔頂而望，巴黎千門萬戶，盡收眼底，四郊形勝，瞭如指掌；西北一帶森林，鬱鬱蒼蒼，地勢較高者，聖日耳曼(St.German)也；西南宮觀連雲，隱現晴靄間者，凡爾賽 (Versailles) 也。然非天朗氣清，不易得見。俯視賽納河，縈迴似帶；羅佛宮，聖母大敎堂，凱旋門，國殤敎堂，盧森堡宮，皆錯落於雲樹煙靄間，鐵路似線，舟車似織，行人如蟻，大廈如匣。誠得登高望遠之大觀矣。

六　巴黎公園概述

巴黎爲帝王之都，行宮別墅，錯落其間，革命以還，概開放爲公園，故園林特多，盧森堡公園 (Jardin du Luxembourg) 在城南中部，以幽曠勝，其中有湖，並有噴泉，盧森堡宮在其北，惟不開放。動物園 (Bois de Vincennes) 在城東南，世界奇禽異獸，無不具備，尤以非洲動物，蔚爲大觀。除虎豹獅等猛獸而外，其他如巨象，長頸鹿，犀牛，駝鳥，猩猩，猿猴之屬，皆因地制宜，造爲山巖，鑿爲池沼，作爲陂

陀，放之大自然之中，故禽獸亦悠然自得。其傍有殖民地博物館（Musée de la France d'outre Mer），誇耀法國之殖民史蹟，凡拓殖功臣，皆鑄有造像；凡有名戰績，皆圖有油畫，按時代先後，分室陳列，以引起法人之自大觀念。越南之保大遜王，亦有半身造像，陳列其中；遍觀其作風色彩，無一不代表露骨之帝國主義。然而今日法蘭西之殖民地，正紛紛要求獨立，或起而作民族自決之戰爭，法帝國正在分崩離析之中，其運命指日可卜矣。

此外余嘗游梭蒙公園（Parc des Buttes Chaumont），在城東北，以山林勝；巴黎平隰，少有山邱，此則略有邱壑之美。西郊更有大森林，亦如柏林之格呂納森林，惟多闊葉樹，與柏林不同。其中有上下二湖，余嘗泛舟下湖（Lac Inférieur），繞小島一週，湖平似鏡，水碧如油，島上有別墅，園林幽美，宛然瑞士風景。時夕陽將下，波光弄影，湖濱楓樹初霜，紅黃相間，儼如織錦。「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只須易車為舟，便深得是中趣味矣。

七　國立劇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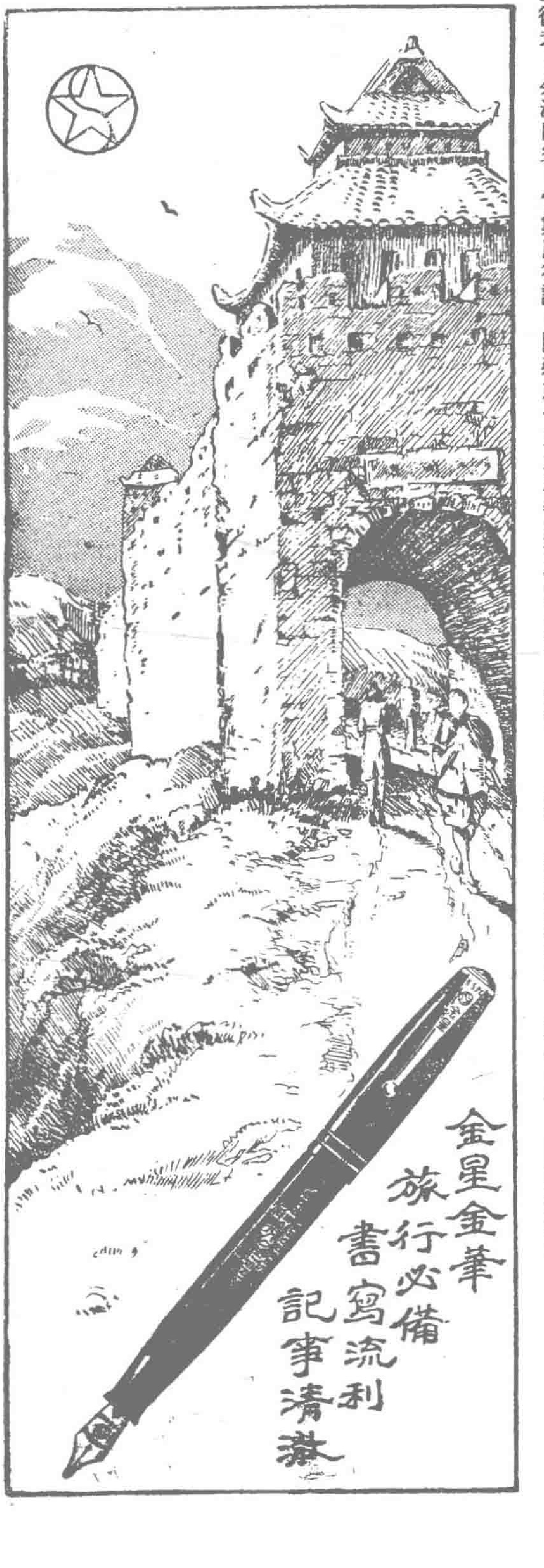
巴黎國立劇院（Opera），在歐洲首屈一指，除莫斯科劇院外，無足與抗衡者。余游巴黎，嘗數度往訪。院建於一六六五年（清康熙四年），內部高凡三層，前為有名之大理石梯，再前為休息室，陳列歷代著名戲劇家造像，屋宇則圖畫人物故事，觀其建築，全然為羅可可（Rococo）體，極富麗堂皇之致。劇場佈景設計，盡臻上乘，劇員演技亦佳。尤以樂隊演奏貝多芬 Overture 一闋，音律旋轉，如迴風盪雪，如曲水流觴，全院肅靜，鴉雀無聲，惟聞仙樂縹緲，餘音嫋嫋不絕而已。誠不可多得之佳作也。

八　城北羅馬式教堂

巴黎北部，為有名之蒙瑪特（Montmartre）古城，當高邱之上，有羅馬式教堂，名曰 Sacre Coer 。建於一八七三年，時德軍從巴黎撤退，法人建此教堂，以感謝上帝。教堂圓頂凡五，後為鐘塔，高與正中圓頂相若。登最高層而望，巴黎四郊，一覽無遺。綜觀該教堂建築，和平靜穆，莊重和協，與古德式建築，迥異其趣。

× × × ×

巴黎之美，在藝術，在建築，在都市之繁華，在居民之幽閒風度。而四時佳卉不斷，婦女頗有以賣花為業者，索價極廉，眞不愧「花都」之稱。此外書肆林立，博物院美術館，亦為數不少，繪畫展覽，更隨時皆是，觸處皆是。悶則可散步園林，閒則可安坐咖啡館，誠為藝人理想生活之地。無怪嗜藝術者，每至巴黎，多流連忘返也。



京滬綫簡明行車時刻表（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起修正實行）

上行

車次 站名	54 滬等 京客 三 四車	52 滬等 京客 三車	256 杭二 京等 聯特 運快 頭車	76 滬等 錫客 二 三車	202 滬飛 快 京車	4 凱等 旋特 號快 頭 二車	86 鎮等 京客 二 三車	72 太三 湖等 號特 頭快 二車	6 滬等 京特 頭快 二 三車	102 杭二 京等 聯特 運快 頭車	8 滬特 京 頭快 二 等車	78 滬特 錫 二快 三 等車	2 金聯 陵運 號特 頭快 二 等車	74 滬等 常客 二 三車	84 滬等 蘇特 頭快 二 三車	88 鎮等 京客 二 三車	18 滬等 京特 二快 三車	82 滬等 常特 頭快 二 三車	80 滬等 錫客 二 三車	58 滬混 京 三合 四 等車	56 滬等 鎮特 二快 三車	10 滬夜 京特 頭快 二 三 等車	12 滬夜 京特快車 頭(臥) 二等	16 滬夜 京特 頭快 二 三 等車
上海	0.50	4.40	5.50	6.45	7.30	8.00		8.25	9.00	10.50	11.00	12.15	14.00	14.45	15.20		16.15	17.35	18.20	19.05	21.00	22.25	23.15	23.35
崐山	2.15	6.28		7.58				9.29	10.03		12.09	13.44		16.16	16.46			19.05	20.26	21.32	22.33	23.50		0.57
蘇州	3.14	7.42	7.30	9.03		9.28		10.16	10.48	12.17	13.16	14.58	15.28	17.25	18.05		17.46	20.25	21.44	22.35	23.48	0.45	1.24	1.53
無錫	4.27	9.01	8.14	9.55	9.31	10.13		11.05	11.38	13.16	14.20	15.45	16.13	19.41			18.30	21.15	23.00	23.45	1.00	1.44	2.23	2.57
常州	5.50	11.20	9.09			10.58			12.33	14.09	15.31		16.58	20.40			19.33	22.10		1.22	2.21	2.45	3.26	4.12
丹陽	7.14	12.47	9.58			11.41			13.26		16.31		17.47				20.17			2.47	3.33	4.00	4.33	5.20
鎮江	8.25	13.46	10.45		11.19	12.18	13.00		14.08	15.32	17.35		18.32			19.20	20.53			3.45	4.15	4.53	5.25	6.09
龍潭	9.45	15.18					14.04				18.27		19.07			20.28				4.38			6.16	
南京	10.50	17.50	12.10		12.30	13.32	15.10		15.25	17.07	19.15		19.46			21.20	22.05			5.40		6.30	7.15	7.50

下行

車次 站名	75 錫等 滬客 二 三車	73 常等 滬客 二 三車	83 蘇等 滬特 頭快 二 三車	81 常等 滬特 頭快 二 三車	51 京等 滬客 三車	85 京等 滬客 二 三車	1 塘等 錢聯運 號特 頭快 二車	101 京二 杭等 聯特 運快 頭車	5 京等 滬特 頭快 二 三車	17 京等 滬特 二快 三車	77 錫等 滬特 二快 三車	7 京等 滬特 頭快 二車	15 京三 滬等 特 頭快 二車	79 錫等 滬客 二 三車	71 太三 湖等 號特 頭快 二車	53 京等 滬客 三 四車	87 京等 鎮客 二 三車	201 京飛 快 滬車	3 凱等 旋特 號快 頭 二車	255 京二 杭等 聯特 運快 頭車	57 京等 滬混 三合 四車	55 鎮等 滬特 二快 三車	9 京夜 滬特 頭快 二三 等車	11 京夜 滬特快車 頭(臥) 二等
南京					4.40	7.20	8.00	8.30	9.00	9.55		11.00	13.05			14.10	16.45	15.55	16.15	18.00	19.20		22.10	23.10
龍潭					5.42	8.15						11.56	14.02			15.20	17.48				20.26			0.12
鎮江					6.53	9.01	9.22	9.50	10.26	11.22		13.02	14.57			17.55	19.05	17.11	17.39	19.48	21.36	22.15	0.08	1.13
丹陽					7.48		9.55		11.09	12.13		13.52	15.44			19.00			18.12		22.30	23.10	1.06	2.03
常州		6.05		8.05	9.17		10.53	11.26	12.27	13.22		14.56	16.53			20.45			19.01	21.07	23.56	0.33	2.39	3.28
無錫	6.15	7.15		9.10	10.47		11.36	12.15	13.19	14.12	14.50	16.09	17.56	16.20	17.20	22.40		19.01	19.44	21.49	1.05	1.42	3.45	4.23
蘇州	7.32	8.27	9.40	10.54	13.22		12.21	13.10	14.08	15.04	16.02	17.03	19.00	17.28	18.22	0.40			20.30	22.32	2.36	3.11	4.45	5.22
崐山	8.53	10.05	10.50	11.46	14.35				14.53	15.56	16.48	17.42	19.37	18.25		2.12					3.39	4.09	5.34	6.08
上海	10.40	11.55	12.45	13.05	17.20		13.40	14.40	15.50	17.00	18.05	18.50	20.40	20.20	20.00	3.35		20.55	21.50	24.00	5.10	5.40	6.35	7.10

遊名勝　嘗名點
喬家柵湯糰
有卅年歷史　具特種風味

豬油鬆糕
八寶飯　粽子　擂沙圓
古色古香佈置　各式各樣點心
上海襄陽路(拉都路)中(支店)西門路二七六號
電話　四七一四七　八二七〇六